

## 列传第二十一

陆倕 到洽 明山宾 殷钧 陆襄

陆倕，字佐公，吴郡吴人也。晋太尉玩六世孙。祖子真，宋东阳太守。父慧晓，齐太常卿。倕少勤学，善属文。于宅内起两间茅屋，杜绝往来，昼夜读书，如此者数载。所读一遍，必诵于口。尝借人《汉书》，失《五行志》四卷，乃暗写还之，略无遗脱。幼为外祖张岱所异，岱常谓诸子曰：“此儿汝家之阳元也。”年十七，举本州秀才。刺史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英俊，倕亦预焉。辟议曹从事参军、庐陵王法曹行参军。天监初，为右军安成王外兵参军，转主簿。

倕与乐安任昉友善，为《感知己赋》以赠昉，昉因此名以报之曰：“信伟人之世笃，本侯服于陆乡。缅风流与道素，袭袞衣与绣裳。还伊人而世载，并三骏而龙光。过龙津而一息，望凤条而曾翔。彼白玉之虽洁，此幽兰之信芳。思在物而取譬，非斗斛之能量。匹耸峙于东岳，比凝厉于秋霜。不一饭以妄过，每三钱以投渭。匪蒙袂之敢嗟，岂沟壑之能衣。既蕴藉其有余，又淡然而无味。得意同乎卷怀，违方似乎仗气。类平叔而靡雕，似子云之不朴。冠众善而貽操，综群言而名学。折高、戴于后台，异邹、颜乎董幄。采三《诗》于河间，访九师于淮曲。术兼口传之书，艺广铿锵之乐。时坐睡而梁悬，裁枝梧而锥握。

既文过而意深，又理胜而辞缚。咨余生之荏苒，迫岁暮而伤情。测徂阴于堂下，听鸣钟于洛城。唯忘年之陆子，定一遇于班荆。余获田苏之价，尔得海上之名。信落魄而无产，终长对于短生。饥虚表于徐步，逃责显于疾行。子比我于叔则，又方余于耀卿。心照情交，流言靡惑。万类暗求，千里悬得。言象可废，蹄筌自默。居非连栋，行则同车。冬日不足，夏日靡余。肴核非饷，丝竹岂娱。我未舍驾，子已回舆。中饭相顾，怅然动色。邦壤既殊，离会莫测。存异山阳之居，没非要离之侧。似胶投漆中，离娄岂能识。”其为士友所重如此。

迁骠骑临川王东曹掾。是时礼乐制度，多所创革，高祖雅爱倅才，乃敕撰《新漏刻铭》，其文甚美。迁太子中舍人，管东宫书记。又诏为《石阙铭记》。奏之。敕曰：“太子中舍人陆倕所制《石阙铭》，辞义典雅，足为佳作。昔虞丘辨物，邯郸献赋，赏以金帛，前史美谈，可赐绢三十匹。”迁太子庶子、国子博士，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为中书侍郎，给事黄门侍郎，扬州别驾从事史，以疾陈解。迁鸿胪卿，入为吏部郎，参选事。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、行江州府州事。以公事免，左迁中书侍郎、司徒司马、太子中庶子、廷尉卿。又为中庶子，加给事中、扬州大中正。复除国子博士、中庶子、中正并如故。守太常卿，中正如故。普通七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文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

第四子缵，早慧，十岁通经，为童子奉车郎，卒。

到洽，字茂之，公，彭城武原人也。宋骠骑将军彦之曾孙。祖仲度，骠骑江夏王从事中郎。父坦，齐中书郎。洽年十八，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。洽少知名，清警有才学士行。谢朓文章盛于一时，见洽深相赏好，日引与谈论。每谓洽曰：“君非直名人，乃亦兼资文武。”朓后为吏部，洽去职，朓欲荐之，洽

睹世方乱，深相拒绝。除晋安王国左常侍，不就。遂筑室岩阿，幽居者积岁。乐安任昉有知人之鉴，与洽兄沼、溉并善。尝访洽于田舍，见之叹曰：“此子曰下无双。”遂申拜亲之礼。

天监初，沼、溉俱蒙擢用，洽尤见知赏，从弟沆亦相与齐名。高祖问待诏丘迟曰：“到洽何如沆、溉？”迟对曰：“正清过于沆，文章不减溉；加以清言，殆将难及。”即召为太子舍人。御华光殿，诏洽及沆、萧琛、任昉侍宴，赋二十韵诗，以洽辞为工，赐绢二十匹。高祖谓昉曰：“诸到可谓才子。”昉对曰：“臣常窃议，宋得其武，梁得其文。”

二年，迁司徒主簿，直待诏省，敕使抄甲部书。五年，迁尚书殿中郎。洽兄弟群从，递居此职，时人荣之。七年，迁太子中舍人，与庶子陆倕对掌东宫管记。俄为侍读，侍读省仍置学士二人，洽复充其选。九年，迁国子博士，奉敕撰《太学碑》。十二年，出为临川内史，在郡称职。十四年，入为太子家令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国子博士。十六年，行太子中庶子。普通元年，以本官领博士。顷之，入为尚书吏部郎，请托一无所行。俄迁员外散骑常侍，复领博士，母忧去职。五年，复为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，未拜，仍迁给事黄门侍郎，领尚书左丞。准绳不避贵戚，尚书省贿赂莫敢通。时銮舆欲亲戎，军国容礼，多自洽出。六年，迁御史中丞，弹纠无所顾望，号为劲直，当时肃清。以公事左降，犹居职。旧制，中丞不得入尚书下舍，洽兄溉为左民尚书，洽引服亲不应有碍，刺省详决。左丞萧子云议许入溉省，亦以其兄弟素笃，不能相别也。七年，出为贞威将军、云麾长史、寻阳太守。大通元年，卒于郡，时年五十一。赠侍中。谥曰理子。昭明太子与晋安王纲令曰：“明北克、到长史遂相系凋落，伤怛悲惋，不能已已。去岁陆太常殂歿，今兹二贤长谢。陆生资忠履贞，冰清玉洁，文该四始，学遍九

流，高情胜气，贞然直上。明公儒学稽古，淳厚笃诚，立身行道，始终如一，傥值夫子，必升孔堂。到子风神开爽，文义可观，当官莅事，介然无私。皆海内之俊义，东序之秘宝。此之嗟惜，更复何论。但游处周旋，并淹岁序，造膝忠规，岂可胜说，幸免祇悔，实二三子之力也。谈对如昨，音言在耳，零落相仍，皆成异物，每一念至，何时可言。天下之宝，理当恻怛。近张新安又致故，其人文笔弘雅，亦足嗟惜，随弟府朝，东西日久，尤当伤怀也。比人物零落，特可伤惋，属有今信，乃复及之。”

洽文集行于世。子伯淮、仲举。

明山宾，字孝若，平原鬲人也。父僧绍，隐居不仕，宋末国子博士征，不就。山宾七岁能言名理，十三博通经传，居丧尽礼。服阕，州辟从事史。起家奉朝请。兄仲璋婴痼疾，家道屡空，山宾乃行干禄。齐始安王萧遥光引为抚军行参军，后为广阳令，顷之去官。义师至，高祖引为相府田曹参军。梁台建，为尚书驾部郎，迁治书侍御史，右军记室参军，掌治吉礼。时初置《五经》博士，山宾首膺其选。迁北中郎谘议参军，侍皇太子读。累迁中书侍郎、国子博士、太子率更令、中庶子，博士如故。天监十五年，出为持节、督缘淮诸军事、征远将军、北兖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征为太子右卫率，加给事中，迁御史中丞。以公事左迁黄门侍郎、司农卿。四年，迁散骑常侍，领青、冀二州大中正。东宫新置学士，又以山宾居之，俄以本官兼国子祭酒。

初，山宾在州，所部平陆县不稔，启出仓米以贍人。后刺史检州曹，失簿书，以山宾为耗阙，有司追责，籍其宅入官，山宾默不自理，更市地造宅。昭明太子闻筑室不就，有令曰：“明祭酒虽出抚大籓，拥旄推毂，珥金拖紫，而恒事屡空。闻

构宇未成，今送薄助。”并贻诗曰：“平仲古称奇，夷吾昔擅美。令则挺伊贤，东秦固多士。筑室非道傍，置宅归仁里。庚桑方有系，原生今易拟。必来三径人，将招《五经》士。”

山宾性笃实，家中尝乏用，货所乘牛。既售受钱，乃谓买主曰：“此牛经患漏蹄，治差已久，恐后脱发，无容不相语。”买主遽追取钱。处士阮孝绪闻之，叹曰：“此言足使还淳反朴，激薄停浇矣。”

五年，又为国子博士，常侍、中正如故。其年以本官假节，权摄北兖州事。大通元年，卒，时年八十五。诏赠侍中、信威将军。谥曰质子。昭明太子为举哀，贖钱十万，布百匹，并使舍人王颢监护丧事。又与前司徒左长史殷芸令曰：“北兖信至，明常侍遂至殒逝，闻之伤怛。此贤儒术该通，志用稽古，温厚淳和，伦雅弘笃。授经以来，迄今二纪。若其上交不谄，造膝忠规，非显外迹，得之胸怀者，盖亦积矣。摄官连率，行当言归，不谓长往，眇成畴日。追忆谈绪，皆为悲端，往矣如何！昔经联事，理当酸怆也。”

山宾累居学官，甚有训导之益，然性颇疏通，接于诸生，多所狎比，人皆爱之，所著《吉礼仪注》二百二十四卷，《礼仪》二十卷，《孝经丧礼服义》十五卷。

子震，字兴道，亦传父业。历官太学博士，太子舍人，尚书祠部郎，余姚令。

殷钧，字季和，陈郡长平人也。晋太常融八世孙。父睿，有才辩，知名齐世，历官司徒从事中郎。睿妻王免女。免为雍州刺史、镇北将军，乃言于朝，以睿为镇北长史、河南太守。免诛，睿并见害。钧时年九岁，以孝闻。及长，恬静简交游，好学有思理。善隶书，为当时楷法，南乡范云、乐安任昉，并称赏之。高祖与睿少旧故，以女妻钧，即永兴公主也。

天监初，拜驸马都尉，起家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司徒主簿、秘书丞。钧在职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，更为目录。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，别为品目。迁骠骑从事中郎，中书郎、太子家令、掌东宫书记。顷之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、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、司徒左长史，侍中。东宫置学士，复以钧为之。公事免。复为中庶子，领国子博士、左骁骑将军，博士如故。出为明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。

钧体羸多疾，闭阁卧治，而百姓化其德，劫盗皆奔出境。尝禽劫帅，不加考掠，但和言诘责。劫帅稽颡乞改过，钧便命遣之，后遂为善人。郡旧多山疢，更暑必动，自钧在任，郡境无复疢疾。母忧去职，居丧过礼，昭明太子忧之，手书诫喻曰：“知比诸德，哀顿为过，又所进殆无一溢，甚以酸耿。迥然一身，宗奠是寄，毁而灭性，圣教所不许。宜微自遣割，俯存礼制，穀粥果蔬，少加勉强。忧怀既深，指故有及，并令繆道臻口具。”钧答曰：“奉赐手令，并繆道臻宣旨，伏读感咽，肝心涂地。小人无情，动不及礼，但稟生禀劣，假推年岁，罪戾所钟，复加横疾。顷者绵微，守尽晷漏，目乱玄黄，心迷哀乐，惟救危苦，未能以远理自制。姜桂之滋，实闻前典，不避梁肉，复忝今慈，臣亦何人，降此忧愍。谨当循复圣言，思自补续，如脱申延，实由亭造。”服阕，迁五兵尚书，犹以顿瘵经时，不堪拜受，乃更授散骑常侍、领步兵校尉，侍东宫。寻改领中庶子。昭明太子薨，官属罢，又领右游击，除国子祭酒，常侍如故。中大通四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谥曰贞子。二子：构，渥。

陆襄，字师卿，吴郡吴人也。父闲，齐始安王遥光扬州治中。永元末，遥光据东府作乱，或劝闲去之。闲曰：“吾为人吏，何所逃死。”台军攻陷城，闲见执，将刑，第二子绛求代

死，不获，遂以身蔽刃，刑者俱害之。襄痛父兄之酷，丧过于礼，服释后犹若居忧。

天监三年，都官尚书范岫表荐襄，起家擢拜著作佐郎，除永宁令。秩满，累迁司空临川王法曹，外兵，轻车庐陵王记室参军。昭明太子闻襄业行，启高祖引与游处，除太子洗马，迁中舍人，并掌管记。出为扬州治中，襄父终此官，固辞职，高祖不许，听与府司马换廨居之。昭明太子敬耆老，襄母年将八十，与萧琛、傅昭、陆杲每月常遣存问，加赐珍羞衣服。襄母尝卒患心痛，医方须三升粟浆，是时冬月，日又逼暮，求索无所。忽有老人诣门货浆，量如方剂，始欲酬直，无何失之，时以襄孝感所致也。累迁国子博士，太子家令，复掌管记，母忧去职。襄年已五十，毁顿过礼，太子忧之，日遣使诚喻。服阕，除太子中庶子，复掌管记。中大通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官属罢，妃蔡氏别居金华宫，以襄为中散大夫、领步兵校尉、金华宫家令、知金华宫事。

七年，出为鄱阳内史。先是，郡民鲜于琛服食修道法，尝入山采药，拾得五色幡旒，又于地中得石玺，窃怪之。琛先与妻别室，望琛所处，常有异气，益以为神。大同元年，遂结其门徒，杀广晋令王筠，号上愿元年，署置官属。其党转相诳惑，有众万余人。将出攻郡，襄先已帅民吏修城隍，为备御，及贼至，连战破之，生获琛，余众逃散。时邻郡豫章、安成等守宰，案治党与，因求贿货，皆不得其实，或有善人尽室离祸，惟襄郡部枉直无滥。民作歌曰：“鲜于平后善恶分，民无枉死，赖有陆君。”又有彭李二家，先因忿争，遂相诬告，襄引入内室，不加责诘，但和言解喻之，二人感恩，深自咎悔。乃为设酒食，令其尽欢，酒罢，同载而还，因相亲厚。民又歌曰：“陆君政，无怨家，斗既罢，仇共车。”在政六年，郡中大治，民李暹等

四百二十人诣阙拜表，陈襄德化，求于郡立碑，降敕许之。又表乞留襄，襄固求还，征为吏部郎，迁秘书监，领扬州大中正。太清元年，迁度支尚书，中正如故。

二年，侯景举兵围宫城，以襄直侍中省。三年三月，城陷，襄逃还吴。贼寻寇东境，没吴郡。景将宋子仙进攻钱塘，会海盐人陆黯举义，有众数千人，夜出袭郡，杀伪太守苏单于，推襄行郡事。时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逃贼入吴，襄遣迎宁为盟主，遣黯及兄子映公帅众拒子仙。子仙闻兵起，乃退还，与黯等战于松江，黯败走，吴下军闻之，亦各奔散。襄匿于墓下，一夜忧愤卒，时年七十。

襄弱冠遭家祸，终身蔬食布衣，不听音乐，口不言杀害五十许年。侯景平，世祖追赠侍中、云麾将军。以建义功，追封余干县侯，邑五百户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陆倕博涉文理，到洽匪躬贞劲，明山宾儒雅笃实，殷钧静素恬和，陆襄淳深孝性，虽任遇有异，皆列于名臣矣。

## 列传第二十二

裴邃 兄子之高 之平 之横  
夏侯亶 弟夔

裴邃，字渊明，河东闻喜人，魏襄州刺史绰之后也。祖寿孙，寓居寿阳，为宋武帝前军长史。父仲穆，骁骑将军。邃十岁能属文，善《左氏春秋》。齐建武初，刺史萧遥昌引为府主簿。寿阳有八公山庙，遥昌为立碑，使邃为文，甚见称赏。举秀才，对策高第，奉朝请。

东昏践阼，始安王萧遥光为抚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引邃为参军。后遥光败，邃还寿阳，值刺史裴叔业以寿阳降魏，豫州豪族皆被驱掠，邃遂随众北徙。魏主宣武帝雅重之，以为司徒属，中书郎，魏郡太守。魏遣王肃镇寿阳，邃固求随肃，密图南归。天监初，自拔还朝，除后军谘议参军。邃求边境自效，以为辅国将军、庐江太守。时魏将吕颇率众五万奄来攻郡，邃率麾下拒破之，加右军将军。

五年，征邵阳洲，魏人为长桥断淮以济。邃筑垒逼桥，每战辄克，于是密作没突舰。会甚雨，淮水暴溢，邃乘舰径造桥侧，魏众惊溃，邃乘胜追击，大破之。进克羊石城，斩城主元康。又破霍丘城，斩城主甯永仁。平小岷，攻合肥。以功封夷陵县子，邑三百户。迁冠军长史、广陵太守。

邃与乡人共入魏武庙，因论帝王功业。其妻甥王篆之密启高祖，云“裴邃多大言，有不臣之迹。”由是左迁为始安太守。邃志欲立功边陲，不愿闲远，乃致书于吕僧珍曰：“昔阮咸、颜延有‘二始’之叹。吾才不逮古人，今为三始，非其愿也，将如之何！”未及至郡，会魏攻宿预，诏邃拒焉。行次直渚，魏众退。迁右军谘议参军、豫章王云麾府司马，率所领助守石头。出为竟陵太守，开置屯田，公私便之。迁为游击将军、硃衣直阁，直殿省。寻迁假节、明威将军、西戎校尉、北梁、秦二州刺史。复开创屯田数千顷，仓廩盈实，省息边运，民吏获安，乃相率饷绢千余匹。邃从容曰：“汝等不应尔；吾又不可逆。”纳其绢二匹而已。还为给事中、云骑将军、硃衣直阁将军，迁大匠卿。

普通二年，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，魏军来援。以邃为假节、信武将军，督众军讨焉。邃深入魏境，从边城道，出其不意。魏所署义州刺史封寿据檀公岨，邃击破之，遂围其城，寿面缚请降，义州平。除持节、督北徐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未之职，又迁督豫州、北豫、霍三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镇合肥。

四年，进号宣毅将军。是岁，大军将北伐，以邃督征讨诸军事，率骑三千，先袭寿阳。九月壬戌，夜至寿阳，攻其郛，斩关而入，一日战九合，为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，邃以援绝拔还。于是邃重整兵，收集士卒，令诸将各以服色相别。邃自为黄袍骑，先攻狄丘、甃城、黎浆等城，皆拔之。屠安成、马头、沙陵等戍。是冬，始脩芍陂。明年，复破魏新蔡郡，略地至于郑城，汝颖之间，所在响应。魏寿阳守将长孙稚、河间王元琛率众五万，出城挑战。邃勒诸将为四甄以待之，令直阁将军李祖怜伪遁以引稚，稚等悉众追之，四甄竞发，魏众大败。斩首

万余级。稚等奔走，闭门自固，不敢复出。其年五月，卒于军中。追赠侍中、左卫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七百户。谥曰烈。

邃少言笑，沉深有思略，为政宽明，能得士心。居身方正有威重，将吏惮之，少敢犯法。及其卒也，淮、肥间莫不流涕，以为邃不死，洛阳不足拔也。

子之礼，字子义，自国子生推第，补邵陵王国左常侍、信威行参军。王为南兖，除长流参军，未行，仍留宿卫，补直阁将军。丁父忧，服阕袭封，因请随军讨寿阳，除云麾将军，迁散骑常侍。又别攻魏广陵城，平之，除信武将军、西豫州刺史，加轻车将军，除黄门侍郎，迁中军宣城王司马。寻为都督北徐、仁、睢三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征太子左卫率，兼卫尉卿，转少府卿。卒，谥曰壮。子政，承圣中，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。江陵陷，随例入西魏。

之高字如山，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。起家州从事、新都令、奉朝请，迁参军。颇读书，少负意气，常随叔父邃征讨，所在立功，甚为邃所器重，戎政咸以委焉。寿阳之役，邃卒于军所，之高隶夏侯夔，平寿阳，仍除平北豫章长史、梁郡太守，封都城县男，邑二百五十户。时魏汝阴来附，敕之高应接，仍除假节、颍勇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土民夜反，逾城而入，之高率家僮与麾下奋击，贼乃散走。父忧还京。起为光远将军，合讨阴陵盗贼，平之，以为谯州刺史。又还为左军将军，出为南谯太守、监北徐州，迁员外散骑常侍。寻除雄信将军、西豫州刺史，余如故。侯景乱，之高率众入援，南豫州刺史、鄱阳嗣王范命之高总督江右援军诸军事，顿于张公洲。柳仲礼至横江，之高遣船舸二百余艘迎致仲礼，与韦粲等俱会青塘立营，据建兴苑。及城陷，之高还合肥，与鄱阳王范西上。稍至新蔡，众

将一万，未有所属。元帝遣萧慧正召之，以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。到江陵，承制除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卒，时年七十三。赠侍中、仪同三司，鼓吹一部。谥曰恭。子畿，累官太子右卫率、雋州刺史。西魏攻陷江陵，畿力战死之。

之高字如原，之高第五弟。少亦随邃征讨，以军功封都亭侯。历武陵王常侍、扶风、弘农二郡太守，不行，除谯州长史、阳平太守。拒侯景，城陷后，迁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太子詹事。

之横字如岳，之高第十三弟也。少好宾游，重气侠，不事产业。之高以其纵诞，乃为狭被蔬食以激励之。之高叹曰：“大丈夫富贵，必作百幅被。”遂与僮属数百人，于芍陂大营田墅，遂致殷积。太宗在东宫，闻而要之，以为河东王常侍、直殿主帅，迁直阁将军。侯景乱，出为贞威将军，隶鄱阳王范讨景。景济江，仍与范长子嗣入援。连营度淮，据东城。京都陷，退还合肥，与范溯流赴湓城。景遣任约上逼晋熙，范令之横下援，未及至，范薨，之横乃还。

时寻阳王大心在江州，范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袭湓城，之高斩思立而拒大心。大心以州降景。之高率众与兄之高同归元帝，承制除散骑常侍、廷尉卿，出为河东内史。又随王僧辩拒侯景于巴陵，景退，迁持节、平北将军、东徐州刺史，中护军，封豫宁侯，邑三千户。又随僧辩追景，平郢、鲁、江、晋等州，恒为前锋陷阵。仍至石头，破景，景东奔，僧辩令之高与杜揆入守台城。及陆纳据湘州叛，又隶王僧辩南讨焉。于阵斩纳将李贤明，遂平之。又破武陵王于硖口。还除吴兴太守，乃作百幅被，以成其初志。

后江陵陷，齐遣上党王高涣挟贞阳侯攻东关，晋安王方智承制，以之高为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都督众军，给

鼓吹一部，出守蕲城。之横营垒未周，而齐军大至，兵尽矢穷，遂于阵没，时年四十一。赠侍中、司空公，谥曰忠壮。子凤宝嗣。

夏侯亶，字世龙，车骑将军详长子也。齐初，起家奉朝请。永元末，详为西中郎南康王司马，随府镇荆州，亶留京师，为东昏听政主帅。及崔慧景作乱，亶以捍御功，除骁骑将军。及高祖起师，详与长史萧颖胄协同义举，密遣信下都迎亶，亶乃赉宣德皇后令，令南康王纂承大统，封十郡为宣城王，进位相国，置僚属，选百官。建康城平，以亶为尚书吏部郎，俄迁侍中，奉玺于高祖。天监元年，出为宣城太守。寻入为散骑常侍，领右骁骑将军。六年，出为平西始兴王长史、南郡太守，父忧解职。居丧尽礼，庐于墓侧，遗财悉推诸弟。八年，起为持节、督司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司州刺史，领安陆太守。服阕，袭封丰城县公。居州甚有威惠，为边人所悦服。十二年，以本号还朝，除都官尚书，迁给事中、右卫将军、领豫州大中正。十五年，出为信武将军、安西长史、江夏太守。十七年，入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，迁左卫将军，领前军将军。俄出为明威将军、吴兴太守。在郡复有惠政，吏民图其像，立碑颂美焉。普通三年，入为散骑常侍，领右骁骑将军，转太府卿，常侍如故。以公事免，未几，优诏复职。五年，迁中护军。

六年，大举北伐。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帅谯州刺史湛僧智、历阳太守明绍世、南谯太守鱼弘、晋熙太守张澄，并世之骁将，自南道伐寿阳城，未克而邃卒。乃加亶使持节，驰驿代邃，与魏将河间王元琛、临淮王元彧等相拒，频战克捷。寻有密敕，班师合肥，以休士马，须堰成复进。七年夏，淮堰水盛，寿阳城将没，高祖复遣北道军元树帅彭宝孙、陈庆之等稍进，亶帅湛僧智、鱼弘、张澄等通清流涧，将入淮、肥。魏军夹肥筑城，

出亶军后，亶与僧智还袭，破之。进攻黎浆，贞威将军韦放自北道会焉。两军既合，所向皆降下。凡降城五十二，获男女口七万五千人，米二十万石。诏以寿阳依前代置豫州，合肥镇改为南豫州，以亶为使持节、都督豫州缘淮南豫霍义定五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豫、南豫二州刺史。寿春久罹兵荒，百姓多流散，亶轻刑薄赋，务农省役，顷之民户充复。大通二年，进号平北将军。三年，卒于州镇。高祖闻之，即日素服举哀，赠车骑将军。谥曰襄。州民夏侯简等五百人表请为亶立碑置祠，诏许之。

亶为人美风仪，宽厚有器量，涉猎文史，辩给能专对。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，辞日，亶侍御坐，高祖谓亶曰：“夏侯溢于卿疏近？”禀答曰：“是臣从弟。”高祖知溢于亶已疏，乃曰：“卿伧人，好不辨族从。”亶对曰：“臣闻服属易疏，所以不忍言族。”时以为能对。

亶历为六郡三州，不修产业，禄赐所得，随散亲故。性俭率，居处服用，充足而已，不事华侈。晚年颇好音乐，有妓妾十数人，并无被服姿容。每有客，常隔帘奏之，时谓帘为夏侯妓衣也。

亶二子：谊，损。谊袭封豊城公，历官太子舍人，洗马。太清中，侯景入寇，谊与弟损帅部曲入城，并卒围内。

夔字季龙，亶弟也。起家齐南康王府行参军。中兴初，迁司徒属。天监元年，为太子洗马，中舍人，中书郎。丁父忧，服阕，除大匠卿，知造太极殿事。普通元年，为邵陵王信威长史，行府国事。其年，出为假节、征远将军，随机北讨，还除给事黄门侍郎。二年，副裴邃讨义州，平之。三年，代兄亶为吴兴太守，寻迁假节、征远将军、西阳、武昌二郡太守。七年，征为卫尉，未拜，改授持节、督司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司州

刺史，领安陆太守。

八年，敕夔帅壮武将军裴之礼、直阁将军任思祖出义阳道，攻平静、穆陵、阴山三关，克之。是时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，入其郭。魏将元显伯率军赴援，僧智逆击破之，夔自武阳会僧智，断魏军归路。庆和于内筑栅以自固，及夔至，遂请降。夔让僧智，僧智曰：“庆和志欲降公，不愿降僧智，今往必乖其意；且僧智所将为乌合募人，不可御之以法。公持军素严，必无犯令，受降纳附，深得其宜。”于是夔乃登城拔魏帜，建官军旗鼓，众莫敢妄动，庆和束兵以出，军无私焉。凡降男女口四万余人，粟六十万斛，余物称是。显伯闻之夜遁，众军追之，生擒二万余人，斩获不可胜数。诏以僧智领东豫州，镇广陵。夔引军屯安阳。夔又遣偏将屠楚城，尽俘其众，由是义阳北道遂与魏绝。

大通二年，魏郢州刺史元愿达请降，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树往迎愿达，夔亦自楚城会之，遂留镇焉。诏改魏郢州为北司州，以夔为刺史，兼督司州。三年，迁使持节，进号仁威将军，封保城县侯，邑一千五百户。中大通二年，征为右卫将军，丁所生母忧去职。

时魏南兖州刺史刘明以谯城入附，诏遣镇北将军元树帅军应接，起夔为云麾将军，随机北讨。寻授使持节、督南豫州诸军事、南豫州刺史。六年，转使持节、督豫、淮、陈、颍、建、霍、义七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。豫州积岁寇戎，人颇失业，夔乃帅军人于苍陵立堰，溉田千余顷。岁收谷百余万石，以充储备，兼赡贫人，境内赖之。夔兄亶先经此任，至是夔又居焉。兄弟并有恩惠于乡里，百姓歌之曰：“我之有州，频仍夏侯；前兄后弟，布政优优。”在州七年，甚有声绩，远近多附之。有部曲万人，马二千匹，并服习精强，为当时之盛。性奢豪，

后房伎妾曳罗縠饰金翠者亦有百数。爱好人士，不以贵势自高，文武宾客常满坐，时亦以此称之。大同四年，卒于州，时年五十六。有诏举哀，赙钱二十万，布二百匹。追赠侍中、安北将军。谥曰桓。

子撰嗣，官至太仆卿。撰弟譔，少粗险薄行，常停乡里，领其父部曲，为州助防，刺史萧渊明引为府长史。渊明彭城战没，复为侯景长史。景寻举兵反，譔前驱济江，顿兵城西士林馆，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，子女财货，尽略有之。渊明在州有四妾，章、于、王、阮，并有国色。渊明没魏，其妾并还京第，譔至，破第纳焉。

鱼弘，襄阳人。身長八尺，白皙美姿容。累从征讨，常为军锋，历南谯、盱眙、竟陵太守。常语人曰：“我为郡，所谓四尽：水中鱼鳖尽，山中麋鹿尽，田中米谷尽，村里民庶尽。丈夫生世，如轻尘栖弱草，白驹之过隙。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！”于是恣意酣赏，侍妾百余人，不胜金翠，服玩车马，皆穷一时之绝。迁为平西湘东王司马、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，卒官。

韦放，字元直，车骑将军睿之子。初为齐晋安王宁朔迎主簿，高祖临雍州，又召为主簿。放身長七尺七寸，腰带八围，容貌甚伟。天监元年，为盱眙太守，还除通直郎，寻为轻车晋安王中兵参军，迁镇右始兴王谘议参军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袭封永昌县侯，出为轻车南平王长史、襄阳太守。转假节、明威将军、竟陵太守。在郡和理，为吏民所称。六年，大举北伐，以放为贞威将军，与胡龙牙会曹仲宗进军。七年，夏侯亶攻黎浆不克，高祖复使帅军自北道会寿春城。寻迁云麾南康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放累为籓佐，并著声绩。

普通八年，高祖遣兼领军曹仲宗等攻涡阳，又以放为明威将军，帅师会之。魏大将费穆帅众奄至，放军营未立，麾下止

有二百余人。放从弟洵骁果有勇力，一军所仗，放令洵单骑击刺，屡折魏军，洵马亦被伤不能进，放胄又三贯流矢。众皆失色，请放突去。放厉声叱之曰：“今日唯有死耳。”乃免胄下马，据胡床处分。于是士皆殊死战，莫不一当百。魏军遂退，放逐北至涡阳。魏又遣常山王元昭、大将军李奖、乞佛宝、费穆等众五万来援，放率所督将陈度、赵伯超等夹击，大破之。涡阳城主王纬以城降。放乃登城，简出降口四千二百人，器仗充牣刃；又遣降人三十，分报李奖、费穆等。魏人弃诸营垒，一时奔溃，众军乘之，斩获略尽。擒穆弟超，并王纬送于京师。还为太子右卫率，转通直散骑常侍。出为持节、督梁、南秦二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中大通二年，徙督北徐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，增封四百户，持节、将军如故。在镇三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九。谥曰宣侯。

放性弘厚笃实，轻财好施，于诸弟尤雍睦。每将远别及行役初还，常同一室卧起，时称为“三姜”。初，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，因指为婚姻。其后各产男女，未及成长而率亡，遗嗣孤弱，放常贍恤之。及为北徐州，时有势族请姻者，放曰：“吾不失信于故友。”乃以息岐娶率女，又以女适率子，时称放能笃旧。长子粲嗣，别有传。

史臣曰：裴邃之词采早著，兼思略沉深，夏侯稟之好学辩给，夔之奢豪爱士，韦放之弘厚笃行，并遇主逢时，展其才用矣。及牧州典郡，破敌安边，咸著功绩，允文武之任，盖梁室之名臣欤。

## 列传第二十三

### 高祖三王

高祖八男：丁贵嫔生昭明太子统，太宗简文皇帝，庐陵威王续；阮修容生世祖孝元皇帝；吴淑媛生豫章王综；董淑仪生南康简王绩；丁充华生邵陵携王纶；葛修容生武陵王纪。综及纪别有传。

南康简王绩，字世谨，高祖第四子。天监八年，封南康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轻车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十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进号仁威将军。绩时年七岁，主者有受货，洗改解书，长史王僧孺弗之觉，绩见而辄诘之，便即时首服，众咸叹其聪警。十六年，征为宣毅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。十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兖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，在州著称。寻有诏征还，民曹嘉乐等三百七十人诣阙上表，称绩尤异一十五条，乞留州任，优诏许之，进号北中郎将。普通四年，征为侍中、云麾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五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丁董淑仪忧，居丧过礼，高祖手诏勉之，使摄州任，固求解职，乃征授安右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，寻加护军。羸瘠弗堪视事。大通三年，因感病薨于任，时年二十五。赠侍中、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给鼓吹一部。谥曰简。

绩寡玩好，少嗜欲，居无仆妾，躬事约俭，所有租秩，悉寄天府。及薨后，府有南康国无名钱数千万。

子会理嗣，字长才。少聪慧，好文史。年十一而孤，特为高祖所爱，衣服礼秩与正王不殊。年十五，拜轻车将军、湘州刺史，又领石头戍军事。迁侍中，兼领军将军。寻除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置佐史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兖、北徐、青、冀、东徐、谯七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太清元年，督众军北讨，至彭城，为魏师所败，退归本镇。

二年，侯景围京邑，会理治严将入援，会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将应其兄正德，外托赴援，实谋袭广陵，会理击破之。方得进路，台城陷，侯景遣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以高祖手敕召会理，其僚佐咸劝距之。会理曰：“诸君心事，与我不同，天子年尊，受制贼虏，今有手敕召我入朝，臣子之心，岂得违背。且远处江北，功业难成，不若身赴京都，图之肘腋。吾计决矣。”遂席卷而行，以城输绍先。至京，景以为侍中、司空、兼中书令。虽在寇手，每思匡复，与西乡侯劝等潜布腹心，要结壮士。时范阳祖皓斩绍先，据广陵城起义，期以会理为内应。皓败，辞相连及，景矫诏免会理官，犹以白衣领尚书令。

是冬，景往晋熙，景师虚弱，会理复与柳敬礼谋之。敬礼曰：“举大事必有所资，今无寸兵，安可以动？”会理曰：“湖熟有吾旧兵三千余人，昨来相知，克期响集，听吾日定，便至京师。计贼守兵不过千人耳，若大兵外攻，吾等内应，直取王伟，事必有成。纵景后归，无能为也。”敬礼曰“善”，因赞成之。于时百姓厌贼，咸思用命，自丹阳至于京口，靡不同之。后事不果，与弟祁阳侯通理并遇害。

通理字仲宣，位太子洗马，封祁阳侯。

通理弟义理，字季英，会理第六弟也。生十旬而简王薨，

至三岁而能言，见内人分散，涕泣相送，义理问其故，或曰：“此简王宫人，丧毕去尔。”义理便号泣，悲不自胜，诸宫人见之，莫不伤感，为之停者三人焉。服阕后，见高祖，又悲泣不自胜。高祖为之流涕，谓左右曰：“此儿大必为奇士。”大同八年，封安乐县侯，邑五百户。

义理性慷慨，慕立功名，每读书见忠臣烈士，未尝不废卷叹曰：“一生之内，当无愧古人。”博览多识，有文才，尝祭孔文举墓，并为立碑，制文甚美。

太清中，侯景内寇，义理聚宾客数百，轻装赴南兖州，随兄会理入援，恒亲当矢石，为士卒先。及城陷，又随会理还广陵，因入齐为质，乞师。行二日，会侯景遣董绍先据广陵，遂追会理，因为所获。绍先防之甚严，不得与兄弟相见，乃伪请先还京，得入辞母，谓其姊安固公主曰：“事既如此，岂可合家受毙。兄若至，愿为言之，善为计自勉，勿赐以为念也。家国阽危，虽死非恨，前途亦思立效，但未知天命何如耳！”至京师，以魏降人元贞立节忠正，可以托孤，乃以玉柄扇赠之。贞怪其故，不受。义理曰：“后当见忆，幸勿推辞。”会祖皓起兵，义理奔长芦，收军得千余人。其左右有应贼者，因间劫会理，其众遂骇散，为景所害，时年二十一。元贞始悟其前言，往收葬焉。

庐陵威王续，字世诩，高祖第五子，天监八年，封庐陵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十年，拜轻车将军、南彭城琅邪太守。十三年，转会稽太守。十六年，为都督江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江州刺史。普通元年，征为宣毅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

续少英果，膂力绝人，驰射游猎，应发命中。高祖常叹曰：“此我之任城也。”尝与临贺王正德及胡贵通、赵伯超等驰射于高祖前，续冠于诸人，高祖大悦。三年，为使持节、都督

雍、梁、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雍州刺史。七年，加宣毅将军。中大通二年，又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。续多聚马仗，畜养骁雄，金帛内盈，仓廩外实。四年，迁安北将军。大同元年，为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三年，征为护军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。五年，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又出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郢、司、雍、南、北秦、梁、巴、华九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中大通二年，薨于州，时年四十四。赠司空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，鼓吹一部，谥曰威。长子安嗣。

邵陵携王纶，字世调，高祖第六子也。少聪颖，博学善属文，尤工尺牍。天监十三年，封邵陵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宁远将军、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迁轻车将军、会稽太守。十八年，征为信威将军。普通元年，领石头戍军事，寻为江州刺史。五年，以西中郎将权摄南兖州，坐事免官夺爵。七年，拜侍中。大通元年，复封爵，寻加信威将军，置佐史。中大通元年，为丹阳尹。四年，为侍中、宣惠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以侵渔细民，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启闻，纶知之，令客戴子高于都巷刺杀之。智通子诉于阙下，高祖令围纶第，捕子高，纶匿之，竟不出。坐免为庶人。顷之，复封爵。大同元年，为侍中、云麾将军。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郢、定、霍、司四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迁为安前将军、丹阳尹。中大通元年，出为镇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

太清二年，进位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侯景构逆，加征讨大都督，率众讨景。将发，高祖诫曰：“侯景小竖，颇习行阵，未可以一战即殄，当以岁月图之。”纶次钟离，景已度采石。纶乃昼夜兼道，游军入赴。济江中流，风起，人马溺者

十一二。遂率宁远将军西豊公大春、新淦公大成等，步骑三万，发自京口。将军赵伯超曰：“若从黄城大道，必与贼遇，不如径路直指钟山，出其不意。”纶从之。众军奄至，贼徒大骇，分为三道攻纶，纶与战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翌日，贼又来攻，相持日晚，贼稍引却，南安侯骏以数十骑驰之。贼回拒骏，骏部乱。贼因逼大军，军遂溃。纶至钟山，众裁千人，贼围之，战又败，乃奔还京口。

三年春，纶复与东扬州刺史大连等入援，至于骠骑洲。进位司空。台城陷，奔禹穴。大宝元年，纶至郢州，刺史南平王恪让州于纶，纶不受，乃上纶为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纶于是置百官，改厅事为正阳殿。数有灾怪，纶甚恶之。时元帝围河东王誉于长沙既久，内外断绝，纶闻其急，欲往救之，为军粮不继，遂止。乃与世祖书曰：

伏以先朝圣德，孝治天下，九亲雍睦，四表无怨，诚为国政，实亦家风。唯余与尔，同奉神训，宜敦旨喻，共承无改。且道之斯美，以和为贵，况天时地利，不及人和，岂可手足肱支，自相屠害。日者闻誉专情失训，以幼陵长，湘、峡之内，遂至交锋。方等身遇乱兵，毙于行阵，殒于吴局。方此非冤，闻问号怛，惟增摧愤，念以兼悼，当何可称。吾在州所居遥隔，虽知其状，未喻所然。及届此籓，备加覲访，咸云誉应接多替，兵粮闭壅；弟教亦不悛，故兴师以伐。誉未识大体，意断所行，虽存急难，岂知窃思。不能礼争，复以兵来。萧墙兴变，体亲成敌，一朝至此，能不鸣呼。既有书问，云雨传流，噂沓其间，委悉无因详究。

方今社稷危耻，创巨痛深，人非禽虫，在知君父。即日大敌犹强，天仇未雪，余尔昆季，在外三人，如不匡难，安用臣子。唯应剖心尝胆，泣血枕戈，感誓苍穹，凭灵宗祀，昼谋夕

计，共思匡复。至于其余小忿，或宜宽贷。诚复子憾须臾，将奈国冤未逞。正当轻重相推，小大易夺，遣无益之情，割下流之悼，弘豁以理，通识勉之。今已丧钟山，复诛犹子，将非扬汤止沸，吞冰疗寒。若以誉之无道，近远同疾，弟复效尤，攸非独罪。幸宽于众议，忍以事宁。如使外寇未除，家祸仍构，料今访古，未或弗亡。

夫征战之理，义在克胜；至于骨肉之战，愈胜愈酷，捷则非功，败则有丧，劳兵损义，亏失多矣。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，正为藩屏盘固，宗镇强密。若自相鱼肉，是代景行师。景便不劳兵力，坐致成效，丑徒闻此，何快如之！又庄铁小竖作乱，久挟观宁、怀安二侯，以为名号，当阳有事克掣，殊废备境。第闻征伐，复致分兵，便是自于瓜州至于湘、雍，莫非战地，悉以劳师。侯景卒承虚藉衅，浮江豕突，岂不表裹成虞，首尾难救？可为寒心，其事已切。弟若苦陷洞庭，兵戈不戢，雍州疑迫，何以自安？必引进魏军，以求形援。侯景事等内痛，西秦外同瘤肿。直置关中，已为咽气，况复贪狼难测，势必侵吞。弟若不安，家国去矣。吾非有深鉴，独能弘理，正是采藉风谣，博参物论，咸以为疑，皆欲解体故耳。

自我国五十许年，恩格玄穹，德弥赤县，虽有逆难，未乱邕熙。溥天率土，忠臣愤慨，比屋罹祸，忠义奋发，无不抱甲负戈，冲冠裂眦，咸欲事刃于侯景腹中，所须兵主唱耳。今人皆乐死，赴者如流。弟英略振远，雄伯当代，唯德唯艺，资文资武，拯溺济难，朝野咸属，一匡九合，非弟而谁？岂得自违物望，致招群！其间患难，具如所陈。斯理皎然，无劳请箸；验之以实，宁须确引。吾所以间关险道，出自东川，政谓上游诸藩，必连师狎至，庶以残命，预在行间；及到九江，安北兄遂溯流更上，全由饷馈悬断，卒食半菽，阻以菜色，无因

进取。侯景方延假息，复缓诛刑，信增号愤，启处无地。计潇湘谷粟，犹当红委，若阻弟严兵，唯事交切，至于运转，恐无暇发遣。即日万心慊望，唯在民天，若遂等西河，时事殆矣！必希令弟豁照兹途，解汨川之围，存社稷之计，使其运输粮储，应贍军旅，庶协力一举，指日宁泰。宗庙重安，天下清复，推弟之功，岂非幸甚。吾才懦兵寡，安能为役，所寄令弟，庶得申情，朝闻夕死，万殒何恨。聊陈闻见，幸无怪焉。临纸号迷，诸失次绪。

世祖复书，陈河东有罪，不可解围之状。纶省书流涕曰：“天下之事，一至于斯！”左右闻之，莫不掩泣。于是大修器甲，将讨侯景。元帝闻其强盛，乃遣王僧辩帅舟师一万以逼纶，纶将刘龙武等降僧辩，纶军溃，遂与子蹠等十余人轻舟走武昌。

时纶长史韦质、司马姜律先在于外，闻纶败，驰往迎之。于是复收散卒，屯于齐昌郡，将引魏军共攻南阳。侯景将任约闻之，使铁骑二百袭纶，纶无备，又败走定州。定州刺史田龙祖迎纶，纶以龙祖荆镇所任，惧为所执，复归齐昌。行至汝南，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，纶之故吏，闻纶败，开城纳之。纶乃修浚城池，收集士卒，将攻竟陵。西魏安州刺史马岫闻之，报于西魏，西魏遣大将军杨忠、仪同侯几通率众赴焉。二年二月，忠等至于汝南，纶婴城自守。会天寒大雪，忠等攻不能克，死者甚众。后李素中流矢卒，城乃陷。忠等执纶，纶不为屈，遂害之。投于江岸，经日颜色不变，鸟兽莫敢近焉。时年三十三。百姓怜之，为立祠庙，后世祖追谥曰携。

长子坚，字长白。大同元年，以例封汝南侯，邑五百户。亦善草隶，性颇庸短。侯景围城，坚屯太阳门，终日蒲饮，不抚军政。吏士有功，未尝申理，疫疠所加，亦不存恤，士咸愤怨。太清三年三月，坚书佐董勋华、白昙朗等以绳引贼登楼，

城遂陷，坚遇害。

弟确，字仲正。少骁勇，有文才。大同二年，封为正阶侯，邑五百户，后徙封永安。常在第中习骑射，学兵法，时人皆以为狂。左右或以进谏，确曰：“听吾为国家破贼，使汝知之。”

“除秘书丞，太子中舍人。”

钟山之役，确苦战，所向披靡，群虏惮之。确每临阵对敌，意气详贍。带甲据鞍，自朝及夕，驰骤往反，不以为劳，诸将服其壮勇。及侯景乞盟，确在外，虑为后患，启求召确入城。诏乃召确为南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增封二千户。确知此盟多贰，城必沦没，因欲南奔。携王闻之，逼确使入，确犹不肯。携王流涕谓曰：“汝欲反邪！”时台使周石珍在坐，确谓石珍曰：“侯景虽云欲去，而不解长围，以意而推，其事可见。今召我入，未见其益也。”石珍曰：“敕旨如此，侯岂得辞？”确执意犹坚，携王大怒，谓赵伯超曰：“谯州，卿为我斩之，当赉首赴阙。”伯超挥刃眊确曰：“我识君耳，刀岂识君？”确于是流涕而出，遂入城。及景背盟复围城，城陷，确排闥入，启高祖曰：“城已陷矣。”高祖曰：“犹可一战不？”对曰：“不可。臣向者亲格战，势不能禁，自缢下城，仅得至此。”高祖叹曰：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。”乃使确为慰劳文。

确既出见景，景爱其膂力，恒令在左右。后从景行，见天上飞鸢，群虏争射不中，确射之，应弦而落。贼徒忿嫉，咸劝除之。先是携王遣人密导确，确谓使者曰：“侯景轻佻，可一夫力致，确不惜死，正欲手刃之；但未得其便耳。卿还启家王，愿勿以为念也。”事未遂而为贼所害。

史臣曰：自周、汉广树藩屏，固本深根；高祖之封建，将遵古制也。南康、庐陵并以宗室之贵，据磐石之重，绩以孝著，

续以勇闻。纶聪警有才学，性险躁，屡以罪黜，及太清之乱，忠孝独存，斯可嘉矣。

## 列传第二十四

裴子野 顾协 徐摛 鲍泉

裴子野，字几原，河东闻喜人，晋太子左率康八世孙。兄黎，弟楷、绰，并有盛名，所谓“四裴”也。曾祖松之，宋太中大夫。祖骊，南中郎外兵参军。父昭明，通直散骑常侍。子野生而偏孤，为祖母所养，年九岁，祖母亡，泣血哀恸，家人异之。少好学，善属文。起家齐武陵王国左常侍，右军江夏王参军，遭父忧去职。居丧尽礼，每之墓所，哭泣处草为之枯，有白兔驯扰其侧。天监初，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行，将表奏之，会云卒，不果。乐安任昉有盛名，为后进所慕，游其门者，昉必相荐达。子野于昉为从中表，独不至，昉亦恨焉。久之，除右军安成王参军，俄迁兼廷尉正。时三官通署狱牒，子野尝不在，同僚辄署其名，奏有不允，子野从坐免职。或劝言诸有司，可得无咎。子野笑而答曰：“虽惭柳季之道，岂因讼以受服。”自此免黜久之，终无恨意。

二年，吴平侯萧景为南兖州刺史，引为冠军录事，府迁职解。时中书范缜与子野未遇，闻其行业而善焉。会迁国子博士，乃上表让之曰：“伏见前冠军府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，年四十，字几原，幼禀至人之行，长厉国土之风。居丧有礼，毁瘠几灭，免忧之外，蔬水不进。栖迟下位，身贱名微，而性不憚憚，情

无汲汲，是以有识嗟推，州闾叹服。且家传素业，世习儒史，苑囿经籍，游息文艺。著《宋略》二十卷，弥纶首尾，勒成一代，属辞比事，有足观者。且章句洽悉，训故可传。脱置之胶庠，以弘奖后进，庶一夔之辩可寻，三豕之疑无谬矣。伏惟皇家淳耀，多士盈庭，官人迈乎有妣，棫朴越于姬氏，苟片善宜录，无论厚薄，一介可求，不由等级。臣历观古今人君，钦贤好善，未有圣朝孜孜若是之至也。敢缘斯义，轻陈愚瞽，乞以臣斯忝，回授子野。如此，则贤否之宜，各全其所，讯之物议，谁曰不允。臣与子野虽未尝衔杯，访之邑里，差非虚谬，不胜悽悽微见，冒昧陈闻。伏愿陛下哀怜愷款，鉴其愚实，干犯之愆，乞垂赦宥。”有司以资历非次，弗为通。寻除尚书比部郎，仁威记室参军。出为诸暨令，在县不行鞭罚，民有争者，示之以理，百姓称悦，合境无讼。

初，子野曾祖松之，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《宋史》，未及成而卒，子野常欲继成先业。及齐永明末，沈约所撰《宋书》既行，子野更删撰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其叙事评论多善，约见而叹曰：“吾弗逮也。”兰陵萧琛、北地傅昭、汝南周舍咸称重之。至是，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高祖，以为著作郎，掌国史及起居注。顷之，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寻除通直正员郎，著作、舍人如故。又敕掌中书诏诰。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，遣使由岷山道入贡。此二国历代弗宾，莫知所出。子野曰：“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。服虔《注》云：‘白题，胡名也。’又汉定远侯击虏，八滑从之，此其后乎。”时人服其博识。敕仍使撰《方国使图》，广述怀来之盛，自要服至于海表，凡二十国。

子野与沛国刘显、南阳刘之遴、陈郡殷芸、陈留阮孝绪、吴郡顾协、京兆韦棱，皆博极群书，深相赏好，显尤推重之。

时吴平侯萧劭、范阳张缵，每讨论坟籍，咸折中于子野焉。普通七年，王师北伐，敕子野为喻魏文，受诏立成，高祖以其事体大，召尚书仆射徐勉、太子詹事周舍、鸿胪卿刘之遴、中书侍郎硃异，集寿光殿以观之，时并叹服。高祖目子野而言曰：“其形虽弱，其文甚壮。”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，其夜受旨，子野谓可待旦方奏，未之为也。及五鼓，敕催令开斋速上，子野徐起操笔，昧爽便就。既奏，高祖深嘉焉。自是凡诸符檄，皆令草创。子野为文典而速，不尚丽靡之词。其制作多法古，与今文体异，当时或有诋诃者，及其末皆翕然重之。或问其为文速者，子野答云：“人皆成于手，我独成于心，虽有见否之异，其于刊改一也。”

俄迁中书侍郎，余如故。大通元年，转鸿胪卿，寻领步兵校尉。子野在禁省十余年，静默自守，未尝有所请谒，外家及中表贫乏，所得俸悉分给之。无宅，借官地二亩，起茅屋数间。妻子恒苦饥寒，唯以教诲为本，子侄祇畏，若奉严君。末年深信释氏，持其教戒，终身饭麦食蔬。中大通二年，卒官，年六十二。

先是子野自克死期，不过庚戌岁。是年自省移病，谓同官刘之亨曰：“吾其逝矣。”遗命俭约，务在节制。高祖悼惜，为之流涕。诏曰：“鸿胪卿、领步兵校尉、知著作郎、兼中书通事舍人裴子野，文史足用，廉白自居，劬劳通事，多历年所。奄致丧逝，恻怆空怀。可赠散骑常侍，贖钱五万，布五十匹，即日举哀。谥曰贞子。”

子野少时，《集注丧服》、《续裴氏家传》各二卷，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，又敕撰《众僧传》二十卷，《百官九品》二卷，《附益谥法》一卷，《方国使图》一卷，文集二十卷，并行于世。又欲撰《齐梁春秋》，始草创，未就而卒。子璿，官至通

直郎。顾协，字正礼，吴郡吴人也。晋司空和七世孙。协幼孤，随母养于外氏。外从祖宋右光禄张永尝携内外孙侄游虎丘山，协年数岁，永抚之曰：“儿欲何戏？”协对曰：“儿正欲枕石漱流。”永叹息曰：“顾氏兴于此子。”既长，好学，以精力称。外氏诸张多贤达有识鉴，从内弟率尤推重焉。

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，兼太学博士。举秀才，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：“江左以来，未有此作。”迁安成王国左常侍，兼廷尉正。太尉临川王闻其名，召掌书记，仍侍西豊侯正德读。正德为巴西、梓潼郡，协除所部安都令。未至县，遭母忧。服阕，出补西阳郡丞。还除北中郎行参军，复兼廷尉正。久之，出为庐陵郡丞，未拜。会西豊侯正德为吴郡，除中军参军，领郡五官，迁轻车湘东王参军事，兼记室。普通六年，正德受诏北讨，引为府录事参军，掌书记。

军还，会有诏举士，湘东王表荐协曰：“臣闻贡玉之士，归之润山；论珠之人，出于枯岸。是以刍蕘之言，择于廊庙者也。臣府兼记室参军吴郡顾协，行称乡闾，学兼文武，服膺道素，雅量邃远，安贫守静，奉公抗直，傍阙知己，志不自营，年方六十，室无妻子。臣欲言于官人，申其屈滞，协必苦执贞退，立志难夺，可谓东南之遗宝矣。伏惟陛下未明求衣，思贤如渴，爰发明诏，各举所知。臣识非许、郭，虽无知人之鉴，若守固无言，惧贻蔽贤之咎。昔孔愉表韩绩之才，庾亮荐翟汤之德，臣虽未齿二臣，协实无惭两士。”即召拜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累迁步兵校尉，守鸿胪卿，员外散骑常侍，卿、舍人并如故。大同八年，卒，时年七十三。高祖悼惜之，手诏曰：“员外散骑常侍、鸿胪卿、兼中书通事舍人顾协，廉洁自居，白首不衰，久在省闕，内外称善。奄然殒丧，惻怛之怀，不能已已。傍无近亲，弥足哀者。大殓既毕，即送其丧柩

还乡，并营冢椁，并皆资给，悉使周办。可赠散骑常侍，令便举哀。谥曰温子。”

协少清介有志操。初为廷尉正，冬服单薄，寺卿蔡法度谓人曰：“我愿解身上襦与顾郎，恐顾郎难衣食者。”竟不敢以遗之。及为舍人，同官者皆润屋，协在省十六载，器服饮食，不改于常。有门生始来事协，知其廉洁，不敢厚饷，止送钱二千，协发怒，杖二十，因此事者绝于馈遗。自丁艰忧，遂终身布衣蔬食。少时将娉舅息女，未成婚而协母亡，免丧后不复娶。至六十余，此女犹未他适，协义而迎之。晚虽判合，卒无胤嗣。

协博极群书，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。撰《异姓苑》五卷，《琐语》十卷，并行于世。

徐摛，字士秀，东海郟人也。祖凭道，宋海陵太守。父超之，天监初仕至员外散骑常侍。摛幼而好学，及长，遍览经史。属文好为新变，不拘旧体。起家太学博士，迁左卫司马。会晋安王纲出戍石头，高祖谓周舍曰：“为我求一人，文学俱长兼有行者，欲令与晋安游处。”舍曰：“臣外弟徐摛，形质陋小，若不胜衣，而堪此选。”高祖曰：“必有仲宣之才，亦不简其容貌。”以摛为侍读。后王出镇江州，仍补云麾府记室参军，又转平西府中记室。王移镇京口，复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，带郟令，以母忧去职。王为丹阳尹，起摛为秣陵令。普通四年，王出镇襄阳，摛固求随府西上，迁晋安王谘议参军。大通初，王总戎北伐，以摛兼宁蛮府长史，参赞戎政，教命军书，多自摛出。王入为皇太子，转家令，兼掌管记，寻带领直。

摛文体既别，春坊尽学之，“宫体”之号，自斯而起。高祖闻之怒，召摛加让，及见，应对明敏，辞义可观，高祖意释。因问《五经》大义，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，未论释教。摛商较纵横，应答如响，高祖甚加叹异，更被亲狎，宠遇日隆。领

军殊异不说，谓所亲曰：“徐叟出入两宫，渐来逼我，须早为之所。”遂承间白高祖曰：“摛年老，又爱泉石，意在一郡，以自怡养。”高祖谓摛欲之，乃召摛曰：“新安大好山水，任昉等并经为之，卿为我卧治此郡。”中大通三年，遂出为新安太守。至郡，为治清静，教民礼义，劝课农桑，期月之中，风俗便改。秩满，还为中庶子，加戎昭将军。

是时临城公纳夫人王氏，即太宗妃之侄女也。晋宋已来，初婚三日，妇见舅姑，众宾皆列观，引《春秋》义云“丁丑，夫人姜氏至。戊寅，公使大夫宗妇觐用币”。戊寅，丁丑之明日，故礼官据此，皆云宜依旧贯。太宗以问摛，摛曰：“《仪礼》云‘质明赞见妇于舅姑’。《杂记》又云‘妇见舅姑，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’。政言妇是外宗，未审嬭令，所以停坐三朝，观其七德。舅延外客，姑率内宾，堂下之仪，以备盛礼。近代妇于舅姑，本有戚属，不相瞻看。夫人乃妃侄女，有异他姻，觐见之仪，谓应可略。”太宗从其议。除太子左卫率。

太清三年，侯景攻陷台城，时太宗居永福省，贼众奔入，举兵上殿，侍卫奔散，莫有存者。摛独巍然侍立不动，徐谓景曰：“侯公当以礼见，何得如此。”凶威遂折。侯景乃拜，由是常惮摛。太宗嗣位，进授左卫将军，固辞不拜。太宗后被幽闭，摛不获朝谒，因感气疾而卒，年七十八。长子陵，最知名。

鲍泉，字润岳，东海人也。父机，湘东王谘议参军。泉博涉史传，兼有文笔。少事元帝，早见擢任。及元帝承制，累迁至信州刺史。太清三年，元帝命泉征河东王誉于湘州，泉至长沙，作连城以逼之，誉率众攻泉，泉据栅坚守，誉不能克。泉因其弊出击之，誉大败，尽俘其众，遂围其城，久未能拔。世祖乃数泉罪，遣平南将军王僧辩代泉为都督。僧辩至，泉愕然，顾左右曰：“得王竟陵助我经略，贼不足平矣。”僧辩既入，

乃背泉而坐，曰：“鲍郎有罪，令旨使我锁卿，卿勿以故意见期。”因出令示泉，锁之床下。泉曰：“稽缓王师，甘罪是分，但恐后人更思鲍泉之愤愤耳。”乃为启谢淹迟之罪。世祖寻复其任，令与僧辩等率舟师东逼邵陵王于郢州。

郢州平，元帝以长子方诸为刺史，泉为长史，行府州事。侯景密遣将宋子仙、任约率精骑袭之。方诸与泉不恤军政，唯蒲酒自乐，贼骑至，百姓奔告，方诸与泉方双陆，不信，曰：“徐文盛大军在东，贼何由得至？”既而传告者众，始令阖门。贼纵火焚之，莫有抗者，贼骑遂入，城乃陷。执方诸及泉送之景所。后景攻王僧辩于巴陵，不克，败还，乃杀泉于江夏，沉其尸于黄鹄矶。

初，泉之为南讨都督也，其友人梦泉得罪于世祖，觉而告之。后未旬，果见囚执。顷之，又梦泉著赭衣而行水上，又告泉曰：“君勿忧，寻得免矣。”因说其梦，泉密记之，俄而复见任，皆如其梦。

泉于《仪礼》尤明，撰《新仪》四十卷，行于世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阮孝绪常言，仲尼论四科，始乎德行，终乎文学。有行者多尚质朴，有文者少蹈规矩，故卫、石靡余论可传，屈、贾无立德之誉。若夫宪章游、夏，祖述回、騫，体兼文行，于裴几原见之矣。

## 列传第二十五

### 袁昂 子君正

袁昂，字千里，陈郡阳夏人。祖询，宋征虏将军、吴郡太守，父抃，冠军将军、雍州刺史，泰始初，举兵奉晋安王子勋，事败诛死。昂时年五岁，乳媪携抱匿于庐山，会赦得出，犹徙晋安。至元徽中听还，时年十五。初，抃败，传首京师，藏于武库，至是始还之。昂号恸呕血，绝而复苏，从兄彖尝抚视抑髻，昂更制服，庐于墓次。后与彖同见从叔司徒粲，粲谓彖曰：“其幼孤而能至此，故知名器自有所在。”

齐初，起家冠军安成王行参军，迁征虏主簿，太子舍人，王俭镇军府功曹史。俭时为京尹，经于后堂独引见昂，指北堂谓昂曰：“卿必居此。”累迁秘书丞，黄门侍郎。昂本名千里，齐永明中，武帝谓之曰：“昂昂千里之驹，在卿有之，今改卿名为昂。即千里为字。”出为安南鄱阳王长史、寻阳公相。还为太孙中庶子、卫军武陵王长史。

丁内忧，哀毁过礼。服未除而从兄彖卒。昂幼孤，为彖所养，乃制期服。人有怪而问之者，昂致书以喻之曰：“窃闻礼由恩断，服以情申。故小功他邦，加制一等，同纛有纛，明之典籍。孤子夙以不天，幼倾乾廕，资敬未奉，过庭莫承。藐藐冲人，未达殊紫。从兄提养训教，示以义方，每假其谈价，虚其声誉，

得及人次，实亦有由。兼开拓房宇，处以华旷，同财共有，恣其取足。尔来三十余年，怜爱之至，无异于己。姊妹孤侄，成就一时，笃念之深，在终弥固，此恩此爱，毕壤不追。既情若同生，而服为诸从，言心即事，实未忍安。昔马棱与弟毅同居，毅亡，棱为心服三年。由也之不除丧，亦缘情而致制，虽识不及古，诚怀感慕。常愿千秋之后，从服期齐；不图门衰，祸集一旦，草土残息，复罹今酷，寻惟恻绝，弥剧弥深。今以余喘，欲遂素志，庶寄其罔慕之痛，少申无已之情。虽礼无明据，乃事有先例，率迷而至，必欲行之。君问礼所归，谨以谘白。临纸号哽，言不识次。”

服阕，除右军邵陵王长史，俄迁御史中丞。时尚书令王晏弟诩为广州，多纳赍货，昂依事劾奏，不惮权豪，当时号为正直。出为豫章内史，丁所生母忧去职。以丧还，江路风浪暴骇，昂乃缚衣著柩，誓同沉溺。及风止，余船皆没，唯昂所乘船获全，咸谓精诚所致。葬讫，起为建武将军、吴兴太守。

永元末，义师至京师，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，昂独拒境不受命。高祖手书喻曰：“夫祸福无门，兴亡有数，天之所弃，人孰能匡？机来不再，图之宜早。顷藉听道路，承欲狼顾一隅，既未悉雅怀，聊申往意。独夫狂悖，振古未闻，穷凶极虐，岁月滋甚。天未绝齐，圣明启运，兆民有赖，百姓来苏。吾荷任前驱，扫除京邑，方拨乱反正，伐罪吊民，至止以来，前无横阵。今皇威四临，长围已合，遐迩毕集，人神同奋。锐卒万计，铁马千群，以此攻战，何往不克。况建业孤城，人怀离阻，面缚军门，日夕相继，屠溃之期，势不云远。兼荧惑出端门，太白入氏室，天文表于上，人事符于下，不谋同契，实在兹辰。且范岫、申胄，久荐诚款，各率所由，仍为掎角，沈法瑀、孙臍、硃端，已先肃清吴会，而足下欲以区区之郡，御堂堂之师，根

本既倾，枝叶安附？童儿牧竖，咸谓其非，求之明鉴，实所未达。今竭力昏主，未足为忠，家门屠灭，非所谓孝，忠孝俱尽，将欲何依？岂若翻然改图，自招多福，进则远害全身，退则长守禄位。去就之宜，幸加详择。若执迷遂往，同恶不悛，大军一临，诛及三族。虽贻后悔，宁复云补？欲布所怀，故致今白。

“昂答曰：“都史至，辱诲。承藉以众论，谓仆有勤王之举，兼蒙诘责，独无送款，循复严旨，若临万仞。三吴内地，非用兵之所，况以偏隅一郡，何能为役？近奉敕，以此境多虞，见使安慰。自承麾旆届止，莫不膝袒军门，惟仆一人敢后至者，政以内揆庸素，文武无施，直是东国贱男子耳。虽欲献心，不增大师之勇；置其愚默，宁沮众军之威。幸藉将军含弘之大，可得从容以礼。窃以一食微施，尚复投殒，况食人之禄，而顿忘一旦。非惟物议不可，亦恐明公鄙之，所以踌躇，未遑荐璧。遂以轻微，爰降重命，震灼于心，忘其所厝，诚推理鉴，犹惧威临。”建康城平，昂束身诣阙，高祖宥之不问也。天监二年，以为后军临川王参军事。昂奉启谢曰：“恩降绝望之辰，庆集寒心之日，焰灰非喻，萑枯未拟，抠衣聚足，颠狈不胜。臣遍历三坟，备详六典，巡校赏罚之科，调检生死之律，莫不严五辟于明君之朝，峻三章于圣人之世。是以涂山始会，致防风之诛；酆邑方构，有崇侯之伐。未有缓宪于斫戮之人，赎刑于耐罪之族，出万死入一生如臣者也。推恩及罪，在臣实大，披心沥血，敢乞言之。臣东国贱人，学行何取，既殊鸣雁直木，故无结绶弹冠，徒藉羽仪，易农就仕。往年滥职，守秩东隅，仰属龚行，风驱电掩。当其时也，负鼎图者日至，执玉帛者相望。独在愚臣，顿昏大义，殉鸿毛之轻，忘同德之重。但三吴险薄，五湖交通，屡起田儋之变，每惧殷通之祸，空慕君鱼保境，遂失师涓抱器。后至者斩，臣甘斯戮。明刑徇众，谁曰不然。幸

约法之弘，承解网之宥，犹当降等薪粢，遂乃顿释钳赭。斂骨吹魂，还编黔庶，濯疵荡秽，入楚游陈，天波既洗，云油遽沐。古人有言：‘非死之难，处死之难。’臣之所荷，旷古不书；臣之死所，未知何地。”

高祖答曰：“朕遗射钩，卿无自外。”俄除给事黄门侍郎。其年迁侍中。明年，出为寻阳太守，行江州事。六年，征为吏部尚书，累表陈让，徙为左民尚书，兼右仆射。七年，除国子祭酒，兼仆射如故，领豫州大中正。八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十一年，入为五兵尚书，复兼右仆射，未拜，有诏即真封。寻以本官领起部尚书，加侍中。十四年，马仙琕破魏军于朐山，诏权假昂节，往劳军。十五年，迁左仆射，寻为尚书令、宣惠将军。普通三年，为中书监、丹阳尹。其年进号中卫将军，复为尚书令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给鼓吹，未拜，又领国子祭酒。大通元年，加中书监，给亲信三十人。寻表解祭酒，进号中抚军大将军，迁司空、侍中、尚书令，亲信、鼓吹并如故。五年，加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增亲信为八十人。大同六年，薨，时年八十。诏曰：“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、司空昂，奄至薨逝，恻怛于怀。公器珣凝素，志诚贞方，端朝燮理，嘉猷载缉。追荣表德，实惟令典。可赠本官，鼓吹一部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二十万，绢布一百匹，蜡二百斤，即日举哀。”初，昂临终遗疏，不受赠谥。敕诸子不得言上行状及立志铭，凡有所须，悉皆停省。复曰：“吾释褐从仕，不期富贵，但官序不失等伦，衣食粗知荣辱，以此阖棺，无惭乡里。往忝吴兴，属在昏明之际，既暗于前觉，无识于圣朝，不知天命，甘贻显戮，幸遇殊恩，遂得全门户。自念负罪私门，阶荣望绝，保存性命，以为幸甚；不谓叨窃宠灵，一至于此。常欲竭诚酬报，申吾乃心，所以朝廷每兴师北伐，吾辄启求行，誓

之丹款，实非矫言。既庸懦无施，皆不蒙许，虽欲罄命，其议莫从。今日瞑目，毕恨泉壤，若魂而有知，方期结草。圣朝遵古，知吾名品，或有追远之恩，虽是经国恒典，在吾无应致此，脱有赠官，慎勿祇奉。”诸子累表陈奏，诏不许。册谥曰穆正公。子君正，美风仪，善自居处，以贵公子得当世名誉。顷之，兼吏部郎，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为邵陵王友、北中郎长史、东阳太守。寻征还都，郡民征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诣阙乞留一年，诏不许，仍除豫章内史，寻转吴郡太守。侯景乱，率数百人随邵陵王赴援，及京城陷，还郡。

君正当官莅事有名称，而蓄聚财产，服玩靡丽。贼遣于子悦攻之，新城戍主戴僧易劝令拒守；吴陆映公等惧贼脱胜，略其资产，乃曰：“贼军甚锐，其锋不可当；今若拒之，恐民心不从也。”君正性怯懦，乃送米及牛酒，郊迎子悦。子悦既至，掠夺其财物子女，因是感疾卒。

史臣曰：夫天尊地卑，以定君臣之位；松筠等质，无革岁寒之心。袁千里命属崩离，身逢厄季，虽独夫丧德，臣志不移；及抗疏高祖，无亏忠节，斯亦存夷、叔之风矣。终为梁室台鼎，何其美焉。

## 列传第二十六

### 陈庆之 兰钦

陈庆之，字子云，义兴国山人也。幼而随从高祖。高祖性好棋，每从夜达旦不辍，等辈皆倦寐，惟庆之不寝，闻呼即至，甚见亲赏。从高祖东下平建鄴，稍为主书，散财聚士，常思效用。除奉朝请。普通中，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于彭城求入内附，以庆之为武威将军，与胡龙牙、成景俊率诸军应接。还，除宣猛将军、文德主帅，仍率军二千，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。魏遣安豊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彧率众二万来拒，屯据陟。延明先遣其别将丘大千筑垒浚梁，观兵近境。庆之进薄其垒，一鼓便溃。后豫章王弃军奔魏，众皆溃散，诸将莫能制止。庆之乃斩关夜退，军士得全。普通七年，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，除庆之假节、总知军事。魏豫州刺史李宪遣其子长钧别筑两城相拒。庆之攻之，宪力屈遂降，庆之入据其城。转东宫直阁，赐爵关内侯。

大通元年，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。魏遣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等率马步十五万来援，前军至驼涧，去涡阳四十里。庆之欲逆战，韦放以贼之前锋必是轻锐，与战若捷，不足为功，如其不利，沮我军势，兵法所谓以逸待劳，不如勿击。庆之曰：“魏人远来，皆已疲倦，去我既远，必不见疑，及其未集，须挫

其气，出其不意，必无不败之理。且闻虏所据营，林木甚盛，必不夜出。诸君若疑惑，庆之请独取之。”于是与麾下二百骑奔击，破其前军，魏人震恐。庆之乃还与诸将连营而进，据涡阳城，与魏军相持。自春至冬，数十百战，师老气衰，魏之援兵复欲筑垒于军后，仲宗等恐腹背受敌，谋欲退师。庆之杖节军门曰：“共来至此，涉历一岁，糜费粮仗，其数极多。诸军并无斗心，皆谋退缩，岂是欲立功名，直聚为抄暴耳。吾闻置兵死地，乃可求生，须虏大合，然后与战。审欲班师，庆之别有密敕，今日犯者，便依明诏。”仲宗壮其计，乃从之。魏人掎角作十三城，庆之衔枚夜出，陷其四垒，涡阳城主王纬乞降。所余九城，兵甲犹盛，乃陈其俘馘，鼓噪而攻之，遂大奔溃，斩获略尽，涡水咽流，降城中男女三万余口。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。众军乘胜前顿城父。高祖嘉焉，赐庆之手诏曰：“本非将种，又非豪家，觖望风云，以至于此。可深思奇略，善克令终。开殊门而待宾，扬声名于竹帛，岂非大丈夫哉！”

大通初，魏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，自拔来降，求立为魏主。高祖纳之，以庆之为假节、颍勇将军，送元颢还北。颢于涣水即魏帝号，授庆之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护军、前军大都督，发自铨县，进拔荥城，遂至睢阳。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，分筑九城以相拒。庆之攻之，自旦至申，陷其三垒，大千乃降。时魏征东将军济阴王元暉业率羽林庶子二万人来救梁、宋，进屯考城，城四面萦水，守备严固。庆之命浮水筑垒，攻陷其城，生擒暉业，获租车七千八百辆。仍趋大梁，望旗归款。颢进庆之卫将军、徐州刺史、武都公。仍率众而西。

魏左仆射杨昱、西阿王元庆、抚军将军元显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凡七万，据荥阳拒颢。兵既精强，城又险固，庆之攻未能拔。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，先遣其骠骑将军尔硃吐没

儿领胡骑五千，骑将鲁安领夏州步骑九千，援杨昱；又遣右仆射尔硃世隆、西荆州刺史王罽骑一万，据虎牢。天穆、吐没儿前后继至，旗鼓相望。时荥阳未拔，士众皆恐，庆之乃解鞍秣马，宣喻众曰：“吾至此以来，屠城略地，实为不少；君等杀人父兄，略人子女，又为无算。天穆之众，并是仇讎。我等才有七千，虏众三十余万，今日之事，义不图存。吾以虏骑不可争力平原，及未尽至前，须平其城垒，诸君无假狐疑，自贻屠脍。”一鼓悉使登城，壮士东阳宋景休、义兴鱼天愨逾堞而入，遂克之。俄而魏阵外合，庆之率骑三千背城逆战，大破之，鲁安于阵乞降，元天穆、尔硃吐没儿单骑获免。收荥阳储实，牛马谷帛不可胜计。进赴虎牢，尔硃世隆弃城走。魏主元子攸惧，奔并州。其临淮王元彧、安丰王元延明率百僚，封府库，备法驾，奉迎颢入洛阳宫，御前殿，改元大赦。颢以庆之为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增邑万户。魏大将军上党王元天穆、王老生、李叔仁又率众四万，攻陷大梁，分遣老生、费穆兵二万，据虎牢，刁宣、刁双入梁、宋，庆之随方掩袭，并皆降款。天穆与十余骑北渡河。高祖复赐手诏称美焉。庆之麾下悉著白袍，所向披靡。先是洛阳童谣曰：“名师大将莫自牢，千兵万马避白袍。”自发铨县至于洛阳，十四旬平三十二城，四十七战，所向无前。

初，元子攸止单骑奔走，宫卫嫔侍无改于常。颢既得志，荒于酒色，乃日夜宴乐，不复视事。与安丰、临淮共立奸计，将背朝恩，绝宾贡之礼；直以时事未安，且资庆之之力用，外同内异，言多忌刻。庆之心知之，亦密为其计。乃说颢曰：“今远来至此，未伏尚多，若人知虚实，方更连兵，而安不忘危，须预为其策。宜启天子，更请精兵；并勒诸州，有南人没此者，悉须部送。”颢欲从之，元延明说颢曰：“陈庆之兵不出数千，

已自难制；今增其众，宁肯复为用乎？权柄一去，动转听人，魏之宗社，于斯而灭。”颢由是致疑，稍成疏贰。虑庆之密启，乃表高祖曰：“河北、河南一时已定，唯尔硃荣尚敢跋扈，臣与庆之自能擒讨。今州郡新服，正须绥抚，不宜更复加兵，摇动百姓。”高祖遂诏众军皆停界首。洛下南人不一万，羌夷十倍，军副马佛念言于庆之曰：“功高不赏，震主身危，二事既有，将军岂得无虑？自古以来，废昏立明，扶危定难，鲜有得终。今将军威震中原，声动河塞，屠颢据洛，则千载一时也。”庆之不从。颢前以庆之为徐州刺史，因固求之镇。颢心惮之，遂不遣。乃曰：“主上以洛阳之地全相任委，忽闻舍此朝寄，欲往彭城，谓君遽取富贵，不为国计，手敕频仍，恐成仆责。”庆之不敢复言。

魏天柱将军尔硃荣、右仆射尔硃世隆、大都督元天穆、骠骑将军尔硃吐没儿、荣长史高欢、鲜卑、芮芮，勒众号百万，挟魏主元子攸来攻颢。颢据洛阳六十五日，凡所得城，一时反叛。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，三日中十有一战，伤杀甚众。荣将退，时有刘助者，善天文，乃谓荣曰：“不出十日，河南大定。”荣乃缚木为筏，济自硃石，与颢战于河桥，颢大败，走至临颖，遇贼被擒，洛阳陷。庆之马步数千，结阵东反，荣亲自来追，值蒿高山水洪溢，军人死散。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，间行至豫州，豫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。至都，仍以功除右卫将军，封永兴县侯，邑一千五百户。

出为持节、都督缘淮诸军事、奋武将军、北兖州刺史。会有妖贼沙门僧强自称帝，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。僧强颇知幻术，更相扇惑，众至三万，攻陷北徐州，济阴太守杨起文弃城走，钟离太守单希宝见害，使庆之讨焉。车驾幸白下，临饯谓庆之曰：“江、淮兵劲，其锋难当，卿可以策制之，不宜决战。

“庆之受命而行。曾未浹辰，斩伯龙、僧强，传其首。

中大通二年，除都督南、北司、西豫、豫四州诸军事、南、北司二州刺史，余并如故。庆之至镇，遂围悬瓠。破魏颍州刺史娄起、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，又破行台孙腾、大都督侯进、豫州刺史尧雄、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。罢义阳镇兵，停水陆转运，江湖诸州并得休息。开田六千顷，二年之后，仓廩充实。高祖每嘉劳之。又表省南司州，复安陆郡，置上明郡。

大同二年，魏遣将侯景率众七万寇楚州，刺史桓和陷没，景仍进军淮上，贻庆之书使降。敕遣湘潭侯退、右卫夏侯夔等赴援，军至黎浆，庆之已击破景。时大寒雪，景弃辎重走，庆之收之以归。进号仁威将军。是岁，豫州饥，庆之开仓赈给，多所全济。州民李升等八百人表请树碑颂德，诏许焉。五年十月，卒，时年五十六。赠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鼓吹一部。谥曰武。敕义兴郡发五百丁会丧。

庆之性祗慎，衣不纨绮，不好丝竹，射不穿札，马非所便，而善抚军士，能得其死力。长子昭嗣。

第五子昕，字君章。七岁能骑射。十二随父入洛，于路遇疾，还京师。诣鸿胪卿殊异，异访北间形势，昕聚土画地，指麾分别，异甚奇之。大同四年，为邵陵王常侍、文德主帅、右卫仗主，敕遣助防义阳。魏豫州刺史尧雄，北间骁将，兄子宝乐，特为敢勇。庆之围悬瓠，雄来赴其难，宝乐求单骑校战，昕跃马直趣宝乐，雄即散溃，仍陷溱城。六年，除威远将军、小岷城主，以公事免。十年，妖贼王勤宗起于巴山郡，以昕为宣猛将军，假节讨焉。勤宗平，除阴陵戍主、北谯太守，以疾不之官。又除骠骑外兵，俄为临川太守。太清二年，侯景围历阳，敕召昕还，昕启云：“采石急须重镇，王质水军轻弱，恐虑不济。”乃板昕为云骑将军，代质，未及下渚，景已渡江，

仍遣率所领游防城外，不得入守。欲奔京口，乃为景所擒。景见昕殷勤，因留极饮，曰：“我至此得卿，余人无能为也。”令昕收集部曲，将用之，昕誓而不许。景使其仪同范桃棒严禁之，昕因说桃棒令率所领归降，袭杀王伟、宋子仙为信。桃棒许之，遂盟约，射启城中，遣昕夜缒而入。高祖大喜，敕即受降，太宗迟疑累日不决，外事发泄，昕弗之知，犹依期而下。景邀得之，乃逼昕令更射书城中，云“桃棒且轻将数十人先入。”景欲裹甲随之。昕既不肯为书，期以必死，遂为景所害，时年三十三。

兰钦，字休明，中昌魏人也。父子云，天监中，军功官至云麾将军，冀州刺史。钦幼而果决，夔捷过人。随父北征，授东宫直阁。大通元年，攻魏萧城，拔之。仍破彭城别将郊仲，进攻拟山城，破其大都督刘属众二十万。进攻笼城，获马千余匹。又破其大将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、别将范思念、郑承宗等。仍攻厥固、张龙、子城，未拔，魏彭城守将杨目遣子孝邕率轻兵来援，钦逆击走之。又破谯州刺史刘海游，还拔厥固，收其家口。杨目又遣都督范思念、别将曹龙牙数万众来援，钦与战，于阵斩龙牙，传首京师。

又假钦节，都督衡州三郡兵，讨桂阳、阳山、始兴叛蛮，至即平破之。封安怀县男，邑五百户。又破天漆蛮帅晚时得。会衡州刺史元庆和为桂阳人严容所围，遣使告急，钦往应援，破容罗溪，于是长乐诸洞一时平荡。又密敕钦向魏兴，经南郑，属魏将托跋胜寇襄阳，仍敕赴援。除持节、督南梁、南、北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光烈将军、平西校尉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增封五百户，进爵为侯。破通生，擒行台元子礼、大将薛俊、张菩萨，魏梁州刺史元罗遂降，梁、汉底定。进号智武将军，增封二千户。俄改授持节、都督衡、桂二州诸军事、衡州刺史。

未及述职，魏遣都督董绍、张献攻围南郑，梁州刺史杜怀瑶请救。钦率所领援之，大破绍、献于高桥城，斩首三千余，绍、献奔退，追入斜谷，斩获略尽。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马二千匹，请结邻好。诏加散骑常侍，进号仁威将军，增封五百户，仍令述职。

经广州，因破俚帅陈文彻兄弟，并擒之。至衡州，进号平南将军，改封曲江县公，增邑五百户。在州有惠政，吏民诣阙请立碑颂德，诏许焉。征为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寻改授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既至任所，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厨人置药于食，钦中毒而卒，时年四十二。诏赠侍中、中卫将军，鼓吹一部。

子夏礼，侯景至历阳，率其部曲邀击景，兵败死之。

史臣曰：陈庆之、兰钦俱有将略，战胜攻取，盖颇、牧、卫、霍之亚欤。庆之警悟，早侍高祖，既预旧恩，加之谨肃，蝉冕组珮，亦一世之荣矣。

## 列传第二十七

王僧孺 张率 刘孝绰 王筠

王僧孺，字僧孺，东海郟人，魏卫将军肃八世孙。曾祖雅，晋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祖准，宋司徒左长史。

僧孺年五岁，读《孝经》，问授者此书所载述，曰：“论忠孝二事。”僧孺曰：“若尔，常愿读之。”六岁能属文，既长好学。家贫，常佣书以养母，所写既毕，讽诵亦通。

仕齐，起家王国左常侍、太学博士。尚书仆射王晏深相赏好。晏为丹阳尹，召补郡功曹，使僧孺撰《东宫新记》。迁大司马豫章王行参军，又兼太学博士。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，僧孺亦游焉。文惠太子闻其名，召入东宫，直崇明殿。欲拟为宫僚，文惠薨，不果。时王晏子德元出为晋安郡，以僧孺补郡丞，除候官令。建武初，有诏举士，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表荐秘书丞王暕及僧孺曰：“前候官令东海王僧孺，年三十五，理尚栖约，思致悟敏，既笔耕为养，亦佣书成学。至乃照萤映雪，编蒲缉柳，先言往行，人物雅俗，甘泉遗仪，南宫故事，画地成图，抵掌可述；岂直鼯鼠有必对之辩，竹书无落简之谬，访对不休，质疑斯在。”除尚书仪曹郎，迁治书侍御史，出为钱唐令。

初，僧孺与乐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，以文学友会，及是将

之县，昉赠诗，其略曰：“惟子见知，惟余知子。观行视言，要终犹始。敬之重之，如兰如芷。形应影随，曩行今止。百行之首，立人斯著。子之有之，谁毁谁誉。修名既立，老至何遽。谁其执鞭，吾为子御。刘《略》班《艺》，虞《志》荀《录》，伊昔有怀，交相欣助。下帷无倦，升高有属。嘉尔晨灯，惜余夜烛。”其为士友推重如此。

天监初，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，待诏文德省。寻出为南海太守。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，外国贾人以通货易。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，又买而即卖，其利数倍，历政以为常。僧孺乃叹曰：“昔人为蜀部长史，终身无蜀物，吾欲遗子孙者，不在越装。”并无所取。视事期月，有诏征还，郡民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，不许。既至，拜中书郎、领著作，复直文德省，撰《中表簿》及《起居注》。迁尚书左丞，领著作如故。俄除游击将军，兼御史中丞。僧孺幼贫，其母鬻纱布以自业，尝携僧孺至市，道遇中丞卤簿，驱迫沟中。及是拜日，引驂清道，悲感不自胜。寻以公事降为云骑将军，兼职如故，顷之即真。是高祖制《春景明志诗》五百字，敕在朝之人沈约已下同作，高祖以僧孺诗为工。迁少府卿，出监吴郡。还除尚书吏部郎，参大选，请谒不行。

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，行府、州、国事。王典签汤道愍昵于王，用事府内，僧孺每裁抑之，道愍遂谤讼僧孺，逮诣南司。奉笺辞府曰：“下官不能避溺山隅，而正冠李下，既貽疵辱，方致徽绳，解策收簪，且归初服。窃以董生伟器，止相骄王；贾子上才，爰傅卑土。下官生年有值，谬仰清尘，假翼西雍，窃步东阁，多惭袷服，取乱长裾，高榻相望，直居坐右，长阶如画，独在僚端。借其从容之词，假以宽和之色，恩礼远过申、白，荣望多厕应、徐。厚德难逢，小人易说。方谓离肠陨首，

不足以报一言；露胆披诚，何能以酬屡顾。宁谓尉罗裁举，微禽先落；阖闾始吹，细草仍坠。一辞九畹，方去五云。纵天网是漏，圣恩可恃，亦复孰寄心骸，何施眉目。方当横潭乱海，就鱼鳖而为群；披榛扞树，从虺蛇而相伍。岂复仰听金声，式瞻玉色。顾步高轩，悲如霰委；踟蹰下席，泪若纆縻。”

僧孺坐免官，久之不调。友人庐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，乃致书于炯，以见其意。曰：

近别之后，将隔暄寒，思子为劳，未能忘弭。昔李叟入秦，梁生适越，犹怀怅恨，且或吟谣；况歧路之日，将离严网，辞无可怜，罪有不测。盖画地刻木，昔人所恶，丛棘既累，于何可闻，所以握手恋恋，离别珍重。弟爱同邹季，淫淫承睫，吾犹复抗手分背，羞学妇人。素钟肇节，金飏戒序，起居无恙，动静履宜。子云笔札，元瑜书记，信用既然，可乐为甚。且使目明，能祛首疾。甚善甚善。

吾无昔人之才而有其病，癡眩屡动，消渴频增。委化任期，故不复呼医饮药。但恨一旦离大辱，蹈明科，去皎皎而非自污，抱郁结而无谁告。丁年蓄积，与此销亡，徒窃高价厚名，横叨公器人爵，智能无所报，筋力未之酬，所以悲至抚膺，泣尽而继之以血。

顾惟不肖，文质无所底，盖困于衣食，迫于饥寒，依隐易农，所志不过钟庾。久为尺板斗食之吏，以从皂衣黑绶之役，非有奇才绝学，雄略高谋，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，动一议可以固邦兴国。全璧归赵，飞矢救燕，偃息籓魏，甘卧安郢，脑日逐，髓月支，拥十万而横行，提五千而深入，将能执圭裂壤，功勒景钟，锦绣为衣，殊丹被鞞，斯大丈夫之志，非吾曹之所能及已。直以章句小才，虫篆末艺，含吐缃缥之上，翩跹樽俎之侧，委曲同之针缕，繁碎譬之米盐，孰致显荣，何能至到。

加性疏涩，拙于进取，未尝去来许、史，遨游梁、冀，俯首胁肩，先意承旨。是以三叶靡遘，不与运并，十年未徙，孰非能薄。及除旧布新，清暑方旦，抱乐衔图，讼讟有主，而犹限一吏于岑石，隔千里于泉亭，不得奉板中涓，预衣裳之会，提戈后劲，厕龙豹之谋。及其投劾归来，恩均旧隶，升文石，登玉陛，一见而降颜色，再睹而接话言，非藉左右之容，无劳群公之助。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，笥饷卮酒之早识，一旦陪武帐，仰文陛，备聃、佚之柱下，充严、殊之席上，入班九棘，出专千里，据操撮之雄官，参人伦之显职，虽古之爵人不次，取士无名，未有躡影追风，奔骤之若此者也。

盖基薄墙高，途遥力蹶，倾蹶必然，颠匍可俟。竟以福过灾生，人指鬼瞰，将均宥器，有验倾卮，是以不能早从曲影，遂乃取疑邪径。故司隶懍懍，思得应弦，譬县厨之兽，如离缴之鸟，将充庖鼎，以饵鹰鹞。虽事异钻皮，文非刺骨，犹复因兹舌杪，成此笔端，上可以投畀北方，次可以论输左校，变为丹赭，充彼舂薪。幸圣主留善贷之德，纾好生之施，解网祝禽，下车泣罪，愍兹 诟，怜其馘觫，加肉朽腐，布叶枯株，辍薪止火，得不销烂。所谓还魂斗极，追气泰山，止复除名为民，幅巾家巷，此五十年之后，人君之赐焉。木石感阴阳，犬马识厚薄，员首方足，孰不戴天？而窃自有悲者，盖士无贤不肖，在朝见嫉；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。家贫，无苞苴可以事朋类，恶其乡原，耻彼戚施，何以从人，何以徇物？外无奔走之友，内乏强近之亲。是以构市之徒，随相媒孽。及一朝捐弃，以快怨者之心，吁！可悲矣。

盖先贵后贱，古富今贫，季伦所以发此哀音，雍门所以和其悲曲。又迫以严秋杀气，具物多悲，长夜展转，百忧俱至。况复霜销草色，风摇树影。寒虫夕叫，合轻重而同悲；秋叶晚

伤，杂黄紫而俱坠。蜘蛛络幕，熠熠争飞，故无车辙马声，何闻鸣鸡吠犬。俯眉事妻子，举手谢宾游。方与飞走为邻，永用蓬蒿自没。忤其长息，忽不觉生之为重。素无一廛之田，而有数口之累。岂曰匏而不食，方当长为佣保，糊口寄身，溘死沟渠，以实蝼蚁。悲夫！岂复得与二三士友，抱接膝之欢，履足差肩，摘绮縠之清文，谈希微之道德。唯吴冯之遇夏馥，范彘之值孔嵩，愍其留赁，怜此行乞耳。傥不以垢累，时存寸札，则虽先犬马，犹松乔焉。去矣何生，高树芳烈。裁书代面，笔泪俱下。

久之，起为安西成王参军，累迁镇右始兴王中记室，北中郎南康王谘议参军，入直西省，知撰谱事。普通三年，卒，时年五十八。

僧孺好坟籍，聚书至万余卷，率多异本，与沈约、任昉家书相埒。少笃志精力，于书无所不睹。其文丽逸，多用新事，人所未见者，世重其富。僧孺集《十八州谱》七百一十卷，《百家谱集》十五卷，《东南谱集抄》十卷，文集三十卷，《两台弹事》不入集内为五卷，及《东宫新记》，并行于世。

张率，字士简，吴郡吴人。祖永，宋右光禄大夫。父瑰，齐世显贵，归老乡邑，天监初，授右光禄，加给事中。率年十二，能属文，常日限为诗一篇，稍进作赋颂，至年十六，向二千许首。齐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，召迎主簿，不就。起家著作佐郎。建武三年，举秀才，除太子舍人。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，常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，适值任昉在焉，约乃谓昉曰：“此二子后进才秀，皆南金也，卿可与定交。”由此与昉友善。迁尚书殿中郎。出为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，以疾不就。久之，除太子洗马。高祖霸府建，引为相国主簿。天监初，临川王已下并置友、学。以率为鄱阳王友，迁司徒谢朓掾，直文德待诏省。

敕使抄乙部书，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，勒成百卷。使工书人琅邪王深、吴郡范怀约、褚洵等缮写，以给后宫。率又为《待诏赋》奏之，甚见称赏。手敕答曰：“省赋殊佳。相如工而不敏，枚皋速而不工，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。”又侍宴赋诗，高祖乃别赐率诗曰：“东南有才子，故能服官政。余虽惭古昔，得人今为盛。”率奉诏往返数首。其年，迁秘书丞，引见玉衡殿。高祖曰：“秘书丞天下清官，东南青望未有为之者，今以相处，足为卿誉。”其恩遇如此。

四年三月，禊饮华光殿。其日，河南国献舞马，诏率赋之，曰：

臣闻“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。”故《礼》称骊驪，《诗》诵骊骆。先景遗风之美，世所得闻；吐图腾光之异，有时而出。洎我大梁，光有区夏，广运自中，灵照无外，日入之所，浮琛委贄，风被之域，越险效珍，軫服乌号之骏，簪駮豢龙之名。而河南又献赤龙驹，有奇貌绝足，能拜善舞。天子异之，使臣作赋，曰：

维梁受命四载，元符既臻，协律之事具举，胶庠之教必陈，檀輿之用已偃，玉辂之御方巡。考帝文而率通，披皇图以大观。庆惟道而必先，灵匪圣其谁贄。见河龙之瑞唐，矚天马之祯汉。既叶符而比德，且同条而共贯。询国美于斯今，迈皇王于曩昔。散大明以烛幽，扬义声而远斥。固施之于不穷，谅无所乎朝夕。并承流以请吏，咸向风而率职。纳奇贡于绝区，致龙媒于殊域。伊况古而赤文，爰在兹而殊翼。既效德于炎运，亦表祥于尚色。资皎月而载生，祖河房而挺授。种北唐之绝类，嗣西宛之鸿胄。禀妙足而逸伦，有殊姿而特茂。善环旋于芥夏，知蹈飘于金奏。超六种于周闲，逾八品于汉厩。伊自然之有质，宁改观于肥瘦。岂徒服阜而养安，与进驾以驰骤。尔其挟尺县凿之辨，附蝉伏

兔之别，十形五观之姿，三毛八肉之势，臣何得而称焉，固已详于前制。

徒观其神爽，视其豪异，轶跨野而忽逾轮，齐秀麒而并未驷。贬代盘而陋小华，越定单而少天骥。信无等于漏面，孰有取于决鼻。可以迹章、亥之所未游，逾禹、益之所未至。将不得而屈指，亦何暇以理辔。若迹遍而忘反，非我皇之所事。方润色于前古，邈深文而储思。

既而机事多暇，青春未移。时惟上巳，美景在斯。遵镐饮之故实，陈洛宴之旧仪。漕伊川而分派，引激水以回池。集国良于民俊，列树茂于皇枝。纷高冠以连衽，锵鸣玉而肩随。清辇道于上林，肃华台之金座。望发色于绿苞，伫流芬于紫褰。听磬寔之毕举，聆《韶》《夏》之咸播。承六奏之既阕，及九变之已成。均仪禽于唐序，同舞兽于虞庭。怀夏后之九代，想陈王之紫骝。乃命涓人，效良骏，经周卫，入钩陈。言右牵之已来，宁执朴而后进。既倾首于律同，又蹀足于鼓振。擢龙首，回鹿躯，睨两镜，蹙双鳧。既就场而雅拜，时赴曲而徐趋。敏躁中于促节，捷繁外于惊桴。骐行骥动，虎发龙骧；雀跃燕集，鹄引鳧翔。妍七盘之绰约，陵九剑之抑扬。岂借仪于榆袂，宁假器于髦皇。婉脊投颂，俯膺合雅。露沫歎红，沾汗流赭。乃却走于集灵，驯惠养于豊夏。郁风雷之壮心，思展足于南野。

若彼符瑞之富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业，搢绅群后，诚希末光，天子深穆为度，未之访也。何则？进让殊事，岂非帝者之弥文哉。今四卫外封，五岳内郡，宜弘下禅之规，增上封之训，背清都而日行，指云郊而玄运。将绝尘而弭辙，类飞鸟与馭驴。总三才而驱骛，按五御而超摅。翳卿云于华盖，翼条风于属车。无逸御于玉辂，不泛驾于金舆。饰中岳之绝轨，营奉高之旧墟。训厚况于人神，弘施育于黎献。垂景炎于长世，集繁祉于斯万，

在庸臣之方刚，有从军之大愿。必自兹而展采，将同异于庖燂。悼长卿之遗书，悯周南之留恨。

时与到洽、周兴嗣同奉诏为赋，高祖以率及兴嗣为工。

其年，父忧去职。其父侍妓数十人，善讴者有色貌，邑子仪曹郎顾玩之求娉焉，讴者不愿，遂出家为尼。尝因斋会率宅，玩之乃飞书言与率奸，南司以事奏闻，高祖惜其才，寝其奏，然犹致世论焉。

服阕后，久之不仕。七年，敕召出，除中权建安王中记室参军，预长名问讯，不限日。俄有敕直寿光省，治丙丁部书抄。八年，晋安王戍石头，以率为云麾中记室。王迁南兖州，转宣毅谘议参军，并兼记室。王还都，率除中书侍郎。十三年，王为荆州，复以率为宣惠谘议，领江陵令。王为江州，以谘议领记室，出监豫章、临川郡。率在府十年，恩礼甚笃。还除太子仆，累迁招远将军、司徒右长史、扬州别驾。

率虽历居职务，未尝留心簿领，及为别驾奏事，高祖览牒问之，并无对，但奉答云“事在牒中”。高祖不悦。俄迁太子家令，与中庶子陆倕、仆射刘孝绰对掌东宫管记，迁黄门侍郎。出为新安太守，秩满还都，未至，丁所生母忧。大通元年，服未阕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昭明太子遣使赠赙，与晋安王纲令曰：“近张新安又致故。其人才笔弘雅，亦足嗟惜。随弟府朝，东西日久，尤当伤怀也。比人物零落，特可潜慨，属有今信，乃复及之。”

率嗜酒，事事宽恕，于家务尤忘怀。在新安，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吴宅，既至，遂耗太半。率问其故，答曰：“雀鼠耗也。”率笑而言曰：“壮哉雀鼠。”竟不研问。少好属文，而《七略》及《艺文志》所载诗赋，今亡其文者，并补作之。所著《文衡》十五卷，文集三十卷，行于世。子长公嗣。

刘孝绰，字孝绰，彭城人，本名冉。祖勳，宋司空忠昭公。父绘，齐大司马霸府从事中郎。孝绰幼聪敏，七岁能属文。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，常与同载适亲友，号曰神童。融每言曰：“天下文章，若无我当归阿士。”阿士，孝绰小字也。绘，齐世掌诏诰。孝绰年未志学，绘常使代草之。父党沈约、任昉、范云等闻其名，并命驾先造焉，昉尤相赏好。范云年长绘十余岁，其子孝才与孝绰年并十四五，及云遇孝绰，便申伯季，乃命孝才拜之。天监初，起家著作佐郎，为《归沐诗》以赠任昉，昉报章曰：“彼美洛阳子，投我怀秋作。诘慰耄嗟人，徒深老夫托。直史兼褒贬，辖司专疾恶。九折多美疹，匪报庶良药。子其崇锋颖，春耕励秋获。”其为名流所重如此。

迁太子舍人，俄以本官兼尚书水部郎，奉启陈谢，手敕答曰：“美锦未可便制，簿领亦宜稍习。”顷之即真。高祖雅好虫篆，时因宴幸，命沈约、任昉等言志赋诗，孝绰亦见引。尝侍宴，于坐为诗七首，高祖览其文，篇篇嗟赏，由是朝野改观焉。

寻有敕知青、北徐、南徐三州事，出为平南安成王记室，随府之镇。寻补太子洗马，迁尚书金部侍郎，复为太子洗马，掌东宫管记。出为上虞令，迁除秘书丞。高祖谓舍人周舍曰：“第一官当用第一人。”故以孝绰居此职。公事免。寻复除秘书丞，出为镇南安成王谘议，入以事免。起为安西记室，累迁安西骠骑谘议参军，敕权知司徒右长史事，迁太府卿、太子仆，复掌东宫管记。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，孝绰与陈郡殷芸、吴郡陆倕、琅邪王筠、彭城到洽等，同见宾礼。太子起乐贤堂，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。太子文章繁富，群才咸欲撰录，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。迁员外散骑常侍，兼廷尉卿，顷之即真。

初，孝绰与到洽友善，同游东宫。孝绰自以才优于洽，每

于宴坐，嗤鄙其文，洽衔之。及孝绰为廷尉卿，携妾入官府，其母犹停私宅。洽寻为御史中丞，遣令史案其事，遂劾奏之，云：“携少妹于华省，弃老母于下宅。”高祖为隐其恶，改“妹”为“姝”。坐免官。孝绰诸弟，时随籓皆在荆、雍，乃与书论共治不平者十事，其辞皆鄙到氏。又写别本封呈东宫，昭明太子命焚之，不开视也。

时世祖出为荆州，至镇，与孝绰书曰：“君屏居多暇，差得肆意典坟，吟咏情性，比复稀数古人，不以委约而能不伎痒；且虞卿、史迁由斯而作，想摛属之兴，益当不少。洛地纸贵，京师名动，彼此一时，何其盛也。近在道务闲，微得点翰，虽无纪行之作，颇有怀旧之篇。至此已来，众诸屑役。小生之诋，恐取辱于庐江；遮道之奸，虑兴谋于从事。方且褰帷自厉，求瘼不休，笔墨之功，曾何暇豫。至于心乎爱矣，未尝有歇，思乐惠音，清风靡闻。譬夫梦想温玉，饥渴明珠，虽愧卞、随，犹为好事。新有所制，想能示之。勿等清虑，徒虚其请。无由赏悉，遣此代怀。数路计行，迟还芳札。”孝绰答曰：“伏承自辞皇邑，爰至荆台，未劳刺举，且摛高丽。近虽预观尺锦，而不睹全玉。昔临淄词赋，悉与杨修，未殫宝笥，顾惭先哲。渚宫旧俗，朝衣多故，李固之荐二邦，徐珍之奏七邑，威怀之道，兼而有之。当欲使金石流功，耻用翰墨垂迹。虽乖知二，偶达圣心。爰自退居素里，却扫穷闲，比杨伦之不出，譬张摯之杜门。昔赵卿穷愁，肆言得失；汉臣郁志，广叙盛衰。彼此一时，拟非其匹。窃以文豹何辜，以文为罪。由此而谈，又何容易。故韬翰吮墨，多历寒暑，既阙子幼南山之歌，又微敬通渭水之赋，无以自同献笑，少酬褒诱。且才乖体物，不拟作于玄根；事殊宿诺，宁贻惧于殊亥。顾已反躬，载怀累息。但瞻言汉广，邈若天涯，区区一心，分宵九逝。殿下降情白屋，存

问相寻，食椹怀音，矧伊人矣。”

孝绰免职后，高祖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，每朝宴常引与焉，及高祖为《籍田诗》，又使勉先示孝绰。时奉诏作者数十人，高祖以孝绰尤工，即日有敕，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。启谢曰：“臣不能衔珠避颠，倾柯卫足，以兹疏幸，与物多忤。兼逢匿怨之友，遂居司隶之官，交构是非，用成萋斐。日月昭回，俯明枉直。狱书每御，辄鉴蒋济之冤；炙发见明，非关陈正之辩。遂漏斯密网，免彼严棘，得使还同士伍，比屋唐民，生死肉骨，岂侔其施。臣诚无识，孰不戴天。疏远亩隲，绝望高阙，而降其接引，优以旨喻，于臣微物，足为荣陨。况刚条落叶，忽沾云露；周行所置，复齿盛流。但雕朽朽粪，徒成延奖；捕影系风，终无效答。”又启谢东宫曰：“臣闻之，先圣以‘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’。岂非孤特则积毁所归，比周则积誉斯信？知好恶之间，必待明鉴。故晏婴再为阿宰，而前毁后誉。后誉出于阿意，前毁由于直道。是以一犬所噬，旨酒贸其甘酸；一手所摇，嘉树变其生死。又邹阳有言，士无贤愚，入朝见嫉。至若臧文之下展季，靳尚之放灵均，绛侯之排贾生，平津之陷主父，自兹厥后，其徒实繁。曲笔短辞，不暇殫述，寸管所窥，常由切齿。殿下海道观书，俯同好学，前载枉直，备该神览。臣昔因立侍，亲承绪言，飘风贝锦，譬彼谗慝，圣旨殷勤，深以为叹。臣资愚履直，不能杜渐防微，曾未几何，逢讫罹难。虽吹毛洗垢，在朝而同嗟；而严文峻法，肆奸其必奏。不顾卖友，志欲要君，自非上帝运超己之光，昭陵阳之虐，舞文虚谤，不取信于宸明，在縲婴纆，幸得蠲于庸暗。裁下免黜之书，仍颁朝会之旨。小人未识通方，絜马悬车，息绝朝覲。方愿灭影销声，遂移林谷。不悟天听罔已，造次必彰，不以距违见疵，复使引籍云陛。降宽和之色，垂布帛之言，

形之千载，所蒙已厚；况乃恩等特召，荣同起家，望古自惟，弥觉多忝。但未渝丹石，永藏轮轨，相彼工言，构兹媒譏。且款冬而生，已凋柯叶，空延德泽，无谢阳春。”

后为太子仆，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安西湘东王谘议参军，迁黄门侍郎，尚书吏部郎，坐受人绢一束，为饷者所讼，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。顷之，迁秘书监。大同五年，卒官，时年五十九。

孝绰少有盛名，而仗气负才，多所陵忽，有不合意，极言诋訾。领军臧盾、太府卿沈僧杲等，并被时遇，孝绰尤轻之。每于朝集会同处，公卿间无所与语，反呼驺卒访道途间事，由此多忤于物。

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，世重其文，每作一篇，朝成暮遍，好事者咸讽诵传写，流闻绝域。文集数十万言，行于世。

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，当时有七十人，并能属文，近古未之有也。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、吴郡张岷、东海徐悱，并有才学；悱妻文尤清拔。悱，仆射徐勉子，为晋安郡，卒，丧还京师，妻为祭文，辞甚亾妻怆。勉本欲为哀文，既睹此文，于是阁笔。

孝绰子谅，字求信。少好学，有文才，尤博悉晋代故事，时人号曰“皮里晋书”。历官著作佐郎，太子舍人，王府主簿，功曹史，中城王记室参军。

王筠，字元礼，一字德柔，琅邪临沂人。祖僧虔，齐司空简穆公。父楫，太中大夫。筠幼警寤，七岁能属文。年十六，为《芍药赋》，甚美。及长，清静好学，与从兄泰齐名。陈郡谢览，览弟举，亦有重誉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谢有览举，王有养炬。”炬是泰，养即筠，并小字也。

起家中军临川王行参军，迁太子舍人，除尚书殿中郎。王

氏过江以来，未有居郎署者，或劝逡巡不就，筠曰：“陆平原东南之秀，王文度独步江东，吾得比踪昔人，何所多恨。”乃欣然就职。尚书令沈约，当世辞宗，每见筠文，咨嗟吟咏，以为不逮也。尝谓筠：“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：‘王公之孙也，吾家书籍，悉当相与。’仆虽不敏，请附斯言。自谢朓诸贤零落已后，平生意好，殆将都绝，不谓疲暮，复逢于君。”约于郊居宅造阁斋，筠为草木十咏，书之于壁，皆直写文词，不加篇题。约谓人云：“此诗指物呈形，无假题署。”约制《郊居赋》，构思积时，犹未都毕，乃要筠示其草，筠读至“雌霓连蜷”，约抚掌欣抃曰：“仆尝恐人呼为霓。”次至“坠石砸星”，及“冰悬坎而带坻”。筠皆击节称赞。约曰：“知音者希，真赏殆绝，所以相要，政在此数句耳。”筠又尝为诗呈约，即报书云：“览所示诗，实为丽则，声和被纸，光影盈字。夔、牙接响，顾有余惭；孔翠群翔，岂不多愧。古情拙目，每伫新奇，烂然总至，权舆已尽。会昌昭发，兰挥玉振，克谐之义，宁比笙簧。思力所该，一至于此，叹服吟研，周流忘念。昔时幼壮，颇爱斯文，含咀之间，倏焉疲暮。不及后进，诚非一人，擅美推能，实归吾子。迟比闲日，清觐乃申。”筠为文能压强韵，每公宴并作，辞必妍美。约常从容启高祖曰：“晚来名家，唯见王筠独步。”

累迁太子洗马，中舍人，并掌东宫管记。昭明太子爱文学士，常与筠及刘孝绰、陆倕、到洽、殷芸等游宴玄圃，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：“所谓左把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”其见重如此。筠又与殷芸以方雅见礼焉。出为丹阳尹丞、北中郎谘议参军，迁中书郎。奉敕制《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》，词甚丽逸。又敕撰《中书表奏》三十卷，及所上赋颂，都为一集。俄兼宁远湘东王长史，行府、国、郡事。除太子家令，复掌管

记。

普通元年，以母忧去职。筠有孝性，毁瘠过礼，服阕后，疾废久之。六年，除尚书吏部郎，迁太子中庶子，领羽林监，又改领步兵。中大通二年，迁司徒左长史。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敕为哀策文，复见嗟赏。寻出为贞威将军、临海太守，在郡被讼，不调累年。大同初，起为云麾豫章王长史，迁秘书监。五年，除太府卿。明年，迁度支尚书。中大同元年，出为明威将军、永嘉太守，以疾固辞，徙为光禄大夫，俄迁云骑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太清二年，侯景寇逼，筠时不入城。明年，太宗即位，为太子詹事。筠旧宅先为贼所焚，乃寓居国子祭酒萧子云宅，夜忽有盗攻之，惊惧坠井卒，时年六十九。家人十余人同遇害。

筠状貌寝小，长不满六尺。性弘厚，不以艺能高人，而少擅才名，与刘孝绰见重当世。其自序曰：“余少好书，老而弥笃。虽偶见瞥观，皆即疏记，后重省览，欢兴弥深，习与性成，不觉笔倦。自年十三四，齐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，四十载矣。幼年读《五经》，皆七八十遍。爱《左氏春秋》，吟讽常为口实，广略去取，凡三过五抄。余经及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本草》并再抄。子史诸集皆一遍。未尝倩人假手，并躬自抄录，大小百余卷。不足传之好事，盖以备遗忘而已。”又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：“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，并累世有文才，所以范蔚宗云崔氏‘世擅雕龙’。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；非有七叶之中，名德重光，爵位相继，人人有集，如吾门世者也。沈少傅约语人云：‘吾少好百家之言，身为四代之史，自开辟已来，未有爵位蝉联，文才相继，如王氏之盛者也。’汝等仰观堂构，思各努力。”筠自撰其文章，以一官为一集，自洗马、中书、中庶子、吏部佐、临海、

太府各十卷，《尚书》三十卷，凡一百卷，行于世。

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王僧孺之巨学，刘孝绰之词藻，主非不好也，才非不用也，其拾青紫，取极贵，何难哉！而孝绰不拘言行，自蹶身名，徒郁抑当年，非不遇也。

## 列传第二十八

### 张缅 弟缵、绾

张缅，字元长，车骑将军弘策子也。年数岁，外祖中山刘仲德异之，尝曰：“此儿非常器，为张氏宝也。”齐永元末，义师起，弘策从高祖入伐，留缅襄阳，年始十岁，每闻军有胜负，忧喜形于颜色。天监元年，弘策任卫尉卿，为妖贼所害，缅痛父之酷，丧过于礼，高祖遣戒喻之。服阕，袭洮阳县侯，召补国子生。起家秘书郎，出为淮南太守，时年十八。高祖疑其年少未闲吏事，乃遣主书封取郡曹文案，见其断决允惬，甚称赏之。还除太子舍人、云麾外兵参军。缅少勤学，自课读书，手不辍卷，尤明后汉及晋代众家。客有执卷质缅者，随问便对，略无遗失。殿中郎缺，高祖谓徐勉曰：“此曹旧用文学，且居鹓行之首，宜详择其人。”勉举缅充选。顷之，出为武陵太守，还拜太子洗马，中舍人。缅母刘氏，以父没家贫，葬礼有阙，遂终身不居正室，不随子入官府。缅在郡所得禄俸不敢用，乃至妻子不易衣裳，及还都，并供其母赈赡亲属，虽累载所畜，一朝随尽，缅私室常阒然如贫素者。累迁北中郎谘议参军、宁远长史。出为豫章内史。缅为政任恩惠，不设钩距，吏人化其德，亦不敢欺，故老咸云“数十年未之有也”。

大通元年，征为司徒左长史，以疾不拜，改为太子中庶子，

领羽林监。俄迁御史中丞，坐收捕人与外国使斗，左降黄门郎，兼领先职，俄复为真。缅居宪司，推绳无所顾望，号为劲直。高祖乃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，以励当官。中太通三年，迁侍中，未拜，卒，时年四十二。诏赠侍中，加贞威将军，侯如故。赙钱五万，布五十匹。高祖举哀。昭明太子亦往临哭，与缅弟缵书曰：“贤兄学业该通，莅事明敏，虽倚相之读坟典，郗毅之敦《诗》《书》，惟今望古，蔑以斯过。自列宫朝，二纪将及，义惟僚属，情实亲友。文筵讲席，朝游夕宴，何曾不同兹胜赏，共此言寄。如何长谢，奄然不追！且年甫强仕，方申才力，摧苗落颖，弥可伤惋。念天伦素睦，一旦相失，如何可言。言及增哽，嶮笔无次。”

缅性爱坟籍，聚书至万余卷。抄《后汉》、《晋书》，众家异同，为《后汉纪》四十卷，《晋抄》三十卷。又抄《江左集》，未及成。文集五卷。子傅嗣。

缵字伯绪，缅第三弟也，出后从伯弘籍。弘籍，高祖舅也，梁初赠廷尉卿。缵年十一，尚高祖第四女富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封利亭侯，召补国子生。起家秘书郎，时年十七。身長七尺四寸，眉目疏朗，神采爽发。高祖异之，尝曰：“张壮武云‘后八叶有逮吾者’，其此子乎？”缵好学，兄缅有书万余卷，昼夜披读，殆不辍手。秘书郎有四员，宋、齐以来，为甲族起家之选，待次入补，其居职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。缵固求不徙，欲遍观阁内图籍。尝执四部书目曰：“若读此毕，乃可言优仕矣。”如此数载，方迁太子舍人，转洗马、中舍人，并掌管记。

缵与琅邪王锡齐名。普通初，魏遣彭城人刘善明诣京师请和，求识缵。缵时年二十三，善明见而嗟服。累迁太尉谘议参军，尚书吏部郎，俄为长史兼侍中，时人以为早达。河东裴子野曰：“张吏部在喉舌之任，已恨其晚矣。”子野性旷达，自

云“年出三十，不复诣人。”初未与缵遇，便虚相推重，因为忘年之交。

大通元年，出为宁远华容公长史，行琅邪、彭城二郡国事。二年，仍迁华容公北中郎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加贞威将军，行府州事。三年，入为度支尚书，母忧去职。服阕，出为吴兴太守。缵治郡，省烦苛，务清静，民吏便之。大同二年，征为吏部尚书。缵居选，其后门寒素，有一介皆见引拔，不为贵要屈意，人士翕然称之。

五年，高祖手诏曰：“缵外氏英华，朝中领袖，司空以后，名冠范阳。可尚书仆射。”初，缵与参掌何敬容意趣不协，敬容居权轴，宾客辐凑，有过诣缵者，辄距不前，曰：“吾不能对何敬容残客。”及是迁，为表曰：“自出守股肱，入尸衡尺，可以仰首伸眉，论列是非者矣。而寸衿所滞，近蔽耳目，深浅清浊，岂有能预。加以矫心饰貌，酷非所闲，不喜俗人，与之共事。”此言以指敬容也。缵在职，议南郊御乘素鞶，适古今之衷；又议印绶官备朝服，宜并著绶，时并施行。

九年，迁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未拜，改为使持节、都督湘、桂、东宁三州诸军事、湘州刺史。述职经途，乃作《南征赋》。其词曰：

岁次娵訾，月惟中吕，余谒帝于承明，将述职于南楚。忽中川而反顾，怀旧乡而延伫；路漫漫以无端，情容容而莫与。乃弭节叹曰：人之寓于宇宙也，何异夫栖蜗之争战，附蚋之游禽。而盈虚倚伏，俯仰浮沉，矜荣华于尺影，总万虑于寸阴。彼忘机于粹日，乃圣达之明箴。妙品物于贞观，曾何足而系心。抚余躬之末迹，属兴王之盛世；蒙三栞之休宠，荷通家之渥惠。登石渠之三阁，典校文乎六艺。振长纓于承华，眷储皇之上睿。居衔觴而接席，出方舟以同济。彼华坊与禁苑，常宵盘而昼憩。

思德音其在耳，若清尘之未逝。经二纪以及兹，悲明离之永翳。惟平生之褊能，实有志于栖息。惭灭没之千里，谢韩哀于八极。如蓑裘之代用，譬轮辕之曲直。愧周任之清规，谅无取于陈力。逢濯纓之嘉运，遇井汲之明时。怀君恩而未答，顾灵琐而依迟。总端揆以居副，长庶僚而称师。犹深泉之短绠，若高墉而无基。伊吾人之罪薄，岂斯满之能持。奉皇命以奏举，方驱传于衡疑。遵夕宿以言迈，戒晨装而永辞。行摇摇于南逝，心眷眷而西悲。

尔乃横济牵牛，傍瞻雉库；前观隐脉，却视云布。追晋氏之启戎，覆中州之鼎祚。鞠三川于茂草，沾两京于朝露。故黄旗紫盖，运在震方；金陵之兆，允符厥祥。及归命之衔璧，爰献玺于武王；启中兴之英主，宣十世而重光。观其内招人望，外攘干纪；草创江南，缔构基址，岂徒能布其德，主晋有祀，《云汉》作诗，《斯干》见美而已哉！乃得正朔相承，于兹四代；多历年所，二百余载。割疆场于华戎，拯生灵于宇内；不被发而左衽，翊明德其是赉。次临沧之层巘，寻叔宝之旧埏；蕴珠玉之余润，昭罗绮之遗妍。怀若人之远理，岂喜愠其能迁。虽魂埋于百世，犹映澈于九泉。经法王之梵宇，睹因时之或跃；从四海之宅心，故取乱而诛虐。在苍精之将季，剪洪柯以销落；既观蝎而逞刑，又施兽而为谗。候高燧以巧笑，俟长星而欢噓。何慄慄之黔首，思假命其无托。信人欲而天从，爰物睹而圣作。

我皇帝膺箒受图，聪明神武，乘衅而运，席卷三楚。师克在和，仁义必取；形犹积决，应若飏举。于是殪桑林之封豨，缴青丘之大风，戢干戈以耀德，肆《时夏》而成功。放流声于郑、卫，屏艳质于倾宫；配轩皇以迈迹，岂商、周之比隆。化致长平，于兹四纪；六夷膜拜，八蛮同轨。教穆于上庠，冤申于大理；显三光之照烛，降五灵之休祉。谅殊功于百王，固无得而称矣。

溯金牛之迅渚，睹灵山之雄壮，实江南之丘墟，平云霄而竦状。标素岭乎青壁，葺赫文于翠嶂；跳巨石以惊湍，批冲岩而骇浪。铲千寻之峭岸，巘万流之大壑；隐日月以蔽亏，抟风烟而回薄。崖映川而晃朗，水腾光而倏烁；积霜霰之往还，鼓波涛之前却。下流沫以洊险，上岑峯而将落；闻知命之是虞，故违风而靡托。讯会骸之诡状，云怒特之来奔。及渔人之垂饵，沉潜锁于洪源。鉴幽涂于忠武，驰四马之高轩。不语神以征怪，情存之而勿论。晒姑孰之旧朔，访遗迹兮宣武；挟仲谋之雄气，朝委裘而作辅。历祖宗之明君，犹负芒于盛主；势倾河以覆岱，威回天而震宇。虽明允之笃诚，在伊、稷而未举；矧有功而无志，岂季叶其能处。惧貽笑于文、景，忧象贤之覆餗；虽苞蘖以代兴，终夷宗而殄族。彼儋石之赢储，尚邀之而俟福；况神明之大宝，乃暗干于天禄。造扃键之候司，发传书于关尉；据菟辕乎伊洛，守衡津于河渭。无矫且以招宾，阙捐繻而待贵。宾祇敬于王典，怀鞠躬而屏气。惟函谷之襟带，疑武库之精兵。采风谣于往昔，闻乳虎于宁成。在当今而简易，止讥鉴其奸情；陋文仲之废职，鄙郟门之食征。

于是近睇赭岑，遥瞻鹄岸，岛屿苍茫，风云萧散。属时雨之新晴，观百川之浩泮；水泓澄以暗夕，山参差而辨旦。忽临睨于故乡，眇江天其无畔；逆洄流而右阻，遵长薄而左贯。独向风以舒情，攀芳洲其谁玩。息铜山而系缆，访叔文之灵宇；得旧名而犹存，皆攒芜而积楚。想夫君之令问，实有声于前古；拯巴汉之废业，爰配名于邹鲁。辨山精以息讼，对祠星而寤主。每抚事以怀人，非末学其能睹。嘉梅根之孝女，尚乘肥于媵姬；嗟吴人之重辟，忧峻网于将贻。彼沈瓜而显义，指沧波而为期；此浮履以明节，赴丹沔其何疑。信理感而情悼，实卜妻悵于余悲；空沈吟以遐想，愧邯郸之妙词。望南陵以寓目，美牙门之

守志；当晋师之席卷，岂籓篱而不庇。携老弱于穷城，犹区区乎一篑。虽挈瓶之小善，实君子之所识。……是谓事人之礼。

入雷池之长浦，想恭、岱之芳尘；临鱼官以辍膳，践寒蒲之抽筠。又有生为令德，没为明神。或捐家事主，携手拜亲；或正身殉义，哀感市人。所以家称纯孝，国号能臣。扬清徽于上列，并异世而为邻。发晓渚而溯风，苦神吴之难习。岸曜舟而不进，水腾沙以惊急。天曢曢其垂阴，雨霏霏而来集；愍征夫之劳瘁，每攀帷而伫立。由江淹之派别，望彭汇之通津，涂未中乎及绛，日已盈于浹旬。

于是千流共归，万岭分状；倒影悬高，浮天泻壮。清江洗涤，平湖夷畅；翻光转彩，出没摇漾。岷山、嶓冢，悠远寂寥；青溢、赤岸，控汐引潮。望归云之蓊蓊，扬清风之飘飘；界飞流于翠薄，耿长虹于青霄。若夫灌莽川涯，层潭水府，游泳之所往还，喧鸣之所攒聚。群飞沙涨，掩薄草渚；奇甲异鳞，雕文粹羽。听寡鹤之偏鸣，闻孤鸿之慕侣；在客行而多思，独伤魂而卜妻楚。美中流之冲要，因习坎以守固。既固之而设险，又居之而务德。南通珠崖、夜郎，西款玉津、华墨。莫不内清奸宄，外弭苛慝，篱屏京师，事有均于齐德也。

眇匡岭以踌躇，想霞裳于云仞；流 亘娥之逸响，发王子之清韵。若夜光而可投，岂荣华之难揜。羨还丹其何术，伫一丸于来信。径遵途乎鄂渚，迹孙氏之霸基；陈利兵而蓄粟，抗十倍之锐师。在贤才之必用，宁推诚而忍欺；图富强以法立，属贞臣而日嬉。识徐基于江畔，云钓台之旧址；方战国之多虞，犹从容而宴喜。钦辅吴之忠谅，叹仲谋之虚己；处君臣而并得，良致霸其有以。伊文侯之雅望，诚一代之伟人；祗观书以心服，玉比德而誉均。遘时雄之应运，方协义以经纶；名既逼而愈赏，言虽闻而弥亲。惜勤王于延献，俾汉京之惟新；何天命其弗与，

悲盛业之未申。泛芦洲以延伫，闻伍员之所济；出怀珠而免仇，归投金以答惠。彼无求于万钟，唯长歌而鼓世；慨斯诚之未感，乃沈躯以明誓。空负恨其何追，徒临飡而先祭；及旋师于郑国，美邀福于来裔。入郢都而抵掌，壮天险之难窥；允分荆之胜略，成百代之良规。贾生方于指大，应侯譬之木披。所以居宗振末，强本弱枝，闻古今之通制，历盛衰而不移，可不谓然与，美经国之远体也。

酌忠言于城郢，播终古之芳猷；忘我躬之匪阅，顾社稷而怀忧。服庄王之高义，乃征名于夏州；耻蹊田之过罚，纳申叔之嘉谋。观巫臣之献箴，鉴《周书》以明喻；何自谋其多僻，要桑中而远赴。若葆申之诛丹，实匡君以成务；在两臣而优劣，居二主其并裕。临赤崖而慷慨，榷雄图于魏武；乘战胜以长驱，志吞吴而并楚。总八州之毅卒，期姑苏而振旅；时有便乎建瓴，事无留于萧斧。霸孙赫其霆奋，杖迈俗之英辅；裂宇宙而三分，诚决机乎一举。嗟玄德之矫矫，思兴复于旧京；招卧龙于当世，配管仲而称英。收散亡之余弱，结与国而连横，延五纪乎岷汉，绍四百于炎精。望巴丘以遭回，遵洞庭而敞恍，沉轻舟而不系，何灵胥之浩荡。眺君、褊之双峰，徒临风以增想；偿瑶觞而一酌，驾彩蛺而独往。

尔乃南奠衡、霍，北距沮、漳；包括沅、澧，汲引潇、湘。滌々长迈，漫漫回翔；荡云沃日，吐霞含光。青碧潭屿，万顷澄澈；绮兰从风，素沙被雪。杂云霞以舒卷，间河洲而断绝；回晓仄于中川，起长飏而半灭。税遗构之旧浦，瞻汨罗以陨泗；岂怀宝而迷邦，犹殷勤而一致。蕴芳华以褰积，非党人之所媚；合《小雅》之怨辞，兼《国风》之美志。譬弹冠而振衣，犹自别于泥滓；且杀身以成义，宁露才而扬己？悲先生之北辰，逢椒、兰之妒美；有骅骝而不驭，焉遑遑于千里。既践境以思人，

弥流连其无已。修行潦之薄荐，敢凭诚于沼沚。谒黄陵而展敬，奠瑶席乎川湄。具兰香以膏沐，怀椒糈而要之。延帝子于三后，降夔、龙于九疑。腾河灵之水驾，下太一之灵旗。抚安歌以会舞，疏缓节而依迟。日徘徊以将暮，情眇默而无辞。愠秦皇之巡幸，尤土壤以加戮；昧天道之无亲，勤望祀以祈福。将人怨而神怒，故飞川而荡谷；推冥理以归愆，遂刊山而赭木。

于是下车入部，班条理务，砥课庸薄，夕惕兢惧。存问长老，隐恤氓庶，奉宣皇恩，宽徭省赋。远哉盛乎，斯邦之旧也。有虞巡方以托终，夏后开图而疏决，太伯让嗣以来游，臣祈仙而齐洁。固是明王之尘轨，圣贤之踪辙也。若夫屈平《怀沙》之赋，贾子游湘之篇，史迁摛文以投吊，扬雄《反骚》而沉川。其风谣雅什，又是词人之所流连也。亦有仲宁、咸德，仍世相继，父子三台，缙衣改敝。古初抱于烈火，刘先高而忤世，蒋公琰之弘通，桓柏绪之匡济，邓兗时之绝述，谷思恭之藻丽，实川岳之精灵，常间出而无替也。至于殊庭之客，帝乡之贤，神奔鬼化，吐吸云烟。玉笥登之而却老，金人植杖以尊泉，苏生骑龙而出入，处静驾鹿以周旋。配北烛之神女，偶南荣之偃佺。时仿佛其遥见，亦往往而有焉。

尔乃历省府庭，周行街术，山川远览，邑居近悉。割黔中以置守，献青阳而背质，邹生所谓还舟，楚王于焉乘驂。巡高山之累仞，褒吴文之为宰；彼非刘而八王，皆国亡而身醢。在长沙而著令，经五叶其未改；知天道之福谦，胜一时之经始。寻太傅之故宅，今筑室以安禅；邑无改于旧井，尚开流而冽泉。怀伊、管之政术，遇庸臣而见迁；终被知于时主，嗟汉宗之得贤。受齐君之远托，岂理谢而生全；哀怀王之不秀，遂抱恨而伤年。修定祀于北郭，对林野而幽蔼；庶无吐于馨香，祀琼茅而沃醑。景十三以启国，惟君王其能大；迨炎正之中微，实斯

籓而是赖。顾四阜之纒余，乍升高以游目；审山川之面带，将取名于衡麓。下弥漫以爽垲，上欽亏而重复；风瑟瑟以鸣松，水琤琤而响谷。低四照于若华，竦千寻于建木。冀嚣尘之可屏，登岩阿而寤宿。舍域中之常恋，慕游仙之灵族。是时凉风暮节，万实西成，华池迥远，飞阁凄明。嘉南州之炎德，爱兰蕙之秋荣。下名柑于曲榭，采芳菊于高城。树罗轩而并列，竹被岭而丛生。玩栖禽之夕返，送旅雁之晨征。悲去乡而远客，寄览物而娱情。惟传车之所骛，实鹰扬其是掌，或解组以立威，乍露服而加赏。遵圣主之恩刑，荷天地之厚德。沾河润于九里，泽自家而刑国。阙小道之可观，宁畏涂其易克；眇高衢而愿骋，忧取累于长纒。闻困石之非据，承炯戒乎明则；愧寿陵之余子，学邯郸而匍匐也。

纒至州，停遣十郡慰劳，解放老疾吏役，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，一皆省并。州界零陵、衡阳等郡，有莫徭蛮者，依山险为居，历政不宾服，因此向化。益阳县人作田二顷，皆异亩同颖。纒在政四年，流人自归，户口增益十余万，州境大安。

太清二年，征为领军，俄改授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北秦、东益、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。纒初闻邵陵王纶当代己为湘州，其后定用河东王誉，纒素轻少王，州府候迎及资待甚薄，誉深衔之。及至州，遂托疾不见纒，仍检括州府庶事，留纒不遣。会闻侯景寇京师，誉饰装当下援，时荆州刺史湘东王赴援，军次郢州武城，纒驰信报曰：“河东已竖橦上水，将袭荆州。”王信之，便回军镇，荆、湘因构嫌隙。寻弃其部伍，单舸赴江陵，王即遣使责让誉，索纒部下。既至，仍遣纒向襄阳，前刺史岳阳王察推迁未去镇，但以城西白马寺处之。会闻贼陷京师，察因不受代。州助防杜岸给纒曰：“观岳阳殿下必不容使君，使君素得物情，若走入西山，招聚

义众，远近必当投集，又帅部下继至，以此义举，无往不克。“纘信之，与结盟约，因夜遁入山。岸反以告察，仍遣岸帅军追纘。纘众望岸军大喜，谓是赴期，既至，即执纘并其众，并俘送之。始被囚縶，寻又逼纘剃发为道人。其年，察举兵袭江陵，常载纘随后。及军退败，行至澧水南，防守纘者虑追兵至，遂害之，弃尸而去，时年五十一。元帝承制，赠纘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谥简宪公。

纘有识鉴，自见元帝，便推诚委结。及元帝即位，追思之，尝为诗，其《序》曰：“简宪之为人也，不事王侯，负才任气，见余则申旦达夕，不能已已。怀夫人之德，何日忘之。”纘著《鸿宝》一百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次子希，字子颜，早知名，选尚太宗第九女海盐公主。承圣初，官至黄门侍郎。

绾字孝卿，纘第四弟也。初为国子生，射策高第。起家长兼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，洗马，中舍人，并掌管记。累迁中书郎，国子博士。出为北中郎长史、兰陵太守，还除员外散骑常侍。时丹阳尹西昌侯萧渊藻以久疾未拜，敕绾权知尹事，迁中军宣城王长史，俄徙御史中丞。高祖遣其弟中书舍人绚宣旨曰：“为国之急，惟在执宪直绳，用人本不限升降。晋宋之世，周闵、蔡廓并以侍中为之，卿勿疑是左迁也。”时宣城王府望重，故有此旨焉。大同四年元日，旧制仆射中丞坐位东西相当，时绾兄纘为仆射，及百司就列，兄弟导驺，分趋两陛，前代未有也，时人荣之。岁余，出为豫章内史。绾在郡，述《制旨礼记正言》义，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。

八年，安成人刘敬官挟袄道，遂聚党攻郡，内史萧悦弃城走。贼转寇南康、庐陵，屠破县邑，有众数万人，进寇豫章新淦县。南中久不习兵革，吏民恒扰奔散。或劝绾宜避其锋，绾

不从，仍修城隍，设战备，募召敢勇，得万余人。刺史湘东王遣司马王僧辩帅兵讨贼，受绾节度，旬月间，贼党悉平。

十年，复为御史中丞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绾再为宪司，弹纠无所回避，豪右惮之。是时城西开士林馆聚学者，绾与右卫殊异、太府卿贺琛递述《制旨礼记中庸》义。

太清二年，迁左卫将军。会侯景寇至，入守东掖门。三年，迁吏部尚书。宫城陷，绾出奔，外转至江陵。湘东王承制，授侍中、左卫将军、相国长史，侍中如故。出为持节、云麾将军、湘东内史。承圣二年，征为尚书右仆射，寻加侍中。明年，江陵陷，朝士皆俘入关，绾以疾免，后卒于江陵，时年六十三。

次子交，字少游，颇涉文学，选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阳公主。承圣二年，官至太子洗马，秘书丞，掌东宫管记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太清版荡，亲属离贰，缙不能叶和籓岳，成温陶之举，苟怀私怨，构隙潇湘，遂及祸于身，非由忠节；继以江陵沦覆，实萌于此。以缙之风格，卒为梁之乱阶，惜矣哉。

## 列传第二十九

### 萧子恪 弟子范、子显、子云、子晖

萧子恪，字景冲，兰陵人，齐豫章文献王疑第二子也。永明中，以王子封南康县侯。年十二，和从兄司徒竟陵王《高松赋》，卫军王俭见而奇之。初为宁朔将军、淮陵太守，建武中，迁辅国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大司马王敬则于会稽举兵反，以奉子恪为名，明帝悉召子恪兄弟亲从七十余人入西省，至夜当害之。会子恪弃郡奔归，是日亦至，明帝乃止，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。东昏即位，迁秘书监，领右军将军，俄为侍中。中兴二年，迁辅国谘议参军。天监元年，降爵为子，除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，以疾不拜，徙为光禄大夫，俄为司徒左长史。

子恪与弟子范等，尝因事入谢，高祖在文德殿引见之，从容谓曰：“我欲与卿兄弟有言。夫天下之宝，本是公器，非可力得。苟无期运，虽有项籍之力，终亦败亡。所以班彪《王命论》云：‘所求不过一金，然终转死沟壑’。卿不应不读此书。宋孝武为性猜忌，兄弟粗有令名者，无不因事鸩毒，所遗唯有景和。至于朝臣之中，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，枉滥相继，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，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，于时虽疑卿祖，而无如之何。此是疑而不得。又有不疑者，如宋明帝本为庸常被免，岂疑而得全？又复我于时已年二岁，彼岂知我应有

今日？当知有天命者，非人所害，害亦不能得。我初平建康城，朝廷内外皆劝我云：‘时代革异，物心须一，宜行处分。’我于时依此而行，谁谓不可！我政言江左以来，代谢必相诛戮，此是伤于和气，所以国祚例不灵长。所谓‘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’此是一义。二者，齐梁虽曰革代，义异往时。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，宗属未远。卿勿言兄弟是亲，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，有不周旋者，况五服之属邪？齐业之初，亦是甘苦共尝，腹心在我。卿兄弟年少，理当不悉。我与卿兄弟，便是情同一家，岂当都不念此，作行路事。此是二义。我有今日，非是本意所求。且建武屠灭卿门，致卿兄弟涂炭。我起义兵，非惟自雪门耻，亦是为卿兄弟报仇。卿若能在建武、永元之世，拨乱反正，我虽起樊、邓，岂得不释戈推奉；其虽欲不已，亦是师出无名。我今为卿报仇，且时代革异，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。且我自籍丧乱，代明帝家天下耳，不取卿家天下。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，光武言‘假使成帝更生，天下亦不复可得，况子舆乎’。梁初，人劝我相诛灭者，我答之犹如向孝武时事：彼若苟有天命，非我所能杀；若其无期运，何忽行此，政足示无度量。曹志亲是魏武帝孙，陈思之子，事晋武能为晋室忠臣，此即卿事例。卿是宗室，情义异佗，方坦然相期，卿无复怀自外之意。小待，自当知我寸心。”又文献王时，内斋直帐阍人赵叔祖，天监初，入为台齐斋帅，在寿光省，高祖呼叔祖曰：“我本识汝在北第，以汝旧人，故每驱使。汝比见北第诸郎不？”叔祖奉答云：“比多在直，出外甚疏，假使暂出，亦不能得往。”高祖曰：“若见北第诸郎，道我此意：我今日虽是革代，情同一家；但今磐石未立，所以未得用诸郎者，非惟在我未宜，亦是欲使诸郎得安耳。但闭门高枕，后自当见我心。”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语。

子恪寻出为永嘉太守。还除光禄卿，秘书监。出为明威将军、零陵太守。十七年，入为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。普通元年，迁宗正卿。三年，迁都官尚书。四年，转吏部。六年，迁太子詹事。大通二年，出为宁远将军、吴郡太守。三年，卒于郡舍，时年五十二。诏赠侍中、中书令。谥曰恭。

子恪兄弟十六人，并仕梁。有文学者，子恪、子质、子显、子云、子暉五人。子恪尝谓所亲曰：“文史之事，诸弟备之矣，不烦吾复牵率，但退食自公，无过足矣。”子恪少亦涉学，颇属文，随弃其本，故不传文集。

子瑳，亦知名太清中，官至吏部郎，避乱东阳，后为盗所害。

子范字景则，子恪第六弟也。齐永明十年，封祁阳县侯，拜太子洗马。天监初，降爵为子，除后军记室参军，复为太子洗马，俄迁司徒主簿，丁所生母忧去职。子范有孝性，居丧以毁闻。服阕，又为司徒主簿，累迁丹阳尹丞，太子中舍人。出为建安太守，还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，从事中郎。王爱文学士，子范偏被恩遇，尝曰：“此宗室奇才也。”使制《千字文》，其辞甚美，王命记室蔡蕙注释之。自是府中文笔，皆使草之。王薨，子范迁宣惠谘议参军，护军临贺王正德长史。正德为丹阳尹，复为正德信威长史，领尹丞。历官十余年，不出藩府，常以自慨，而诸弟并登显列，意不能平，及是为到府笺曰：“上藩首佐，于兹再忝，河南雌伏，自此重升。以老少异时，盛衰殊日，虽佩恩宠，还羞年鬓。”子范少与弟子显、子云才名略相比，而风采容止不逮，故宦途有优劣。每读《汉书》，杜缓兄弟“五人至大官，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”，常吟讽之，以况己也。

寻复为宣惠武陵王司马，不就，仍除中散大夫，迁光禄、

廷尉卿。出为戎昭将军、始兴内史。还除太中大夫，迁秘书监。太宗即位，召为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以逼贼不拜。其年葬简皇后，使与张缵俱制哀策文，太宗览读之，曰：“今葬礼虽阙，此文犹不减于旧。”寻遇疾卒，时年六十四。贼平后，世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。谥曰文。前后文集三十卷。

二子滂、确，并少有文章。太宗东宫时，尝与邵陵王数诸萧文士，滂、确亦预焉。滂官至尚书殿中郎，中军宣城王记室，先子范卒。确，太清中历官宣城王友，司徒右长史。贼平后，赴江陵，因没关西。

子显字景阳，子恪第八弟也。幼聪慧，文献王异之，爱过诸子。七岁，封宁都县侯。永元末，以王子例拜给事中。天监初，降爵为子。累迁安西外兵，仁威记室参军，司徒主簿，太尉录事。

子显伟容貌，身長八尺。好学，工属文。尝著《鸿序赋》，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：“可谓得明道之高致，盖《幽通》之流也。”又采众家《后汉》，考正同异，为一家之书。又启撰《齐史》，书成，表奏之，诏付秘阁。累迁太子中舍人，建康令，邵陵王友，丹阳尹丞，中书郎，守宗正卿。出为临川内史，还除黄门郎。中大通二年，迁长兼侍中。高祖雅爱子显才，又嘉其容止吐纳，每御筵侍坐，偏顾访焉。尝从容谓子显曰：“我造《通史》，此书若成，众史可废。”子显对曰：“仲尼赞《易》道，黜《八索》，述职方，除《九丘》，圣制符同，复在兹日。“时以为名对。三年，以本官领国子博士。高祖所制经义，未列学官，子显在职，表置助教一人，生十人。又启撰高祖集，并《普通北伐记》。其年迁国子祭酒，又加侍中，于学递述高祖《五经义》。五年，迁吏部尚书，侍中如故。

子显性凝简，颇负其才气。及掌选，见九流宾客，不与交

言，但举扇一搵而已，衣冠窃恨之。然太宗素重其为人，在东宫时，每引与促宴。子显尝起更衣，太宗谓坐客曰：“尝闻异人间出，今日始知是萧尚书。”其见重如此。大同三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吴兴太守，至郡未几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诏曰：“仁威将军、吴兴太守子显，神韵峻举，宗中佳器。分竹未久，奄到丧殒，恻怆于怀。可赠侍中、中书令。今便举哀。”及葬请谥，手诏“恃才傲物，宜谥曰骄”。

子显尝为《自序》，其略云：“余为邵陵王友，忝还京师，远思前比，即楚之唐、宋，梁之严、邹。追寻平生，颇好辞藻，虽在名无成，求心已足。若乃登高自极，临水送归，风动春朝，月明秋夜，早雁初莺，开花落叶，有来斯应，每不能已也。前世贾、傅、崔、马、邯鄲、繆、路之徒，并以文章显，所以屡上歌颂，自比古人。天监十六年，始预九日朝宴，稠人广坐，独受旨云：‘今云物甚美，卿得不斐然赋诗。’诗既成，又降帝旨曰：‘可谓才子。’余退谓人曰：‘一顾之恩，非望而至。遂方贾谊何如哉？未易当也。’每有制作，特寡思功，须其自来，不以力构。少来所为诗赋，则《鸿序》一作，体兼众制，文备多方，颇为好事所传，故虚声易远。”

子显所著《后汉书》一百卷，《齐书》六十卷，《普通北伐记》五卷，《贵俭传》三十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二子序、愷，并少知名。序，太清中历官太子家令，中庶子，并掌管记。及乱，于城内卒。愷，初为国子生，对策高第，州又举秀才。起家秘书郎，迁太子中舍人，王府主簿，太子洗马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复除太子洗马，迁中舍人，并掌管记。累迁宣城王文学，中书郎，太子家令，又掌管记。愷才学誉望，时论以方其父，太宗在东宫，早引接之。时中庶子谢朓出守建安，于宣猷堂宴饯，并召时才赋诗，同用十五剧韵，愷诗先就，

其辞又美。太宗与湘东王令曰：“王筠本自旧手，后进有萧恺可称，信为才子。”先是时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《玉篇》，太宗嫌其书详略未当，以恺博学，于文字尤善，使更与学士删改。迁中庶子，未拜，徙为吏部郎。太清二年，迁御史中丞。顷之，侯景寇乱，恺于城内迁侍中，寻卒官，时年四十四。文集并亡逸。

子云字景乔，子恪第九弟也。年十二，齐建武四年，封新浦县侯，自制拜章，便有文采。天监初，降爵为子。既长勤学，以晋代竟无全书，弱冠便留心撰著，至年二十六，书成，表奏之，诏付秘阁。子云性沈静，不乐仕进。年三十，方起家为秘书郎。迁太子舍人，撰《东宫新记》，奏之，敕赐束帛。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，晋安王文学，司徒主簿，丹阳尹丞。时湘东王为京尹，深相赏好，如布衣之交。迁北中郎庐陵王谘议参军，兼尚书左丞。大通元年，除黄门郎，俄迁轻车将军，兼司徒左长史。二年，入为吏部。三年，迁长兼侍中。中大通元年，转太府卿。三年，出为贞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。在郡以和理称，民吏悦之。还除散骑常侍，俄复为侍中。大同二年，迁员外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，领南徐州大中正。顷之，复为侍中，祭酒、中正如故。

梁初，郊庙未革牲牲，乐辞皆沈约撰，至是承用，子云始建言宜改。启曰：“伏惟圣敬率由，尊严郊庙，得西邻之心，知周、孔之迹，载革牢俎，德通神明，黍稷苹藻，竭诚严配，经国制度，方悬日月，垂训百王，于是乎在。臣比兼职斋官，见伶人所歌，犹用未革牲前曲。圜丘视燎，尚言‘式备牲牲’；北郊《诚雅》，亦奏‘牲云孔备’；清庙登歌，而称‘我牲以洁’；三朝食举，犹咏‘殊尾碧鳞’。声被鼓钟，未符盛制。臣职司儒训，意以为疑，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？”敕答曰：“此

是主者守株，宜急改也。”仍使子云撰定。敕曰：“郊庙歌辞，应须典诰大语，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；而沈约所撰，亦多舛谬。”子云答敕曰：“殷荐朝飨，乐以雅名，理应正采《五经》，圣人成教。而汉来此制，不全用经典；约之所撰，弥复浅杂。臣前所易约十曲，惟知牲牲既革，宜改歌辞，而犹承例，不嫌流俗乖体。既奉令旨，始得发蒙。臣夙本庸滞，昭然忽朗，谨依成旨，悉改约制。惟用《五经》为本，其次《尔雅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大戴礼》，即是经诰之流，愚意亦取兼用。臣又寻唐、虞诸书，殷《颂》周《雅》，称美是一，而复各述时事。大梁革服，偃武修文，制礼作乐，义高三正；而约撰歌辞，惟浸称圣德之美，了不序皇朝制作事。《雅》、《颂》前例，于体为违。伏以圣旨所定《乐论》，钟律经纬，文思深微，命世一出，方悬日月，不刊之典，礼乐之教，致治所成。谨一二采缀，各随事显义，以明制作之美。覃思累日，今始克就，谨以上呈。”敕并施用。

子云善草隶书，为世楷法。白云善效钟元常、王逸少而微变字体。答敕云：“臣昔不能拔赏，随世所贵，规摹子敬，多历年所。年二十六，著《晋史》，至《二王列传》，欲作论语草隶法，言不尽意，遂不能成，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。十许年来，始见敕旨《论书》一卷，商略笔势，洞澈字体；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，犹子敬之不及逸少。自此研思，方悟隶式，始变子敬，全范元常。逮尔以来，自觉功进。”其书迹雅为高祖所重，尝论子云书曰：“笔力劲骏，心手相应，巧逾杜度，美过崔实，当与元常并驱争先。”其见赏如此。

七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东阳太守。中大同元年，还拜宗正卿。太清元年，复为侍中、国子祭酒，领南徐州大中正。二年，侯景寇逼，子云逃民间。三年三月，宫城失守，东奔晋陵，馁

卒于显灵寺僧房，年六十三。所著《晋书》一百一十卷，《东宫新记》二十卷。

第二子特，字世达。早知名，亦善草隶。高祖尝谓子云曰：“子敬之书，不及逸少。近见特迹，遂逼于卿。”历官著作佐郎，太子舍人，宣惠主簿，中军记室。出为海盐令，坐事免。年二十五，先子云卒。

子晖字景光，子云弟也。少涉书史，亦有文才。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迁南中郎记室。出为临安令。性恬静，寡嗜好，尝预重云殿听制讲《三慧经》，退为《讲赋》奏之，甚见称赏。迁安西武陵王谘议，带新繁令，随府转仪同从事、骠骑长史，卒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昔魏藉兵威而革汉运，晋因宰辅乃移魏历，异乎古之禅授，以德相传，故抑前代宗枝，用绝民望。然刘晔、曹志，犹显于朝；及宋遂为废姓。而齐代，宋之戚属，一皆歼焉。其祚不长，抑亦由此。有梁革命，弗取前规，故子恪兄弟及群从，并随才任职，通贵满朝，不失于旧，岂惟魏幽晋显而已哉。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，度越前代矣。

## 列传第三十

### 孔休源 江革

孔休源，字庆绪，会稽山阴人也。晋丹阳太守冲之八世孙。曾祖遥之，宋尚书水部郎。父珮，齐庐陵王记室参军，早卒。

休源年十一而孤，居丧尽礼，每见父手所写书，必哀恸流涕，不能自胜，见者莫不为之垂泣。后就吴兴沈麟士受经，略通大义。建武四年，州举秀才，太尉徐孝嗣省其策，深善之，谓同坐曰：“董仲舒、华令思何以尚此，可谓后生之准也。观其此对，足称王佐之才。”琅邪王融雅相友善，乃荐之于司徒竟陵王，为西邸学士。梁台建，与南阳刘之遴同为太学博士，当时以为美选。休源初到京，寓于宗人少府卿孔登宅，曾以祠事入庙，侍中范云一与相遇，深加褒赏，曰：“不期忽覩清颜，顿祛鄙吝，观天披雾，验之今日。”后云命驾到少府门，登便拂筵整带，谓当诣己，既而独造休源，高谈尽日，同载还家，登深以为愧。尚书令沈约当朝贵显，轩盖盈门，休源或时后来，必虚襟引接，处之坐右，商略文义。其为通人所推如此。

俄除临川王府行参军。高祖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曰：“今帝业初基，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，为尚书仪曹郎。为朕思之，谁堪其选？”勉对曰：“孔休源识具清通，谙练故实，自晋、宋《起居注》诵略上口。”高祖亦素闻之，即日除兼尚书仪曹

郎中。是时多所改作，每逮访前事，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，曾无疑滞。吏部郎任昉常谓之“孔独诵”。

迁建康狱正，及辨讼折狱，时罕冤人。后有选人为狱司者，高祖尚引休源以励之。除中书舍人，司徒临川王府记室参军，迁尚书左丞，弹肃礼闱，雅允朝望。时太子詹事周舍撰《礼疑义》，自汉魏至于齐梁，并皆搜采，休源所有奏议，咸预编录。除给事黄门侍郎，迁长兼御史中丞，正色直绳，无所回避，百僚莫不惮之。除少府卿，又兼行丹阳尹事。出为宣惠晋安王府长史、南郡太守、行荆州府州事。高祖谓之曰：“荆州总上流冲要，义高分陕，今以十岁儿委卿，善匡翼之，勿惮周昌之举也。”对曰：“臣以庸鄙，曲荷恩遇，方揣丹诚，效其一割。”上善其对，乃敕晋安王曰：“孔休源人伦仪表，汝年尚幼，当每事师之。”寻而始兴王贍代镇荆州，复为詹府长史，南郡太守、行府州事如故。在州累政，甚有治绩，平心决断，请托不行。高祖深嘉之。除通直散骑常侍，领羽林监，转秘书监，迁明威将军，复为晋安王府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别敕专行南徐州事。休源累佐名藩，甚得民誉，王深相倚仗，军民机务，动止询谋。常于中斋别施一榻，云“此是孔长史坐”，人莫得预焉。其见敬如此。

征为太府卿，俄授都官尚书，顷之，领太子中庶子。普通七年，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薨，高祖与群臣议代王居州任者久之，于时贵戚王公，咸望迁授，高祖曰：“朕已得人。孔休源才识通敏，实应此选。”乃授宣惠将军、监扬州。休源初为临川王行佐，及王薨而管州任，时论荣之。而神州都会，簿领殷繁，休源割断如流，傍无私谒。中大通二年，加授金紫光禄大夫，监扬州如故。累表陈让，优诏不许。在州昼决辞讼，夜览坟籍。每车驾巡幸，常以军国事委之。

昭明太子薨，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，与群公参定谋议，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。四年，遭疾，高祖遣中使候问，并给医药，日有十数。其年五月，卒，时年六十四。遗令薄葬，节朔荐蔬菲而已。高祖为之流涕，顾谓谢举曰：“孔休源奉职清忠，当官正直，方欲共康治道，以隆王化。奄至殒歿，朕甚痛之。”举曰：“此人清介强直，当今罕有，微臣窃为陛下惜之。”诏曰：“慎终追远，历代通规；褒德畴庸，先王令典。宣惠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监扬州孔休源，风业贞正，雅量冲邈，升荣建礼，誉重搢绅。理务神州，化覃歌咏，方兴仁寿，穆是伦。奄然永逝，倍用悲恻。可赠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赙第一材一具，布五十匹，钱五万，蜡二百斤。克日举哀。丧事所需，随由资给。谥曰贞子。”皇太子手令曰：“金紫光禄大夫孔休源，立身中正，行己清恪。昔岁西浮渚宫，东泊粉壤，毘佐蕃政，实尽厥诚。安国之详审，公仪之廉白，无以过之。奄至殒丧，情用恻怛。今须举哀，外可备礼。”

休源少孤，立志操，风范强正，明练治体。持身俭约，学穷文艺，当官理务，不惮强御，常以天下为己任。高祖深委仗之。累居显职，纤毫无犯。性慎密，寡嗜好。出入帷幄，未尝言禁中事，世以此重之。聚书盈七千卷，手自校治，凡奏议弹文，勒成十五卷。

长子云童，颇有父风，而笃信佛理，遍持经戒。官至岳阳王府谘议、东扬州别驾。

少子宗轨，聪敏有识度，历尚书都官郎，司徒左西掾，中书郎。

江革，字休映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祖齐之，宋尚书金部郎。父柔之，齐尚书仓部郎，有孝行，以母忧毁卒。革幼而聪敏，早有才思，六岁便解属文。柔之深加赏器，曰：“此儿必兴吾

门。”九岁丁父艰，与弟观同生孤贫，傍无师友，兄弟自相训勸，读书精力不倦。十六丧母，以孝闻。服阕，与观俱诣太学，补国子生，举高第。齐中书郎王融、吏部谢朓雅相钦重。朓尝宿卫，还过候革，时大雪，见革弊絮单席，而耽学不倦，嗟叹久之，乃脱所著襦，并手割半氎与革充卧具而去。司徒竟陵王闻其名，引为西邸学士。弱冠举南徐州秀才。时豫章胡谐之行州事，王融与谐之书，令荐革。谐之方贡琅邪王泛，便以革代之。解褐奉朝请。仆射江祐深相引接，祐为太子詹事，启革为府丞。祐时权倾朝右，以革才堪经国，令参掌机务，诏诰文檄，皆委以具。革防杜形迹，外人不知。祐诛，宾客皆罹其罪，革独以智免。

除尚书驾部郎。中兴元年，高祖入石头，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距义师，乃使革制书与昂，于坐立成，辞义典雅，高祖深赏叹之，因令与徐勉同掌书记。建安王为雍州刺史，表求管记，以革为征北记室参军，带中庐令。与弟观少长共居，不忍离别，苦求同行，乃以观为征北行参军，兼记室。时吴兴沈约、乐安任昉，并相赏重，昉与革书云：“此段雍府妙选英才，文房之职，总卿昆季，可谓馭二龙于长途，骋骐驎于千里。”途次江夏，观遇疾卒。革时在雍，为府王所礼，款若布衣。王被征为丹阳尹，以革为记室，领五官掾，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建康正。频迁秣陵、建康令。为治明肃，豪强惮之。入为中书舍人，尚书左丞，司农卿，复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、行江州府事。徙仁威庐陵王长史，太守、行事如故，以清严为百城所惮。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，革以正直自居，不与签帅等同坐。俄迁左光禄大夫、南平王长史、御史中丞，弹奏豪权，一无所避。

除少府卿，出为贞威将军、北中郎南康王长史、广陵太守，

改授镇北豫章王长史，将军、太守如故。时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，革被敕随府王镇彭城。城既失守，革素不便马，乃泛舟而还，途经下邳，遂为魏人所执。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，厚加接待。革称患脚不拜，延明将加害焉，见革辞色严正，更相敬重。时祖芑同被拘执，延明使芑作《欹器》、《漏刻铭》，革骂芑曰：“卿荷国厚恩，已无报答，今乃为虏立铭，孤负朝廷。”延明闻之，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，革辞以囚执既久，无复心思。延明逼之逾苦，将加箠扑。革厉色而言曰：“江革行年六十，不能杀身报主，今日得死为幸，誓不为人执笔。”延明知不可屈，乃止。日给脱粟三升，仅余性命。值魏主讨中山王元略反北，乃放革及祖芑还朝。诏曰：“前贞威将军、镇北长史、广陵太守江革，才思通赡，出内有闻，在朝正色，临危不挠，首佐台铉，实允金谐。可太尉临川王长史。”

时高祖盛于佛教，朝贤多启求受戒，革精信因果，而高祖未知，谓革不奉佛教，乃赐革《觉意诗》五百字，云“惟当勤精进，自强行胜修；岂可作底突，如彼必死囚。以此告江革，并及诸贵游。”又手敕云：“世间果报，不可不信，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？”革因启乞受菩萨戒。

重除少府卿、长史、校尉。时武陵王在东州，颇自骄纵，上召革面敕曰：“武陵王年少，臧盾性弱，不能匡正，欲以卿代为行事。非卿不可，不得有辞。”乃除折冲将军、东中郎武陵王长史、会稽郡丞、行府州事。革门生故吏，家多在东州，闻革应至，并赍持缘道迎候。革曰：“我通不受饷，不容独当故人筐篚。”至镇，惟资公俸，食不兼味。郡境殷广，辞讼日数百，革分判辨析，曾无疑滞。功必赏，过必罚，民安吏畏，百城震恐。琅邪王骞为山阴令，赃货狼藉，望风自解。府王惮之，遂雅相钦重。每至侍宴，言论必以《诗》《书》，王因此耽

学好文。典签沈焯文以王所制诗呈高祖，高祖谓仆射徐勉曰：“江革果能称职。”乃除都官尚书。将还，民皆恋惜之，赠遗无所受。送故依旧订舫，革并不纳，惟乘台所给一舸。舸艘偏欹，不得安卧。或谓革曰：“船既不平，济江甚险，当移徙重物，以迕轻艘。”革既无物，乃于西陵岸取石十余片以实之。其清贫如此。寻监吴郡。于时境内荒俭，劫盗公行。革至郡，惟有公给仗身二十人，百姓皆惧不能静寇；反省游军尉，民下逾恐。革乃广施恩抚，明行制令，盗贼静息，民吏安之。

武陵王出镇江州，乃曰：“我得江革，文华清丽，岂能一日忘之，当与其同饱。”乃表革同行。又除明威将军、南中郎长史、寻阳太守。征入为度支尚书。好奖进闾阎，为后生延誉，由是衣冠士子，翕然归之。时尚书令何敬容掌选，序用多非其人。革性强直，每至朝宴，恒有褒贬，以此为权势所疾，乃谢病还家。除光禄大夫、领步兵校尉、南、北兖二州大中正，优游闲放，以文酒自娱。大同元年二月，卒，谥曰强子。有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革历官八府长史，四王行事，三为二千石，傍无姬侍，家徒壁立，世以此高之。

长子行敏，好学有才俊，官至通直郎，早卒，有集五卷。

次子从简，少有文情，年十七，作《采荷词》以刺敬容，为当时所赏。历官司徒从事中郎。侯景乱，为任约所害。子兼叩头流血，乞代父命，以身蔽刃，遂俱见杀。天下莫不痛之。

史臣曰：高祖留心政道，孔休源以识治见知，既遇其时，斯为幸矣。江革聪敏亮直，亦一代之盛名欤。

## 列传第三十一

### 谢举 何敬容

谢举，字言扬，中书令览之弟也。幼好学，能清言，与览齐名。举年十四，尝赠沈约五言诗，为约称赏。世人为之语曰：“王有养、炬，谢有览、举。”养、炬，王筠、王泰小字也。起家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，轻车功曹史，秘书丞，司空从事中郎，太子庶子，家令，掌东宫管记，深为昭明太子赏接。秘书监任昉出为新安郡，别举诗云：“讵念耄嗟人，方深老夫托。其属意如此。尝侍宴华林园，高祖访举于览，览对曰：“识艺过臣甚远，惟饮酒不及于臣。”高祖大悦。转太子中庶子，犹掌管记。

天监十一年，迁侍中。十四年，出为宁远将军、豫章内史，为政和理，甚得民心。十八年，复入为侍中，领步兵校尉。普通元年，出为贞毅将军、太尉临川王长史。四年，入为左民尚书。其年迁掌吏部，寻以公事免。五年，起为太子中庶子，领右军将军。六年，复为左民尚书，领步兵校尉。俄徙为吏部尚书，寻加侍中。出为仁威将军、晋陵太守。在郡清静，百姓化其德，境内肃然。罢郡还，吏民诣阙请立碑，诏许之。大通二年，入为侍中、五兵尚书，未拜，迁掌吏部，侍中如故。举祖庄，宋世再典选，至举又三为此职，前代未有也。

举少博涉多通，尤长玄理及释氏义。为晋陵郡时，常与义僧递讲经论，征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。其盛如此。先是，北渡人卢广有儒术，为国子博士，于学发讲，仆射徐勉以下毕至。举造坐，屡折广，辞理通迈。广深叹服，仍以所执麈尾荐之，以况重席焉。

四年，加侍中。五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侍中如故。大同三年，以疾陈解，徙为右光禄大夫，给亲信二十人。其年，出为云麾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先是，何敬容居郡有美绩，世称为何吴郡。及举为政，声迹略相比。六年，入为侍中、中书监，未拜，迁太子詹事、翊左将军，侍中如故。举父綽，齐世终此官，累表乞改授，敕不许，久之方就职。九年，迁尚书仆射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举虽居端揆，未尝肯预时务，多因疾陈解。敕辄赐假，并手敕处方，加给上药。其恩遇如此。其年，以本官参掌选事。太清二年，迁尚书令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是岁，侯景寇京师，举卒于围内。诏赠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、尚书令如故。文集乱中并亡逸。

二子禧，嘏，并少知名。嘏，太清中，历太子中庶子，出为建安太守。

何敬容，字国礼，庐江人也。祖攸之，宋太常卿；父昌珮，齐吏部尚书；并有名前代。敬容以名家子，弱冠选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天监初，为秘书郎，历太子舍人，尚书殿中郎，太子洗马，中书舍人，秘书丞，迁扬州治中。出为建安内史，清公有美绩，民吏称之。还除黄门郎，累迁太子中庶子，散骑常侍，侍中，司徒左长史。普通二年，复为侍中，领羽林监，俄又领本州大中正。顷之，守吏部尚书，铨序明审，号为称职。四年，出为招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为政勤恤民隐，辨讼如神，视事四年，治为天下第一。吏民诣阙请树碑，诏许

之。大通二年，征为中书令，未拜，复为吏部尚书，领右军将军，俄加侍中。中大通元年，改太子中庶子。

敬容身长八尺，白皙美须眉。性矜庄，衣冠尤事鲜丽，每公庭就列，容止出人。三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参掌选事，侍中如故。时仆射徐勉参掌机密，以疾陈解，因举敬容自代，故有此授焉。五年，迁左仆射，加宣惠将军，置佐史，侍中、参掌如故。大同三年正月，朱雀门灾，高祖谓群臣曰：“此门制卑狭，我始欲构，遂遭天火。”并相顾未有答。敬容独曰：“此所谓陛下‘先天而天不违’。”时以为名对。俄迁中权将军、丹阳尹，侍中、参掌、佐史如故。五年，入为尚书令，侍中、将军、参掌、佐史如故。

敬容久处台阁，详悉旧事，且聪明识治，勤于簿领，诘朝理事，日旰不休。自晋、宋以来，宰相皆文义自逸，敬容独勤庶务，为世所嗤鄙。时萧琛子巡者，颇有轻薄才，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，敬容处之如初，亦不屑也。

十一年，坐妾弟费慧明为导仓丞，夜盗官米，为禁司所执，送领军府。时河东王誉为领军将军，敬容以书解慧明，誉即封书以奏。高祖大怒，付南司推劾。御史中丞张绾奏敬容挟私罔上，合弃市刑，诏特免职。初，天监中，有沙门释宝志者，尝遇敬容，谓曰：“君后必贵，然终是何败何耳”。及敬容为宰相，谓何姓当为其祸，故抑没宗族，无仕进者，至是竟为河东所败。

中大同元年三月，高祖幸同泰寺讲《金字三慧经》，敬容请预听，敕许之。又有敕听朔望问讯。寻起为金紫光禄大夫，未拜，又加侍中。敬容旧时宾客门生喧哗如昔，冀其复用。会稽谢郁致书戒之曰：“草莱之人，闻诸道路，君侯已得瞻望朝夕，出入禁门，醉尉将不敢呵，灰然不无其渐，甚休，甚休！敢贺

于前，又将吊也。昔流言裁作，公旦东奔；燕书始来，子孟不入。夫圣贤被虚过以自斥，未有婴时衅而求亲者也。且曝鳃之鳞，不念杯杓之水；云霄之翼，岂顾笼樊之粮。何者？所托已盛也。昔君侯纳言加首，鸣玉在腰，回丰貂以步文昌，耸高蝉而趋武帐，可谓盛矣。不以此时荐才拔士，少报圣主之恩；今卒如爰丝之说，受责见过，方复欲更窥朝廷，觐望万分，窃不为左右取也。昔窦婴、杨惲亦得罪明时，不能谢绝宾客，犹交党援，卒无后福，终益前祸。仆之所吊，实在于斯。人人所以颇犹有踵君侯之门者，未必皆感惠怀仁，有灌夫、任安之义，乃戒翟公之大署，冀君侯之复用也。夫在思过之日，而挟复用之意，未可为智者说矣。君侯宜杜门念失，无有所通，筑茅茨于钟阜，聊优游以卒岁，见可怜之意，著待终之情。复仲尼能改之言，惟子贡更也之譬，少戢言于众口，微自救于竹帛，所谓‘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’。如此，令明主闻知，尚有冀也。仆东皋鄙人，入穴幸无衔窾，耻天下之士不为执事道之，故披肝胆，示情素，君侯岂能鉴焉。”

太清元年，迁太子詹事，侍中如故。二年，侯景袭京师，敬容自府移家台内。初，景于涡阳退败，未得审实，传者乃云其将暴显反，景身与众并没，朝廷以为忧。敬容寻见东宫，太宗谓曰：“淮北始更有信，侯景定得身免，不如所传。”敬容对曰：“得景遂死，深是朝廷之福。”太宗失色，问其故。敬容曰：“景翻覆叛臣，终当乱国。”是年，太宗频于玄圃自讲《老》、《庄》二书，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，每日入听。敬容谓孜曰：“昔晋代丧乱，颇由祖尚玄虚，胡贼殄覆中夏。今东宫复袭此，殆非人事，其将为戎乎？”俄而侯景难作，其言有征也。三年正月，敬容卒于围内，诏赠仁威将军，本官并如故。

何氏自晋司空充、宋司空尚之，世奉佛法，并建立塔寺；

至敬容又舍宅东为伽蓝，趋势者因助财造构，敬容并不拒，故此寺堂宇校饰，颇为宏丽。时轻薄者因呼为“众造寺”焉。及敬容免职出宅，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，竟无余财货，时亦以此称之。

子鹏，秘书丞，早卒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魏正始及晋之中朝，时俗尚于玄虚，贵为放诞，尚书丞郎以上，簿领文案，不复经怀，皆成于令史。逮乎江左，此道弥扇，惟卜壶以台阁之务，颇欲综理，阮孚谓之曰：“卿常无闲暇，不乃劳乎？”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，未尝省牒，风流相尚，其流遂远。望白署空，是称清贵；恪勤匪懈，终滞鄙俗。是使朝经废于上，职事隳于下。小人道长，抑此之由。呜呼！伤风败俗，曾莫之悟。永嘉不竞，戎马生郊，宜其然矣。何国礼之识治，见讥薄俗，惜哉！

## 列传第三十二

### 硃异 贺琛

硃异，字彦和，吴郡钱唐人也。父巽，以义烈知名，官至齐江夏王参军、吴平令。异年数岁，外祖顾欢抚之，谓异祖昭之曰：“此儿非常器，当成卿门户。”年十余岁，好群聚蒲博，颇为乡党所患。既长，乃折节从师，遍治《五经》，尤明《礼》、《易》，涉猎文史，兼通杂艺，博弈书算，皆其所长。年二十，诣都，尚书令沈约面试之，因戏异曰：“卿年少，何乃不廉？”异逡巡未达其旨。约乃曰：“天下唯有文义棋书，卿一时将去，可谓不廉也。”其年，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，比廷尉。敕付尚书详议，从之。旧制，年二十五方得释褐。时异适二十一，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，寻有诏求异能之士，《五经》博士明山宾表荐异曰：“窃见钱唐硃异，年时尚少，德备老成。在独无散逸之想，处暗有对宾之色，器宇弘深，神表峰峻。金山万丈，缘陟未登；玉海千寻，窥映不测。加以珪璋新琢，锦组初构，触响铿锵，值采便发。观其信行，非惟十室所稀，若使负重遥途，必有千里之用。”高祖召见，使说《孝经》、《周易》义，甚悦之，谓左右曰：“硃异实异。”后见明山宾，谓曰：“卿所举殊得其人。”仍召异直西省，俄兼太学博士。其年，高祖自讲《孝经》，使异执读，迁尚书仪曹郎，入兼中书通事舍

人，累迁鸿胪卿，太子右卫率，寻加员外常侍。

普通五年，大举北伐，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请举地内属，诏有司议其虚实。异曰：“自王师北讨，克获相继，徐州地转削弱，咸愿归罪法僧，法僧惧祸之至，其降必非伪也。”高祖仍遣异报法僧，并敕众军应接，受异节度。既至，法僧遵承朝旨，如异策焉。中大通元年，迁散骑常侍。自周舍卒后，异代掌机谋，方镇改换，朝仪国典，诏诰敕书，并兼掌之。每四方表疏，当局簿领，谘询详断，填委于前。异属辞落纸，览事下议，纵横敏贍，不暂停笔，顷刻之间，诸事便了。

大同四年，迁右卫将军。六年，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《老子义》，敕许之。及就讲，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，为一时之盛。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，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《礼记中庸义》，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《易》。八年，改加侍中。太清元年，迁左卫将军，领步兵。二年，迁中领军，舍人如故。

高祖梦中原平，举朝称庆，旦以语异，异对曰：“此宇内方一之征。”及侯景归降，敕召群臣议，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，高祖欲纳之，未决；尝夙兴至武德阁，自言“我国家承平若此，今便受地，讵是事宜，脱致纷纭，悔无所及”。异探高祖微旨，应声答曰：“圣明御宇，上应苍玄，北土遗黎，谁不慕仰？为无机会，未达其心。今侯景分魏国太半，输诚送款，远归圣朝，岂非天诱其衷，人奖其计！原心审事，殊有可嘉。今若不容，恐绝后来之望。此诚易见，愿陛下无疑。”高祖深纳异言，又感前梦，遂纳之。及贞阳败没，自魏遣使还，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。敕有司定议，异又以和为允，高祖果从之。其年六月，遣建康令谢挺、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。是时，侯景镇寿春，累启绝和，及请迫使。又致书与异，辞意甚切，异但述敕旨以报之。八月，景遂举兵反，以讨异为名。募兵得三千

人，及景至，仍以其众守大司马门。

初，景谋反，合州刺史鄱阳王范、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启闻，异以景孤立寄命，必不应尔，乃谓使者：“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！”并抑而不奏，故朝廷不为之备。及寇至，城内文武咸尤之。皇太子又制《围城赋》，其末章云：“彼高冠及厚履，并鼎食而乘肥，升紫霄之丹地，排玉殿之金扉，陈谋谟之启沃，宣政刑之福威，四郊以之多垒，万邦以之未绥。问豺狼其何者？访虺蜴之为谁？”盖以指异。异因惭愤，发病卒，时年六十七。诏曰：“故中领军异，器宇弘通，才力优赡，谘谋帷幄，多历年所。方赞朝经，永申寄任。奄先物化，恻悼兼怀。可赠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给秘器一具。凶事所需，随由资办。”旧尚书官不以为赠，及异卒，高祖惜之，方议赠事。左右有善异者，乃启曰：“异忝历虽多，然平生所怀，愿得执法。”高祖因其宿志，特有此赠焉。

异居权要三十余年，善窥人主意曲，能阿谀以承上旨，故特被宠任。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，四官皆珥貂，自右卫率至领军，四职并驱鹵簿，近代未之有也。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，其中有台池玩好，每暇日与宾客游焉。四方所馈，财货充积。性吝啬，未尝有散施。厨下珍羞腐烂，每月常弃十数车，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。所撰《礼》、《易》讲疏及仪注、文集百余篇，乱中多亡逸。

长子肃，官至国子博士；次子闰，司徒掾。并遇乱卒。

贺琛，字国宝，会稽山阴人也。伯父蒨，步兵校尉，为世硕儒。琛幼，蒨授其经业，一闻便通义理。蒨异之，常曰：“此儿当以明经致贵。”蒨卒后，琛家贫，常往还诸暨，贩粟以自给。闲则习业，尤精《三礼》。初，蒨于乡里聚徒教授，至是又依琛焉。

普通中，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。琛始出都，高祖闻其学术，召见文德殿，与语悦之，谓仆射徐勉曰：“琛殊有世业。”仍补王国侍郎，俄兼太学博士，稍迁中卫参军事、尚书通事舍人，参礼仪事。累迁通直正员郎，舍人如故。又征西鄱阳王中录事，兼尚书左丞，满岁为真。诏琛撰《新谥法》，至今施用。时皇太子议，大功之末，可以冠子嫁女。琛驳之曰：

令旨以“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，不得自冠自嫁。”推以《记》文，窃犹致惑。案嫁冠之礼，本是父之所成，无父之人，乃可自冠。故称大功小功，并以冠子嫁子为文；非关惟得为子，己身不得也。小功之末，既得自嫁娶，而亦云“冠子娶妇”，其义益明。故先列二服，每明冠子嫁子，结于后句，方显自娶之义。既明小功自娶，即知大功自冠矣，盖是约言而见旨。若谓缘父服大功，子服小功，小功服轻，故得为子冠嫁，大功服重，故不得自嫁自冠者，则小功之末，非明父子服殊，不应复云“冠子嫁子”也。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，大功之文不言己冠，故知身有大功，不得自行嘉礼，但得为子冠嫁。窃谓有服不行嘉礼，本为吉凶不可相干。子虽小功之末，可得行冠嫁，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。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，是于吉凶礼无碍；吉凶礼无碍，岂不得自冠自嫁？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，则冠子嫁子宁独可通？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，是琛之所惑也。

又令旨推“下殇小功不可娶妇，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”。伏寻此旨，若谓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，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，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。《记》文应云降服则不可，宁得惟称下殇？今不言降服，的举下殇，实有其义。夫出嫁出后，或有再降，出后之身，于本姊妹降为大功；若是大夫服士，又以尊降，则成小功。其于冠嫁，义无以

异。所以然者，出嫁则有受我，出后则有传重，并欲薄于此而厚于彼，此服虽降，彼服则隆。昔实期亲，虽再降犹依小功之礼，可冠可嫁。若夫期降大功，大功降为小功，止是一等，降杀有伦，服未嫁冠，故无有异。惟下殇之服，特明不娶之义者，盖缘以幼稚之故。天丧情深，既无受厚佗姓，又异传重彼宗，嫌其年稚服轻，顿成杀略，故特明不娶，以示本重之恩。是以凡厥降服，冠嫁不殊；惟在下殇，乃明不娶。其义若此，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，皆不可冠嫁也。且《记》云“下殇小功”，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，语小功则不得兼于大功。若实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，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，《记》不得直云“下殇小功则不可”。恐非文意。此又琛之所疑也。

遂从琛议。

迁员外散骑常侍。旧尚书南坐，无貂；貂自琛始也。顷之，迁御史中丞，参礼仪事如先。琛家产既丰，买主第为宅，为有司所奏，坐免官。俄复为尚书左丞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国子博士，未拜，改为通直散骑常侍，领尚书左丞，并参礼仪事。琛前后居职，凡郊庙诸仪，多所创定。每见高祖，与语常移晷刻，故省中为之语曰：“上殿不下有贺雅。”琛容止都雅，故时人呼之。迁散骑常侍，参礼仪如故。

是时，高祖任职者，皆缘饰奸谄，深害时政，琛遂启陈事条封奏曰：

臣荷拔擢之恩，曾不能效一职；居献纳之任，又不能荐一言。窃闻“慈父不爱无益之子，明君不畜无益之臣”，臣所以当食废飧，中宵而叹息也。辄言时事，列之于后。非谓谋猷，宁云启沃。独缄胸臆，不语妻子。辞无粉饰，削稿则焚。脱得听览，试加省鉴。如不允合，亮其蠢愚。

其一事曰：今北边稽服，戈甲解息，政是生聚教训之时，

而天下户口减落，诚当今之急务。虽是处雕流，而关外弥甚，郡不堪州之控总，县不堪郡之衰削，更相呼扰，莫得治其政术，惟以应赴征敛为事。百姓不能堪命，各事流移，或依于大姓，或聚于屯封，盖不获已而窜亡，非乐之也。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，乃至年常租课，动致逋积，而民失安居，宁非牧守之过？东境户口空虚，皆由使命繁数。夫犬不夜吠，故民得安居。今大邦大县，舟舸衔命者，非惟十数；复穷幽之乡，极远之邑，亦皆必至。每有一使，属所搔扰；况复烦扰积理，深为民害。弩困邑宰，则拱手听其渔猎；桀黠长吏，又因之而为贪残。纵有廉平，郡犹掣肘。故邑宰怀印，类无考绩，细民弃业，流冗者多，虽年降复业之诏，屡下蠲赋之恩，而终不得反其居也。

其二事曰：圣主恤隐之心，纳隍之念，闻之遐迩，至于翮飞蠕动，犹且度脱，况在兆庶。而州郡无恤民之志，故天下颞颞，惟注仰于一人，诚所谓“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鬼神，畏之如雷霆”。苟须应痛逗药，岂可不治之哉？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，罕有廉白者，良由风俗侈靡。使之然也。淫奢之弊，其事多端，粗举二条，言其尤者。夫食方丈于前，所甘一味。今之燕喜，相竞夸豪，积果如山岳，列肴同绮绣，露台之产，不周一燕之资，而宾主之间，裁取满腹，未及下堂，已同臭腐。又歌姬僊女，本有品制，二八之锡，良待和戎。今畜妓之夫，无有等秩，虽复庶贱微人，皆盛姬姜，务在贪污，争饰罗绮。故为吏牧民者，竟为剥削，虽致货巨亿，罢归之日，不支数年，便已消散。盖由宴醕所费，既破数家之产；歌谣之具，必俟千金之资。所费事等丘山，为欢止在俄顷。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，今所费之多。如复傅翼，增其搏噬，一何悖哉！其余淫侈，著之凡百，习以成俗，日见滋甚，欲使人守廉隅，吏尚清白，安可得邪！今诚宜严为禁制，道之以节俭，贬黜雕

饰，纠奏浮华，使众皆知，变其耳目，改其好恶。夫失节之嗟，亦民所自患，正耻不及群，故勉强而为之，苟力所不至，还受其弊矣。今若厘其风而正其失，易于反掌。夫论至治者，必以淳素为先，正雕流之弊，莫有过俭朴者也。

其三事曰：圣躬荷负苍生以为任，弘济四海以为心，不惮胼胝之劳，不辞癯瘦之苦，岂止日昃忘饥，夜分废寝。至于百司，莫不奏事，上息责下之嫌，下无逼上之咎，斯实道迈百王，事超千载。但斗筭之人，藻税之子，既得伏奏帷扆，便欲诡竞求进，不说国之大体。不知当一官，处一职，贵使理其紊乱，匡其不及，心在明恕，事乃平章。但务吹毛求疵，擘肌分理，运挈瓶之智，徼分外之求，以深刻为能，以绳逐为务，迹虽似于奉公，事更成其威福。犯罪者多，巧避滋甚，旷官废职，长弊增奸，实由于此。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，黜其谗愚之心，则下安上谧，无侥幸之患矣。

其四事曰：自征伐北境，帑藏空虚。今天下无事，而犹日不暇给者，良有以也。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，事省则养民，费息则财聚，止五年之中，尚于无事，必能使国丰民阜。若积以岁月，斯乃范蠡灭吴之术，管仲霸齐之由。今应内省职掌，各检其所部。凡京师治、署、邸、肆应所为，或十条宜省其五，或三条宜除其一；及国容、戎备，在昔应多，在今宜少。虽于后应多，即事未须，皆悉减省。应四方屯、传、邸、治，或旧有，或无益，或妨民，有所宜除，除之；有所宜减，减之。凡厥兴造，凡厥费财，有非急者，有役民者；又凡厥讨召，凡厥征求，虽关国计，权其事宜，皆须息费休民。不息费，则无以聚财；不休民，则无以聚力。故蓄其财者，所以大用之也；息其民者，所以大役之也。若言小事不足害财，则终年不息矣；以小役不足妨民，则终年不止矣。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，不

可得矣。耗其财而务赋敛繁兴，则奸诈盗窃弥生，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，则难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。自普通以来，二十余年，刑役荐起，民力雕流。今魏氏和亲，疆场无警，若不及于此时大息四民，使之生聚，减省国费，令府库蓄积，一旦异境有虞，关河可扫，则国弊民疲，安能振其远略？事至方图，知不及矣。

书奏，高祖大怒，召主书于前，口授敕责琛曰：

謇謇有闻，殊称所期。但朕有天下四十余年，公车说言，见闻听览，所陈之事，与卿不异，常欲承用，无替怀抱，每苦倥偬，更增愠惑。卿珥貂纒组，博问洽闻，不宜同于郤茸，止取名字，宣之行路。言“我能上事，明言得失，恨朝廷之不能用”。或诵《离骚》“荡荡其无人，遂不御乎千里”。或诵《老子》“知我者希，则我贵矣”。如是献替，莫不能言，正旦虎樽，皆其人也。卿可分别言事，启乃心，沃朕心。

卿云“今北边稽服，政是生聚教训之时，而民失安居，牧守之过”。朕无则哲之知，触向多弊，四聪不开，四明不达，内省责躬，无处逃咎。尧为圣主，四凶在朝；况乎朕也，能无恶人？但大泽之中，有龙有蛇，纵不尽善，不容皆恶。卿可分明显出：某刺史横暴，某太守贪残，某官长凶虐；尚书、兰台，主书、舍人，某人奸猾，某人取与，明言其事，得以黜陟。向令舜但听公车上书，四凶终自不知，尧亦永为暗主。

卿又云“东境户口空虚，良由使命繁多”，但未知此是何使？卿云“弩困邑宰，则拱手听其渔猎；桀黠长吏，又因之而为贪残”，并何姓名？廉平掣肘，复是何人？朝廷思贤，有如饥渴，廉平掣肘，实为异事。宜速条闻，当更擢用。凡所遣使，多由民讼，或复军粮，诸所颺急，盖不获已而遣之。若不遣使，天下枉直云何综理？事实云何济办？恶人日滋，善人日蔽，欲

求安卧，其可得乎！不遣使而得事理，此乃佳事。无足而行，无翼而飞，能到在所；不威而伏，岂不幸甚。卿既言之，应有深见，宜陈秘术，不可怀宝迷邦。

卿又云：守宰贪残，皆由滋味过度。贪残糜费，已如前答。汉文虽爱露台之产，邓通之钱布于天下，以此而治，朕无愧焉。若以下民饮食过差，亦复不然。天监之初，思之已甚。其勤力营产，则无不富饶；惰游缓事，则家业贫窳。勤修产业，以营盘案，自己营之，自己食之，何损于天下？无赖子弟，惰营产业，致于贫窳，无可施設，此何益于天下？且又意虽曰同富，富有不同：慳而富者，终不能设；奢而富者，于事何损？若使朝廷缓其刑，此事终不可断；若急其制，则曲屋密房之中，云何可知？若家家搜检，其细已甚，欲使吏不呼门，其可得乎？更相恐胁，以求财帛，足长祸萌，无益治道。若以此指朝廷，我无此事。昔之牲牢，久不宰杀，朝中会同，菜蔬而已，意粗得奢约之节。若复减此，必有《蟋蟀》之讥。若以为功德事者，皆是园中之所产育。功德之事，亦无多费，变一瓜为数十种，食一菜为数十味，不变瓜菜，亦无多种，以变故多，何损于事，亦豪芥不关国家。如得财如法而用，此不愧乎人。我自除公宴，不食国家之食，多历年稔，乃至宫人，亦不食国家之食，积累岁月。凡所营造，不关材官，及以国匠，皆资雇借，以成其事。近之得财，颇有方便，民得其利，国得其利，我得其利，营诸功德。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，故不能得知。所得财用，暴于天下，不得曲辞辩论。

卿又云女妓越滥，此有司之责，虽然，亦有不同：贵者多畜妓乐，至于勋附若两掖，亦复不闻家有二八，多畜女妓者。此并宜具言其人，当令有司振其霜豪。卿又云：“乃追恨所取为少，如复傅翼，增其搏噬，一何悖哉。”勇怯不同，贪廉各

用，勇者可使进取，怯者可使守城，贪者可使捍御，廉者可使牧民。向使叔齐守于西河，岂能济事？吴起育民，必无成功。若使吴起而不重用，则西河之功废。今之文武，亦复如此。取其搏噬之用，不能得不重更任，彼亦非为朝廷为之傅翼。卿以朝廷为悖，乃自甘之，当思致悖所以。卿云“宜导之以节俭”。又云“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”。此言大善。夫子言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。朕绝房室三十余年，无有淫佚。朕颇自计，不与女人同屋而寝，亦三十余年。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，雕饰之物不入于宫，此亦人所共知。受生不饮酒，受生不好音声，所以朝中曲宴，未尝奏乐，此群贤之所观见。朕三更出理事，随事多少，事少或中前得竟，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。日常一食，若昼若夜，无有定时。疾苦之日，或亦再食。昔要腹过于十围，今之瘦削裁二尺余，旧带犹存，非为妄说。为谁为之？救物故也。《书》曰：“股肱惟人，良臣惟圣。”向使朕有股肱，故可得中主。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，“不令而行”，徒虚言耳。卿今嫌言，便罔知所答。

卿又云“百司莫不奏事，谗竞求进”。此又是谁？何者复是谗事？今不使外人呈事，于义可否？无人废职，职可废乎？职废则人乱，人乱则国安乎？以咽废飧，此之谓也。若断呈事，谁尸其任？专委之人，云何可得？是故古人云：“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”犹二世之委赵高，元后之付王莽。呼鹿为马，卒有阎乐望夷之祸，王莽亦终移汉鼎。

卿云“吹毛求疵”，复是何人所吹之疵？“擘肌分理”，复是何人乎？事及“深刻”“绳逐”，并复是谁？又云“治、署、邸、肆”，何者宜除？何者宜省？“国容戎备”，何者宜省？何者未须？“四方屯传”，何者无益？何者妨民？何处兴造而是役民？何处费财而是非急？若为“讨召”？若为“征赋”？朝

廷从来无有此事，静息之方复何者？宜各出其事，具以奏闻。

卿云“若不及于时大息其民，事至方图，知无及也”。如卿此言，即时便是大役其民，是何处所？卿云“国弊民疲”，诚如卿言，终须出其事，不得空作漫语。夫能言之，必能行之。富国强兵之术，急民省役之宜，号令远近之法，并宜具列。若不具列，则是欺罔朝廷，空示颊舌。凡人有为，先须内省，惟无瑕者，可以戮人。卿不得历诋内外，而不极言其事。伫闻重奏，当复省览，付之尚书，班下海内，庶乱羊永除，害马长息，惟新之美，复见今日。

琛奉敕，但谢过而已，不敢复有指斥。

久之，迁太府卿。太清二年，迁云骑将军、中军宣城王长史。侯景举兵袭京师，王移入台内，留琛与司马杨暉守东府。贼寻攻陷城，放兵杀害，琛被枪未至死，贼求得之，輦至阙下，求见仆射王克、领军硃异，劝开城纳贼。克等让之，涕泣而止，贼复輦送庄严寺疗治之。明年，台城不守，琛逃归乡里。其年冬，贼进寇会稽，复执琛送出都，以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后遇疾卒，年六十九。

琛所撰《三礼讲疏》、《五经滞义》及诸仪法，凡百余篇。

子诩，太清初，自仪同西昌侯掾，出为巴山太守，在郡遇乱卒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云：夏侯胜有言曰：“士患不明经术；经术明，取青紫如拾地芥耳。”硃异、贺琛并起微贱，以经术逢时，致于贵显，符其言矣。而异遂微宠幸，任事居权，不能以道佐君，苟取容媚。及延寇败国，实异之由。祸难既彰，不明其罪，至于身死，宠赠犹殊。罚既弗加，赏亦斯滥，失于劝沮，何以为国？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乱，能无及是乎。

### 列传第三十三

元法僧 元树 元愿达 王神念 杨华  
羊侃 子鸱 羊鸦仁

元法僧，魏氏之支属也。其始祖道武帝。父钟葵，江阳王。法僧仕魏，历光禄大夫，后为使持节、都督徐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镇彭城。普通五年，魏室大乱，法僧遂据镇称帝，诛锄异己，立诸子为王，部署将帅，欲议匡复。既而魏乱稍定，将讨法僧。法僧惧，乃遣使归款，请为附庸，高祖许焉，授侍中、司空，封始安郡公，邑五千户。及魏军既逼，法僧请还朝，高祖遣中书舍人殊异迎之。既至，甚加优宠。时方事招携，抚悦降附，赐法僧甲第女乐及金帛，前后不可胜数。法僧以在魏之日，久处疆埸之任，每因寇掠，杀戮甚多，求兵自卫，诏给甲仗百人，出入禁闕。大通二年，加冠军将军。中大通元年，转车骑将军。四年，进太尉，领金紫光禄。其年，立为东魏主，不行，仍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郢州刺史。大同二年，征为侍中、太尉，领军师将军，薨，时年八十三。二子景隆、景仲，普通中随法僧入朝。

景隆封沌阳县公，邑千户，出为持节、都督广、越、交、桂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中大通三年，征侍中、安右将军。四年，为征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封彭城王，不行，俄除侍中、度支尚书。太清初，又为使持节、

都督广、越、交、桂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行至雷首，遇疾卒，时年五十八。

景仲封枝江县公，邑千户，拜侍中、右卫将军。大通三年，增封，并前为二千户，仍赐女乐一部。出为持节、都督广、越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宣惠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大同中，征侍中、左卫将军。兄景隆后为广州刺史。侯景作乱，以景仲元氏之族，遣信诱之，许奉为主。景仲乃举兵，将下应景。会西江督护陈霸先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起兵攻之，霸先徇其众曰：“朝廷以元景仲与贼连从，谋危社稷，今使曲江公勃为刺史，镇抚此州。”众闻之，皆弃甲而散，景仲乃自缢而死。

元树，字君立，亦魏之近属也。祖献文帝。父僖，咸阳王。树仕魏为宗正卿，属尔硃荣乱，以天监八年归国，封为鄴王，邑二千户，拜散骑常侍。普通六年，应接元法僧还朝，迁使持节、督郢、司、霍三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，增封并前为三千户。讨南蛮贼，平之，加散骑常侍、安西将军，又增邑五百户。中大通二年，征侍中、镇右将军。四年，为使持节，镇北将军，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加鼓吹一部以伐魏，攻魏譙城，拔之。会魏将独孤如愿来援，遂围树，城陷被执，发愤卒于魏，时年四十八。

子贞，大同中，求随魏使崔长谦至鄴葬父，还拜太子舍人。太清初，侯景降，请元氏戚属，愿奉为主，诏封贞为咸阳王，以天子之礼遣还北，会景败而返。

元愿达，亦魏之支庶也。祖明元帝。父乐平王。愿达仕魏为中书令、郢州刺史。普通中，大军北伐，攻义阳，愿达举州献款，诏封乐平公，邑千户，赐甲第女乐。仍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湘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中大通二年，征侍中、太中大夫、翊左将军。大同三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

王神念，太原祁人也。少好儒术，尤明内典。仕魏起家州主簿，稍迁颍川太守，遂据郡归款。魏军至，与家属渡江，封南城县侯，邑五百户。顷之，除安成内史，又历武阳、宣城内史，皆著治绩。还除太仆卿。出为持节、都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。神念性刚正，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。时青、冀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，先有神庙，妖巫欺惑百姓，远近祈祷，糜费极多。及神念至，便令毁撤，风俗遂改。普通中，大举北伐，征为右卫将军。六年，迁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爪牙将军，右卫如故。遘疾卒，时年七十五。诏赠本官、衡州刺史，兼给鼓吹一部。谥曰壮。

神念少善骑射，既老不衰，尝于高祖前手执二刀楯，左右交度，驰马往来，冠绝群伍。时复有杨华者，能作惊军骑，并一时妙捷，高祖深叹赏之。

子尊业，仕至太仆卿。卒，赠信威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，鼓吹一部。次子僧辩，别有传。

杨华，武都仇池人也。父大眼，为魏名将。华少有勇力，容貌雄伟，魏胡太后逼通之，华惧及祸，乃率其部曲来降。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，为作《杨白华歌辞》，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，辞甚凄惋焉。华后累征伐，有战功，历官太仆卿，太子左卫率，封益阳县侯。太清中，侯景乱，华欲立志节，妻子为贼所擒，遂降之，卒于贼。

羊侃，字祖忻，泰山梁甫人，汉南阳太守续之裔也。祖规，宋武帝之临徐州，辟祭酒从事、大中正。会薛安都举彭城降北，规由是陷魏，魏授卫将军、营州刺史。父祉，魏侍中，金紫光禄大夫。侃少而瑰伟，身長七尺八寸，雅爱文史，博涉书记，尤好《左氏春秋》及《孙吴兵法》。弱冠随父在梁州立功，魏正光中，稍为别将。时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，据州反，称帝，仍

遣其弟天生率众攻陷岐州，遂寇雍州。侃为偏将，隶萧宝夤往讨之，潜身巡綏，伺射天生，应弦即倒，其众遂溃。以功迁使持节、征东大将军、东道行台，领泰山太守，进爵钜平侯。

初，其父每有南归之志，常谓诸子曰：“人生安可久淹异域，汝等可归奉东朝。”侃至是将举河济以成先志。兖州刺史羊敦，侃从兄也，密知之，据州拒侃。侃乃率精兵三万袭之，弗克，仍筑十余城以守之。朝廷赏授，一与元法僧同。遣羊鸦仁、王弁率军应接，李元履运给粮仗。魏帝闻之，使授侃骠骑大将军、司徒、泰山郡公，长为兖州刺史，侃斩其使者以徇。魏人大骇，令仆射于晖率众数十万，及高欢、尔硃阳都等相继而至，围侃十余重，伤杀甚众。栅中矢尽，南军不进，乃夜溃围而出，且战且行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。至渣口，众尚万余人，马二千匹，将入南，士卒并竟夜悲歌。侃乃谢曰：“卿等怀土，理不能见随，幸适去留，于此别异。”因各拜辞而去。

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师，诏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瑕丘征讨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并其兄默及三弟忱、给、元，皆拜为刺史。寻以侃为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出顿日城，会陈庆之失律，停进。其年，诏以为持节、云麾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。中大通四年，诏为使持节、都督瑕丘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随太尉元法僧北讨。法僧先启云：“与侃有旧，愿得同行。”高祖乃召侃问方略，侃具陈进取之计。高祖因曰：“知卿愿与太尉同行。”侃曰：“臣拔迹还朝，常思效命，然实未曾愿与法僧同行。北人虽谓臣为吴，南人已呼臣为虏，今与法僧同行，还是群类相逐，非止有乖素心，亦使匈奴轻汉。”高祖曰：“朝廷今者要须卿行。”乃诏以为大军司马。高祖谓侃曰：“军司马废来已久，此段为卿置之。”行次官竹，元树又于谯城丧师。军罢，入为侍中。五年，封高昌县侯，邑千

户。六年，出为云麾将军、晋安太守。闽越俗好反乱，前后太守莫能止息，侃至讨击，斩其渠帅陈称、吴满等，于是郡内肃清，莫敢犯者。顷之，征太子左卫率。

大同三年，车驾幸乐游苑，侃预宴。时少府奏新造两刃槊成，长二丈四尺，围一尺三寸，高祖因赐侃马，令试之。侃执槊上马，左右击刺，特尽其妙，高祖善之，又制《武宴诗》三十韵以示侃，侃即席应诏，高祖览曰：“吾闻仁者有勇，今见勇者有仁，可谓邹、鲁遗风，英贤不绝。”六年，迁司徒左长史。八年，迁都官尚书。时尚书令何敬容用事，与之并省，未尝游造。有宦者张僧胤候侃，侃曰：“我床非阉人所坐。”竟不前之，时论美其贞正。九年，出为使持节、壮武将军、衡州刺史。

太清元年，征为侍中。会大举北伐，仍以侃为持节、冠军，监作韩山堰事，两旬堰立。侃劝元帅贞阳侯乘水攻彭城，不纳；既而魏援大至，侃频劝乘其远来可击，旦日又劝出战，并不从，侃乃率所领出顿堰上。及众军败，侃结阵徐还。

二年，复为都官尚书。侯景反，攻陷历阳，高祖问侃讨景之策。侃曰：“景反迹久见，或容豕突，宜急据采石，令邵陵王袭取寿春。景进不得前，退失巢窟，乌合之众，自然瓦解。”议者谓景未敢便逼京师，遂寝其策，令侃率千余骑顿望国门。景至新林，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。时景既卒至，百姓竞入，公私混乱，无复次第。侃乃区分防拟，皆以宗室间之。军人争入武库，自取器甲，所司不能禁，侃命斩数人，方得止。及贼逼城，众皆恟惧，侃伪称得射书，云“邵陵王、西昌侯已至近路”。众乃少安。贼攻东掖门，纵火甚盛，侃亲自距抗，以水沃火，火灭，引弓射杀数人，贼乃退。加侍中、军师将军。有诏送金五千两，银万两，绢万匹，以赐战士，侃辞不受。部

曲千余人，并私加赏赉。

贼为尖顶木驴攻城，矢石所不能制，侃作雉尾炬，施铁镞，以油灌之，掷驴上焚之，俄尽。贼又东西两面起土山，以临城，城中震骇，侃命为地道，潜引其土，山不能立。贼又作登城楼车，高十余丈，欲临射城内，侃曰：“车高踈虚，彼来必倒，可卧而观之，不劳设备。”及车动果倒，众皆服焉。贼既频攻不捷，乃筑长围。殊异、张绶议欲出击之，高祖以问侃，侃曰：“不可。贼多日攻城，既不能下，故立长围，欲引城中降者耳。今击之，出人若少，不足破贼，若多，则一旦失利，自相腾践，门隘桥小，必大致挫衄，此乃示弱，非骋王威也。”不从，遂使千余人出战，未及交锋，望风退走，果以争桥赴水，死者太半。

初，侃长子毓为景所获，执来城下示侃，侃谓曰：“我倾宗报主，犹恨不足，岂复计此一子，幸汝早能杀之。”数日复持来，侃谓毓曰：“久以汝为死，犹复在邪？吾以身许国，誓死行阵，终不以尔而生进退。”因引弓射之。贼感其忠义，亦不之害也。景遣仪同傅士哲呼侃与语曰：“侯王远来问讯天子，何为闭距，不时进纳？尚书国家大臣，宜启朝廷。”侃曰：“侯将军奔亡之后，归命国家，重镇方城，悬相任寄，何所患苦？忽致称兵？今驱乌合之卒，至王城之下，虏马饮淮，矢集帝室，岂有人臣而至于此？吾荷国重恩，当禀承庙算，以扫大逆耳，不能妄受浮说，开门揖盗。幸谢侯王，早自为所。”士哲又曰：“侯王事君尽节，不为朝廷所知，正欲面启至尊，以除奸佞，既居戎旅，故带甲来朝，何谓作逆？”侃曰：“圣上临四海将五十年，聪明睿哲，无幽不照，有何奸佞而得在朝？欲饰其非，宁无谗说。且侯王亲举白刃，以向城阙，事君尽节，正若是邪！”士哲无以应，乃曰：“在北之日，久挹风猷，每

恨平生，未获披叙，愿去戎服，得一相见。”侃为之免胄，士哲瞻望久之而去。其为北人所钦慕如此。

后大雨，城内土山崩，贼乘之垂入，苦战不能禁，侃乃令多掷火，为火城以断其路，徐于里筑城，贼不能进。十二月，遘疾卒于台内，时年五十四。诏给东园秘器，布绢各五百匹，钱三百万，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鼓吹一部。

侃少而雄勇，膂力绝人，所用弓至十余石。尝于兖州尧庙蹋壁，直上至五寻，横行得七迹。泗桥有数石人，长八尺，大十围，侃执以相击，悉皆破碎。

侃性豪侈，善音律，自造《采莲》、《棹歌》两曲，甚有新致。姬妾侍列，穷极奢靡。有弹筝人陆太喜，著鹿角爪长七寸。僮人张净琬，腰围一尺六寸，时人咸推能掌中僮。又有孙荆玉，能反腰帖地，衔得席上玉簪。敕赉歌人王娥儿，东宫亦赉歌者屈偶之，并妙尽奇曲，一时无对。初赴衡州，于两艘符，起三间通梁水斋，饰以珠玉，加之锦纈，盛设帷屏，陈列女乐，乘潮解缆，临波置酒，缘塘傍水，观者填咽。大同中，魏使阳斐，与侃在北尝同学，有诏令侃延斐同宴。宾客三百余人，器皆金玉杂宝，奏三部女乐，至夕，侍婢百余人，俱执金花烛。侃不能饮酒，而好宾客交游，终日献酬，同其醉醒。性宽厚，有器局，尝南还至漣口，置酒，有客张孺才者，醉于船中失火，延烧七十余艘，所燔金帛不可胜数。侃闻之，都不挂意，命酒不辍。孺才惭惧，自逃匿，侃慰喻使还，待之如旧。

第三子鸱。鸱字子鹏。随侃台内，城陷，窜于阳平。侯景呼还，待之甚厚。及景败，鸱密图之，乃随其东走。景于松江战败，惟余三舸，下海欲向蒙山。会景倦昼寝，鸱语海师：“此中何处有蒙山！汝但听我处分。”遂直向京口。至胡豆洲，景觉，大惊，问岸上人，云“郭元建犹在广陵”，景大喜，将

依之。鵠拔刀叱海师，使向京口。景欲透水，鵠抽刀斫之，景乃走入船中，以小刀挟船，鵠以槩入刺杀之。世祖以鵠为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、明威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封昌国县公，邑二千户，赐钱五百万，米五千石，布绢各一千匹，又领东阳太守。征陆纳，加散骑常侍。平峡中，除西晋州刺史。破郭元建于东关，迁使持节、信武将军、东晋州刺史。承圣三年，西魏围江陵，鵠赴援不及，从王僧愔征萧勃于岭表。闻大尉僧辩败，乃还，为侯瑱所破，于豫章遇害，时年二十八。

羊鸦仁，字孝穆，太山钜平人也。少骁果有胆力，仕郡为主簿。普通中，率兄弟自魏归国，封广晋县侯。征伐青、齐间，累有功绩，稍迁员外散骑常侍、历阳太守。中大通四年，为持节、都督谯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谯州刺史。大同七年，除太子左卫率，出为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司、豫、楚四州诸军事、轻车将军、北司州刺史。侯景降，诏鸦仁督士州刺史桓和之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万，趋悬瓠应接景，仍为都督豫、司、淮、冀、殷、应、西豫等七州诸军事、司、豫二州刺史，镇悬瓠。会侯景败于涡阳，魏军渐逼，鸦仁恐粮运不继，遂还北司，上表陈谢。高祖大怒，责之，鸦仁惧，又顿军于淮上。及侯景反，鸦仁率所部入援。太清二年，景既背盟，鸦仁乃与赵伯超及南康王会理共攻贼于东府城，反为贼所败。台城陷，鸦仁见景，为景所留，以为五兵尚书。鸦仁常思奋发，谓所亲曰：“吾以凡流，受宠朝廷，竟无报效，以答重恩。社稷倾危，身不能死，偷生苟免，以至于今。若以此终，没有余愤。”因遂泣下，见者伤焉。三年，出奔江西，其故部曲数百人迎之，将赴江陵，至东莞，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诸子所害。

史臣曰：高祖革命受终，光期宝运，威德所渐，莫不怀来，其皆殉难投身，前后相属。元法僧之徒入国，并降恩遇，位重

任隆，击钟鼎食，美矣。而羊侃、鴉仁值太清之难，并竭忠奉国。侃则临危不挠，鴉仁守义殒命，可谓志等松筠，心均铁石，古之殉节，斯其谓乎！

## 列传第三十四

司马褰 到溉 刘显 刘之遴 弟之亨 许懋

司马褰，字元素，河内温人也。曾祖纯之，晋大司农高密敬王。祖让之，员外常侍。父夔，善《三礼》，仕齐官至国子博士。褰少传家业，强力专精，手不释卷，其礼文所涉书，略皆遍睹。沛国刘 献为儒者宗，嘉其学，深相赏好。少与乐安任昉善，昉亦推重焉。初为国子生，起家奉朝请，稍迁王府行参军。天监初，诏通儒治五礼，有司举褰治嘉礼，除尚书祠部郎中。是时创定礼乐，褰所议多见施行。除步兵校尉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褰学尤精于事数，国家吉凶礼，当世名儒明山宾、贺循等疑不能断，皆取决焉。累迁正员郎、镇南谘议参军，兼舍人如故。迁尚书右丞。出为仁威长史、长沙内史。还除云骑将军，兼御史中丞，顷之即真。十六年，出为宣毅南康王长史、行府国并石头戍军事。褰虽居外官，有敕预文德、武德二殿长名问讯，不限日。十七年，迁明威将军、晋安王长史，未几卒。王命记室庾肩吾集其文为十卷，所撰《嘉礼仪注》一百一十二卷。

到溉，字茂灌，彭城武原人。曾祖彦之，宋骠骑将军。祖仲度，骠骑江夏王从事中郎。父坦，齐中书郎。溉少孤贫，与弟洽俱聪敏有才学，早为任昉所知，由是声名益广。起家王国

左常侍，转后军法曹行参军，历殿中郎。出为建安内史，迁中书郎，兼吏部，太子中庶子。湘东王绎为会稽太守，以溉为轻车长史、行府郡事。高祖敕王曰：“到溉非直为汝行事，足为汝师，间有进止，每须询访。”遭母忧，居丧尽礼，朝廷嘉之。服阕，犹蔬食布衣者累载。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御史中丞，太府卿，都官尚书，郢州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加招远将军，入为左民尚书。

溉身長八尺，美风仪，善容止，所莅以清白自修。性又率俭，不好声色，虚室单床，傍无姬侍。自外车服，不事鲜华，冠履十年一易，朝服或至穿补，传呼清路，示有朝章而已。顷之，坐事左迁金紫光禄大夫，俄授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国子祭酒。

溉素谨厚，特被高祖赏接，每与对棋，从夕达旦。溉第山池有奇石，高祖戏与赌之，并《礼记》一部，溉并输焉，未进，高祖谓殊异曰：“卿谓到溉所输可以送未？”溉敛板对曰：“臣既事君，安敢失礼。”高祖大笑，其见亲爱如此。后因疾失明，诏以金紫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，就第养疾。

溉家门雍睦，兄弟特相友爱。初与弟洽常共居一斋，洽卒后，便舍为寺，因断腥膻，终身蔬食，别营小室，朝夕从僧徒礼诵。高祖每月三致净馔，恩礼甚笃。蒋山有延贤寺者，溉家世创立，故生平公俸，咸以供焉，略无所取。性又不好交游，惟与殊异、刘之遴、张绾同志友密。及卧疾家园，门可罗雀，三君每岁时常鸣驺枉道，以相存问，置酒叙生平，极欢而去。临终，托张、刘勒子孙以薄葬之礼，卒时年七十二。诏赠本官。有集二十卷行于世。时以溉、洽兄弟比之二陆，故世祖赠诗曰：“魏世重双丁，晋朝称二陆，何如今两到，复似凌寒竹。”

子镜，字圆照，安西湘东王法曹行参军，太子舍人，早卒。

镜子苴，早聪慧，起家著作佐郎，历太子舍人，宣城王主

簿，太子洗马，尚书殿中郎。尝从高祖幸京口，登北顾楼赋诗，苾受诏便就，上览以示溉曰：“苾定是才子，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苾。”因赐溉《连珠》曰：“研磨墨以腾文，笔飞毫以书信。如飞蛾之赴火，岂焚身之可吝。必耄年其已及，可假之于少苾。”其见知赏如此。除丹阳尹丞。太清乱，赴江陵卒。

刘显，字嗣芳，沛国相人也。父礪，晋安内史。显幼而聪敏，当世号曰神童。天监初，举秀才，解褐中军临川王行参军，俄署法曹。显好学，博涉多参通，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，文字零落，历示诸人，莫能识者，显云是《古文尚书》所删逸篇，昉检《周书》，果如其说，昉因大相赏异。丁母忧，服阕，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，于坐策显经史十事，显对其九。约曰：“老夫昏忘，不可受策；虽然，聊试数事，不可至十也。”显问其五，约对其二。陆倕闻之叹曰：“刘郎可谓差人，虽吾家平原诣张壮武，王粲谒伯喈，必无此对。”其为名流推赏如此。及约为太子少傅，乃引为五官掾，俄兼廷尉正。五兵尚书傅昭掌著作，撰国史，引显为佐。九年，始革尚书五都选，显以本官兼吏部郎，又除司空临川王外兵参军，迁尚书仪曹郎。尝为《上朝诗》，沈约见而美之，时约郊居宅新成，因命工书人题之于壁。出为临川王记室参军。建康平，复入为尚书仪曹侍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出为秣陵令，又除骠骑鄱阳王记室，兼中书舍人，累迁步兵校尉、中书侍郎，舍人如故。

显与河东裴子野、南阳刘之遴、吴郡顾协，连职禁中，递相师友，时人莫不慕之。显博闻强记，过于裴、顾，时魏人献古器，有隐起字，无能识者，显案文读之，无有滞碍，考校年月，一字不差，高祖甚嘉焉。迁尚书左丞，除国子博士。出为宣远岳阳王长史，行府国事，未拜，迁云麾邵陵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大同九年，王迁镇郢州，除平西谘议参军，加戎昭将军。

其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友人刘之遴启皇太子曰：“之遴尝闻，夷、叔、柳惠，不逢仲尼一言，则西山饿夫，东国黜士，名岂施于后世。信哉！生有七尺之形，终为一棺之土。不朽之事，寄之题目，怀珠抱玉，有歿世而名不称者，可为长太息，孰过于斯。窃痛友人沛国刘显，韞椟艺文，研精覃奥，聪明特达，出类拔群。阖棺郢都，归魂上国，卜宅有日，须镌墓板。之遴已略撰其事行，今辄上呈。伏愿鸿慈，降兹睿藻，荣其枯馘，以慰幽魂。冒昧尘闻，战栗无地。”乃蒙令为志铭曰：“繁弱挺质，空桑吐声，分器见重，播乐传名。谁其均之？美有髦士。礼著幼年，业明壮齿。厌饫典坟，研精名理。一见弗忘，过目则记。若访贾逵，如问伯始。颖脱斯出，学优而仕。议狱既佐，芸兰乃握。抟凤池水，推羊太学。内参禁中，外相籀岳。斜光已道，殒彼西浮；百川到海，还逐东流。营营返魄，泛泛虚舟。白马向郊，丹旒背巩。野埃兴伏，山云轻重。吕掩书坟，扬归玄冢。尔其戒行，途穷土垄。弱葛方施，丛柯日拱。遂柳萸春，禽寒敛翮。长空常暗，阴泉独涌。祔彼故茔，流芬相踵。

显有三子：莠，荏，臻。臻早著名。

刘之遴，字思贞，南阳涅阳人也。父虬，齐国子博士，谥文范先生。之遴八岁能属文，十五举茂才对策，沈约、任昉见而异之。起家宁朔主簿。吏部尚书王瞻尝候任昉，值之遴在坐，昉谓瞻曰：“此南阳刘之遴，学优未仕，水镜所宜甄擢。”瞻即辟为太学博士。时张稷新除尚书仆射，托昉为让表，昉令之遴代作，操笔立成。昉曰：“荆南秀气，果有异才，后仕必当过仆。”御史中丞乐蔼，即之遴舅，宪台奏弹，皆之遴草焉。迁平南行参军，尚书起部郎，延陵令，荆州治中。太宗临荆州，仍迁宣惠记室。之遴笃学明审，博览群籍。时刘显、韦稜并强记，之遴每与讨论，咸不能过也。

还除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迁正员郎，尚书右丞，荆州大中正。累迁中书侍郎，鸿胪卿，复兼中书舍人。出为征西鄱阳王长史、南郡太守，高祖谓曰：“卿母年德并高，故令卿衣锦还乡，尽荣养之理。”后转为西中郎湘东王长史，太守如故。初，之遴在荆府，尝寄居南郡廨，忽梦前太守袁象谓曰：“卿后当为折臂太守，即居此中。”之遴后果损臂，遂临此郡。丁母忧，服阕，征秘书监，领步兵校尉。出为郢州行事，之遴意不愿出，固辞，高祖手敕曰：“朕闻妻子具，孝衰于亲；爵禄具，忠衰于君。卿既内足，理忘奉公之节。”遂为有司所奏免。久之，为太府卿，都官尚书，太常卿。

之遴好古爱奇，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。有一器似瓯，可容一斛，上有金错字，时人无能知者。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。其第一种，镂铜鸱夷榼二枚，两耳有银镂，铭云“建平二年造”。其第二种，金银错镂古樽二枚，有篆铭云“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”。其第三种，外国澡灌一口，铭云“元封二年，龟兹国献”。其第四种，古制澡盘一枚，铭云“初平二年造”。

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上《汉书》真本，献之东宫，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、到溉、陆襄等参校异同。之遴具异状十事，其大略曰：“案古本《汉书》称‘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，郎班固上’；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。又案古本《叙传》号为中篇；今本称为《叙传》。又今本《叙传》载班彪事行；而古本云‘稚生彪，自有传’。又今本纪及表、志、列传不相合为次，而古本相合为次，总成三十八卷。又今本《外戚》在《西域》后；古本《外戚》次《帝纪》下，又今本《高五子》、《文三王》、《景十三王》、《武五子》、《宣元六王》杂在诸传秩中；古本诸王悉次《外戚》下，在《陈项传》前。又今本《韩彭英卢吴》述云‘信惟饿隶，布实黥徒，越亦狗盗，芮尹江湖，

云起龙骧，化为侯王’；古本述云‘淮阴毅毅，杖剑周章，邦之杰子，实惟彭、英，化为侯王，云起龙骧’。又古本第三十七卷，解音释义，以助雅诂，而今本无此卷。”

之遴好属文，多学古体，与河东裴子野、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，因为交好。是时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毛诗》并有高祖义疏，惟《左氏传》尚阙。之遴乃著《春秋大意》十科，《左氏》十科，《三传同异》十科，合三十事以上之。高祖大悦，诏答之曰：“省所撰《春秋》义，比事论书，辞微旨远。编年之教，言阐义繁，丘明传洙泗之风，公羊稟西河之学，鐸椒之解不追，瑕丘之说无取。继踵胡毋，仲舒云盛，因修《谷梁》，千秋最笃。张苍之传《左氏》，贾谊之袭荀卿，源本分镳，指归殊致，详略纷然，其来旧矣。昔在弱年，乃经研味，一从遗置，迄将五纪。兼晚冬暑促，机事罕暇，夜分求衣，未遑搜括。须待夏景，试取推寻，若温故可求，别酬所问也。”

太清二年，侯景乱，之遴避难还乡，未至，卒于夏口，时年七十二。前后文集五十卷，行于世。

之亨字嘉会，之遴弟也。少有令名。举秀才，拜太学博士，稍迁兼中书通事舍人，步兵校尉，司农卿。又代兄之遴为安西湘东王长史、南郡太守。在郡有异绩。数年卒于官，时年五十。荆土至今怀之，不忍斥其名，号为“大南郡”、“小南郡”云。

许懋，字昭哲，高阳新城人，魏镇北将军允九世孙。祖珪，宋给事中，著作郎，桂阳太守。父勇惠，齐太子家令，冗从仆射。懋少孤，性至孝，居父忧，执丧过礼。笃志好学，为州党所称。十四入太学，受《毛诗》，旦领师说，晚而覆讲，座下听者常数十百人，因撰《风雅比兴义》十五卷，盛行于世。尤晓故事，称为仪注之学。

起家后军豫章王行参军，转法曹，举茂才，迁骠骑大将军

仪同中记室。文惠太子闻而召之，侍讲于崇明殿，除太子步兵校尉。永元中，转散骑侍郎，兼国子博士。与司马巖同志友善，仆射江祐甚推重之，号为“经史笥”。天监初，吏部尚书范云举懋参详五礼，除征西鄱阳王谘议，兼著作郎，待诏文德省。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，高祖雅好礼，因集儒学之士，草封禅仪，将欲行焉。懋以为不可，因建议曰：

臣案舜幸岱宗，是为巡狩，而郑引《孝经钩命决》云“封于泰山，考绩柴燎，禅乎梁甫，刻石纪号”。此纬书之曲说，非正经之通义也。依《白虎通》云，“封者，言附广也；禅者，言成功相传也”。若以禅授为义，则禹不应传启至桀十七世也，汤又不应该传外丙至纣三十七世也。又《礼记》云：“三皇禅奕奕，谓盛德也。五帝禅亭亭，特立独起于身也。三王禅梁甫，连延不绝，父没子继也。”若谓“禅奕奕为盛德者，古义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，是为三皇。伏羲封泰山，禅云云，黄帝封泰山，禅亭亭，皆不禅奕奕，而云盛德，则无所寄矣。若谓五帝禅亭亭，特立独起于身者，颛顼封泰山，禅云云，帝喾封泰山，禅云云，尧封泰山，禅云云，舜封泰山，禅云云，亦不禅亭亭，若合黄帝以为五帝者，少昊即黄帝子，又非独立之义矣。若谓三王禅梁甫，连延不绝，父没子继者，禹封泰山，禅云云，周成王封泰山，禅社首，旧书如此，异乎《礼说》，皆道听所得，失其本文。假使三王皆封泰山禅梁甫者，是为封泰山则有传世之义，禅梁甫则有揖让之怀，或欲禅位，或欲传子，义既矛盾，理必不然。

又七十二君，夷吾所记，此中世数，裁可得二十余主：伏羲、神农、女媧、大庭、柏皇、中央、栗陆、骊连、赫胥、尊卢、混沌、昊英、有巢、硃襄、葛天、阴康、无怀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中间乃有共工，

霸有九州，非帝之数，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禅之事？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，未有君臣，人心淳朴，不应金泥玉检，升中刻石。燧人、伏羲、神农三皇结绳而治，书契未作，未应有铸文告成。且无怀氏，伏羲后第十六主，云何得在伏羲前封泰山禅云云？

夷吾又曰：“惟受命之君然后得封禅。”周成王非受命君，云何而得封泰山禅社首？神农与炎帝是一主，而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，炎帝封泰山禅云云，分为二人，妄亦甚矣！若是圣主，不须封禅；若是凡主，不应封禅。当是齐桓欲行此事，管仲知其不可，故举怪物以屈之也。

秦始皇登泰山中坂，风雨暴至，休松树下，封为五大夫，而事不遂。汉武帝宗信方士，广召儒生，皮弁搢绅，射牛行事，独与霍嬗俱上，既而子侯暴卒，厥足用伤。至魏明，使高堂隆撰其礼仪，闻隆没，叹息曰：“天不欲成吾事，高生舍我亡也。”晋武泰始中欲封禅，乃至太康议犹不定，意不果行。孙皓遣兼司空董朝、兼太常周处至阳羨封禅国山。此朝君子，有何功德？不思古道而欲封禅，皆是主好名于上，臣阿旨于下也。

夫封禅者，不出正经，惟《左传》说“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”，亦不谓为封禅。郑玄有参、柴之风，不能推寻正经，专信纬候之书，斯为谬矣。盖《礼》云“因天事天，因地事地，因名山升中于天，因吉土享帝于郊”。燔柴岱宗，即因山之谓矣。故《曲礼》云“天子祭天地”是也。又祈谷一，报谷一，礼乃不显祈报地，推文则有。《乐记》云：“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；和故百物不失，节故祀天祭地。”百物不失者，天生之，地养之。故知地亦有祈报，是则一年三郊天，三祭地。《周官》有员丘方泽者，总为三事，郊祭天地。故《小宗伯》云“兆五帝于四郊”，此即《月令》迎气之郊也，《舜典》有“岁二月东巡狩，至于岱宗”，夏南，秋西，冬北，

五年一周，若为封禪，何其数也！此为九郊，亦皆正义。至如大旅于南郊者，非常祭也。《大宗伯》“国有大故则旅上帝”，《月令》云“仲春玄鸟至，祀于高禩”，亦非常祭。故《诗》云“克禋克祀，以弗无子”。并有雩禱，亦非常祭。《礼》云“雩，颺水旱也”。是为合郊天地有三，特郊天有九，非常祀又有三。《孝经》云：“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雩祭与明堂虽是祭天，而不在郊，是为天祀有十六，地祭有三，惟大禘祀不在此数。《大传》云：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。”异于常祭，以故云大于时祭。案《系辞》云：“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。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有人道焉，兼三才而两之，故六。六者非佗，三才之道也。”《乾·彖》云：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，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。”此则应六年一祭，坤元亦尔。诚敬之道，尽此而备。至于封禪，非所敢闻。

高祖嘉纳之，因推演懋议，称制旨以答，请者由是遂停。

十年，转太子家令。宋、齐旧仪，郊天祀帝，皆用袞冕，至天监七年，懋始请造大裘。至是，有事于明堂，仪注犹云“服袞冕”。懋駁云：“《礼》云‘大裘而冕，祀昊上帝亦如之。’良由天神尊远，须贵诚质。今泛祭五帝，理不容文。”改服大裘，自此始也。又降敕问：“凡求阴阳，应各从其类，今雩祭燔柴，以火祈水，意以为疑。”懋答曰：“雩祭燔柴，经无其文，良由先儒不思故也。按周宣《云汉》之诗曰：‘上下奠瘞，靡神不宗。’毛注云：‘上祭天，下祭地，奠其币，瘞其物。’以此而言，为旱而祭天地，并有瘞埋之文，不见有燔柴之说。若以祭五帝必应燔柴者，今明常之礼，又无其事。且《礼》又云‘埋少牢以祭时’，时之功是五帝，此又是不用柴之证矣。昔雩坛在南方正阳位，有乖求神；而已移于东，实

柴之礼犹未革。请停用柴，其牲牢等物，悉从坎瘞，以符周宣《云汉》之说。”诏并从之。凡诸礼仪，多所刊正。

以足疾出为始平太守，政有能名。加散骑常侍，转天门太守。中大通三年，皇太子召诸儒参录《长春义记》。四年，拜中庶子。是岁卒，时年六十九。撰《述行记》四卷，有集十五卷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司马褰儒术博通，到溉文义优敏，显懋之遴强学浹洽，并职经便繁，应对左右，斯盖严、硃之任焉。而溉、之遴遂至显贵，亟拾青紫；然非遇时，焉能致此仕也。

## 列传第三十五

王规 刘毅 宗懔 王承 褚翔 萧介  
从父兄洽 褚球 刘孺 弟遵  
刘潜 弟孝胜、孝威、孝先 殷芸 萧几

王规，字威明，琅邪临沂人。祖俭，齐太尉南昌文宪公。父骞，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。规八岁，以丁所生母忧，居丧有至性。太尉徐孝嗣每见必为之流涕，称曰孝童。叔父暕亦深器重之，常曰：“此儿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年十二，《五经》大义，并略能通。既长，好学有口辩。州举秀才，郡迎主簿。

起家秘书郎，累迁太子舍人、安右南康王主簿、太子洗马。天监十二年，改构太极殿，功毕，规献《新殿赋》，其辞甚工。拜秘书丞。历太子中舍人、司徒左西属、从事中郎。晋安王纲出为南徐州，高选僚属，引为云麾谘议参军。久之，出为新安太守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袭封南昌县侯，除中书黄门侍郎。敕与陈郡殷钧、琅邪王锡、范阳张缙同侍东宫，俱为昭明太子所礼。湘东王时为京尹，与朝士宴集，属规为酒令。规从容对曰：“自江左以来，未有兹举。”特进萧琛、金紫傅昭在坐，并谓为知言。普通初，陈庆之北伐，克复洛阳，百僚称贺，规退曰：“道家有云：非为功难，成功难也。羯寇游魂，为日已久，桓温得而复失，宋武竟无成功。我孤军无援，深入寇境，威势不接，馈运难继，将是役也，为祸阶矣。”俄而王师覆没，其

识达事机多如此类。

六年，高祖于文德殿饫广州刺史元景隆，诏群臣赋诗，同用五十韵，规援笔立奏，其文又美。高祖嘉焉，即日诏为侍中。大通三年，迁五兵尚书，俄领步兵校尉。中大通二年，出为贞威将军骠骑晋安王长史。其年，王立为皇太子，仍为吴郡太守。主书芮珍宗家在吴，前守宰皆倾意附之。是时珍宗假还，规遇之甚薄，珍宗还都，密奏规云“不理郡事”。俄征为左民尚书，郡吏民千余人诣阙请留，表三奏，上不许。寻以本官领右军将军，未拜，复为散骑常侍、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。规辞疾不拜，于钟山宗熙寺筑室居焉。大同二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五。诏赠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赙钱二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章。皇太子出临哭，与湘东王绎令曰：“威明昨宵奄复殂化，甚可痛伤。其风韵遒正，神峰标映，千里绝迹，百尺无枝。文辩纵横，才学优赡，跌宕之情弥远，濠梁之气特多，斯实俊民也。一尔过隙，永归长夜，金刀掩芒，长淮绝涸。去岁冬中，已伤刘子；今兹寒孟，复悼王生。俱往之伤，信非虚说。”规集《后汉》众家异同，注《续汉书》二百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子褒，字子汉，七岁能属文。外祖司空袁昂爱之，谓宾客曰：“此儿当成吾宅相。”弱冠举秀才，除秘书郎、太子舍人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袭封南昌侯，除武昌王文学、太子洗马，兼东宫管记，迁司徒属，秘书丞，出为安成内史。太清中，侯景陷京城，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举州附贼，贼转寇南中，褒犹据郡拒守。大宝二年，世祖命征褒赴江陵，既至，以为忠武将军、南平内史，俄迁吏部尚书、侍中。承圣二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仍参掌选事，又加侍中。其年，迁左仆射，参掌如故。三年，江陵陷，入于周。

褒著《幼训》，以诫诸子。其一章云：

陶士衡曰：“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阴。”文士何不诵书，武士何不马射？若乃玄冬修夜，硃明永日，肃其居处，崇其墙仞，门无糴杂，坐阙号呶。以之求学，则仲尼之门人也；以之为文，则贾生之升堂也。古者盘盂有铭，几杖有诫，进退循焉，俯仰观焉。文王之诗曰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立身行道，终始若一。“造次必于是”，君子之言欤？

儒家则尊卑等差，吉凶降杀。君南面而臣北面，天地之义也；鼎俎奇而笾豆偶，阴阳之义也。道家则堕支体，黜聪明，弃义绝仁，离形去智。释氏之义，见苦断习，证灭循道，明因辨果，偶凡成圣，斯虽为教等差，而义归汲引。吾始乎幼学，及于知命，既崇周、孔之教，兼循老、释之谈，江左以来，斯业不坠，汝能修之，吾之志也。

初，有沛国刘、南阳宗懔与褒俱为中兴佐命，同参帷幄。

刘，字仲宝，晋丹阳尹真长七世孙也。少方正有器局。自国子礼生射策高第，为宁海令，稍迁湘东王记室参军，又转中记室。太清中，侯景乱，世祖承制上流，书檄多委焉，亦竭力尽忠，甚蒙赏遇。历尚书左丞、御史中丞。承圣二年，迁吏部尚书、国子祭酒，余如故。

宗懔，字元懔。八世祖承，晋宜都郡守，属永嘉东徙，子孙因居江陵焉。懔少聪敏好学，昼夜不倦，乡里号为“童子学士”。普通中，为湘东王府兼记室，转刑狱，仍掌书记。历临汝、建成、广晋等令，后又为世祖荆州别驾。及世祖即位，以为尚书郎，封信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累迁吏部郎中、五兵尚书、吏部尚书。承圣三年，江陵没，与俱入于周。

王承，字安期，仆射暕子。七岁通《周易》，选补国子生。年十五，射策高第，除秘书郎。历太子舍人、南康王文学、邵陵王友、太子中舍人。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中舍人，累迁

中书黄门侍郎，兼国子博士。时膏腴贵游，咸以文学相尚，罕以经术为业，惟承独好之，发言吐论，造次儒者。在学训诸生，述《礼》、《易》义。中大通五年，迁长兼侍中，俄转国子祭酒。承祖俭及父暕尝为此职，三世为国师，前代未之有也，当世以为荣。久之，出为戎昭将军、东阳太守。为政宽惠，吏民悦之。视事未期，卒于郡，时年四十一。谥曰章子。

承性简贵有风格。时右卫殊异当朝用事，每休下，车马常填门。时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论，以忤权右，常指异门曰：“此中辐辏，皆以利往。能不至者，惟有大小王东阳。”小东阳，即承弟稚也。当时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门，时以此称之。

褚翔，字世举，河南阳翟人。曾祖渊，齐太宰文简公，佐命齐室。祖綦，太常穆子。父向，字景政。年数岁，父母相继亡没，向哀毁若成人者，亲表咸异之。既长，淹雅有器量。高祖践阼，选补国子生。起家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、尚书殿中郎。出为安成内史。还除太子洗马、中舍人，累迁太尉从事中郎、黄门侍郎、镇右豫章王长史。顷之，入为长兼侍中。向风仪端丽，眉目如点，每公庭就列，为众所瞻望焉。大通四年，出为宁远将军北中郎庐陵王长史。三年，卒官。外兄谢举为制墓铭，其略曰：“弘治推华，子嵩惭量；酒归月下，风清琴上。”论者以为拟得其人。

翔初为国子生，举高第。丁父忧。服阕，除秘书郎，累迁太子舍人、宣城王主簿。中大通五年，高祖宴群臣乐游苑，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，限三刻成。翔于坐立奏，高祖异焉，即日转宣城王文学，俄迁为友。时宣城友、文学加它王二等，故以翔超为之，时论美焉。出为义兴太守。翔在政洁已，省繁苛，去浮费，百姓安之。郡之西亭有古树，积年枯死；翔至郡，忽更生枝叶，百姓咸以为善政所感。及秩满，吏民诣阙请之，

敕许焉。寻征为吏部郎，去郡，百姓无老少追送出境，涕泣拜辞。

翔居小选公清，不为请属易意，号为平允。俄迁侍中，顷之转散骑常侍，领羽林监，侍东宫。出为晋陵太守，在郡末期，以公事免。俄复为散骑常侍，侍东宫。太清二年，迁守吏部尚书。其年冬，侯景围宫城，翔于围内丁母忧，以毁卒，时年四十四。诏赠本官。翔少有孝性。为侍中时，母疾笃，请沙门祈福。中夜忽见户外有异光，又闻空中弹指，及晓，疾遂愈。咸以翔精诚所致焉。

萧介，字茂镜，兰陵人也。祖思话，宋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仆射。父惠茜，齐左民尚书。介少颖悟，有器识，博涉经史，兼善属文。齐永元末，释褐著作佐郎。天监六年，除太子舍人。八年，迁尚书金部郎。十二年，转主客郎。出为吴令，甚著声绩。湘东王闻介名，思共游处，表请之。普通三年，乃以介为湘东王谘议参军。大通二年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大同二年，武陵王为扬州刺史，以介为府长史，在职清白，为朝廷所称。高祖谓何敬容曰：“萧介甚贫，可处以一郡。”敬容未对，高祖曰：“始兴郡顷无良守，岭上民颇不安，可以介为之。”由是出为始兴太守。介至任，宣布威德，境内肃清。七年，征为少府卿，寻加散骑常侍。会侍中阙，选司举王筠等四人，并不称旨，高祖曰：“我们中久无此职，宜用萧介为之。”介博物强识，应对左右，多所匡正，高祖甚重之。迁都官尚书，每军国大事，必先询访于介焉。高祖谓殊异曰：“端右之材也。”中大同二年，辞疾致事，高祖优诏不许。终不肯起，乃遣谒者仆射魏祥就拜光禄大夫。

太清中，侯景于涡阳败走，入寿阳。高祖敕防主韦默纳之，介闻而上表谏曰：

臣抱患私门，窃闻侯景以涡阳败绩，只马归命，陛下不悔前祸，复敕容纳。臣闻凶人之性不移，天下之恶一也。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，终诛董而为贼；刘牢反王恭以归晋，还背晋以构妖。何者？狼子野心，终无驯狎之性；养虎之喻，必见饥噬之祸。侯景兽心之种，鸣镝之类。以凶狡之才，荷高欢翼长之遇，位忝台司，任居方伯；然而高欢坟土未干，即还反噬。逆力不逮，乃复逃死关西；宇文不容，故复投身于我。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细流，正欲以属国降胡以讨匈奴，冀获一战之效耳。今既亡师失地，直是境上之匹夫。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之好，臣窃不取也。若国家犹待其更鸣之晨，岁暮之效，臣窃惟侯景必非岁暮之臣。弃乡国如脱履，背君亲如遗芥，岂知远慕圣德，为江淮之纯臣！事迹显然，无可致惑。一隅尚其如此，触类何可具陈？

臣朽老疾侵，不应辄干朝政。但楚囊将死，有城郢之忠；卫鱼临亡，亦有尸谏之节。臣忝为宗室遗老，敢忘刘向之心？伏愿天慈，少思危苦之语。

高祖省表叹息，卒不能用。

介性高简，少交游，惟与族兄琛、从兄眎素及洽、从弟淑等文酒赏会，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。初，高祖招延后进二十余人，置酒赋诗。臧盾以诗不成，罚酒一斗，盾饮尽，颜色不变，言笑自若；介染翰便成，文无加点。高祖两美之曰：“臧盾之饮，萧介之文，即席之美也。”年七十三，卒于家。

第三子允，初以兼散骑常侍聘魏，还为太子中庶子，后至光禄大夫。

洽，字宏称，介从父兄也。父惠基，齐吏部尚书，有重名前世。洽幼敏寤，年七岁，诵《楚辞》略上口。及长，好学博涉，亦善属文。齐永明中，为国子生，举明经。起家著作佐郎，

迁西中郎外兵参军。天监初，为前军鄱阳王主簿、尚书口部郎，迁太子中舍人。出为南徐州治中，既近畿重镇，吏数千人，前后居之者皆致巨富。洽为之，清身率职，馈遗一无所受，妻子不免饥寒。还除司空从事中郎，为建安内史，坐事免。久之，起为护军长史、北中郎谘议参军，迁太府卿、司徒临川王司马。普通初，拜员外散骑常侍，兼御史中丞，以公事免。顷之，为通直散骑常侍。洽少有才思，高祖令制同泰、大爱敬二寺刹下铭，其文甚美。二年，迁散骑常侍。出为招远将军、临海太守。为政清平，不尚威猛，民俗便之。还拜司徒左长史，又敕撰《当涂堰碑》，辞亦赡丽。六年，卒官，时年五十五。有诏出举哀，赙钱二万，布五十匹。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

褚球，字仲宝，河南阳翟人。高祖叔度，宋征虏将军、雍州刺史；祖暉，太宰外兵参军；父绩，太子舍人；并尚宋公主。球少孤贫，笃志好学，有才思。宋建平王景素，元徽中诛灭，惟有一女得存。其故吏何昌珣、王思远闻球清立，以此女妻之，因为之延誉。仕齐，起家征虏行参军，俄署法曹，迁右军曲江公主簿。出为溧阳令，在县清白，资公俸而已。除平西主簿。

天监初，迁太子洗马、散骑侍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出为建康令，母忧去职，以本官起之，固辞不拜。服阕，除北中郎谘议参军，俄迁中书郎，复兼中书通事舍人。除云骑将军，累兼廷尉、光禄卿，舍人如故。迁御史中丞。球性公强，无所屈挠，在宪司甚称职。普通四年，出为北中郎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；入为通直散骑常侍，领羽林监。七年，迁太府卿，顷之，迁都官尚书。中大同中，出为仁威临川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以疾不赴职。改授光禄大夫，未拜，复为太府卿，领步兵校尉。俄迁通直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领著作。迁司徒左长史，常侍、著作如故。自魏孙礼、晋荀组以后，台佐加貂，始有球也。寻出为

贞威将军轻车河东王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；入为散骑常侍，领步兵。寻表致仕，诏不许。俄复拜光禄大夫，加给事中。卒官，时年七十。

刘孺，字孝稚，彭城安上里人也。祖勳，宋司空忠昭公。父俊，齐太常敬子。孺幼聪敏，七岁能属文。年十四，居父丧，毁瘠骨立，宗党咸异之。服阕，叔父瑱为义兴郡，携以之官，常置坐侧，谓宾客曰：“此儿吾家之明珠也。”既长，美风采，性通和，虽家人不见其喜愠。本州召迎主簿。起家中军法曹行参军。时镇军沈约闻其名，引为主簿，常与游宴赋诗，大为约所嗟赏。累迁太子舍人、中军临川王主簿、太子洗马、尚书殿中郎。出为太末令，在县有清绩。还除晋安王友，转太子中舍人。

孺少好文章，性又敏速，尝于御坐为《李赋》，受诏便成，文不加点，高祖甚称赏之。后侍宴寿光殿，诏群臣赋诗，时孺与张率并醉，未及成，高祖取孺手板题戏之曰：“张率东南美，刘孺雒阳才。揽笔便应就，何事久迟回？”其见亲爱如此。

转中书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顷之迁太子家令，余如故。出为宣惠晋安王长史，领丹阳尹丞。迁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。出为轻车湘东王长史，领会稽郡丞，公事免。顷之，起为王府记室散骑侍郎，兼光禄卿。累迁少府卿、司徒左长史、御史中丞，号为称职。大通二年，迁散骑常侍。三年，迁左民尚书，领步兵校尉。中大通四年，出为仁威临川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加贞威将军。五年，为宁远将军、司徒左长史，未拜，改为都官尚书，领右军将军。大同五年，守吏部尚书。其年，出为明威将军、晋陵太守。在郡和理，为吏民所称。七年，入为侍中，领右军。其年，复为吏部尚书，以母忧去职。居丧末期，以毁卒，时年五十九。谥曰孝子。

孺少与从兄苞、孝绰齐名。苞早卒，孝绰数坐免黜，位并不高，惟孺贵显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刍，著作郎，早卒。孺二弟：览、遵。

览，字孝智，十六通《老》《易》。历官中书郎，以所生母忧，庐于墓。再期，口不尝盐酪，冬止著单布。家人患其不胜丧，中夜窃置炭于床下，览因暖气得睡，既觉知之，号恸欧血。高祖闻其有至性，数省视之。服阕，除尚书左丞。性聪敏，尚书令史七百人，一见并记名姓。当官清正，无所私。姊夫御史中丞褚湮、从兄吏部郎孝绰，在职颇通赃货，览劾奏，并免官。孝绰怨之，尝谓人曰：“犬啮行路，览噬家人。”出为始兴内史，治郡尤励清节。还复为左丞，卒官。

遵，字孝陵。少清雅，有学行，工属文。起家著作郎、太子舍人，累迁晋安王宣惠、云麾二府记室，甚见宾礼，转南徐州治中。王后为雍州，复引为安北谘议参军，带邵县令。中大通二年，王立为皇太子，仍除中庶子。遵自随籓及在东宫，以旧恩，偏蒙宠遇，同时莫及。大同元年，卒官。皇太子深悼惜之，与遵从兄阳羨令孝仪令曰：

贤从中庶，奄至殒逝，痛可言乎！其孝友淳深，立身贞固；内含玉润，外表澜清。美誉嘉声，流于士友；言行相符，终始如一。文史该富，琬琰为心；辞章博赡，玄黄成采。既以鸣谦表性，又以难进自居，未尝造请公卿，缔交荣利。是以新沓莫之举，社武弗之知。自阮放之官，野王之职，栖迟门下，已逾五载；同僚已陟，后进多升，而怡然清静，不以少多为念。确尔之志，亦何易得？西河观宝，东江独步，书籍所载，必不是过。

吾昔在汉南，连翩书记，及忝殊方，从容坐首。良辰美景，清风月夜，鹓舟乍动，殊鹭徐鸣，未尝一日而不追随，一时而

不会遇。酒兰耳热，言志赋诗，校覆忠贤，榷扬文史，益者三友，此实其人。及弘道下邑，未申善政，而能使民结去思，野多驯雉，此亦威凤一羽，足以验其五德。比在春坊，载获申晤，博望无通宾之务，司成多节文之科。所赖故人，时相媿偶；而此子溘然，实可嗟痛。“惟与善人”，此为虚说；天之报施，岂若此乎！想卿痛悼之诚，亦当何已。往矣奈何，投笔恻怆。

吾昨欲为志铭，并为撰集。吾之劣薄，其生也不能揄扬吹嘘，使得骋其才用，今者为铭为集，何益既往？故为痛惜之情，不能已已耳。

刘潜，字孝仪，秘书监孝绰弟也。幼孤，与兄弟相励勤学，并工属文。孝绰常曰“三笔六诗”，三即孝仪，六孝威也。天监五年，举秀才。起家镇右始兴王法曹行参军，随府益州，兼记室。王入为中抚军，转主簿，迁尚书殿中郎。敕令制《雍州平等金像碑》，文甚宏丽。晋安王纲出镇襄阳，引为安北功曹史，以母忧去职。王立为皇太子，孝仪服阕，仍补洗马，迁中舍人。出为戎昭将军、阳羨令，甚有称绩，擢为建康令。大同三年，迁中书郎，以公事左迁安西谘议参军，兼散骑常侍。使魏还，复除中书郎。顷之，权兼司徒右长史，又兼宁远长史、行彭城琅邪二郡事。累迁尚书左丞，兼御史中丞。在职弹纠无所顾望，当时称之。十年，出为伏波将军、临海太守。是时政网疏阔，百姓多不遵禁。孝仪下车，宣示条制，励精绥抚，境内翕然，风俗大革。中大同元年，入守都官尚书。太清元年，出为明威将军、豫章内史。二年，侯景寇京邑，孝仪遣子励帅郡兵三千人，随前衡州刺史韦粲入援。三年，宫城不守，孝仪为前历阳太守庄铁所逼，失郡。大宝元年，病卒，时年六十七。

孝仪为人宽厚，内行尤笃。第二兄孝能早卒，孝仪事寡嫂甚谨，家内巨细，必先谘决。与妻子朝夕供事，未尝失礼。世

以此称之。有文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

第五弟孝胜，历官邵陵王法曹、湘东王安西主簿记室、尚书左丞。出为信义太守，公事免。久之，复为尚书右丞，兼散骑常侍。聘魏还，为安西武陵王纪长史、蜀郡太守。太清中，侯景陷京师，纪僭号于蜀，以孝胜为尚书仆射。承圣中，随纪出峡口，兵败，被执下狱。世祖寻宥之，起为司徒右长史。

第六弟孝威，初为安北晋安王法曹，转主簿，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太子洗马，累迁中舍人、庶子、率更令，并掌管记。大同九年，白雀集东宫，孝威上颂，其辞甚美。太清中，迁中庶子，兼通事舍人。及侯景寇乱，孝威于围城得出，随司州刺史柳仲礼西上，至安陆，遇疾卒。

第七弟孝先，武陵王法曹、主簿。王迁益州，随府转安西记室。承圣中，与兄孝胜俱随纪军出峡口，兵败，至江陵，世祖以为黄门侍郎，迁侍中。兄弟并善五言诗，见重于世。文集值乱，今不具存。

殷芸，字灌蔬，陈郡长平人。性倜傥，不拘细行。然不妄交游，门无杂客。励精勤学，博洽群书。幼而庐江何宪见之，深相叹赏。永明中，为宜都王行参军。天监初，为西中郎主簿、后军临川王记室。七年，迁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十年，除通直散骑侍郎，兼尚书左丞，又兼中书舍人，迁国子博士、昭明太子侍读、西中郎豫章王长史，领丹阳尹丞，累迁通直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、司徒左长史。普通六年，直东宫学士省。大通三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

萧几，字德玄，齐曲江公遥欣子也。年十岁，能属文。早孤，有弟九人，并皆稚小，几恩爱笃睦，闻于朝野。性温和，与物无竞，清贫自立。好学，善草隶书。湘州刺史杨公则，曲江之故吏也。每见几，谓人曰：“康公此子，可谓桓灵宝出。

“及公则卒，几为之谏，时年十五，沈约见而奇之，谓其舅蔡撙曰：“昨见贤甥杨平南诔文，不减希逸之作，始验康公积善之庆。”释褐著作佐郎、庐陵王文学、尚书殿中郎、太子舍人、掌管记，迁庶子、中书侍郎、尚书左丞。末年，专尚释教。为新安太守，郡多山水，特其所好，适性游履，遂为之记。卒于官。

子为，字元专，亦有文才。仕至太子舍人，永康令。

史臣曰：王规之徒，俱著名誉，既逢休运，才用各展，美矣。萧洽《当涂》之制，见伟辞人；刘孝仪兄弟，并以文章显。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。

## 列传第三十六

### 臧盾 弟厥 傅岐

臧盾，字宣卿，东莞莒人。高祖焘，宋左光禄大夫。祖潭之，左民尚书。父未甄，博涉文史，有才干，少为外兄汝南周顒所知。宋末，起家为领军主簿，所奉即齐武帝。入齐，历太尉祭酒、尚书主客郎、建安、庐陵二王府记室、前军功曹史、通直郎、南徐州中正、丹阳尹丞。高祖平京邑，霸府建，引为骠骑刑狱参军。天监初，除后军谏议中郎、南徐州别驾，入拜黄门郎，迁右军安成王长史、少府卿。出为新安太守，有能名。还为太子中庶子、司农卿、太尉长史。丁所生母忧，三年庐于墓侧。服阕，除廷尉卿。出为安成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卒官。

盾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《五经》，通章句，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，盾处其间，无所狎比。璩异之，叹曰：“此生重器，王佐才也。”初为抚军行参军，迁尚书中兵郎。盾美风姿，善举止，每趋奏，高祖甚悦焉。入兼中书通事舍人，除安右录事参军，舍人如故。

盾有孝性，随父宿直于廷尉，母刘氏在宅，夜暴亡，左手中指忽痛，不得寝。及晓，宅信果报凶问，其感通如此。服制未终，父又卒，盾居丧五年，不出庐户，形骸枯悴，家人不复识。乡人王端以状闻，高祖嘉之，敕累遣抑譬。服阕，除丹阳

尹丞，转中书郎，复兼中书舍人，迁尚书左丞，为东中郎武陵王长史，行府州国事，领会稽郡丞。还除少府卿，领步兵校尉，迁御史中丞。盾性公强，居宪台甚称职。

中大通五年二月，高祖幸同泰寺开讲，设四部大会，众数万人。南越所献驯象，忽于众中狂逸，乘輦羽卫及会皆骇散，惟盾与散骑郎裴之礼巍然自若，高祖甚嘉焉。俄有诏，加散骑常侍，未拜，又诏曰：“总一六军，非才勿授。御史中丞、新除散骑常侍盾，志怀忠密，识用详慎，当官平允，处务勤恪，必能缉斯戎政。可兼领军，常侍如故。”大同二年，迁中领军。领军管天下兵要，监局事多。盾为人敏赡，有风力，长于拨繁，职事甚理。天监中，吴平侯萧景居此职，著声称。至是，盾复继之。

五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吴郡太守，视事未期，以疾陈解。拜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七年，疾愈，复为领军将军。九年，卒，时年六十六。即日有诏举哀。赠侍中，领军如故。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布各有差。谥曰忠。

子长博，字孟弘，桂阳内史。次子仲博，曲阿令。盾弟厥。

厥，字献卿，亦以干局称。初为西中郎行参军、尚书主客郎。入兼中书通事舍人，累迁正员郎、鸿胪卿，舍人如故。迁尚书右丞，未拜，出为晋安太守。郡居山海，常结聚逋逃，前二千石虽募讨捕，而寇盗不止。厥下车，宣风化，凡诸凶党，皆浹负而出，居民复业，商旅流通。然为政严酷少恩，吏民小事必加杖罚，百姓谓之“臧虎”。还除骠骑庐陵王谘议参军，复兼舍人。迁员外散骑常侍，兼司农卿，舍人如故。大同八年，卒官，时年四十八。厥前后居职，所掌之局大事及兰台廷尉所不能决者，敕并付厥。厥辨断精详，咸得其理。厥卒后，有挝登闻鼓诉者，求付清直舍人。高祖曰：“臧厥既亡，此事便无

可付。”其见知如此。

子操，尚书三公郎。

傅岐，字景平，北地灵州人也。高祖弘仁，宋太常。祖琰，齐世为山阴令，有治能，自县擢为益州刺史。父翔，天监中，历山阴、建康令，亦有能名，官至骠骑谘议。

岐初为国子明经生，起家南康王宏常侍，迁行参军，兼尚书金部郎。母忧去职，居丧尽礼。服阕后，疾废久之。是时改创北郊坛，初起岐监知缮筑，事毕，除如新令。县民有因斗相殴而死者，死家诉郡，郡录其仇人，考掠备至，终不引咎，郡乃移狱于县。岐即命脱械，以和言问之，便即首服。法当偿死，会冬节至，岐乃放其还家，使过节一日复狱。曹掾固争曰：“古者乃有此，于今不可行。”岐曰：“其若负信，县令当坐，主者勿忧。”竟如期而反。太守深相叹异，遽以状闻。岐后去县，民无老小，皆出境拜送，啼号之声，闻于数十里。至都，除廷尉正，入兼中书通事舍人，迁宁远岳阳王记室参军，舍人如故。出为建康令，以公事免。俄复为舍人，累迁安西中记室、镇南谘议参军，兼舍人如故。

岐美容止，博涉能占对。大同中，与魏和亲，其使岁中再至，常遣岐接对焉。太清元年，累迁太仆、司农卿，舍人如故。在禁省十余年，机事密勿亚于殊异。此年冬，豫州刺史贞阳侯萧渊明率众伐彭城，兵败陷魏。二年，渊明遣使还，述魏人欲更通和好，敕有司及近臣定义。左卫殊异曰：“高澄此意，当复欲继好，不爽前和；边境且得静寇息民，于事为便。”议者并然之。岐独曰：“高澄既新得志，其势非弱，何事须和？此必是设间，故令贞阳遣使，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。景意不安，必图祸乱。今若许澄通好，正是堕其计中。且彭城去岁丧师，涡阳新复败退，令便就和，益示国家之弱。若如愚意，此

和宜不可许。”殊异等固执，高祖遂从异议。及遣和使，侯景果有此疑，累启请迫使，敕但依违报之。至八月，遂举兵反。十月，入寇京师，请诛殊异。三年，迁中领军，舍人如故。二月，景于阙前通表，乞割江右四州，安其部下，当解围还镇，敕许之。乃于城西立盟，求遣宣城王出送。岐固执宣城嫡嗣之重，不宜许，遣石城公大款送之。及与景盟讫，城中文武喜跃，望得解围。岐独言于众曰：“贼举兵为逆，未遂求和，夷情兽心，必不可信，此和终为贼所诈也。”众并怨怪之。及景背盟，莫不叹服。寻有诏，以岐勤劳，封南丰县侯，邑五百户，固辞不受。宫城失守，岐带疾出围，卒于宅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夫举事者定于谋，故万举无遗策，信哉是言也。傅岐识齐氏之伪和，可谓善于谋事。是时若纳岐之议，太清祸乱，固其不作。申子曰：“一言倚，天下靡。”此之谓乎？

## 列传第三十七

韦粲 江子一 弟子四、子五  
张嵎 沈浚 柳敬礼

韦粲，字长蘧，车骑将军睿之孙，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。有父风，好学仗气，身長八尺，容貌甚伟。初为云麾晋安王行参军，俄署法曹，迁外兵参军，兼中兵。时颍川庾仲容、吴郡张率，前辈知名，与粲同府，并忘年交好。及王迁镇雍州，随转记室，兼中兵如故。王立为皇太子，粲迁步兵校尉，入为东宫领直，丁父忧去职。寻起为招远将军，复为领直。服阕，袭爵永昌县侯，除安西湘东王谘议，累迁太子仆、左卫率，领直并如故。粲以旧恩，任寄绸密，虽居职屡徙，常留宿卫，颇擅威名，诞倨，不为时辈所平。右卫硃异尝于酒席厉色谓粲曰：“卿何得已作领军面向人！”

中大同十一年，迁通直散骑常侍，未拜，出为持节、督衡州诸军事、安远将军、衡州刺史。皇太子出饯新亭，执粲手曰：“与卿不为久别。”太清元年，粲至州。无几，便表解职。二年，征为散骑常侍。粲还至庐陵，闻侯景作逆，便简阅部下，得精卒五千，马百匹，倍道赴援。至豫章，奉命报云“贼已出横江”，粲即就内史刘孝仪共谋之。孝仪曰：“必期如此，当有别敕。岂可轻信单使，妄相惊动，或恐不然。”时孝仪置酒，粲怒，以杯抵地曰：“贼已渡江，便逼宫阙，水陆俱断，何暇

有报；假令无敕，岂得自安？韦粲今日何情饮酒！”即驰马出，部分将发，会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遣使要粲，粲乃驰往见大心曰：“上游蕃镇，江州去京最近，殿下情计，实宜在前；但中流任重，当须应接，不可阙镇。今直且张声势，移镇湓城，遣偏将赐随，于事便足。”大心然之，遣中兵柳昕帅兵二千人随粲。粲悉留家累于江州，以轻舸就路。至南州，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亦帅步骑万余人至横江，粲即送粮仗贍给之，并散私金帛以赏其战士。

先是，安北将军鄱阳王范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与其长子嗣，帅江西之众赴京师，屯于张公洲，待上流诸军至。是时，之高遣船渡仲礼，与合军进屯王游苑。粲建议推仲礼为大都督，报下流众军。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，乃云：“柳节下是州将，何须我复鞭板？”累日不决。粲乃抗言于众曰：“今者同赴国难，义在除贼，所以推柳司州者，政以久捍边疆，先为侯景所惮；且士马精锐，无出其前。若论位次，柳在粲下；语其年齿，亦少于粲，直以社稷之计，不得复论。今日形势，贵在将和；若人心不同，大事去矣。裴公朝之旧齿，年德已隆，岂应复挟私情，以沮大计。粲请为诸君解释之。”乃单舸至之高营，切让之曰：“前诸将之议，豫州意所未同，即二宫危逼，猾寇滔天，臣子当戮力同心，岂可自相矛盾！豫州必欲立异，锋镝便有所归。”之高垂泣曰：“吾荷国恩荣，自应帅先士卒，顾恨衰老，不能效命，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，谓众议已从，无俟老夫耳。若必有疑，当剖心相示。”于是诸将定议，仲礼方得进军。

次新亭，贼列阵于中兴寺，相持至晚，各解归。是夜，仲礼入粲营，部分众军，旦日将战，诸将各有据守，令粲顿青塘。青塘当石头中路，粲虑栅垒未立，贼必争之，颇以为惮，谓仲

礼曰：“下官才非御侮，直欲以身殉国。节下善量其宜，不可致有亏丧。”仲礼曰：“青塘立栅，迫近淮渚，欲以粮储船乘尽就泊之，此是大事，非兄不可。若疑兵少，当更差军相助。”乃使直阁将军刘叔胤师助粲，帅所部水陆俱进。时值昏雾，军人迷失道，比及青塘，夜已过半，垒栅至晓未合。景登禅灵寺门阁，望粲营未立，便率锐卒来攻。军副王长茂劝据栅待之，粲不从，令军主郑逸逆击之，命刘叔胤以水军截其后。叔胤畏懦不敢进，逸遂败。贼乘胜入营，左右牵粲避贼，粲不动，犹叱子弟力战，兵死略尽，遂见害，时年五十四。粲子尼及三弟助、警、构、从弟昂皆战死，亲戚死者数百人。贼传粲首阙下，以示城内，太宗闻之流涕曰：“社稷所寄，惟在韦公，如何不幸，先死行阵。”诏赠护军将军。世祖平侯景，追谥曰忠贞，并追赠助、警、构及尼皆中书郎，昂员外散骑常侍。

粲长子臧，字君理。历官尚书三公郎、太子洗马、东宫领直。侯景至，帅兵屯西华门。城陷，奔江州，收旧部曲，据豫章，为其部下所害。

江子一，字元贞，济阳考城人，晋散骑常侍统之七世孙也。父法成，天监中奉朝请。子一少好学，有志操，以家贫阙养，因蔬食终身。起家王国侍郎、朝请。启求观书秘阁，高祖许之，有敕直华林省。其姑夫右卫将军殊异，权要当朝，休下之日，宾客辐凑，子一未尝造门，其高洁如此。稍迁尚书仪曹郎，出为遂昌、曲阿令，皆著美绩。除通直散骑侍郎，出为戎昭将军、南津校尉。

弟子四，历尚书金部郎。大同初，迁右丞。兄弟性并刚烈。子四自右丞上封事，极言得失，高祖甚善之，诏尚书详择施行焉。左民郎沈炯、少府丞顾均尝奏事不允，高祖厉色呵责之；子四乃趋前代炯等对，言甚激切，高祖怒呼缚之，子四据地不

受，高祖怒亦止，乃释之。犹坐免职。

及侯景反，攻陷历阳，自横江将渡，子一帅舟师千余人，于下流欲邀之，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，因与其党散走。子一乃退还南洲，复收余众，步道赴京师。贼亦寻至，子一启太宗曰：“贼围未合，犹可出荡，若营栅一固，无所用武。”请与其弟子四、子五帅所领百余人，开承明门挑贼。许之。子一乃身先士卒，抽戈独进，群贼夹攻之，从者莫敢继。子四、子五见事急，相引赴贼，并见害。诏曰：“故戎昭将军、通直散骑侍郎、南津校尉江子一，前尚书右丞江子四，东宫直殿主帅子五，祸故有闻，良以矜恻，死事加等，抑惟旧章。可赠子一给事黄门侍郎，子四中书侍郎，子五散骑侍郎。”侯景平，世祖又追赠子一侍中，谥义子；子四黄门侍郎，谥毅子；子五中书侍郎，谥烈子。

子一续《黄图》及班固“九品”，并辞赋文笔数十篇，行于世。

张嵎，字四山，镇北将军稷之子也。少方雅，有志操，能清言。父临青州，为土民所害，嵎感家祸，终身蔬食布衣，手不执刀刃。州举秀才。起家秘书郎，累迁太子舍人、洗马、司徒左西掾、中书郎。出为永阳内史，还除中军宣城王司马、散骑常侍。又出为镇南湘东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中大同元年，征为太府卿，俄迁吴兴太守。

太清二年，侯景围京城，嵎遣弟伊率郡兵数千人赴援。三年，宫城陷，御史中丞沈浚违难东归。嵎往见而谓曰：“贼臣凭陵，社稷危耻，正是人臣效命之秋。今欲收集兵力，保据贵乡。若天道无灵，忠节不展，虽复及死，诚亦无恨。”浚曰：“鄙郡虽小，仗义拒逆，谁敢不从！”固劝嵎举义。于是收集士卒，缮筑城垒。时邵陵王东奔至钱唐，闻之，遣板授嵎征东

将军，加秩中二千石。崐曰：“朝廷危迫，天子蒙尘，今日何情，复受荣号。”留板而已。贼行台刘神茂攻破义兴，遣使说崐曰：“若早降附，当还以郡相处，复加爵赏。”崐命斩其使，仍遣军主王雄等帅兵于鳧渚逆击之，破神茂，神茂退走。侯景闻神茂败，乃遣其中军侯子鉴帅精兵二万人，助神茂以击崐。崐遣军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战，为神茂所败，退归。贼骑乘胜焚栅，栅内众军皆土崩。崐乃释戎服，坐于听事，贼临之以刃，终不为屈。乃执崐以送景，景刑之于都市，子弟同遇害者十余人，时年六十二。贼平，世祖追赠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谥曰忠贞子。

沈浚，字叔源，吴兴武康人。祖宪，齐散骑常侍，齐史有传。浚少博学，有才干，历山阴、吴、建康令，并有能名。入为中书郎、尚书左丞。侯景逼京城，迁御史中丞。是时外援并至，侯景表请求和，诏许之。既盟，景知城内疾疫，复怀奸计，迟疑不去。数日，皇太子令浚诣景所，景曰：“即已向热，非复行时。十万之众，何由可去，还欲立效朝廷，君可见为申闻。”浚曰：“将军此论，意在得城。城内兵粮，尚支百日。将军储积内尽，国家援军外集，十万之众，将何所资？而反设此言，欲胁朝廷邪？”景横刃于膝，真目叱之。浚正色责景曰：“明公亲是人臣，举兵向阙，圣主申恩赦过，已共结盟，口血未干，而有翻背。沈浚六十之年，且天子之使，死生有命，岂畏逆臣之刀乎！”不顾而出。景曰：“是真司直也。”然密衔之。及破张崐，乃求浚以害之。

柳敬礼，开府仪同三司庆远之孙。父津，太子詹事。敬礼与兄仲礼，皆少以勇烈知名。起家著作佐郎，稍迁扶风太守。侯景渡江，敬礼率马步三千赴援。至都，据青溪埭，与景频战，恒先登陷陈，甚著威名。台城没，敬礼与仲礼俱见于景，景遣

仲礼经略上流，留敬礼为质，以为护军。景饒仲礼于后渚，敬礼密谓仲礼曰：“景今来会，敬礼抱之，兄拔佩刀，便可斫杀，敬礼死亦无所恨。”仲礼壮其言，许之。及酒数行，敬礼目仲礼，仲礼见备卫严，不敢动，计遂不果。会景征晋熙，敬礼与南康王会理共谋袭其城，克期将发，建安侯萧贲知而告之，遂遇害。

史臣曰：若夫义重于生，前典垂诰，斯盖先哲之所贵也。故孟子称：生者我所欲，义亦我所欲，二事必不可兼得，宁舍生而取义。至如张嵎二三子之徒，捐躯殉节，赴死如归，英风劲气，笼罩今古，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。

## 列传第三十八

###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

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、南郡王大连，陈淑容生浚阳王大心，左夫人生南海王大临、安陆王大春，谢夫人生浏阳公大雅，张夫人生新兴王大庄，包昭华生西阳王大钧，范夫人生武宁王大威，褚修华生建平王大球，陈夫人生义安王大昕，硃夫人生绥建王大摯。自余诸子，本书不载。

浚阳王大心，字仁恕。幼而聪朗，善属文。中大通四年，以皇孙封当阳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大同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郢、南、北司、定、新五州诸军事、轻车将军、郢州刺史。时年十三，太宗以其幼，恐未达民情，戒之曰：“事无大小，悉委行事，纤毫不须措怀。”大心虽不亲州务，发言每合于理，众皆惊服。七年，征为侍中、兼石头戍军事。太清元年，出为云麾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二年，侯景寇京邑。大心招集士卒，远近归之，众至数万，与上流诸军赴援宫阙。三年，城陷，上甲侯萧韶南奔，宣密诏，加散骑常侍，进号平南将军。大宝元年，封寻阳王，邑二千户。

初，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侯景，既而又奉其母来奔，大心以铁旧将，厚为其礼，军旅之事，悉以委之，仍以为豫章内史。侯景数遣军西上寇抄，大心辄令铁击破之，贼不能进。时鄱阳

王范率众弃合肥，屯于栅口，待援兵总集，欲俱进。大心闻之，遣要范西上，以湓城处之，廩馈甚厚，与戮力共除祸难。会庄铁据豫章反，大心令中兵参军韦约等将军击之，铁败绩，又乞降。鄱阳世子嗣先与铁游处，因称其人才略从横，且旧将也，欲举大事，当资其力，若降江州，必不全其首领，嗣请援之。范从之，乃遣将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铁，夜袭破韦约等营。大心闻之大惧，于是二籓衅起，人心离贰。景将任约略地至于湓城，大心遣司马韦质拒战，败绩。时帐下犹有勇士千余人，咸说曰：“既无粮储，难以守固。若轻骑往建州，以图后举，策之上者也。”大心未决，其母陈淑容曰：“即日圣御年尊，储宫万福，汝久奉违颜色，不念拜谒阙庭，且吾已老，而欲远涉险路，粮储不给，岂谓孝子？吾终不行。”因抚胸恸哭，大心乃止。遂与约和。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二十九。

南海王大临，字仁宣。大同二年，封宁国县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少而敏慧。年十一，遭左夫人忧，哭泣毁瘠，以孝闻。后入国学，明经射策甲科，拜中书侍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十一年，为长兼侍中。出为轻车将军，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。侯景乱，为使持节、宣惠将军，屯新亭。俄又征还，屯端门，都督城南诸军事。时议者皆劝收外财物，拟供赏赐，大临独曰：“物乃赏士，而牛可犒军。”命取牛，得千余头，城内赖以给士。大宝元年，封南海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又除安东将军、吴郡太守。时张彪起义于会稽，吴人陆令公、颍川庾孟卿等劝大临走投彪。大临曰：“彪若成功，不资我力；如其挠败，以我说焉。不可往也。”二年秋，遇害于郡，时年二十五。

南郡王大连，字仁靖。少俊爽，能属文，举止风流，雅有巧思，妙达音乐，兼善丹青。大同二年，封临城县公，邑一千

五百户。七年，与南海王俱入国学，射策甲科，拜中书侍郎。十年，高祖幸硃方，大连与兄大临并从。高祖问曰：“汝等习骑不？”对曰：“臣等未奉诏，不敢辄习。”敕各给马试之，大连兄弟据鞍往还，各得驰骤之节，高祖大悦，即赐所乘马。及为启谢，词又甚美。高祖佗日谓太宗曰：“昨见大临、大连，风韵可爱，足以慰吾年老。”迁给事黄门侍郎，转侍中，寻兼石头戍军事。太清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轻车将军、东扬州刺史。侯景入寇京师，大连率众四万来赴。及台城没，援军散，复还扬州。三年，会稽山贼田领群聚党数万来攻，大连命中兵参军张彪击斩之。大宝元年，封为南郡王，邑二千户。景仍遣其将赵伯超、刘神茂来讨，大连设备以待之。会将留异以城应贼，大连弃城走，至信安，为贼所获。侯景以为轻车将军、行扬州事，迁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大连既迫寇手，恒思逃窜，乃与贼约曰：“军民之事，吾不预焉。候我存亡，但听钟响。”欲简与相见，因得亡逸，贼亦信之。事未果。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二十五。

安陆王大春，字仁经。少博涉书记。天性孝谨，体貌环伟，腰带十围。大同六年，封西丰县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拜中书侍郎。后为宁远将军，知石头戍军事。侯景内寇，大春奔京口，随邵陵王入援，战于钟山，为贼所获。京城既陷，大宝元年，封安陆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使持节、云麾将军、东扬州刺史。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二十二。

浏阳公大雅，字仁风。大同九年，封浏阳县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少聪警，美姿仪，特为高祖所爱。太清三年，京城陷，贼已乘城，大雅犹命左右格战，贼至渐众，乃自缢而下。因发愤感疾，薨，时年十七。

新兴王大庄，字仁礼。大同九年，封高唐县公，邑一千五

百户。大宝元年，封新兴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宣毅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十八。

西阳王大钧，字仁辅。性厚重，不妄戏弄。年七岁，高祖尝问读何书，对曰“学《诗》”。因命讽诵，音韵清雅，高祖因赐王羲之书一卷。大宝元年，封西阳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二年，监扬州，将军如故。至秋遇害，时年十三。

武宁王大威，字仁容。美风仪，眉目如画。大宝元年，封武宁郡王，邑二千户。二年，出为信威将军、丹阳尹。其年秋，遇害，时年十三。

建平王大球，字仁珽。大宝元年，封建平郡王，邑二千户。性明慧夙成。初，侯景围京城，高祖素归心释教，每发誓愿，恒云：“若有众生应受诸苦，悉衍身代当。”时大球年甫七岁，闻而惊谓母曰：“官家尚尔，儿安敢辞？”乃六时礼佛，亦云：“凡有众生应获苦报，悉大球代受。”其早慧如此。二年，出为轻车将军、兼石头戍军事。其年秋，遇害，时年十一。

义安王大昕，字仁朗。年四岁，母陈夫人卒，便哀慕毁悴，有若成人。及高祖崩，大昕奉慰太宗，呜咽不能自胜。左右见之，莫不掩泣。大宝元年，封义安郡王，邑二千户。二年，出为宁远将军、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未之镇，遇害，时年十一。

绥建王大摯，字仁瑛。幼雄壮有胆气，及京城陷，乃叹曰：“大丈夫会当灭虜属。”奶媪惊，掩其口曰：“勿妄言，祸将及！”大摯笑曰：“祸至非由此言。”大宝元年，封绥建郡王，邑二千户。二年，为宁远将军，遇害，时年十岁。

世祖诸男：徐妃生忠壮世子方等，王夫人生贞惠世子方诸，其愍怀太子方矩（本书不载所生，别有传），夏贤妃生敬皇帝，

自余诸子，并本书无传。

忠壮世子方等，字实相，世祖长子也。母曰徐妃。少聪敏，有俊才，善骑射，尤长巧思。性爱林泉，特好散逸。尝著论曰：“人生处世，如白驹过隙耳。一壶之酒，足以养性；一簞之食，足以怡形。生在蓬蒿，死葬沟壑，瓦棺石椁，何以异兹？吾尝梦为鱼，因化为鸟。当其梦也，何乐如之；及其觉也，何忧斯类；良由吾之不及鱼鸟者，远矣。故鱼鸟飞浮，任其志性；吾之进退，恒存掌握。举手惧触，摇足恐堕。若使吾终得与鱼鸟同游，则去人间如脱屣耳。”初，徐妃以嫉妒失宠，方等意不自安。世祖闻之，又恶方等，方等益惧，故述论以申其志焉。

会高祖欲见诸王长子，世祖遣方等入侍，方等欣然升舟，冀免忧辱。行至繇水，值侯景乱，世祖召之，方等启曰：“昔申生不爱其死，方等岂顾其生？”世祖省书叹息，知无还意，乃配步骑一万，使援京都。贼每来攻，方等必身当矢石。宫城陷，方等归荆州，收集士马，甚得众和，世祖始叹其能。方等又劝修筑城栅，以备不虞。既成，楼雉相望，周回七十余里。世祖观之甚悦，入谓徐妃曰：“若更有一子如此，吾复何忧！”徐妃不答，垂泣而退。世祖忿之，因疏其秽行，榜于大阁。方等入见，益以自危。时河东王为湘州刺史，不受督府之令，方等乃乞征之，世祖许焉。拜为都督，令帅精卒二万南讨。方等临行，谓所亲曰：“吾此段出征，必死无二；死而获所，吾岂爱生。”及至麻溪，河东王率军逆战，方等击之，军败，遂溺死，时年二十二。世祖闻之，不以为戚。后追思其才，赠侍中、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谥曰忠壮世子，并为招魂以哀之。

方等注范晔《后汉书》，未就；所撰《三十国春秋》及《静住子》，行于世。

贞惠世子方诸，字智相，世祖第二子。母王夫人。幼聪警

博学，明《老》《易》，善谈玄，风采清越，辞辩锋生，特为世祖所爱，母王氏又有宠。及方等败没，世祖谓之曰：“不有所废，其何以兴。”因拜为中抚军以自副，又出为郢州刺史，镇江夏，以鲍泉为行事，防遏下流。时世祖遣徐文盛督众军，与侯景将任约相持未决。方诸恃文盛在近，不恤军政，日与鲍泉蒲酒为乐。侯景知之，乃遣其将宋子仙率轻骑数百，从间道袭之。属风雨晦冥，子仙至，百姓奔告，方诸与鲍泉犹不信，曰：“徐文盛大军在下，虏安得来？”始命闭门，贼骑已入，城遂陷，子仙执方诸以归。王僧辩军至蔡洲，景遂害之。世祖追赠侍中、大将军。谥曰贞惠世子。

史臣曰：太宗、世祖诸子，虽开土宇，运属乱离；既拘寇贼，多殒非命。吁！可嗟矣。

## 列传第三十九

### 王僧辩

王僧辩，字君才，右卫将军神念之子也。以天监中随父来奔。起家为湘东王国左常侍。王为丹阳尹，转府行参军。王出守会稽，兼中兵参军事。王为荆州，仍除中兵，在限内。时武宁郡反，王命僧辩讨平之。迁贞威将军、武宁太守。寻迁振远将军、广平太守。秩满，还为王府中录事，参军如故。王被征为护军，僧辩兼府司马。王为江州，仍除云骑将军司马，守湓城。俄监安陆郡，无几而还。寻为新蔡太守，犹带司马，将军如故。王除荆州，为贞毅将军府谘议参军事，赐食千人，代柳仲礼为竟陵太守，改号雄信将军。属侯景反，王命僧辩假节，总督舟师一万，兼粮馈赴援。才至京都，宫城陷没，天子蒙尘。僧辩与柳仲礼兄弟及赵伯超等，先屈膝于景，然后入朝。景悉收其军实，而厚加绥抚。未几，遣僧辩归于竟陵，于是倍道兼行，西就世祖。世祖承制，以僧辩为领军将军。

及荆、湘疑贰，军师失律，世祖又命僧辩及鲍泉统军讨之，分给兵粮，克日就道。时僧辩以竟陵部下犹未尽来，意欲待集，然后上顿。谓鲍泉曰：“我与君俱受命南讨，而军容若此，计将安之？”泉曰：“既禀庙算，驱率骁勇，事等沃雪，何所多虑。”僧辩曰：“不然。君之所言故是，文士之常谈耳。河东

少有武干，兵刃又强，新破军师，养锐待敌，自非精兵一万，不足以制之。我竟陵甲士，数经行阵，已遣召之，不久当及。虽期日有限，犹可重申，欲与卿共入言之，望相佐也。”泉曰：“成败之举，系此一行，迟速之宜，终当仰听。”世祖性严忌，微闻其言，以为迁延不肯去，稍已含怒。及僧辩将入，谓泉曰：“我先发言，君可见系。”泉又许之。及见世祖，世祖迎问曰：“卿已办乎？何日当发？”僧辩具对，如向所言。世祖大怒，按剑厉声曰：“卿惮行邪！”因起入内。泉震怖失色，竟不敢言。须臾，遣左右数十人收僧辩。既至，谓曰：“卿拒命不行，是欲同贼，今唯有死耳。”僧辩对曰：“僧辩食禄既深，忧责实重，今日就戮，岂敢怀恨。但恨不见老母。”世祖因斫之，中其左髀，流血至地。僧辩闷绝，久之方苏。即送付廷尉，并收其子侄，并皆系之。会岳阳王军袭江陵，人情搔扰，未知其备。世祖遣左右往狱，问计于僧辩，僧辩具陈方略，登即赦为城内都督。俄而岳阳奔退，而鲍泉力不能克长沙，世祖乃命僧辩代之。数泉以十罪，遣舍人罗重欢领斋仗三百人，与僧辩俱发。既至，遣通泉云：“罗舍人被令，送王竟陵来。”泉甚愕然，顾左右曰：“得王竟陵助我经略，贼不足平。”俄而重欢赍令书先入，僧辩从斋仗继进，泉方拂席，坐而待之。僧辩既入，背泉而坐，曰：“鲍郎，卿有罪，令旨使我鏹卿，勿以故意见待。”因语重欢出令，泉即下地，鏹于床侧。僧辩仍部分将帅，并力攻围，遂平湘土。

还复领军将军。侯景浮江西寇，军次夏首。僧辩为大都督，率巴州刺史淳于量、定州刺史杜龛、宜州刺史王琳、郴州刺史裴之横等，俱赴西阳。军次巴陵，闻郢州已没，僧辩因据巴陵城。世祖乃命罗州刺史徐嗣徽、武州刺史杜揆并会僧辩于巴陵。景既陷郢城，兵众益广，徒党甚锐，将进寇荆州。乃使伪仪同

丁和统兵五千守江夏，大将宋子仙前驱一万造巴陵，景悉凶徒水步继进。于是缘江戍逻，望风请服，贼拓逻至于隐矶。僧辩悉上江渚米粮，并沉公私船于水。及贼前锋次江口，僧辩乃分命众军，乘城固守，偃旗卧鼓，安若无人。翌日，贼众济江，轻骑至城下，问：“城内是谁？”答曰：“是王领军。”贼曰：“语王领军，事势如此，何不早降？”僧辩使人答曰：“大军但向荆州，此城自当非碍。僧辩百口在人掌握，岂得便降。”

“贼骑既去，俄尔又来，曰：“我王已至，王领军何为不出与王相见邪？”僧辩不答。顷之，又执王珣等至于城下，珣为书诱说城内。景帅船舰并集北寺，又分入港中，登岸治道，广设氈屋，耀军城东陇上，芟除草，开八道向城，遣五千兔头肉薄苦攻。城内同时鼓噪，矢石雨下，杀贼既多，贼乃引退。世祖又命平北将军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辩。是日，贼复攻巴陵，水步十处，鸣鼓吹脣，肉薄斫上。城上放木掷火爨石，杀伤甚多。午后贼退，乃更起长栅绕城，大列舸舰，以楼船攻水城西南角；又遣人渡洲岸，引牛羊柯推虾蟆车填纒，引障车临城，二日方止。贼又于舰上竖木桔槔，聚茅置火，以烧水栅，风势不利，自焚而退。既频战挫衄，贼帅任约又为陆法和所擒，景乃烧营夜遁，旋军夏首。世祖策勋行赏，以僧辩为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策史，封长宁县公。

于是世祖命僧辩即率巴陵诸军，沿流讨景。师次郢城，步攻鲁山。鲁山城主支化仁，景之骑将也，率其党力战，众军大破之，化仁乃降。僧辩仍督诸军渡江攻郢，即入罗城。宋子仙蚁聚金城拒守，攻之未克。子仙使其党时灵护率众三千，开门出战，僧辩又大破之，生擒灵护，斩首千级。子仙众退据仓门，带江阻险，众军攻之，频战不克。景既闻鲁山已没，郢镇复失罗城，乃率余众倍道归建业。子仙等困蹙，计无所之，乞输郢

城，身还就景。僧辩伪许之，命给船百艘，以老其意。子仙谓为信然，浮舟将发，僧辩命杜龢率精勇千人，攀堞而上，同时鼓噪，掩至仓门。水军主宋遥率楼船，暗江四面云合；子仙行战行走，至于白杨浦，乃大破之，生擒子仙送江陵。即率诸军进师九水。贼伪仪同范希荣、卢暉略尚据湓城，及僧辩军至，希荣等因挟江州刺史临城公弃城奔走。世祖加僧辩侍中、尚书令、征东大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仍令僧辩且顿江州，须众军齐集，得时更进。

顷之，世祖命江州众军悉同大举，僧辩乃表皇帝凶问，告于江陵。仍率大将百余人，连名劝世祖即位；将欲进军，又重奉表。虽未见从，并蒙优答。事见本纪。

僧辩于是发自江州，直指建业，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率锐卒轻舸，袭南陵、鹊头等戍，至即克之。先是，陈霸先率众五万，出自南江，前军五千，行至湓口。霸先倜傥多谋策，名盖僧辩，僧辩畏之。既至湓口，与僧辩会于白茅洲，登坛盟誓。霸先为其文曰：“贼臣侯景，凶羯小胡，逆天无状，构造奸恶；违背我恩义，破掠我国家，毒害我生民，移毁我社庙。我高祖武皇帝灵圣聪明，光宅天下，劬劳兆庶，亭育万民，如我考妣，五十所载。哀景以穷见归，全景将戮之首，置景要害之地，崇景非次之荣。我高祖于景何薄？我百姓于景何怨？而景长戟强弩，陵蹙朝廷，锯牙郊甸，残食含灵。剖肝斫趾，不瞳其快；曝骨焚尸，不谓为酷。高祖菲食卑宫，春秋九十，屈志凝威，愤终贼手。大行皇帝温严恭默，丕守鸿名，于景何有，复加忍毒。皇枝涖抱已上，总功以还，穷刀极俎，既屠且会。岂有率土之滨，谓为王臣，食人之禾，饮人之水，忍闻此痛，而不悼心？况臣僧辩、臣霸先等，荷称国藩湘东王臣绎泣血衔哀之寄，摩顶至足之恩，世受先朝之德，身当将帅之任；而不能沥

胆抽肠，共诛奸逆，雪天地之痛，报君父之仇，则不可以稟灵含识，戴天履地！今日相国至孝玄感，灵武斯发，已破贼徒，获其元帅，止余景身，尚在京邑。臣僧辩与臣霸先协和将帅，同心共契，必诛凶竖，尊奉相国，嗣膺鸿业，以主郊祭。前途若有一功，获一赏，臣僧辩等不推己让物，先身帅众，则天地宗庙百神之灵，共诛共责。臣僧辩、臣霸先同心共事，不相欺负，若有违戾，明神殛之。”于是升坛歃血，共读盟文，皆泪下沾襟，辞色慷慨。

及王师次于南洲，贼帅侯子鉴等率步骑万余人于岸挑战，又以鸟了千艘并载士，两边悉八十棹，棹手皆越人，去来趣袭，捷过风电。僧辩乃麾细船，皆令退缩，悉使大舰夹泊两岸。贼谓水军欲退，争出趋之，众军乃棹大舰，截其归路，鼓噪大呼，合战中江，贼悉赴水。僧辩即督诸军沿流而下，进军于石头之斗城，作连营以逼贼。贼乃横岭上筑五城拒守，侯景自出，与王师大战于石头城北。霸先谓僧辩曰：“丑虏游魂，贯盈已稔，逋诛送死，欲为一决。我众贼寡，且分其势。”即遣强弩二千张，攻贼西面两城，仍使结阵以当贼。僧辩在后麾军而进，复大破之。卢暉略闻景战败，以石头城降，僧辩引军入据之。景之退也，北走硃方，于是景散兵走告僧辩，僧辩令众将入据台城。其夜，军人采相失火，烧太极殿及东西堂等。时军人卤掠京邑，剥剔士庶，民为其执缚者，衾衣不免。尽驱逼居民以求购赎，自石头至于东城，缘淮号叫之声，震响京邑，于是百姓失望。

僧辩命侯瑱、裴之横率精甲五千，东入讨景。僧辩收贼党王伟等二十余人，送于江陵。伪行台赵伯超自吴松江降于侯瑱，瑱时送至僧辩。僧辩谓伯超曰：“赵公，卿荷国重恩，遂复同逆。今日之事，将欲何如？”因命送江陵。伯超既出，僧辩顾

坐客曰：“朝廷昔唯知有赵伯超耳，岂识王僧辩？社稷既倾，为我所复；人之兴废，亦复何常。”宾客皆前称叹功德。僧辩瞿然，乃谬答曰：“此乃圣上之威德，群帅之用命。老夫虽滥居戎首，何力之有焉？”于是逆寇悉平，京都克定。世祖即帝位，以僧辩功，进授镇卫将军、司徒，加班剑二十人，改封永宁郡公，食邑五千户，侍中、尚书令、鼓吹并如故。

是后湘州贼陆纳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淥口，尽收其军实；李洪雅又自零陵率众出空灵滩，称助讨纳。朝廷未达其心，深以为虑，乃遣中书舍人罗重欢征僧辩上就骠骑将军宜丰侯循南征。僧辩因督杜揆等众军，发于建业，师次巴陵。诏僧辩为都督东上诸军事，霸先为都督西上诸军事。先时霸先让都督于僧辩，僧辩不受，故世祖分为东西都督，而俱南讨焉。时纳等下据车轮，夹岸为城，前断水势，士卒骁猛，皆百战之余。僧辩惮之，不与轻进，于是稍作连城以逼贼。贼见不敢交锋，并怀懈怠。僧辩因其无备，命诸军水步攻之，亲执旗鼓，以诫进止。于是诸军竞出，大战于车轮，与骠骑循并力苦攻，陷其二城。贼大败，步走归保长沙，驱逼居民，入城拒守。僧辩追蹙，乃命筑垒围之，悉令诸军广建围栅，僧辩出坐垄上而自临视。贼望，识僧辩，知不设备，贼党吴藏、李贤明等乃率锐卒千人，开门掩出，蒙楯直进，径趋僧辩。时杜揆、杜龛并侍左右，带甲卫者止百余人，因下遣人与贼交战。李贤明乘铠马，从者十骑，大呼冲突，僧辩尚据胡床，不为之动。于是指挥勇敢，遂获贤明，因即斩之。贼乃退归城内。初，陆纳阻兵内逆，以王琳为辞，云“朝廷若放王琳，纳等自当降伏”。于时众军并进，未之许也。而武陵王拥众上流，内外骇惧，世祖乃遣琳和解之。至是，湘州平。僧辩旋于江陵，因被诏会众军西讨，督舟师二万，舆驾出天居寺钱行。俄而武陵败绩，僧辩自枝江班师于江

陵，旋镇建业。

是月，居少时，复回江陵。齐主高洋遣郭元建率众二万，大列舟舰于合肥，将谋袭建业，又遣其大将邢景远、步六汗萨、东方老等率众继之。时陈霸先镇建康，既闻此事，驰报江陵。世祖即诏僧辩次于姑孰，即留镇焉。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筑垒于东关，以拒北寇；征吴郡太守张彪、吴兴太守裴之横会瑱于关；因与北军战，大败之，僧辩率众军振旅于建业。承圣三年二月甲辰，诏曰：“赞俊遂贤，称于秦典；自上安下，闻之汉制。所以仰协台曜，俯佐弘图。使持节、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、都督扬、南徐、东扬三州诸军事、镇卫将军、扬州刺史、永宁郡开国公僧辩，器宇凝深，风格详远，行为士则，言表身文，学贯九流，武该七略。顷岁征讨，自西徂东；师不疲劳，民无怨讟；王业艰难，实兼夷险。宜其夔此中台，膺兹上将；寄之经野，匡我朝猷。加太尉、车骑大将军，余悉如故。

顷之，丁母太夫人忧，世祖遣侍中谒者监护丧事，策谥曰贞敬太夫人。夫人姓魏氏。神念以天监初董率徒众据东关，退保合肥巢湖西，因娶以为室，生僧辩。性甚安和，善于绥接，家门内外，莫不怀之。初，僧辩下狱，夫人流泪徒行，将入谢罪，世祖不与相见。时贞惠世子有宠于世祖，军国大事多关领焉。夫人诣阁，自陈无训，涕泗呜咽，众并怜之。及僧辩免出，夫人深相责励，辞色俱严，云：“人之事君，惟须忠烈，非但保佑当世，亦乃庆流子孙。”及僧辩克复旧京，功盖天下，夫人恒自谦损，不以富贵骄物。朝野咸共称之，谓为明哲妇人也。及既薨殒，甚见愍悼。且以僧辩勋业隆重，故丧礼加焉。灵柩将归建康，又遣谒者至舟渚吊祭。命尚书左仆射王褒为其文曰：“维尔世基武子，族懋阳元，金相比映，玉德齐温。既称女则，兼循妇言。书图镜览，辞章讨论。教贻俎豆，训及平原。

楚发将兵，孟轲成德。尽忠资敬，自家刑国。显允其仪，惟民之则。反命师旅，既修我戎；补兹袞职，奄有龟、蒙。母由子贵，宣尔斯崇；嘉命允集，宠章所隆。居高能降，处贵思冲；庆资善始，荣兼令终。崦嵫既夕，蒹葭早秋；奔駟难返，冲涛詎留。背龙门而西顾，过夏首而东浮；越三宫之遐岳，经三江之派流。郁郁增岭，浮云蔽亏；滔滔江、汉，逝者如斯。铭旌故旆，宇毁遗碑。即虚舟而设奠，想徂魂之有知。呜呼哀哉！

其年十月，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阳王众合五万，将袭江陵。世祖遣主书李膺征僧辩于建业，为大都督、荆州刺史。别敕僧辩云：“黑泰背盟，忽便举斧。国家猛将，多在下流；荆陕之众，悉非劲勇。公宜率貔虎，星言就路，倍道兼行，赴倒悬也。”僧辩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为前军，兖州刺史杜僧明等为后军。处分既毕，乃谓膺云：“泰兵骁猛，难与争锐，众军若集，吾便直指汉江，截其后路。凡千里馈粮，尚有饥色，况贼越数千里者乎？此孙臆克庞涓时也。”俄而京城陷没，宫车晏驾。及敬帝初即梁主位，僧辩预树立之功，承制进骠骑大将军、中书监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，与陈霸先参谋讨伐。

时齐主高洋又欲纳贞阳侯渊明以为梁嗣，因与僧辩书曰：“梁国不造，祸难相仍，侯景倾荡建业，武陵弯弓巴、汉。卿志格玄穹，精贯白日，戮力齐心，芟夷逆丑。凡在有情，莫不嗟尚；况我邻国，缉事言前。而西寇承间，复相掩袭。梁主不能固守江陵，殒身宗祐。王师未及，便已降败；士民小大，皆毕寇虏。乃眷南顾，愤叹盈怀。卿臣子之情，念当夔裂。如闻权立枝子，号令江阴，年甫十余，极为冲藐；梁衅未已，负荷谅难。祭则卫君，政由甯氏；干弱枝强，终古所忌。朕以天下为家，大道济物。以梁国沦灭，有怀旧好，存亡拯坠，义在今辰，扶危嗣事，非长伊德。彼贞阳侯，梁武犹子，长沙之胤，

以年以望，堪保金陵，故置为梁主，纳于彼国。便诏上党王涣总摄群将，扶送江表，雷动风驰，助扫冤逆。清河王岳，前救荆城，军度安陆，既不相及，愤惋良深。恐及西寇乘流，复蹊江左。今转次汉口，与陆居士相会。卿宜协我良规，厉彼群帅，部分舟舳，迎接今王，鸠勒劲勇，并心一力。西羌乌合，本非勍寇，直是湘东怯弱，致此沦胥。今者之师，何往不克，善建良图，副朕所望也。”

贞阳承齐遣送，将届寿阳。贞阳前后频与僧辩书，论还国继统之意，僧辩不纳。及贞阳、高涣至于东关，散骑常侍裴之横率众拒战，败绩，僧辩因遂谋纳贞阳，仍定君臣之礼。启曰：“自秦兵寇陕，臣便营赴援，才及下船，荆城陷没，即遣刘周入国，具表丹诚，左右勋豪，初并同契。周既多时不还，人情疑阻；比册降中使，复遣诸处询谋，物论参差，未甚决定。始得侯瑱信，示西寇权景宣书，令以真迹上呈。观视将帅，恣欲同泰，若一朝仰违大国，臣不辞灰粉，悲梁祚永绝中兴。伏愿陛下便事济江，仰藉皇齐之威，凭陛下至圣之略，树君以长，雪报可期，社稷再辉，死且非吝。请押别使曹冲驰表齐都，续启事以闻，伏迟拜奉在促。”贞阳答曰：“姜皓至，枉示具公忠义之怀。家国丧乱，于今积年。三后蒙尘，四海腾沸。天命元辅，匡救本朝。弘济艰难，建武宗祏。至于丘园板筑，尚想来仪；公室皇枝，岂不虚迟。闻孤还国，理会高怀，但近再命行人，或不宣具。公既询谋卿士，访逮藩维，沿溯往来，理淹旬月，使乎届止，殊副所期。便是再立我萧宗，重兴我梁国。亿兆黎庶，咸蒙此恩；社稷宗祧，曾不相愧。近军次东关，频遣信裴之横处，示其可否。答对骄凶，殊骇闻瞩。上党王陈兵见卫，欲叙安危，无识之徒，忽然逆战。前旌未举，即自披猖，惊悼之情，弥以伤恻。上党王深自矜嗟，不传首级，更蒙封树，

饰棺厚殡，务从优礼。齐朝大德，信感神民。方仰藉皇威，敬凭元宰，讨逆贼于咸阳，诛叛子于云梦，同心协力，克定邦家。览所示权景宣书，上流诸将，本有忠略，弃亲向仇，庶当不尔，防奸定乱，终在于公。今且顿东关，更待来信，未知水陆何处见迎。夫建国立君，布在方策，入盟出质，有自来矣。若公之忠节，上感苍旻；群帅同谋，必匪携贰。则齐师反璟，义不陵江，如致爽言，誓以无克。韬旗侧席，迟复行人。曹冲奉表齐都，即押送也。渭桥之下，惟迟叙言；汜水之阳，预有号惧。

“僧辩又重启曰：“员外常侍姜皓还，奉敕伏具动止。大齐仁义之风，曲被邻国，恤灾救难，申此大猷。皇家枝戚，莫不荣荷；江东冠冕，俱知凭赖。今敌不忘信，信实由衷，谨遣臣第七息显，显所生刘并弟子世珍，往彼充质；仍遣左民尚书周弘正至历阳奉迎。舳舻浮江，俟一龙之渡；清宫丹陛，候六传之入。万国倾心，同荣晋文之反；三善克宣，方流宋昌之议。国祚既隆，社稷有奉。则群臣竭节，报厚施于大齐；戮力展愚，效忠诚于陛下。今遣吏部尚书王通奉启以闻。”僧辩因求以敬帝为皇太子。贞阳又答曰：“王尚书通至，复枉示，知欲遣贤弟世珍以表诚质，具悉忧国之怀。复以庭中玉树，掌内明珠，无累胸怀，志在匡救，岂非劬劳我社稷，弘济我邦家？惭叹之怀，用忘兴寝。晋安王东京贻厥之重，西都继体之贤，嗣守皇家，宁非民望。但世道丧乱，宜立长君，以其蒙孽，难可承业。成、昭之德，自古希俦；冲、质之危，何代无此。孤身当否运，志不图生。忽荷不世之恩，仍致非常之举。自惟虚薄，兢惧已深。若建承华，本归皇胄；心口相誓，惟拟晋安。如或虚言，神明所殛。览今所示，深遂本怀。戢慰之情，无寄言象。但公忧劳之重，既稟齐恩；忠义之情，复及梁贰。华夷兆庶，岂不怀风？宗庙明灵，岂不相感？正尔回璟，仍向历阳。所期质累，

便望来彼。众军不渡，已著盟书。斯则大齐圣主之恩规，上党英王之然诺，得原失信，终不为也。惟迟相见，使在不谖。乡国非遥，触目号咽。”僧辩使送质于鄴。贞阳求渡卫士三千，僧辩虑其为变，止受散卒千人而已，并遣龙舟法驾往迎。贞阳济江之日，僧辩拥楫中流，不敢就岸。后乃同会于江宁浦。

贞阳既践伪位，仍授僧辩大司马，领太子太傅、扬州牧，余悉如故。陈霸先时为司空、南徐州刺史，恶其翻覆，与诸将议，因自京口举兵十万，水陆俱至，袭于建康。于是水军到，僧辩常处于石头城，是日正视事，军人已逾城北而入，南门又驰白有兵来。僧辩与其子顓遽走出阁，左右心腹尚数十人。众军悉至，僧辩计无所出，乃据南门楼乞命拜请。霸先因命纵火焚之，方共顓下就执。霸先曰：“我有何辜，公欲与齐师赐讨？”又曰：“何意全无防备？”僧辩曰：“委公北门，何谓无备。”尔夜斩之。

长子，承圣初历官至侍中。初，僧辩平建业，遣霸先守京口，都无备防。屡以为言，僧辩不听，竟及于祸。西魏寇江陵，世祖遣督城内诸军事。荆城陷，随王琳入齐，为竟陵郡守。齐遣琳镇寿春，将图江左。及陈平淮南，执琳杀之。闻琳死，乃出郡城南，登高冢上号哭，一恸而绝。

弟頔，少有志节，恒随从世祖。及荆城陷覆，没于西魏。

史臣曰：自侯景寇逆，世祖据有上游，以全楚之兵委僧辩将率之任。及克平祸乱，功亦著焉，在乎策勋，当上台之赏。敬帝以高祖贻厥之重，世祖继体之尊，洎渚宫沦覆，理膺宝祚。僧辩位当将相，义存伊、霍，乃受胁齐师，傍立支庶。苟欲行夫忠义，何忠义之远矣？树国之道既亏，谋身之计不足，自致歼灭，悲矣！

## 列传第四十

胡僧祐 徐文盛 杜揆 兄岸 弟幼安  
兄子龕 阴子春

胡僧祐，字愿果，南阳冠军人。少勇决，有武干。仕魏至银青光禄大夫，以大通二年归国，频上封事，高祖器之，拜假节、超武将军、文德主帅，使戍项城。城陷，复没于魏。中大通元年，陈庆之送魏北海王元颢入洛阳，僧祐又得还国，除南天水、天门二郡太守，有善政。性好读书，不解缉缀。然每在公宴，必强赋诗，文辞鄙俚，多被嘲谑，僧祐怡然自若，谓己实工，矜伐愈甚。

晚事世祖，为镇西录事参军。侯景乱，西沮蛮反，世祖令僧祐讨之，使尽诛其渠帅，僧祐谏，忤旨下狱。大宝二年，侯景寇荆陕，围王僧辩于巴陵，世祖乃引僧祐于狱，拜为假节、武猛将军，封新市县侯，令赴援。僧祐将发，谓其子曰：“汝可开两门，一门拟硃，一门拟白。吉则由硃门，凶则由白门。吾不捷不归也。”世祖闻而壮之。至杨浦，景遣其将任约率锐卒五千，据白塔，遥以待之。僧祐由别路西上，约谓畏己而退，急追之，及于南安芋口，呼僧祐曰：“吴儿，何为不早降？走何处去。”僧祐不与之言，潜引却，至赤砂亭，会陆法和至，乃与并军击约，大破之，擒约送于江陵。侯景闻之遂遁。世祖以僧祐为侍中、领军将军，征还荆州。承圣二年，进为车骑将

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余悉如故。西魏寇至，以僧祐为都督城东诸军事。魏军四面起攻，百道齐举，僧祐亲当矢石，昼夜督战，奖励将士，明于赏罚，众皆感之，咸为致死，所向摧殄，贼莫敢前。俄而中流矢卒，时年六十三。世祖闻之，驰往临哭。于是内外惶骇，城遂陷。

徐文盛，字道茂，彭城人也。世仕魏为将。父庆之，天监初，率千余人自北归款，未至道卒。文盛仍统其众，稍立功绩，高祖甚优宠之。大同末，以为持节、督宁州刺史。先是，州在僻远，所管群蛮不识教义，贪欲财贿，劫篡相寻，前后刺史莫能制。文盛推心抚慰，示以威德，夷獠感之，风俗遂改。

太清二年，闻国难，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。世祖嘉之，以为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、督梁、南秦、沙、东益、巴、北巴六州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秦州刺史，授以东讨之略。于是文盛督众军东下，至武昌，遇侯景将任约，遂与相持。久之，世祖又命护军将军尹悦、平东将军杜幼安、巴州刺史王珣等会之，并受文盛节度。击任约于贝矶，约大败，退保西阳。文盛进据芦洲，又与相持。侯景闻之，乃率大众西上援约，至西阳。文盛不敢战。诸将咸曰：“景水军轻进，又甚饥疲，可因此击之，必大捷。”文盛不许。文盛妻石氏，先在建鄴，至是，景载以还之。文盛深德景，遂密通信使，都无战心，众咸愤怒。杜幼安、守箠等乃率所领独进，与景战，大破之，获其舟舰以归。会景密遣骑从间道袭陷郢州，军中凶惧，遂大溃。文盛奔还荆州，世祖仍以为城北面都督。又聚赃污甚多，世祖大怒，下令责之，数其十罪，除其官爵。文盛既失兵权，私怀怨望，世祖闻之，乃以下狱。时任约被擒，与文盛同禁。文盛谓约曰：“汝何不早降，令我至此。”约曰：“门外不见卿马迹，使我何遽得降？”文盛无以答，遂死狱中。

杜揆，京兆杜陵人也。其先自北归南，居于雍州之襄阳，子孙因家焉。祖灵启，齐给事中。父怀宝，少有志节，常邀际会。高祖义师东下，随南平王伟留镇襄阳。天监中，稍立功绩，官至骁猛将军、梁州刺史。大同初，魏梁州刺史元罗举州内附，怀宝复进督华州。值秦州所部武兴氏王杨绍反，怀宝击破之。五年，卒于镇。

揆即怀宝第七子也。幼有志气，居乡时以胆勇称。释褐庐江骠骑府中兵参军。世祖临荆州，仍参幕府，后为新兴太守。太清二年，随岳阳王来袭荆州，世祖以与之有旧，密邀之。揆乃与兄岸、弟幼安、兄子龛等夜归于世祖，世祖以为持节、信威将军、武州刺史。俄迁宣毅将军，领镇蛮护军、武陵内史，枝江县侯，邑千户。令随王僧辩东讨侯景。至巴陵，会景来攻，数十日不克而遁。加侍中、左卫将军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。仍随僧辩追景至石头，与贼相持横岭。及战，景亲率精锐，左右冲突，揆从岭后横截之，景乃大败，东奔晋陵，揆入据城。景平，加散骑常侍、持节、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增邑千户。

是月，齐将郭元建攻秦州刺史严超远于秦郡，王僧辩令揆赴援。陈霸先亦自欧阳来会，与元建大战于士林，霸先令强弩射，元建众却。揆因纵兵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生擒千余人，元建收余众而遁。时世祖执王琳于江陵，其长史陆纳等遂于长沙反，世祖征揆与王僧辩讨之。承圣二年，及纳等战于车轮，大败，陷其二垒，纳等走保长沙，揆等围之。后纳等降，揆又与王僧辩西讨武陵王于硃口，至即破平之。于是旋镇，遘疾卒。诏曰：“揆，京兆旧姓，元凯苗裔。家传学业，世载忠贞。自驱传江渚，政号廉能。推轂浅原，实闻清静。奄致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可赠车骑将军，加鼓吹一部。谥曰武。”

掞兄弟九人，兄嵩、岑、旂、岌、嶷、嶬、岸及弟幼安，并知名当世。

岸，字公衡。少有武干，好从横之术。太清中，与掞同归世祖，世祖以为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北梁州刺史，封江陵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岸因请袭襄阳，世祖许之。岸乃昼夜兼行，先往攻其城，不克。岳阳至，遂走依其兄嶬于南阳，嶬时为南阳太守。岳阳寻遣攻陷其城，岸及嶬俱遇害。

幼安性至孝，宽厚，雄勇过人。太清中，与兄掞同归世祖，世祖以为云麾将军、西荆州刺史，封华容县侯，邑一千户。令与平南将军王僧辩讨河东王誉于长沙，平之。又命率精甲一万，助左卫将军徐文盛东讨侯景。至贝矶，遇景将任约来逆，遂与战，大败之。斩其仪同叱罗子通、湘州刺史赵威方等，传首江陵。乃进军大举，因与景相持。别攻武昌，拔之。景渡芦洲上流以压文盛等，幼安与众军攻之，景大败，尽获其舟舰。会景密遣袭陷郢州，执刺史方诸等以归，人情大骇，徐文盛由汉口遁归，众军大败，幼安遂降于景。景杀之，以其多反覆故也。

龢，掞第二兄岑之子。少骁勇，善用兵，亦太清中与诸父同归世祖，世祖以为持节、忠武将军、郢州刺史，中庐县侯，邑一千户。与叔幼安俱随王僧辩讨河东王，平之。又随僧辩下，继徐文盛军至巴陵，闻侯景袭陷郢州，西上将至，乃与僧辩等守巴陵以待之。景至，围之数旬，不克而遁。迁太府卿、安北将军、督定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增邑五百户。仍随僧辩追景至江夏，围其城。景将宋子仙弃城遁，龢追至杨浦，生擒之。大宝三年，众军至姑孰，景将侯子鉴逆战，龢与陈霸先、王琳等率精锐击之，大败子鉴，遂至于石头。景亲率其党会战，龢与众军奋击，大破景，景遂东奔。论功为最，授平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，益封一千户。

承圣二年，又与王僧辩讨陆纳等于长沙，降之。又征武陵王于西陵，亦平之。后江陵陷，齐纳贞阳侯以绍梁嗣，以龢为震州刺史、吴兴太守。又除镇南将军、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南豫州刺史、溧阳县侯，给鼓吹一部。又加散骑常侍、镇东大将军。会陈霸先袭陷京师，执王僧辩杀之。龢，僧辩之婿也，为吴兴太守。以霸先既非贵素，兵又猥杂，在军府日，都不以霸先经心；及为本郡，每以法绳其宗门，无所纵舍，霸先衔之切齿。及僧辩败，龢乃据吴兴以距之，遣军副杜泰攻陈蒨于长城，反为蒨所败。霸先乃遣将周文育讨龢，龢令从弟北叟出距，又为文育所破，走义兴，霸先亲率众围之。会齐将柳达摩等袭京师，霸先恐，遂还与齐人连和。龢闻齐兵还，乃降，遂遇害。

阴子春，字幼文，武威姑臧人也。晋义熙末，曾祖袭，随宋高祖南迁，至南平，因家焉。父智伯，与高祖邻居，少相友善，尝入高祖卧内，见有异光成五色，因握高祖手曰：“公后必大贵，非人臣也。天下方乱，安苍生者，其在君乎！”高祖曰：“幸勿多言。”于是情好转密，高祖每有求索，如外府焉。及高祖践阼，官至梁、秦二州刺史。

子春，天监初，起家宣惠将军、西阳太守。普通中，累迁至明威将军、南梁州刺史；又迁信威将军、都督梁、秦、华三州诸军事、梁、秦二州刺史。太清二年，讨峡中叛蛮，平之。征为左卫将军，又迁侍中。属侯景乱，世祖令子春随领军将军王僧辩攻邵陵王于郢州，平之。又与左卫将军徐文盛东讨侯景，至贝矶，与景遇，子春力战，恒冠诸军，频败景。值郢州陷没，军遂退败。大宝二年，卒于江陵。

孙顛，少知名。释褐奉朝请，历尚书金部郎。后入周。撰《琼林》二十卷。

史臣曰：胡僧祐勇干有闻，搴旗破敌者数矣；及捐躯殉节，

殒身王事，虽古之忠烈，何以加焉。徐文盛始立功绩，不能终其成名，为不义也。杜掞识机变之理，知向背之宜，加以身屡典军，频殄寇逆，勋庸显著，卒为中兴功臣。义哉！

## 列传第四十一

## 孝行

滕县恭 徐普济 宛陵女子 沈崇僚 荀匠 庾黔娄 吉玠  
甄恬 韩怀明 刘县净 何炯 庾沙弥 江紆 刘霁 褚修 谢蔺

经云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。”此生民之为大，有国之所先欤！高祖创业开基，饬躬化俗，浇弊之风以革，孝治之术斯著。每发丝纶，远加旌表。而淳和比屋，罕要诡俗之誉，潜晦成风，俯列逾群之迹，彰于视听，盖无几焉。今采缀以备遗逸云尔。

滕县恭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年五岁，母杨氏患热，思食寒瓜，土俗所不产。县恭历访不能得，衔悲哀切。俄值一桑门问其故，县恭具以告。桑门曰：“我有两瓜，分一相遗。”县恭拜谢，因捧瓜还，以荐其母。举室惊异。寻访桑门，莫知所在。及父母卒，县恭水浆不入口者旬日，感恸呕血，绝而复苏。隆冬不著茧絮，蔬食终身。每至忌日，思慕不自堪，昼夜哀恸。其门外有冬生树二株，时忽有神光自树而起，俄见佛像及夹侍之仪，容光显著，自门而入。县恭家人大小，咸共礼拜，久之乃灭，远近道俗咸传之。太守王僧虔引县恭为功曹，固辞不就。王俭时随僧虔在郡，号为滕曾子。天监元年，陆琏奉使巡行风俗，表言其状。县恭有子三人，皆有行业。

时有徐普济者，长沙临湘人。居丧未及葬，而邻家火起，

延及其舍，普济号恸伏棺上，以身蔽火。邻人往救之，焚炙已闷绝，累日方苏。

宣城宛陵有女子与母同床寝，母为猛虎所搏，女号叫拿虎，虎毛尽落，行十数里，虎乃弃之。女抱母还，犹有气，经时乃绝。太守萧琛赙焉，表言其状。有诏旌其门闾。

沈崇僚，字思整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父怀明，宋兖州刺史。崇僚六岁丁父忧，哭踊过礼。及长，佣书以养母焉。齐建武初，起家为奉朝请。永元末，迁司徒行参军。天监初，为前军鄱阳王参军事。三年，太守柳惔辟为主簿。崇僚从惔到郡，还迎其母，母卒。崇僚以不及侍疾，将欲致死，水浆不入口，昼夜号哭，旬日殆将绝气。兄弟谓之曰：“殡葬未申，遽自毁灭，非全孝之道也。”崇僚之瘞所，不避雨雪，倚坟哀恸。每夜恒有猛兽来望之，有声状如叹息者。家贫无以迁窆，乃行乞经年，始获葬焉。既而庐于墓侧，自以初行丧礼不备，复以葬后更治服三年。久食麦屑，不啖盐酢，坐卧于单荐，因虚肿不能起。郡县举其至孝。高祖闻，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，乃下诏曰：“前军沈崇僚，少有志行，居丧逾礼。斋制不终，未得大葬，自以行乞淹年，哀典多阙，方欲以永慕之晨，更为再期之始。虽即情可矜，礼有明断。可便令除释，擢补太子洗马。旌彼门闾，敦兹风教。”崇僚奉诏释服，而涕泣如居丧，固辞不受官，苦自陈让，经年乃得为永宁令。自以禄不及养，怛恨愈甚，哀思不自堪，至县卒，时年三十九。

荀匠，字文师，颍阴人，晋太保劭九世孙也。祖琮，年十五，复父仇于成都市，以孝闻。宋元嘉末，渡淮赴武陵王义，为元凶追兵所杀，赠员外散骑侍郎。父法超，齐中兴末为安复令，卒于官。凶问至，匠号恸气绝，身体皆冷，至夜乃苏。既而奔丧，每宿江渚，商旅皆不忍闻其哭声。服未阕，兄斐起家

为郁林太守，征俚贼，为流矢所中，死于阵。丧还，匠迎于豫章，望舟投水，傍人赴救，仅而得全。既至，家贫不得时葬。居父忧并兄服，历四年不出庐户。自括发后，不复栉沐，发皆秃落。哭无时，声尽则系之以泣，目眦皆烂，形体枯悴，皮骨裁连，虽家人不复识。郡县以状言，高祖诏遣中书舍人为其除服，擢为豫章王国左常侍。匠虽即吉，毁悴逾甚。外祖孙谦诚之曰：“主上以孝治天下，汝行过古人，故发明诏，擢汝此职。非唯君父之命难拒，故亦扬名后世，所显岂独汝身哉！”匠于是乃拜。竟以毁卒于家，时年二十一。

庾黔娄，字子贞，新野人也。父易，司徒主簿，征不至，有高名。

黔娄少好学，多讲诵《孝经》，未尝失色于人，南阳高士刘虬、宗测并叹异之。起家本州主簿，迁平西行参军。出为编令，治有异绩。先是，县境多虎暴。黔娄至，虎皆渡往临沮界，当时以为仁化所感。齐永元初，除孱陵令，到县未旬，易在家遘疾，黔娄忽然心惊，举身流汗，即日弃官归家，家人悉惊其忽至。时易疾始二日，医云：“欲知差剧，但尝粪甜苦。”易泄痢，黔娄辄取尝之，味转甜滑，心逾忧苦。至夕，每稽颡北辰，求以身代。俄闻空中有声曰：“征君寿命尽，不复可延，汝诚祷既至，止得申至月末。”及晦而易亡，黔娄居丧过礼，庐于冢侧。和帝即位，将起之，镇军萧颖胄手书敦譬，黔娄固辞。服阕，除西台尚书仪曹郎。

梁台建，邓元起为益州刺史，表黔娄为府长史、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及成都平，城中珍宝山积，元起悉分与僚佐，惟黔娄一无所取。元起恶其异众，厉声曰：“长史何独尔为！”黔娄示不违之，请书数篋。寻除蜀郡太守，在职清素，百姓便之。元起死于蜀，部曲皆散，黔娄身营殡殓，携持丧柩归乡里。

还为尚书金部郎，迁中军表记室参军。东宫建，以本官侍皇太子读，甚见知重，诏与太子中庶子殷钧、中舍人到洽、国子博士明山宾等，递日为太子讲《五经》义。迁散骑侍郎、荆州大中正。卒，时年四十六。

吉玢，字彦霄，冯翊莲勺人也。世居襄阳。玢幼有孝性。年十一，遭所生母忧，水浆不入口，殆将灭性，亲党异之。天监初，父为吴兴原乡令，为奸吏所诬，逮诣廷尉。玢年十五，号泣衢路，祈请公卿，行人见者，皆为陨涕。其父理虽清白，耻为吏讯，乃虚自引咎，罪当大辟。玢乃挝登闻鼓，乞代父命。高祖异之，敕廷尉卿蔡法度曰：“吉玢请死赎父，义诚可嘉；但其幼童，未必自能造意。卿可严加胁诱，取其款实。”法度受敕还寺，盛陈徽缠，备列官司，厉色问玢曰：“尔求代父死，敕已相许，便应伏法。然刀锯至剧，审能死不？且尔童孺，志不及此，必为人所教。姓名是谁，可具列答。若有悔异，亦相听许。”玢对曰：“囚虽蒙弱，岂不知死可畏惮？顾诸弟稚藐，唯囚为长，不忍见父极刑，自延视息。所以内断胸臆，上千万乘。今欲殉身不测，委骨泉壤，此非细故，奈何受人教邪！明诏听代，不异登仙，岂有回贰！”法度知玢至心有在，不可屈挠，乃更和颜诱语之曰：“主上知尊侯无罪，行当释亮。观君神仪明秀，足称佳童，今若转辞，幸父子同济。奚以此妙年，苦求汤镬？”玢对曰：“凡赜蚋蝼蚁，尚惜其生；况在人斯，岂愿齑粉？但囚父挂深劾，必正刑书，故思殒仆，冀延父命。今瞑目引领，以听大戮，情殫意极，无言复对。”玢初见囚，狱掾依法备加桎梏；法度矜之，命脱其二械，更令著一小者。玢弗听，曰：“玢求代父死，死罪之囚，唯宜增益，岂可减乎？”竟不脱械。法度具以奏闻，高祖乃宥其父。丹阳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，并请乡居，欲于岁首，举充纯孝之选。玢曰：

“异哉王尹，何量玠之薄乎！夫父辱子死，斯道固然。若玠有靦面目，当其此举，则是因父买名，一何甚辱！”拒之而止。年十七，应辟为本州主簿。出监万年县，摄官期月，风化大行。自雍还至郢，湘州刺史柳悦复召为主簿。后乡人裴俭、丹阳尹丞臧盾、扬州中正张仄连名荐玠，以为孝行纯至，明通《易》、《老》。敕付太常旌举。初，玠以父陷罪，因成悸疾，后因发而卒。

甄恬，字彦约，中山无极人也，世居江陵。祖钦之，长宁令。父标之，州从事。恬数岁丧父，哀感有若成人。家人矜其小，以肉汁和饭饲之，恬不肯食。年八岁，问其母，恨生不识父，遂悲泣累日，忽若有见，言其形貌，则其父也，时以为孝感。家贫，养母常得珍羞。及居丧，庐于墓侧，恒有鸟玄黄杂色，集于庐树，恬哭则鸣，哭止则止。又有白雀栖宿其庐。州将始兴王憺表其行状。诏曰：“朕虚己钦贤，寤寐盈想。诏彼群岳，务尽搜扬。恬既孝行殊异，声著邦壤，敦风厉俗，弘益兹多。牧守腾闻，义同亲览。可旌表室闾，加以爵位。”恬官至安南行参军。

韩怀明，上党人也，客居荆州。年十岁，母患尸症，每发辄危殆。怀明夜于星下稽颡祈祷，时寒甚切，忽闻香气，空中有人语曰：“童子母须臾永差，无劳自苦。”未晓，而母豁然平复。乡里异之。十五丧父，几至灭性，负土成坟，赠助无所受。免丧，与乡人郭瑀俱师事南阳刘虬。虬尝一日废讲，独居涕泣。怀明窃问其故，虬家人答云：“是外祖亡日。”时虬母亦亡矣。怀明闻之，即日罢学，还家就养。虬叹曰：“韩生无虞丘之恨矣。”家贫，常肆力以供甘脆，嬉怡膝下，朝夕不离母侧。母年九十一，以寿终，怀明水浆不入口一旬，号哭不绝声。有双白鸠巢其庐上，字乳驯狎，若家禽焉，服释乃去。既

除丧，蔬食终身，衣衾无改。天监初，刺史始兴王憺表言之。州累辟不就，卒于家。

刘昙净，字元光，彭城莒人也。祖元真，淮南太守，居郡得罪；父慧镜，历诣朝士乞哀，恳恻甚至，遂以孝闻。昙净笃行有父风。解褐安成王国左常侍。父卒于郡，昙净奔丧，不食饮者累日，绝而又苏。每哭辄呕血。服阕，因毁瘠成疾。会有诏，士姓各举四科，昙净叔父慧斐举以应孝行，高祖用为海宁令。昙净以兄未为县，因以让兄，乃除安西行参军。父亡后，事母尤淳至，身营飧粥，不以委人。母疾，衣不解带。及母亡，水浆不入口者殆旬。母丧，权瘞药王寺。时天寒，昙净身衣单布，庐于瘞所，昼夜哭泣不绝声，哀感行路，未及期而卒。

何炯，字士光，庐江灊人也。父搏，太中大夫。炯年十五，从兄胤受业，一期并通《五经》章句。炯白皙，美容貌，从兄求、点每称之曰：“叔宝神清，弘治肤清。今观此子，复见卫、杜在目。”炯常慕恬退，不乐进仕。从叔昌珣谓曰：“求、点皆已高蹈，尔无宜复尔。且君子出处，亦各一途。”年十九，解褐扬州主簿。举秀才，累迁王府行参军、尚书兵、库部二曹郎。出为永康令，以和理称。还为仁威南康王限内记室，迁治书侍御史。以父疾经旬，衣不解带，头不栉沐，信宿之间，形貌顿改。及父卒，号恸不绝声，枕块藉地，腰虚脚肿，竟以毁卒。

庾沙弥，颍阴人也。晋司空冰六世孙。父佩玉，辅国长史、长沙内史，宋升明中坐沈攸之事诛，沙弥时始生。年至五岁，所生母为制采衣，辄不肯服。母问其故，流涕对曰：“家门祸酷，用是何为！”既长，终身布衣蔬食。起家临川王国左常侍，迁中军田曹行参军。嫡母刘氏寝疾，沙弥晨昏侍侧，衣不解带，或应针灸，辄以身先试之。及母亡，水浆不入口累日，终丧不

解衰经，不出庐户，昼夜号恸，邻人不忍闻。墓在新林，因有旅松百余株，自生坟侧。族兄都官尚书咏表言其状，应纯孝之举，高祖召见嘉之，以补歙令。还除轻车邵陵王参军事，随府会稽，复丁所生母忧。丧还都，济浙江，中流遇风，舫将覆没，沙弥抱柩号哭，俄而风静，盖孝感所致。服阕，除信威刑狱参军，兼丹阳郡□□□累迁宁远录事参军，转司马。出为长城令，卒。

江紆，字含洁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父蒨，光禄大夫。紆幼有孝性。年十三，父患眼，紆侍疾将期月，衣不解带。夜梦一僧云：“患眼者，饮慧眼水必差。”及觉说之，莫能解者。紆第三叔禄与草堂寺智者法师善，往访之。智者曰：“《无量寿经》云：慧眼见真，能渡彼岸。”蒨乃因智者启舍同夏县界牛屯里舍为寺，乞赐嘉名。敕答云：“纯臣孝子，往往感应。晋世颜含，遂见冥中送药。近见智者，知卿第二息感梦，云饮慧眼水。慧眼则是五眼之一号，若欲造寺，可以慧眼为名。”及就创造，泄故井，井水清冽，异于常泉。依梦取水洗眼及煮药，稍觉有瘳，因此遂差。时人谓之孝感。南康王为南州，召为迎主簿。紆性静，好《老》《庄》玄言，尤善佛义，不乐进仕。及父卒，紆庐于墓，终日号恸不绝声，月余卒。

刘霁，字士烜，平原人也。祖乘民，宋冀州刺史。父闻慰，齐工员郎。霁年九岁，能诵《左氏传》，宗党咸异之。十四居父忧，有至性，每哭辄呕血。家贫，与弟杳、高相笃励学。既长，博涉多通。天监中，起家奉朝请，稍迁宣惠晋安王府参军，兼限内记室，出补西昌相。入为尚书主客侍郎。末期，除海盐令。霁前后宰二邑，并以和理著称。还为建康正，非所好。顷之，以疾免。寻除建康令，不拜。母明氏寝疾，霁年已五十，衣不解带者七旬，诵《观世音经》，数至万遍，夜因感梦，见一

僧谓曰：“夫人算尽，君精诚笃至，当相为申延。”后六十余日乃亡。霁庐于墓，哀恸过礼。常有双白鹤驯翔庐侧。处士阮孝绪致书抑譬，霁思慕不已，服未终而卒，时年五十二。著《释俗语》八卷，文集十卷。弟杳在《文学传》，高在《处士传》。

褚修，吴郡钱唐人也。父仲都，善《周易》，为当时最。天监中，历官《五经》博士。修少传父业，兼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善尺牍，颇解文章。初为湘东王国侍郎，稍迁轻车湘东府行参军，并兼国子助教。武陵王为扬州，引为宣惠参军、限内记室。修性至孝，父丧毁瘠过礼，因患冷气。及丁母忧，水浆不入口二十三日，气绝复苏，每号恸呕血，遂以毁卒。

谢蔺，字希如，陈郡阳夏人也。晋太傅安八世孙。父经，中郎谏议参军。蔺五岁，每父母未饭，乳媪欲令蔺先饭，蔺曰：“既不觉饥。”强食终不进。舅阮孝绪闻之，叹曰：“此儿在家则曾子之流，事君则蔺生之匹。”因名之曰蔺。稍受以经史，过目便能讽诵。孝绪每曰“吾家阳元也”。及丁父忧，昼夜号恸，毁瘠骨立，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。服阕后，吏部尚书萧子显表其至行，擢为王府法曹行参军，累迁外兵记室参军。时甘露降士林馆，蔺献颂，高祖嘉之，因有诏使制《北兖州刺史萧楷德政碑》，又奉令制《宣城王奉述中庸颂》。太清元年，迁散骑侍郎，兼散骑常侍，使于魏。会侯景举地入附，境上交兵，蔺母虑不得还，感气卒。及蔺还入境，尔夕梦不祥，旦便投劾驰归。既至，号恸呕血，气绝久之，水浆不入口。亲友虑其不全，相对悲恸，强劝以饮粥。蔺初勉强受之，终不能进，经月余日，因夜临而卒，时年三十八。蔺所制诗赋碑颂数十篇。

史臣曰：孔子称“毁不灭性”，教民无以死伤生也，故制丧纪，为之节文。高柴、仲由伏膺圣教，曾参、闵损虔恭孝道，或水浆不入口，泣血终年，岂不知创钜痛深，《蓼莪》慕切？所

谓先王制礼，贤者俯就。至如丘、吴，终于毁灭。若刘昙净、何炯、江綰、谢朓者，亦二子之志欤。

## 列传第四十二

### 儒林

伏曼容 何佟之 范缜 严植之 贺场 场子革 司马筠 卞华  
崔灵恩 孔奭 卢广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

汉氏承秦燔书，大弘儒训，太学生徒，动以万数，郡国黉舍，悉皆充满。学于山泽者，至或就为列肆，其盛也如是。汉末丧乱，其道遂衰。魏正始以后，仍尚玄虚之学，为儒者盖寡。时荀朐、挚虞之徒，虽删定新礼，改官职，未能易俗移风。自是中原横溃，衣冠殄尽；江左草创，日不暇给；以迄于宋、齐。国学时或开置，而劝课未博，建之不及十年，盖取文具，废之多历世祀，其弃也忽诸。乡里莫或开馆，公卿罕通经术。朝廷大儒，独学而弗肯养众；后生孤陋，拥经而无所讲习。三德六艺，其废久矣。

高祖有天下，深愍之，诏求硕学，治五礼，定六律，改斗历，正权衡。天监四年，诏曰：“二汉登贤，莫非经术，服膺雅道，名立行成。魏、晋浮荡，儒教沦歇，风节罔树，抑此之由。朕日昃罢朝，思闻俊异，收士得人，实惟酬奖。可置《五经》博士各一人，广开馆宇，招内后进。”于是以平原明山宾、吴兴沈峻、建平严植之、会稽贺革补博士，各主一馆。馆有数百生，给其饩廩。其射策通明者，即除为吏。十数月间，怀经

负笈者云会京师。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，受业于庐江何胤。分遣博士祭酒，到州郡立学。七年，又诏曰：“建国君民，立教为首，砥身砺行，由乎经术。朕肇基明命，光宅区宇，虽耕耘雅业，傍阐艺文，而成器未广，志本犹阙。非以熔范贵游，纳诸轨度；思欲式敦让齿，自家刑国。今声训所渐，戎夏同风。宜大启痒黻，博延胄子，务彼十伦，弘此三德，使陶钧远被，微言载表。”于是皇太子、皇子、宗室、王侯始就业焉。高祖亲屈舆驾，释奠于先师先圣，申之以宴语，劳之以束帛，济济焉，洋洋焉，大道之行也如是。其伏曼容、何佟之、范缜，有旧名于世；为时儒者，严植之、贺雋等首膺兹选，今并缀为《儒林传》云。

伏曼容，字公仪，平昌安丘人。曾祖滔，晋著作郎。父胤之，宋司空主簿。曼容早孤，与母兄客居南海。少笃学，善《老》、《易》，倜傥好大言，常云：“何晏疑《易》中九事。以吾观之，晏了不学也，故知平叔有所短。”聚徒教授以自业。为骠骑行参军。宋明帝好《周易》，集朝臣于清暑殿讲，诏曼容执经。曼容素美风采，帝恒以方嵇叔夜，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。迁司徒参军。袁粲为丹阳尹，请为江宁令，入拜尚书外兵郎。升明末，为辅国长史、南海太守。齐初，为通直散骑侍郎。永明初，为太子率更令，侍皇太子讲。卫将军王俭深相交好，令与河内司马宪、吴郡陆澄共撰《丧服义》，既成，又欲与之定礼乐。会俭薨，迁中书侍郎、大司马谘议参军，出为武昌太守。建武中，入拜中散大夫。时明帝不重儒术，曼容宅在瓦官寺东，施高坐于听事，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，生徒常数百十人。梁台建，以曼容旧儒，召拜司马，出为临海太守。天监元年，卒官，时年八十二。为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丧服集解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、《论语义》。子芘，在《良吏传》。

何佟之，字士威，庐江灊人，豫州刺史恽六世孙也。祖劭之，宋员外散骑常侍。父歆，齐奉朝请。佟之少好《三礼》，师心独学，强力专精，手不辍卷，读《礼》论二百篇，略皆上口。时太尉王俭为时儒宗，雅相推重。起家扬州从事，仍为总明馆学士，频迁司徒车骑参军事、尚书祠部郎。齐建武中，为镇北记室参军，侍皇太子讲，领丹阳邑中正。时步兵校尉刘 献、征士吴苞皆已卒，京邑硕儒，唯佟之而已。佟之明习事数，当时国家吉凶礼则，皆取决焉，名重于世。历步兵校尉、国子博士，寻迁骠骑谘议参军，转司马。永元末，京师兵乱，佟之常集诸生讲论，孜孜不怠。中兴初，拜骁骑将军。高祖践阼，尊重儒术，以佟之为尚书左丞。是时百度草创，佟之依《礼》定义，多所裨益。天监二年，卒官，年五十五。高祖甚悼惜，将赠之官；故事左丞无赠官者，特诏赠黄门侍郎，儒者荣之。所著文章、《礼义》百许篇。子：朝隐、朝晦。

范缜，字子真，南乡舞阴人也。晋安北将军汪六世孙。祖璩之，中书郎。父濛，早卒。缜少孤贫，事母孝谨。年未弱冠，闻沛国刘 献聚众讲说。始往从之，卓越不群而勤学， 献甚奇之，亲为之冠。在 献门下积年，去来归家，恒芒屨布衣，徒行于路。 献门多车马贵游，缜在其门，聊无耻愧。既长，博通经术，尤精《三礼》。性质直，好危言高论，不为士友所安。唯与外弟萧琛相善，琛名曰口辩，每服缜简诣。

起家齐宁蛮主簿，累迁尚书殿中郎。永明年中，与魏氏和亲，岁通聘好，特简才学之士，以为行人。缜及从弟云、萧琛、琅邪颜幼明、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，皆著名邻国。于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，缜亦预焉。建武中，迁领军长史。出为宜都太守，母忧去职，归居于南州。义军至，缜墨经来迎。高祖与缜有西邸之旧，见之甚悦。及建康城平，以缜为晋安太守，在郡

清约，资公禄而已。视事四年，征为尚书左丞。缜去还，虽亲戚无所遗，唯饷前尚书令王亮。缜仕齐时，与亮同台为郎，旧相友，至是亮被摈弃在家。缜自迎王师，志在权轴，既而所怀未遂，亦常怏怏，故私相亲结，以矫时云。后竟坐亮徙广州，语在亮传。

初，缜在齐世，尝侍竟陵王子良。子良精信释教，而缜盛称无佛。子良问曰：“君不信因果，世间何得有富贵，何得有贫贱？”缜答曰：“人之生譬如一树花，同发一枝，俱开一蒂，随风而堕，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，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。坠茵席者，殿下是也；落粪溷者，下官是也。贵贱虽复殊途，因果竟在何处？”子良不能屈，深怪之。缜退论其理，著《神灭论》曰：

或问予云：“神灭，何以知其灭也？”答曰：“神即形也，形即神也；是以形存则神存，形谢则神灭也。”

问曰：“形者无知之称，神者有知之名。知与无知，即事有异，神之与形，理不容一，形神相即，非所闻也。”答曰：“形者神之质，神者形之用；是则形称其质，神言其用；形之与神，不得相异也。”

问曰：“神故非质，形故非用，不得为异，其义安在？”答曰：“名殊而体一也。”

问曰：“名既已殊，体何得一？”答曰：“神之于质，犹利之于刀；形之于用，犹刀之于利；利之名非刀也，刀之名非利也。然而舍利无刀，舍刀无利。未闻刀没而利存，岂容形亡而神在？”

问曰：“刀之与利，或如来说；形之与神，其义不然。何以言之？木之质无知也，人之质有知也；人既有如木之质，而有异木之知，岂非木有一、人有二邪？”答曰：“异哉言乎！”

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，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，则可如来论也。今人之质，质有知也；木之质，质无知也。人之质非木质也，木之质非人质也，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！”

问曰：“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，以其有知耳。人而无知，与木何异？”答曰：“人无无知之质，犹木无有知之形。”

问曰：“死者之形骸，岂非无知之质邪？”答曰：“是无人质。”

问曰：“若然者，人果有如木之质，而有异木之知矣。”答曰：“死者如木，而无异木之知；生者有异木之知，而无如木之质也。”

问曰：“死者之骨骼，非生之形骸邪？”答曰：“生形之非死形，死形之非生形，区已革矣。安有生人之形骸，而有死人之骨骼哉？”

问曰：“若生者之形骸，非死者之骨骼；非死者之骨骼，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；不由生者之形骸，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？”答曰：“是生者之形骸，变为死者之骨骼也。”

问曰：“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，岂不因生而有死？则知死体犹生体也。”答曰：“如因荣木变为枯木，枯木之质，是荣木之体！”

问曰：“荣体变为枯体，枯体即是荣体；丝体变为缕体，缕体即是丝体，有何别焉？”答曰：“若枯即是荣，荣即是枯，应荣时凋零，枯时结实也。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，以荣即枯，无所复变也。荣枯是一，何不先枯后荣？要先荣后枯，何也？丝缕之义，亦同此破。”

问曰：“生形之谢，便应豁然都尽。何故方受死形，绵历未已邪？”答曰：“生灭之体，要有其次故也。夫惛而生者必惛而灭，渐而生者必渐而灭。惛而生者，飘骤是也；渐而生者，

动植是也。有惇有渐，物之理也。”

问曰：“形即是神者，手等亦是邪？”答曰：“皆是神之分也。”

问曰：“若皆是神之分，神既能虑，手等亦应能虑也？”

答曰：“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，而无是非之虑。”

问曰：“知之与虑，为一为异？”答曰：“知即是虑。浅则为知，深则为虑。”

问曰：“若尔，应有二虑；虑既有二，神有二乎？”答曰：“人体惟一，神何得二。”

问曰：“若不得二，安有痛痒之知，复有是非之虑？”答曰：“如手足虽异，总为一人。是非痛痒虽复有异，亦总为一神矣。”

问曰：“是非之虑，不关手足，当关何处？”答曰：“是非之虑，心器所主。”

问曰：“心器是五藏之心，非邪？”答曰：“是也。”

问曰：“五藏有何殊别，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？”答曰：“七窍亦复何殊，而司用不均。”

问曰：“虑思无方，何以知是心器所主？”答曰：“五藏各有所司，无有能虑者，是以知心为虑本。”

问曰：“何不寄在眼等分中？”答曰：“若虑可寄于眼分，眼何故不寄于耳分邪？”

问曰：“虑体无本，故可寄之于眼分；眼自有本，不假寄于它分也。”答曰：“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；苟无本于我形，而可遍寄于异地。亦可张甲之情，寄王乙之躯；李丙之性，托赵丁之体。然乎哉？不然也。”

问曰：“圣人形犹凡人之形，而有凡圣之殊，故知形神异矣。”答曰：“不然。金之精者能昭，秽者不能昭，有能昭之

精金，宁有不昭之秽质。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，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。是以八采、重瞳，勋、华之容；龙颜、马口，轩、皞之状；形表之异也。比干之心，七窍列角；伯约之胆，其大若拳；此心器之殊也。是知圣人定分，每绝常区，非惟道革群生，乃亦形超万有。凡圣均体，所未敢安。”

问曰：“子云圣人之形必异于凡者。敢问阳货类仲尼，项籍似大舜；舜、项、孔、阳，智革形同，其故何邪？”答曰：“珉似玉而非玉，鸡类凤而非凤；物诚有之，人故宜尔。项、阳貌似而非实似，心器不均，虽貌无益。”

问曰：“凡圣之殊，形器不一，可也。圣人员极，理无有二；而丘、旦殊姿，汤、文异状，神不侔色，于此益明矣。”答曰：“圣同于心器，形不必同也，犹马殊毛而齐逸，玉异色而均美。是以晋棘、荆和，等价连城；骅骝、騄骊，俱致千里。

“问曰：“形神不二，既闻之矣，形谢神灭，理固宜然。敢问经云‘为之宗庙，以鬼飨之’，何谓也？”答曰：“圣人之教然也。所以弭孝子之心，而厉偷薄之意，神而明之，此之谓矣。”

问曰：“伯有被甲，彭生豕见，坟素著其事，宁是设教而已邪？”答曰：“妖怪茫茫，或存或亡，强死者众，不皆为鬼。彭生、伯有，何独能然；乍为人豕，未必齐、郑之公子也。”

问曰：“《易》称‘故知鬼神之情状，与天地相似而不违’。又曰：‘载鬼一车。’其义云何？”答曰：“有禽焉，有兽焉，飞走之别也；有人焉，有鬼焉，幽明之别也。人灭而为鬼，鬼灭而为人，则未之知也。”

问曰：“知此神灭，有何利用邪？”答曰：“浮屠害政，桑门蠹俗。风惊雾起，驰荡不休。吾哀其弊，思拯其溺。夫竭

财以赴僧，破产以趋佛，而不恤亲戚，不怜穷匮者何？良由厚我之情深，济物之意浅。是以圭撮涉于贫友，吝情动于颜色；千钟委于富僧，欢意畅于容发。岂不以僧有多稔之期，友无遗秉之报，务施阙于周急，归德必于在己。又惑以茫昧之言，惧以阿鼻之苦，诱以虚诞之辞，欣以兜率之乐。故舍逢掖，袭横衣，废俎豆，列瓶钵；家家弃其亲爱，人人绝其嗣续。致使兵挫于行间，吏空于官府，粟罄于惰游，货殫于泥木。所以奸宄弗胜，颂声尚拥，惟此之故，其流莫已，其病无限。若陶甄禀于自然，森罗均于独化；忽焉自有，恍尔而无，来也不御，去也不追，乘夫天理，各安其性。小人甘其垄亩，君子保其恬素；耕而食，食不可穷也；蚕而衣，衣不可尽也；下有余以奉其上，上无为以待其下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匡国，可以霸君，用此道也。

此论出，朝野喧哗，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。

缙在南累年，追还京。既至，以为中书郎、国子博士，卒官。文集十卷。

子胥，字长才。传父学，起家太学博士。胥有口辩，大同中，常兼主客郎，对接北使。迁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，侍宣城王读。出为鄱阳内史，卒于郡。

严植之，字孝源，建平秭归人也。祖钦，宋通直散骑常侍。植之少善《庄》、《老》能玄言，精解《丧服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及长，遍治郑氏《礼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性淳孝谨厚，不以所长高人。少遭父忧，因菜食二十三载，后得风冷疾，乃止。

齐永明中，始起家为庐陵王国侍郎，迁广汉王国右常侍。王诛，国人莫敢视，植之独奔哭，手营殡殓，徒跣送丧墓所，为起冢，葬毕乃还，当时义之。建武中，迁员外郎、散骑常侍。寻为康乐侯相，在县清白，民吏称之。天监二年，板后军骑兵

参军事。高祖诏求通儒治五礼，有司奏植之治凶礼。四年初，置《五经》博士，各开馆教授，以植之兼《五经》博士。植之馆在潮沟，生徒常百数。植之讲，五馆生必至，听者千余人。六年，迁中抚军记室参军，犹兼博士。七年，卒于馆，时年五十二。植之自疾后，便不受廩俸，妻子困乏。既卒，丧无所寄，生徒为市宅，乃得成丧焉。

植之性仁慈，好行阴德，虽在暗室，未尝怠也。少尝山行，见一患者，植之问其姓名，不能答，载与俱归，为营医药，六日而死。植之为棺殓殡之，卒不知何许人也。尝缘栅塘行，见患人卧塘侧，植之下车问其故，云姓黄氏，家本荆州，为人佣赁，疾既危笃，船主将发，弃之于岸。植之心恻然，载还治之，经年而黄氏差，请终身充奴仆以报厚恩。植之不受，遗以资粮，遣之。其义行多如此。撰《凶礼仪注》四百七十九卷。

贺瑒，字德琏，会稽山阴人也。祖道力，善《三礼》，仕宋为尚书三公郎、建康令。

瑒少传家业。齐时，沛国刘 献为会稽府丞，见菑深器异之。尝与俱造吴郡张融，指菑谓融曰：“此生神明聪敏，将来当为儒者宗。” 献还，荐之为国子生。举明经，扬州祭酒，俄兼国子助教。历奉朝请、太学博士、太常丞，遭母忧去职。天监初，复为太常丞，有司举治宾礼，召见说《礼》义，高祖异之，诏朝朔望，预华林讲。四年初，开五馆，以瑒兼《五经》博士，别诏为皇太子定礼，撰《五经义》。瑒悉礼旧事。时高祖方创定礼乐，菑所建议，多见施行。七年，拜步兵校尉，领《五经》博士。九年，遇疾，遣医药省问，卒于馆，时年五十九。所著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讲疏》、《朝廷博议》数百篇《宾礼仪注》一百四十五卷。瑒于《礼》尤精，馆中生徒常百数，弟子明经封策至数十人。

二子。革，字文明。少通《三礼》，及长，遍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。起家晋安王国侍郎、兼太学博士，侍湘东王读。敕于永福省为邵陵、湘东、武陵三王讲礼。稍迁湘东王府行参军，转尚书仪曹郎。寻除秣陵令，迁国子博士，于学讲授，生徒常数百人。出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，带江陵令。王初于府置学，以革领儒林祭酒，讲《三礼》，荆楚衣冠听者甚众。前后再监南平郡，为民吏所德。寻加贞威将军、兼平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革性至孝，常恨贪禄代耕，不及养。在荆州历为郡县，所得俸秩，不及妻孥，专拟还乡造寺，以申感恩。大同六年，卒官，时年六十二。弟季，亦明《三礼》，历官尚书祠部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累迁步兵校尉、中书黄门郎，兼著作。

司马筠，字贞素，河内温人，晋骠骑将军谯烈王承七世孙。祖亮，宋司空从事中郎。父端，齐奉朝请。筠孤贫好学，师事沛国刘 献，强力专精，深为 献所器异。既长，博通经术，尤明《三礼》。齐建武中，起家奉朝请，迁王府行参军。天监初，为本州治中，除暨阳令，有清绩。入拜尚书祠部郎。

七年，安成太妃陈氏薨，江州刺史安成王秀、荆州刺史始兴王憺，并以《慈母表》解职，诏不许，还摄本任；而太妃薨京邑，丧祭无主。舍人周舍议曰：“贺彦先称‘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党，妇又不从夫而服慈姑，小功服无从故也。’庾蔚之云：‘非徒子不从母而服其党，孙又不从父而服其慈母。’由斯而言，慈祖母无服明矣。寻门内之哀，不容自同于常；按父之祥禫，子并受吊。今二王诸子，宜以成服日，单衣一日，为位受吊。”制曰：“二王在远，诸子宜摄祭事。”舍又曰：“《礼》云‘缟冠玄武，子姓之冠’。则世子衣服宜异于常。可著细布衣，绢为领带，三年不听乐。又《礼》及《春秋》：庶母

不世祭，盖谓无王命者耳。吴太妃既朝命所加，得用安成礼秩，则当祔庙，五世亲尽乃毁。陈太妃命数之重，虽则不异，慈孙既不从服，庙食理无传祀，子祭孙止，是会经文。”高祖因是敕礼官议皇子慈母之服。筠议：“宋朝五服制，皇子服训养母，依《礼》庶母慈己，宜从小功之制。按《曾子问》曰：子游曰：‘丧慈母如母，礼欤？’孔子曰：‘非礼也。古者男子外有傅，内有慈母，君命所使教子也，何服之有？’郑玄注云：‘此指谓国君之子也。’若国君之子不服，则王者之子不服可知。又《丧服经》云‘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’。《传》曰：‘君子子者，贵人子也。’郑玄引《内则》：三母止施于卿大夫。以此而推，则慈母之服，上不在五等之嗣，下不逮三士之息。傥其服者止卿大夫，寻诸侯之子尚无此服，况乃施之皇子。谓宜依《礼》刊除，以反前代之惑。”高祖以为不然，曰：“《礼》言慈母，凡有三条：一则妾子之无母，使妾之无子者养之，命为母子，服以三年《丧服齐衰章》所言‘慈母’是也；二则嫡妻之子无母，使妾养之，慈抚隆至，虽均乎慈爱，但嫡妻之子，妾无为母之义，而恩深事重，故服以小功，《丧服小功章》所以不直言慈母，而云‘庶母慈己’者，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；其三则子非无母，正是择贱者视之，义同师保，而不无慈爱，故亦有慈母之名。师保既无其服，则此慈亦无服矣。《内则》云‘择于诸母与可者，使为子师；其次为慈母；其次为保母’，此其明文。此言择诸母，是择人而为此三母，非谓择取兄弟之母也。何以知之？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，则是长妾，长妾之礼，实有殊加，何容次妾生子，乃退成保母，斯不可也。又有多兄弟之人，于义或可；若始生之子，便应三母俱阙邪？由是推之，《内则》所言‘诸母’，是谓三母，非兄弟之母明矣。子游所问，自是师保之慈，非三年小功之慈也，故夫子得有此对。岂非师

保之慈母无服之证乎？郑玄不辨三慈，混为训释，引彼无服，以注‘慈己’，后人致谬，实此之由。经言‘君子子’者，此虽起于大夫，明大夫犹尔，自斯以上，弥应不异，故传云‘君子子者，贵人之子也’。总言曰贵，则无所不包。经传互文，交相显发，则知慈加之义，通乎大夫以上矣。宋代此科，不乖《礼》意，便加除削，良是所疑。”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：嫡妻之子，母没为父妾所养，服之五月，贵贱并同，以为永制。累迁王府谘议、权知左丞事，寻除尚书左丞。出为始兴内史，卒官。

子寿，传父业，明《三礼》。大同中，历官尚书祠部郎，出为曲阿令。

卞华，字昭丘，济阴冤句人也。晋骠骑将军忠贞公壶六世孙。父伦之，给事中。华幼孤贫好学。年十四，召补国子生，通《周易》。既长，遍治《五经》，与平原明山宾、会稽贺雋同业友善。起家齐豫章王国侍郎，累迁奉朝请、征西行参军。天监初，迁临川王参军事，兼国子助教，转安成王功曹参军，兼《五经》博士，聚徒教授。华博涉有机辩，说经析理，为当时之冠。江左以来，钟律绝学，至华乃通焉。迁尚书仪曹郎，出为吴令，卒。

崔灵恩，清河武城人也。少笃学，从师遍通《五经》，尤精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。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，天监十三年归国。高祖以其儒术，擢拜员外散骑侍郎，累迁步兵校尉，兼国子博士。灵恩聚徒讲授，听者常数百人。性拙朴无风采，及解经析理，甚有精致，京师旧儒咸称重之，助教孔佺尤好其学。灵恩先习《左传》服解，不为江东所行；及改说杜义，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，遂著《左氏条义》以明之。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，因作《申杜难服》，以报灵恩，世并行焉。（僧诞，会稽余姚人，

以《左氏》教授，听者亦数百人。其该通义例，当时莫及。)先是儒者论天，互执浑、盖二义，论盖不合于浑，论浑不合于盖。灵恩立义，以浑、盖为一焉。出为长沙内史，还除国子博士，讲众尤盛，出为明威将军、桂州刺史，卒官。灵恩集注《毛诗》二十二卷，集注《周礼》四十卷，制《三礼义宗》四十七卷，《左氏经传义》二十二卷，《左氏条例》十卷，《公羊谷梁文句义》十卷。

孔金，会稽山阴人。少师事何胤，通《五经》，尤明《三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讲说并数十遍，生徒亦数百人。历官国子助教，三为《五经》博士，迁尚书祠部郎。出为海盐、山阴二县令。金儒者，不长政术，在县无绩。太清乱，卒于家。子俶玄，颇涉文学，官至太学博士。金兄子元素，又善《三礼》，有盛名，早卒。

卢广，范阳涿人，白云晋司空从事中郎谡之后也。谡没死冉闵之乱，晋中原旧族，谡有后焉。广少明经，有儒术。天监中归国。初拜员外散骑侍郎，出为始安太守，坐事免。顷之，起为折冲将军，配千兵北伐，还拜步兵校尉，兼国子博士，遍讲《五经》。时北来人，儒学者有崔灵恩、孙详、蒋显，并聚徒讲说，而音辞鄙拙；惟广言论清雅，不类北人。仆射徐勉，兼通经术，深相赏好。寻迁员外散骑常侍，博士如故。出为信武桂阳嗣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又为武陵王长史，太守如故，卒官。

沈峻，字士嵩，吴兴武康人。家世农夫，至峻好学，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门下积年。昼夜自课，时或睡寐，辄以杖自击，其笃志如此。麟士卒后，乃出都，遍游讲肆，遂博通《五经》，尤长《三礼》。初为王国中尉，稍迁侍郎，并兼国子助教。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：“《五经》博士庾季达须换，计公家必欲详择其人。凡圣贤可讲之书，必以《周

官》立义，则《周官》一书，实为群经源本。此学不传，多历年世，北人孙详、蒋显亦经听习，而音革楚、夏，故学徒不至；惟助教沈峻，特精此书。比日时开讲肆，群儒刘岩、沈宏、沈熊之徒，并执经下坐，北面受业，莫不叹服，人无间言。第谓宜即用此人，命其专此一学，周而复始。使圣人正典，废而更兴；累世绝业，传于学者。”勉从之，奏峻兼《五经》博士。于馆讲授，听者常数百人。出为华容令，还除员外散骑侍郎，复兼《五经》博士。时中书舍人贺琛奉敕撰《梁官》，乃启峻及孔子祛补西省学士，助撰录。书成，入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出为武康令，卒官。

子文阿，传父业，尤明《左氏传》。太清中，自国子助教为《五经》博士。传峻业者，又有吴郡张及、会稽孔子云，官皆至《五经》博士、尚书祠部郎。

太史叔明，吴兴乌程人，吴太史慈后也。少善《庄》、《老》，兼治《孝经》、《礼记》，其三玄尤精解，当世冠绝，每讲说，听者常五百余人。历官国子助教。邵陵王纶好其学，及出为江州，携叔明之镇。王迁郢州，又随府，所至辄讲授，江外人士皆传其学焉。大同十三年，卒，时年七十三。

孔子祛，会稽山阴人。少孤贫好学，耕耘樵采，常怀书自随，投闲则诵读。勤苦自励，遂通经术，尤明《古文尚书》。初为长沙嗣王侍郎，兼国子助教，讲《尚书》四十遍，听者常数百人，中书舍人贺琛受敕撰《梁官》，启子祛为西省学士，助撰录。书成，兼司文侍郎，不就。久之兼主客郎、舍人，学士如故。累迁湘东王国侍郎、常侍、员外散骑侍郎，又云麾庐江公记室参军，转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寻迁步兵校尉，舍人如故。高祖撰《五经讲疏》及《孔子正言》，专使子祛检阅群书，以为义证。事竟，敕子祛与右卫硃异、左丞贺琛于士林馆递日执经。

累迁通直正员郎，舍人如故。中大同元年，卒官，时年五十一。子祛凡著《尚书义》二十卷，《集注尚书》三十卷，续殊异《集注周易》一百卷，续何承天《集礼论》一百五十卷。

皇侃，吴郡人，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也。侃少好学，师事贺雋，精力专门，尽通其业，尤明《三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起家兼国子助教，于学讲说，听者数百人。撰《礼记讲疏》五十卷，书成奏上，诏付秘阁。顷之，召入寿光殿讲《礼记义》，高祖善之，拜员外散骑侍郎，兼助教如故。性至孝，常日限诵《孝经》二十遍，以拟《观世音经》。丁母忧，解职还乡里。平西邵陵王钦其学，厚礼迎之。侃既至，因感心疾，大同十一年，卒于夏首，时年五十八。所撰《论语义》十卷，与《礼记义》并见重于世，学者传焉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昔叔孙通讲论马上，桓荣精力凶荒；既逢平定，自致光宠；若夫崔、伏、何、严互有焉。曼容、佟之讲道于齐季，不为时改；贺雋、严植之之徒，遭梁之崇儒重道，咸至高官，稽古之力，诸子各尽之矣。范缜墨经侥幸，不遂其志，宜哉。

## 列传第四十三

## 文学上

到沆 丘迟 刘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 
刘昭 何逊 钟嵘 周兴嗣 吴均

昔司马迁、班固书，并为《司马相如传》，相如不预汉廷大事，盖取其文章尤著也。固又为《贾邹枚路传》，亦取其能文传焉。范氏《后汉书》有《文苑传》，所载之人，其详已甚。然经礼乐而纬国家，通古今而述美恶，非文莫可也。是以君临天下者，莫不敦悦其义，缙绅之学，咸贵尚其道，古往今来，未之能易。高祖聪明文思，光宅区宇，旁求儒雅，诏采异人，文章之盛，焕乎俱集。每所御幸，辄命群臣赋诗，其文善者，赐以金帛，诣阙庭而献赋颂者，或引见焉。其在位者，则沈约、江淹、任昉，并以文采妙绝当时。至若彭城到沆、吴兴丘迟、东海王僧孺、吴郡张率等，或入直文德，通宴寿光，皆后来之选也。约、淹、昉、僧孺，率别以功迹论。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，至太清中人，为《文学传》云。

到沆，字茂濯，彭城武原人也。曾祖彦之，宋将军。父搢，齐五兵尚书。沆幼聪敏，五岁时，搢于屏风抄古诗，沆请教读一遍，便能讽诵，无所遗失。既长勤学，善属文，工篆隶。美风神，容止可悦。齐建武中，起家后军法曹参军。天监初，迁征虏主簿。高祖初临天下，收拔贤俊，甚爱其才。东宫建，以

为太子洗马。时文德殿置学士省，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，使校定坟史，诏沆通籍焉。时高祖宴华光殿，命群臣赋诗，独诏沆为二百字，二刻使成。沆于坐立奏，其文甚美。俄以洗马管东宫书记、散骑省优策文。三年，诏尚书郎在职清能或人才高妙者为侍郎，以沆为殿中曹侍郎。沆从父兄溉、洽，并有才名，时皆相代为殿中，当世荣之。四年，迁太子中舍人。沆为人不自伐，不论人长短，乐安任昉、南乡范云皆与友善。其年，迁丹阳尹丞，以疾不能处职事，迁北中郎谘议参军。五年，卒官，年三十。高祖甚伤惜焉，诏赐钱二万，布三十匹。所著诗赋百余篇。

丘迟，字希范，吴兴乌程人也。父灵鞠，有才名，仕齐官至太中大夫。迟八岁便属文，灵鞠常谓“气骨似我”。黄门郎谢超宗、征士何点并见而异之。及长，州辟从事，举秀才，除太学博士。迁大司马行参军，遭父忧去职。服阕，除西中郎参军。累迁殿中郎，以母忧去职。服除，复为殿中郎，迁车骑录事参军。高祖平京邑，霸府开，引为骠骑主簿，甚被礼遇。时劝进梁王及殊礼，皆迟文也。高祖践阼，拜散骑侍郎，俄迁中书侍郎，领吴兴邑中正，待诏文德殿。时高祖著《连珠》，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，迟文最美。天监三年，出为永嘉太守，在郡不称职，为有司所纠，高祖爱其才，寝其奏。四年，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伐，迟为谘议参军，领记室。时陈伯之在北，与魏军来距，迟以书喻之，伯之遂降。还拜中书郎，迁司徒从事中郎。七年，卒官，时年四十五。所著诗赋行于世。

刘苞，字孝尝，彭城人也。祖勔，宋司空。父愨，齐太子中庶子。苞四岁而父终，及年六七岁，见诸父常泣。时伯、叔父俊、绘等并显贵，苞母谓其畏惮，怒之。苞对曰：“早孤不及有识，闻诸父多相似，故心中欲悲，无有佗意。”因而歔歔，

母亦恻甚。初，苞父母及两兄相继亡没，悉假瘞焉。苞年十六，始移墓所，经营改葬，不资诸父，未几皆毕，绘常叹服之。

少好学，能属文。起家为司徒法曹行参军，不就。天监初，以临川王妃弟故，自征虏主簿仍迁王中军功曹，累迁尚书库部侍郎、丹阳尹丞、太子太傅丞、尚书殿中侍郎、南徐州治中，以公事免。久之，为太子洗马，掌书记，侍讲寿光殿。自高祖即位，引后进文学之士，苞及从兄孝绰、从弟孺、同郡到溉、溉弟洽、从弟沆、吴郡陆倕、张率并以文藻见知，多预宴坐，虽仕进有前后，其赏赐不殊。天监十年，卒，时年三十。临终，呼友人南阳刘之遴托以丧事，务从俭率。苞居官有能名，性和而直，与人交，面折其非，退称其美，情无所隐，士友咸以此叹惜之。

袁峻，字孝高，陈郡阳夏人，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。峻早孤，笃志好学，家贫无书，每从人假借，必皆抄写，自课日五十纸，纸数不登，则不休息。讷言语，工文辞。义师克京邑，鄱阳王恢东镇破冈，峻随王知管记事。天监初，鄱阳国建，以峻为侍郎，从镇京口。王迁郢州，兼都曹参军。高祖雅好辞赋，时献文于南阙者相望焉，其藻丽可观，或见赏擢。六年，峻乃拟扬雄《官箴》奏之。高祖嘉焉，赐束帛。除员外散骑侍郎，直文德学士省，抄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各为二十卷。又奉敕与陆倕各制《新阙铭》，辞多不载。

庾於陵，字子介，散骑常侍黔娄之弟也。七岁能言玄理。既长，清警博学有才思。齐随王子隆为荆州，召为主簿，使与谢朓、宗夬抄撰群书。子隆代还，又以为送故主簿。子隆寻为明帝所害，僚吏畏避，莫有至者，唯於陵与夬独留，经理丧事。始安王遥光为抚军，引为行参军，兼记室。永元末，除东阳遂安令，为民吏所称。天监初，为建康狱平，迁尚书工部郎，待

诏文德殿。出为湘州别驾，迁骠骑录事参军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俄领南郡邑中正，拜太子洗马，舍人如故。旧事，东宫官属，通为清选，洗马掌文翰，尤其清者。近世用人，皆取甲族有才望，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，高祖曰：“官以人而清，岂限以甲族。”时论以为美。俄迁散骑侍郎，改领荆州大中正。累迁中书黄门侍郎，舍人、中正并如故。出为宣毅晋安王长史、广陵太守，行府州事，以公事免。复起为通直郎，寻除鸿胪卿，复领荆州大中正。卒官，时年四十八。文集十卷。弟肩吾。

肩吾，字子慎。八岁能赋诗，特为兄於陵所友爱。初为晋安王国常侍，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。自是每王徙镇，肩吾常随府。历王府中郎、云麾参军，并兼记室参军。中大通三年，王为皇太子，兼东宫通事舍人，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，俄以本官领荆州大中正。累迁中录事谘议参军、太子率更令、中庶子。初，太宗在藩，雅好文章士，时肩吾与东海徐摛、吴郡陆杲、彭城刘遵、刘孝仪、仪弟孝威，同被赏接。及居东宫，又开文德省，置学士，肩吾子信、摛子陵、吴郡张长公、北地傅弘、东海鲍至等充其选。齐永明中，文士王融、谢朓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，以为新变，至是转拘声韵，弥尚丽靡，复逾于往时。时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之曰：

吾辈亦无所游赏，止事披阅，性既好文，时复短咏。虽是庸音，不能阁笔，有惭伎痒，更同故态。比见京师文体，懦钝殊常，竞学浮疏，急为阐缓。玄冬修夜，思所不得，既殊比兴，正背《风》、《骚》。若夫六典三礼，所施则有地；吉凶嘉宾，用之则有所。未闻吟咏情性，反拟《内则》之篇；操笔写志，更摹《酒诰》之作；迟迟春日，翻学《归藏》；湛湛江水，遂同《大传》。

吾既拙于为文，不敢轻有掎摭。但以当世之作，历方古之

才人，远则扬、马、曹、王，近则潘、陆、颜、谢，而观其遣辞用心，了不相似。若以今文为是，则古文为非；若昔贤可称，则今体宜弃。俱为盍各，则未之敢许。又时有效谢康乐、裴鸿胪文者，亦颇有惑焉。何者？谢客吐言天拔，出于自然，时有不拘，是其糟粕；裴氏乃是良史之才，了无篇什之美。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，但得其冗长；师裴则蔑绝其所长，惟得其所短。谢故巧不可阶，裴亦质不宜慕。故胸驰臆断之侣，好名忘实之类，方分肉于仁兽，逞郤克于邯郸，入鲍忘臭，效尤致祸。决羽谢生，岂三千之可及；伏膺裴氏，惧两唐之不传。故玉徽金铎，反为拙目所嗤；《巴人下里》，更合郢中之听。《阳春》高而不和，妙声绝而不寻。竟不精讨锱铢，核量文质，有异《巧心》，终愧妍手。是以握瑜怀玉之士，瞻郑邦而知退；章甫翠履之人，望闽乡而叹息。诗既若此，笔又如之。徒以烟墨不言，受其驱染；纸札无情，任其摇簸。甚矣哉，文之横流，一至于此！

至如近世谢朓、沈约之诗，任昉、陆倕之笔，斯实文章之冠冕，述作之楷模。张士简之赋，周升逸之辩，亦成佳手，难可复遇。文章未坠，必有英绝；领袖之者，非弟而谁。每欲论之，无可与语，思言子建，一共商榷。辩兹清浊，使如泾、渭；论兹月旦，类彼汝南。殊丹既定，雌黄有别，使夫怀鼠知惭，滥竽自耻。譬斯袁绍，畏见子将；同彼盗牛，遥羞王烈。相思不见，我劳如何。

太清中，侯景寇陷京都；及太宗即位，以肩吾为度支尚书。时上流诸蕃，并据州拒景，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，喻当阳公大心，大心寻举州降贼。肩吾因逃入建昌界，久之，方得赴江陵，未几卒。文集行于世。

刘昭，字宣卿，平原高唐人，晋太尉实九世孙也。祖伯龙，

居父忧以孝闻，宋武帝敕皇太子诸王并往吊慰，官至少府卿。父彪，齐征虏晋安王记室。昭幼清警，七岁通《老》、《庄》义。既长，勤学善属文，外兄江淹早相称赏。天监初，起家奉朝请，累迁征北行参军、尚书仓部郎，寻除无锡令。历为宣惠豫章王、中军临川王记室。初，昭伯父彤集众家《晋书》注干宝《晋纪》为四十卷，至昭又集《后汉》同异以注范曄书，世称博悉。迁通直郎，出为剡令，卒官。《集注后汉》一百八十卷，《幼童传》十卷，文集十卷。

子縉，字言明。亦好学，通《三礼》。大同中，为尚书祠部郎，寻去职，不复仕。縉弟缓，字含度，少知名。历官安西湘东王记室，时西府盛集文学，缓居其首。除通直郎，俄迁镇南湘东王中录事，复随府江州，卒。

何逊，字仲言，东海郟人也。曾祖承天，宋御史中丞。祖翼，员外郎。父询，齐太尉中兵参军。逊八岁能赋诗，弱冠，州举秀才。南乡范云见其对策，大相称赏，因结忘年交好。自是一文一咏，云辄嗟赏，谓所亲曰：“顷观文人，质则过儒，丽则伤俗；其能含清浊，中今古，见之何生矣。”沈约亦爱其文，尝谓逊曰：“吾每读卿诗，一日三复，犹不能已。”其为名流所称如此。

天监中，起家奉朝请，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，兼记室。王爱文学之士，日与游宴，及迁江州，逊犹掌书记。还为安西安成王参军事，兼尚书水部郎，母忧去职。服阙，除仁威庐陵王记室，复随府江州，未几卒。东海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。初，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，世谓之“何刘”。世祖著论论之云：“诗多而能者沈约，少而能者谢朓、何逊。”

时有会稽虞騫，工为五言诗，名与逊相埒，官至王国侍郎。其后又有会稽孔翁归、济阳江避，并为南平王大司马府记室。

翁归亦工为诗，避博学有思理，更注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二人并有文集。

钟嵘，字仲伟，颍川长社人，晋侍中雅七世孙也。父蹈，齐中军参军。嵘与兄岷、弟屿并好学，有思理。嵘，齐永明中为国子生，明《周易》，卫军王俭领祭酒，颇赏接之。举本州秀才。起家王国侍郎，迁抚军行参军，出为安国令。永元末，除司徒行参军。天监初，制度虽革，而日不暇给，嵘乃言曰：“永元肇乱，坐弄天爵，勋非即戎，官以贿就。挥一金而取九列，寄片札以招六校；骑都塞市，郎将填街。服既纓组，尚为臧获之事；职唯黄散，犹躬胥徒之役。名实淆紊，兹焉莫甚。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，自有清贯，而因斯受爵，一宜削除，以惩侥竞。若吏姓寒人，听极其门品，不当因军，遂滥清级。若侨杂佗楚，应在绥附，正宜严断禄力，绝其妨正，直乞虚号而已。谨竭愚忠，不恤众口。”敕付尚书行之。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。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，引为宁朔记室，专掌文翰。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，山发洪水，漂拔树石，此室独存。元简命嵘作《瑞室颂》以旌表之，辞甚典丽，选西中郎晋安王记室。

嵘尝品古今五言诗，论其优劣，名为《诗评》。其序曰：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。欲以照烛三才，辉丽万有，灵祇待之以致飨，幽微藉之以昭告。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昔《南风》之辞，《卿云》之颂，厥义夔矣。《夏歌》曰“郁陶乎予心”，楚谣云“名余曰正则”，虽诗体未全，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。逮汉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。古诗眇邈，人代难详，推其文体，固是炎汉之制，非衰周之倡也。自王、扬、枚、马之徒，辞赋竞爽，而吟咏靡闻。从李都尉讫班婕妤，将百年间，有妇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诗人之风，顿已缺丧。东京二百载中，唯有班固《咏史》，质木无文致。降及建安，

曹公父子，笃好斯文；平原兄弟，郁为文栋；刘桢、王粲，为其羽翼。次有攀龙托凤，自致于属车者，盖将百计。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矣！尔后陵迟衰微，讫于有晋。太康中，三张二陆，两潘一左，勃尔复兴，踵武前王，风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兴也。永嘉时，贵黄、老，尚虚谈，于时篇什，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尚传，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，皆平典似《道德论》，建安之风尽矣，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，创变其体；刘越石仗清刚之气，赞成厥美。然彼众我寡，未能动俗。逮义熙中，谢益寿斐然继作；元嘉初，有谢灵运，才高辞盛，富艳难踪，固已含跨刘、郭，陵轹潘、左。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，公干、仲宣为辅；陆机为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阳为辅；谢客为元嘉之雄，颜延年为辅：此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辞之命世。

夫四言文约意广，取效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便可多得，每苦文烦而意少，故世罕习焉。五言居文辞之要，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，故云会于流俗。岂不以指事遣形，穷情写物，最为详切者邪！故《诗》有六义焉，一曰兴，二曰赋，三曰比。文已尽而意有余，兴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。弘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采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若专用比、兴，则患在意深，意深则辞蹶。若但用赋体，则患在意浮，意浮则文散。嬉成流移，文无止泊，有芜漫之累矣。

若乃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嘉会寄诗以亲，离群托诗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；或骨横朔野，或魂逐飞蓬；或负戈外戍，或杀气雄边；塞客衣单，霜闺泪尽。又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反；女有扬蛾入宠，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，非长歌何以释其情？故曰：“《诗》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

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矣。故辞人作者，罔不爱好。今之士俗，斯风炽矣。裁能胜衣，甫就小学，必甘心而驰鹜焉。于是庸音杂体，各为家法。至于膏腴子弟，耻文不逮，终朝点缀，分夜呻吟，独观谓为警策，众视终沦平钝。次有轻荡之徒，笑曹、刘为古拙，谓鲍昭羲皇上人，谢朓今古独步；而师鲍昭终不及“日中市朝满”，学谢朓劣得“黄鸟度青枝”。徒自弃于高听，无涉于文流矣。

嵘观王公搢绅之士，每博论之余，何尝不以诗为口实，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。淄澠并泛，硃紫相夺，喧哗竞起，准的无依。近彭城刘士章，俊赏之士，疾其淆乱，欲为当世诗品，口陈标榜，其文未遂，嵘感而作焉。昔九品论人，《七略》裁士，校以宾实，诚多未值；至若诗之为技，较尔可知，以类推之，殆同博弈。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，体沈郁之幽思，文丽日月，学究天人，昔在贵游，已为称首；况八柝既掩，风靡云蒸，抱玉者连肩，握珠者踵武。固以睨汉、魏而弗顾，吞晋、宋于胸中。谅非农歌辕议，敢致流别。嵘之今录，庶周游于闾里，均之于谈笑耳。

顷之，卒官。

岍，字长岳，官至府参军、建康平。著《良吏传》十卷。屿，字季望，永嘉郡丞。天监十五年，敕学士撰《遍略》，屿亦预焉。兄弟并有文集。

周兴嗣，字思纂，陈郡项人，汉太子太傅堪后也。高祖凝，晋征西府参军、宜都太守。兴嗣世居姑孰。年十三，游学京师，积十余载，遂博通记传，善属文。尝步自姑孰，投宿逆旅，夜有人谓之曰：“子才学迈世，初当见识贵臣，卒被知英主。”言终，不测所之。齐隆昌中，侍中谢朓为吴兴太守，唯与兴嗣谈文史而已。及罢郡还，因大相称荐。本州举秀才，除桂阳郡

丞，太守王嵘素相赏好，礼之甚厚。高祖革命，兴嗣奏《休平赋》，其文甚美，高祖嘉之。拜安成王国侍郎，直华林省。其年，河南献舞马，诏兴嗣与待诏到沆、张率为赋，高祖以兴嗣为工。擢员外散骑侍郎，进直文德、寿光省。是时，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，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。及成俱奏，高祖用兴嗣所制者。自是《铜表铭》、《栅塘碣》、《北伐檄》、《次韵王羲之书千字》，并使兴嗣为文；每奏，高祖辄称善，加赐金帛。九年，除新安郡丞，秩满，复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佐撰国史。十二年，迁给事中，撰文如故。兴嗣两手先患风疽，是年又染疔疾，左目盲，高祖抚其手，嗟曰：“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手疏治疽方以赐之。其见惜如此。任昉又爱其才，常言曰：“周兴嗣若无疾，旬日当至御史中丞。”十四年，除临川郡丞。十七年，复为给事中，直西省。左卫率周舍奉敕注高祖所制历代赋，启兴嗣助焉。普通二年，卒。所撰《皇帝实录》、《皇德记》、《起居注》、《职仪》等百余卷，文集十卷。

吴均，字叔庠，吴兴故鄣人也。家世寒贱，至均好学有俊才。沈约尝见均文，颇相称赏。天监初，柳惔为吴兴，召补主簿，日引与赋诗。均文体清拔有古气，好事者或效之，谓为“吴均体”。建安王伟为扬州，引兼记室，掌文翰。王迁江州，补国侍郎，兼府城局。还除奉朝请。先是，均表求撰《齐春秋》。书成奏之，高祖以其书不实，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，竟支离无对，敕付省焚之，坐免职。寻有敕召见，使撰《通史》，起三皇，讫齐代，均草本纪、世家功已毕，唯列传未就。普通元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二。均注范曄《后汉书》九十卷，著《齐春秋》三十卷、《庙记》十卷、《十二州记》十六卷、《钱唐先贤传》五卷、《续文释》五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先是，有广陵高爽、济阳江洪、会稽虞骞，并工属文。爽，

齐永明中赠卫军王俭诗，为俭所赏，及领丹阳尹，举爽郡孝廉。天监初，历官中军临川王参军。出为晋陵令，坐事系冶，作《鬴鱼赋》以自况，其文甚工。后遇赦获免，顷之，卒。洪为建阳令，坐事死。骞官至王国侍郎。并有文集。

## 列传第四十四

### 文学下

刘峻 刘沼 谢几卿 刘勰 王籍 何思澄 刘杳 谢征  
臧严 伏挺 庾仲容 陆云公 任孝恭 颜协

刘峻，字孝标，平原平原人。父斑，宋始兴内史。峻生期月，母携还乡里。宋泰始初，青州陷魏，峻年八岁，为人所略至中山，中山富人刘实愍峻，以束帛赎之，教以书学。魏人闻其江南有戚属，更徙之桑乾。峻好学，家贫，寄人庑下，自课读书，常燎麻炬，从夕达旦，时或昏睡，爇其发，既觉复读，终夜不寐，其精力如此。齐永明中，从桑乾得还，自谓所见不博，更求异书，闻京师有者，必往祈借，清河崔慰祖谓之“书淫”。时竟陵王子良博招学士，峻因人求为子良国职，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，用为南海王侍郎，不就。至明帝时，萧遥欣为豫州，为府刑狱，礼遇甚厚。遥欣寻卒，久之不调。天监初，召入西省，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。峻兄孝庆，时为青州刺史，峻请假省之，坐私载禁物，为有司所奏，免官。安成王秀好峻学，及迁荆州，引为户曹参军，给其书籍，使抄录事类，名曰《类苑》。未及成，复以疾去，因游东阳紫岩山，筑室居焉。为《山栖志》，其文甚美。

高祖招文学之士，有高才者，多被引进，擢以不次。峻率

性而动，不能随众沉浮，高祖颇嫌之，故不任用。乃著《辨命论》以寄其怀曰：

主上尝与诸名贤言及管辂，叹其有奇才而位不达。时有在赤墀之下，预闻斯议，归以告余。余谓士之穷通，无非命也。故谨述天旨，因言其略云。

臣观管辂天才英伟，珪璋特秀，实海内之髦杰，岂日者卜祝之流。而官止少府丞，年终四十八，天之报施，何其寡欤？然则高才而无贵仕，饔餐而居大位，自古所叹，焉独公明而已哉？故性命之道，穷通之数，天阙纷纶，莫知其辨。仲任蔽其源，子长阐其惑。至于鶖冠鸢牖，必以悬天有期；鼎贵高门，则曰唯人所召。譊々讵藿咋，异端俱起。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，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。尝试言之曰：夫道生万物，则谓之道；生而无主，谓之自然。自然者，物见其然，不知所以然；同焉皆得，不知所以得。鼓动陶铸而不为功，庶类混成而非其力；生之无亭毒之心，死之岂虔刘之志；坠之渊泉非其怒，升之霄汉非其悦。荡乎大乎，万宝以之化；确乎纯乎，一作而不易。化而不易，则谓之命。命也者，自天之命也。定于冥兆，终然不变。鬼神莫能预，圣哲不能谋；触山之力无以抗，倒日之诚弗能感；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，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；至德未能逾，上智所不免。是以放勋之代，浩浩襄陵；天乙之时，焦金流石。文公 寃其尾，宣尼绝其粮；颜回败其丛兰，冉耕歌其芣苢；夷、叔毙淑媛之言，子舆困臧仓之诉。圣贤且犹若此，而况庸庸者乎！至乃伍员浮尸于江流，三闾沉骸于湘渚；贾大夫沮志于长沙，冯都尉皓发于郎署；君山鸿渐，铄羽仪于高云；敬通风起，摧迅翻于风穴；此岂才不足而行有遗哉？

近代有沛国刘 猷、猷弟璉，并一时之秀士也。猷则关西孔子，通涉《六经》，循循善诱，服膺儒行。璉则志烈秋霜，

心贞昆玉，亭亭高竦，不杂风尘。皆毓德于衡门，并驰声于天地。而官有微于侍郎，位不登于执戟，相继徂落，宗祀无飨。因斯两贤，以言古则：昔之玉质金相，英髦秀达，皆摈斥于当年，韞奇才而莫用，候草木以共凋，与麋鹿而同死。膏涂平原，骨填川谷，湮灭而无闻者，岂可胜道哉！此则宰衡之与阜隶，容、彭之与殇子，猗顿之与黔娄，阳文之与敦洽，咸得之于自然，不假道于才智。故曰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，其斯之谓矣。然命体周流，变化非一，或先号后笑，或始吉终凶，或不召自来，或因人以济。交错纷纭，循环倚伏。非可以一理征，非可以一途验。而其道密微，寂寥忽恍，无形可以见，无声可以闻。必御物以效灵，亦凭人而成象，譬天王之冕旒，任百官以司职。而惑者睹汤、武之龙跃，谓彘乱在神功；闻孔、墨之挺生，谓英睿擅奇响；视彭、韩之豹变，谓鸷猛致人爵；见张、桓之殊绂，谓明经拾青紫。岂知有力者运之而趋乎？故言而非命，有六蔽焉。余请陈其梗概：

夫靡颜膩理，哆囁頰，形之异也；朝秀辰终，龟鹤千岁，年之殊也；闻言如响，智昏菽麦，神之辨也。固知三者定乎造化，荣辱之境，独曰由人。是知二五而未识于十，其蔽一也。龙犀日角，帝王之表；河目龟文，公侯之相。抚镜知其将刑，压纽显其膺录。星虹枢电，昭圣德之符；夜哭聚云，郁兴王之瑞。皆兆发于前期，涣汗于后叶。若谓驱貔虎，奋尺剑，入紫微，升帝道；则未达窅冥之情，未测神明之数，其蔽二也。空桑之里，变成洪川；历阳之都，化为鱼鳖。楚师屠汉卒，睢河鯁其流；秦人坑赵士，沸声若雷震。火炎昆岳，砾石与琬琰俱焚；严霜夜零，萧艾与芝兰共尽。虽游、夏之英才，伊、颜之殆庶，焉能抗之哉？其蔽三也。或曰，明月之珠，不能无牴；夏后之璜，不能无考。故亭伯死于县长，长卿卒于园令，才非

不杰也，主非不明也，而碎结绿之鸿辉，残悬黎之夜色，抑尺之量有短哉？若然者，主父偃、公孙弘对策不升第，历说而不入，牧豕淄原，见弃州部。设令忽如过隙，溘死霜露，其为诟耻，岂崔、马之流乎？及至开东阁，列五鼎，电照风行，声驰海外，宁前愚而后智，先非而终是？将荣悴有定数，天命有至极，而谬生妍蚩？其蔽四也。夫虎啸风驰，龙兴云属，故重华立而元、凯升，辛受生而飞廉进。然则天下善人少，恶人多；暗主众，明君寡。而薰莸不同器，臬鸾不接翼。是使浑沌、枹杌，踵武云台之上；仲容、庭坚，耕耘岩石之下。横谓废兴在我，无系于天，其蔽五也。彼戎狄者，人面兽心，宴安鸩毒，以诛杀为道德，以蒸报为仁义。虽大风立于青丘，凿齿奋于华野，比其狼戾，曾何足逾。自金行不竞，天地版荡，左带沸膺，乘间电发。遂覆瀍、洛，倾五都；居先王之桑梓，窃名号于中县；与三皇竞其氓黎，五帝角其区宇。种落繁炽，充牣神州。呜呼！福善祸淫，徒虚言耳。岂非否泰相倾，盈缩递运，而汨之以人？其蔽六也。

然所谓命者，死生焉，贵贱焉，贫富焉，理乱焉，祸福焉，此十者天之所赋也。愚智善恶，此四者人之所行也。夫神非舜、禹，心异硃、均，才絪中庸，在于所习。是以素丝无恒，玄黄代起；鲍鱼芳兰，入而自变。故季路学于仲尼，厉风霜之节；楚穆谋于潘崇，成悖逆之祸。而商臣之恶，盛业光于后嗣；仲由之善，不能息其结纆。斯则邪正由于人，吉凶存乎命。或以鬼神害盈，皇天辅德。故宋公一言，法星三徙；殷帝自剪，千里来云。善恶无征，未洽斯义。且于公高门以待封，严母扫墓以望丧。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。如使仁而无报，奚为修善立名乎？斯径廷之辞也。夫圣人之言，显而晦，微而婉，幽远而难闻，河汉而不极。或立教以进庸惰，或言命以穷性灵。积善

余庆，立教也；凤鸟不至，言命也。今以其片言辩其要趋，何异乎夕死之类而论春秋之变哉？且荆昭德音，丹云不卷；周宣祈雨，珪璧斯罄。于叟种德，不逮勋、华之高；延年残犷，未甚东陵之酷。为善一，为恶均，而祸福异其流，废兴殊其迹。荡荡上帝，岂如是乎？《诗》云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故善人为善，焉有息哉？

夫食稻粱，进刍豢，衣狐貉，袭冰纨，观窈眇之奇儷，听云和之琴瑟，此生人之所急，非有求而为也。修道德，习仁义，敦孝悌，立忠贞，渐礼乐之腴润，蹈先王之盛则，此君子之所急，非有求而为也。然而君子居正体道，乐天知命。明其无可奈何，识其不由智力。逝而不召，来而不距，生而不喜，死而不戚。瑶台夏屋，不能悦其神；土室编蓬，未足忧其虑。不充诎于富贵，不遑遑于所欲。岂有史公、董相《不遇》之文乎？

论成，中山刘沼致书以难之，凡再反，峻并为申析以答之。会沼卒，不见峻后报者，峻乃为书以序之曰：“刘侯既有斯难，值余有天伦之戚，竟未之致也。寻而此君长逝，化为异物，绪言余论，蕴而莫传。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，悲其音徽未沫，而其人已亡，青简尚新，而宿草将列，泫然不知涕之无从。虽隙驷不留，尺波电谢；而秋菊春兰，英华靡绝。故存其梗概，更酬其旨。若使墨翟之言无爽，宣室之谈有征。冀东平之树，望咸阳而西靡；盖山之泉，闻弦歌而赴节。但悬剑空垄，有恨如何！”其论文多不载。

峻又尝为《自序》，其略曰：“余自比冯敬通，而有同之者三，异之者四。何则？敬通雄才冠世，志刚金石；余虽不及之，而节亮慷慨，此一同也。敬通值中兴明君，而终不试用；余逢命世英主，亦摈斥当年，此二同也。敬通有忌妻，至于身操井臼；余有悍室，亦令家道感轲，此三同也。敬通当更始之世，

手握兵符，跃马食肉；余自少迄长，戚戚无欢，此一异也。敬通有一子仲文，官成名立；余祸同伯道，永无血胤，此二异也。敬通膂力方刚，老而益壮；余有犬马之疾，溘死无时，此三异也。敬通虽芝残蕙焚，终填沟壑，而为名贤所慕，其风流郁烈芬芳，久而弥盛；余声尘寂漠，世不吾知，魂魄一去，将同秋草，此四异也。所以自力为叙，遗之好事云。”峻居东阳，吴、会人士多从其学。普通二年，卒，时年六十。门人谥曰玄靖先生。

刘沼，字明信，中山魏昌人。六代祖舆，晋骠骑将军。沼幼善属文，既长博学。仕齐起家奉朝请，冠军行参军。天监初，拜后军临川王记室参军，秣陵令，卒。

谢几卿，陈郡阳夏人。曾祖灵运，宋临川内史；父超宗，齐黄门郎；并有重名于前代。几卿幼清辩，当世号曰神童。后超宗坐事徙越州，路出新亭渚，几卿不忍辞诀，遂投赴江流，左右驰救，得不沉溺。及居父忧，哀毁过礼。服阕，召补国子生。齐文惠太子自临策试，谓祭酒王俭曰：“几卿本长玄理，今可以经义访之。”俭承旨发问，几卿随事辨对，辞无滞者，文惠大称赏焉。俭谓人曰：“谢超宗为不死矣。”

既长，好学，博涉有文采。起家豫章王国常侍，累迁车骑法曹行参军、相国祭酒。出为宁国令，入补尚书殿中郎、太尉晋安王主簿。天监初，除征虏鄱阳王记室、尚书三公侍郎，寻为治书侍御史。旧郎官转为此职者，世谓为南奔。几卿颇失志，多陈疾，台事略不复理。徙为散骑侍郎，累迁中书郎、国子博士、尚书左丞。几卿详悉故实，仆射徐勉每有疑滞，多询访之。然性通脱，会意便行，不拘朝宪。尝预乐游苑宴，不得醉而还，因诣道边酒垆，停车褰幔，与车前三骑对饮，时观者如堵，几卿处之自若。后以在省署，夜著犊鼻褌，与门生登阁道饮酒酣

呼，为有司纠奏，坐免官。寻起为国子博士，俄除河东太守，秩未满，陈疾解。寻除太子率更令，迁镇卫南平王长史。普通六年，诏遣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藻督众军北伐，几卿启求行，擢为军师长史，加威戎将军。军至涡阳退败，几卿坐免官。

居宅在白杨石井，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，宾客满坐。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，二人意志相得，并肆情诞纵，或乘露车历游郊野，既醉则执鐸挽歌，不屑物议。湘东王在荆镇，与书慰勉之。几卿答曰：“下官自奉违南浦，卷迹东郊，望日临风，瞻言伫立。仰寻惠渥，陪奉游宴，漾桂棹于清池，席落英于曾岵。兰香兼御，羽觞竞集，侧听余论，沐浴玄流。涛波之辩，悬河不足譬；春藻之辞，丽文无以匹。莫不相顾动容，服心胜口，不觉春日为遥，更谓修夜为促。嘉会难常，抟云易远，言念如昨，忽焉素秋。恩光不遗，善谑远降。因事罢归，岂云栖息。既匪高官，理就一廛。田家作苦，实符清诲。本乏金羁之饰，无假玉璧为资；徒以老使形疏，疾令心阻，沉滞床箦，弥历七旬。梦幻俄顷，忧伤在念，竟知无益，思自祛遣。寻理涤意，即以任命为膏酥；揽镜照形，翻以支离代萱树。故得仰慕徽猷，永言前哲；鬼谷深栖，接輿高举；遁名屠肆，发迹关市；其人缅邈，余流可想。若令亡者有知，宁不萦悲玄壤，怅隔芳尘；如其逝者可作，必当昭被光景，欢同游豫；使夫一介老圃，得筵虚心末席。去日已疏，来侍未孱；连剑飞凫，拟非其类；怀私茂德，窃用涕零。”

几卿虽不持检操，然于家门笃睦。兄才卿早卒，其子藻幼孤，几卿抚养甚至。及藻成立，历清官公府祭酒、主簿，皆几卿奖训之力也。世以此称之。几卿未及序用，病卒。文集行于世。

刘勰，字彦和，东莞莒人。祖灵真，宋司空秀之弟也。父

尚，越骑校尉。勰早孤，笃志好学。家贫不婚娶，依沙门僧祐，与之居处，积十余年，遂博通经论，因区别部类，录而序之。今定林寺经藏，勰所定也。天监初，起家奉朝请、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，迁车骑仓曹参军。出为太末令，政有清绩。除仁威南康王记室，兼东宫通事舍人。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，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。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，诏付尚书议，依勰所陈。迁步兵校尉，兼舍人如故。昭明太子好文学，深爱接之。

初，勰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论古今文体，引而次之。其序曰：

夫文心者，言为文之用心也，昔涓子《琴心》，王孙《巧心》，心哉美矣夫，故用之焉。古来文章，以雕乡辱成体，岂取骏爽群言雕龙也。夫宇宙绵邈，黎献纷杂，拔萃出类，智术而已。岁月飘忽，性灵不居，腾声飞实，制作而已。夫肖貌天地，禀性五才，拟耳目于日月，方声气乎风雷，其超出万物，亦已灵矣。形甚草木之脆，名逾金石之坚，是以君子处世，树德建言，岂好辩哉？不得已也。

予齿在逾立，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，随仲尼而南行，旦而寤，乃怡然而喜。大哉圣人之难见也！乃小子之垂梦欤！自生人以来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敷赞圣旨，莫若注经，而马、郑诸儒，弘之已精，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。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。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。而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，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盖《周书》论辞，贵乎体要；尼父陈训，恶乎异端。辞训之异，宜体于要。于是搦笔和墨，乃始论文。

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。至如魏文述《典》，陈思序《书》，

应藉《文论》，陆机《文赋》，仲洽《流别》，弘范《翰林》，各照隅隙，鲜观衢路。或臧否当时之才，或铨品前修之文，或泛举雅俗之旨，或撮题篇章之意。魏《典》密而不周，陈《书》辩而无当，应《论》华而疏略，陆《赋》巧而碎乱，《流别》精而少功，《翰林》浅而寡要。又君山、公干之徒，吉甫、士龙之辈，泛议文意，往往间出，并未能振叶以寻根，观澜而索源。不述先哲之诤，无益后生之虑。

盖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《骚》，文之枢纽，亦云极矣。若乃论文叙笔，则圉别区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；上篇以上，纲领明矣。至于割情析表，笼圈条贯，摘神性，图风势，苞会通，阅声字，崇赞于《时序》，褒贬于《才略》，怛怅于《知音》，耿介于《程器》，长怀《序志》，以馭群篇；下篇以下，毛目显矣。位理定名，彰乎《大易》之数，其为文用，四十九篇而已。

夫铨叙一文为易，弥纶群言为难。虽复轻采毛发，深极骨髓，或有曲意密源，似近而远，辞所不载，亦不胜数矣。及其品评成文，有同乎旧谈者，非雷同也，势自不可异也；有异乎前论者，非苟异也，理自不可同也。同之与异，不屑古今，擘肌分理，唯务折衷。案辔文雅之场，而环络藻绘之府，亦几乎备矣。但言不尽意，圣人所难，识在瓶管，何能矩矱。茫茫往代，既洗予闻；眇眇来世，傥尘彼观。

既成，未为时流所称。勰自重其文，欲取定于沈约。约时贵盛，无由自达，乃负其书，候约出，干之于车前，状若货鬻者。约便命取读，大重之，谓为深得文理，常陈诸几案。然勰为文长于佛理，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，必请勰制文。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，功毕，遂启求出家，先燔鬓发以自誓，

敕许之。乃于寺变服，改名慧地。末期而卒。文集行于世。

王籍，字文海，琅邪临沂人。祖远，宋光禄勋。父僧祐，齐骁骑将军。籍七岁能属文。及长，好学博涉，有才气，乐安任昉见而称之，尝于沈约坐赋得《咏烛》，甚为约赏。齐末，为冠军行参军，累迁外兵、记室。天监初，除安成王主簿、尚书三公郎、廷尉正。历余姚、钱塘令，并以放免。久之，除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，随府会稽。郡境有云门、天柱山，籍尝游之，或累月不反。至若邪溪赋诗，其略云：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当时以为文外独绝。还为大司马从事中郎，迁中散大夫，尤不得志，遂徒行市道，不择交游。湘东王为荆州，引为安西府谘议参军，带作塘令。不理县事，日饮酒，人有讼者，鞭而遣之。少时，卒。文集行于世。

子碧，亦有文才，先籍卒。

何思澄，字元静，东海郟人。父敬叔，齐征东录事参军、余杭令。思澄少勤学，工文辞。起家为南康王侍郎，累迁安成王左常侍，兼太学博士，平南安成王行参军，兼记室。随府江州，为《游庐山诗》，沈约见之，大相称赏，自以为弗逮。约郊居宅新构阁斋，因命工书人题此诗于壁。傅昭常请思澄制《释奠诗》，辞文典丽。除廷尉正，天监十五年，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《遍略》，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，迁治书侍御史。宋、齐以来，此职稍轻，天监初始重其选。车前依尚书二丞给三驺，执盛印青囊，旧事纠弹官印绶在前故也。久之，迁秣陵令，入兼东宫通事舍人。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，兼舍人如故。时徐勉、周舍以才具当朝，并好思澄学，常递日招致之。昭明太子薨，出为黟县令。迁除宣惠武陵王中录事参军，卒官，时年五十四。文集十五卷。初，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，时人语曰：“东海三何，子朗最多。”思澄闻之，曰：“此言

误耳。如其不然，故当归逊。”思澄意谓宜在己也。

子朗，字世明，早有才思，工清言，周舍每与共谈，服其精理。尝为《败冢赋》，拟庄周马捶，其文甚工。世人语曰：“人中爽爽何子朗。”历官员外散骑侍郎，出为固山令。卒，时年二十四。文集行于世。

刘杳，字士深，平原平原人也。祖乘民，宋冀州刺史。父闻慰齐东阳太守，有清绩，在《齐书·良政传》。杳年数岁，征士明僧绍见之，抚而言曰：“此儿实千里之驹。”十三，丁父忧，每哭，哀感行路。天监初，为太学博士、宣惠豫章王行参军。

杳少好学，博综群书，沈约、任昉以下，每有遗忘，皆访问焉。尝于约坐谈及宗庙牺樽，约云：“郑玄答张逸，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。今无复此器，则不依古。”杳曰：“此言未必可按。古者樽，皆刻木为鸟兽，凿顶及背，以出内酒。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，有牺樽作牺牛形；晋永嘉贼曹疑于青州发齐景公冢，又得此二樽，形亦为牛象。二处皆古之遗器，知非虚也。”约大以为然。约又云：“何承天《纂文》奇博，其书载张仲师及长颈王事，此何出？”杳曰：“仲师长尺二寸，唯出《论衡》。长颈是昆骞王，殊建安《扶南以南记》云：古来至今不死。”约即取二书寻检，一如杳言。约郊居宅时新构阁斋，杳为赞二首，并以所撰文章呈约，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。仍报杳书曰：“生平爱嗜，不在人中，林壑之欢，多与事夺。日暮涂殫，此心往矣；犹复少存闲远，征怀清旷。结宇东郊，匪云止息，政复颇寄夙心，时得休偃。仲长游居之地，休琏所述之美，望慕空深，何可仿佛。君爱素情多，惠以二赞。辞采妍富，事义毕举，句韵之间，光影相照，便觉此地，自然十倍。故知丽辞之益，其事弘多，辄当置之阁上，坐卧嗟

览。别卷诸篇，并为名制。又山寺既为警策，诸贤从时复高奇，解颐愈疾，义兼乎此。迟此叙会，更共申析。”其为约所赏如此。又在任昉坐，有人饷昉墨酒而作榘字。昉问杳：“此字是不？”杳对曰：“葛洪《字苑》作木旁絜。”昉又曰：“酒有千日醉，当是虚言。”杳云：“桂阳程乡有千里酒，饮之至家而醉，亦其例也。”昉大惊曰：“吾自当遗忘，实不忆此。”杳云：“出杨元凤所撰《置郡事》。元凤是魏代人，此书仍载其赋，云三重五品，商溪擦里。”时即检杨记，言皆不差。王僧孺被敕撰谱，访杳血脉所因。杳云：“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‘太史《三代世表》，旁行邪上，并效周谱。’以此而推，当起周代。”僧孺叹曰：“可谓得所未闻。”周舍又问杳：“尚书官著紫荷囊，相传云‘挈囊’，竟何所出？”杳答曰：“《张安世传》曰‘持囊簪笔，事孝武皇帝数十年’。韦昭、张晏注并云‘囊，囊也。近臣簪笔，以待顾问’。”范岫撰《字书音训》，又访杳焉。其博识强记，皆此类也。

寻佐周舍撰国史。出为临津令，有善绩。秩满，县人三百余人诣阙请留，敕许焉。杳以疾陈解，还除云麾晋安王府参军。詹事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《遍略》，书成，以本官兼廷尉正，又以足疾解。因著《林庭赋》。王僧孺见之叹曰：“《郊居》以后，无复此作。”普通元年，复除建康正，迁尚书驾部郎；数月，徙署仪曹郎，仆射勉以台阁文议专委杳焉。出为余姚令，在县清洁，人有馈遗，一无所受，湘东王发教褒称之。还除宣惠湘东王记室参军，母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王府记室，兼东宫通事舍人。大通元年，迁步兵校尉，兼舍人如故。昭明太子谓杳曰：“酒非卿所好，而为酒厨之职，政为不愧古人耳。”俄有敕，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。昭明太子薨，新宫建，旧人例无停者，敕特留杳焉。仍注太子《徂归赋》，称为博悉。仆射

何敬容奏转查王府谘议，高祖曰：“刘查须先经中书。”仍除中书侍郎。寻为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，兼舍人、知著作如故。迁为尚书左丞。大同二年，卒官，时年五十。

查治身清俭，无所嗜好。为性不自伐，不论人短长，及睹释氏经教，常行慈忍。天监十七年，自居母忧，便长断腥膻，持斋蔬食。及临终，遗命敛以法服，载以露车，还葬旧墓，随得一地，容棺而已，不得设灵筵祭醮。其子遵行之。

查自少至长，多所著述。撰《要雅》五卷、《楚辞草木疏》一卷、《高士传》二卷、《东宫新旧记》三十卷、《古今四部书目》五卷，并行于世。

谢征，字玄度，陈郡阳夏人。高祖景仁，宋尚书左仆射。祖稚，宋司徒主簿。父璟，少与从叔朏俱知名。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招文学，璟亦预焉。隆昌中，为明帝骠骑谘议参军，领记室。迁中书郎，晋安内史。高祖平京邑，为霸府谘议、梁台黄门郎。天监初，累迁司农卿、秘书监、左民尚书、明威将军、东阳太守。高祖用为侍中，固辞年老，求金紫，未序，会疾卒。

征幼聪慧，璟异之，常谓亲从曰：“此儿非常器，所忧者寿；若天假其年，吾无恨矣。”既长，美风采，好学善属文。初为安西安成王法曹，迁尚书金部三公二曹郎、豫章王记室，兼中书舍人。迁除平北谘议参军，兼鸿胪卿，舍人如故。

征与河东裴子野、沛国刘显同官友善，子野尝为《寒夜直宿赋》以赠征，征为《感友赋》以酬之。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，高祖饯于武德殿，赋诗三十韵，限三刻成。征二刻便就，其辞甚美，高祖再览焉。又为临汝侯渊猷制《放生文》，亦见赏于世。

中大通元年，以父丧去职，续又丁母忧。诏起为贞威将军，还摄本任。服阕，除尚书左丞。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高祖立晋

安王纲为皇太子，将出诏，唯召尚书左仆射何敬容、宣惠将军孔休源及征三人与议。征时年位尚轻，而任遇已重。四年，累迁中书郎，鸿胪卿、舍人如故。六年，出为北中郎豫章王长史、南兰陵太守。大同二年，卒官，时年三十七。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为二十卷。

臧严，字彦威，东莞莒人也。曾祖焘，宋左光禄。祖凝，齐尚书右丞。父 菱，后军参军。严幼有孝性，居父忧以毁闻。孤贫勤学，行止书卷不离于手。初为安成王侍郎，转常侍。从叔未甄为江夏郡，携严之官，于涂作《屯游赋》，任昉见而称之。又作《七算》，辞亦富丽。性孤介，于人间未尝造请。仆射徐勉欲识之，严终不诣。

迁冠军行参军、侍湘东王读，累迁王宣惠轻车府参军，兼记室。严于学多所谙记，尤精《汉书》，讽诵略皆上口。王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，严自甲至丁卷中，各对一事，并作者姓名，遂无遗失，其博洽如此。王迁荆州，随府转西中郎安西录事参军。历监义阳、武宁郡，累任皆蛮左，前郡守常选武人，以兵镇之；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，群蛮悦服，遂绝寇盗。王入为石头戍军事，除安右录事。王迁江州，为镇南谘议参军，卒官。文集十卷。

伏挺，字士标。父芄，为豫章内史，在《良吏传》。挺幼敏寤，七岁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及长，有才思，好属文，为五言诗，善效谢康乐体。父友人乐安任昉深相叹异，常曰：“此子目下无双。”齐末，州举秀才，对策为当时第一。高祖义师至，挺迎谒于新林，高祖见之甚悦，谓曰“颜子”，引为征东行参军，时年十八。天监初，除中军参军事。宅居在潮沟，于宅讲《论语》，听者倾朝，迁建康正，俄以劾免。久之，入为尚书仪曹郎，迁西中郎记室参军，累为晋陵、武康令。罢县还，仍于

东郊筑室，不复仕。

挺少有盛名，又善处当世，朝中势素，多与交游，故不能久事隐静。时仆射徐勉以疾假还宅，挺致书以观其意曰：

昔士德怀顾，恋兴数日；辅嗣思友，情劳一旬。故知深心所系，贵贱一也。况复恩隆世亲，义重知己，道庇生人，德弘覆盖。而朝野悬隔，山川邈殊，虽咳唾时沾，而颜色不覩。《东山》之叹，岂云旋复；西风可怀，孰能无思。加以静居廓处，顾影莫酬，秋风四起，园林易色，凉野寂寞，寒虫吟叫。怀抱不可直置，情虑不能无托，时因吟咏，动辄盈篇。扬生沉郁，且犹覆盎；惠子五车，弥多春驳。一日聊呈小文，不期过赏，还逮隆渥，累牍兼翰，纸缚字磨，诵复无已，徒恨许与过当，有伤准的。昔子建不欲妄赞陈琳，恐见嗤哂后代；今之过奢余论，将不有累清谈？

挺窜迹草莱，事绝闻见，藉以讴谣，得之舆牧。仰承有事砭石，仍成简通，娱肠悦耳，稍从摈落，宴处荣观，务在涤除。绮罗丝竹，二列顿遣；方丈员案，三楮仅存。故以道变区中，情冲域外；操彼弦诵，贲兹观损。追留侯之却粒，念韩卿之辞荣；眷想东都，属怀南岳；钻仰来贶，有符下风。虽云幸甚，然则未喻。虽复帝道康宁，走马行却，《由庚》得所，寅亮有归。悠悠之人，展氏犹且攘袂；浩浩白水，甯叟方欲褰裳。是知君子拯物，义非徇己。思与赤松子游，谁其克遂。愿驱之仁寿，绥此多福。虽则不言，四时行矣。然后黔首有庇，荐绅靡夺；白驹不在空谷，屠羊豫蒙其贲。岂不休哉？岂不休哉？昔杜真自闭深室，郎宗绝迹幽野。难矣，诚非所希。井丹高洁，相如慢世，尚复游涉权门，雍容乡邑，常谓此道为泰，每窃慕之。方念拥帚延思，以陈侍者，请至农隙，无待邀求。

挺诚好属文，不会今世，不能促节局步，以应流俗。事等

昌蒞，谬彼偏嗜，是用不羞固陋，无惮龙门。昔敬通之赏景卿，孟公之知仲蔚，止乎通人，犹称盛美，况在时宗，弥为未易。近以蒲槌勿用，笺素多阙，聊效东方，献书丞相，须得善写，更请润诃，傥逢子侯，比复削牍。

勉报曰：

复览来书，累牍兼翰；事苞出处，言兼语默；事义周悉，意致深远；发函伸纸，倍增愤叹。卿雄州擢秀，弱冠升朝，穿综百家，佃渔六学；观眸表其韶慧，视色见其英朗，若鲁国之名驹，迈云中之白鹤。及占显邑，试吏腴壤，将有武城弦歌，桐乡谣咏，岂与卓鲁断断同年而语邪？方当见赏良能，有加宠授，饰兹簪带，置彼周行。而欲远慕卷舒，用怀愚智，既知益之为累，爰悟满则辞多，高蹈风尘，良所钦挹。况以金商戒节，素秋御序，萧条林野，无人相乐，偃卧坟籍，游浪儒玄，物我兼忘，宠辱谁滞？诚乃欢羨，用有殊同。今逖听傍求，兴怀寤宿，白驹空谷，幽人引领，贫贱为耻，鸟兽难群，故当捐此薜萝，出从鸛鹭，无乖隐显，不亦休哉！

吾智乏佐时，才惭济世，稟承朝则，不敢荒宁，力弱途遥，愧心非一。天下有道，尧人何事？得因疲病，念从闲逸。若使车书混合，尉候无警，作乐制礼，纪石封山，然后乃返服衡门，实为多幸。但夙有风咳，遭兹虚眩，瘠类土安，羸同长孺，簿领沉废，台阁未理，娱耳烂肠，因事而息，非关欲追松子，远慕留侯。若乃天假之年，自当靖恭所职。拟非伦匹，良觉辞费；览复循环，爽焉如失。清尘独远，白云飘荡，依然何极。

猥降书札，示之文翰，览复成诵，流连缙纸。昔仲宣才敏，藉中郎而表誉；正平颖悟，赖北海以腾声。望古料今，吾有惭德。傥成卷帙，力为称首。无令独耀随掌，空使辞人扼腕。式闾愿见，宜事扫门。亦有来思，赴其悬榻。轻苔鱼网，别当以

荐。城阙之叹，曷日无怀；所迟萱苏，书不尽意。

挺后遂出仕，寻除南台治书，因事纳贿，当被推劾。挺惧罪，遂变服为道人，久之藏匿，后遇赦，乃出大心寺。会邵陵王为江州，携挺之镇，王好文义，深被恩礼，挺因此还俗。复随王迁镇郢州，征入为京尹，挺留夏首，久之还京师。太清中，客游吴兴、吴郡，侯景乱中卒。著《迥说》十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子知命，先随挺事邵陵王，掌书记。乱中，王于郢州奔败，知命仍下投侯景。常以其父宦途不至，深怨朝廷，遂尽心事景。景袭郢州，围巴陵，军中书檄，皆其文也。及景篡位，为中书舍人，专任权宠，势倾内外。景败被执，送江陵，于狱中幽死。挺弟捶，亦有才名，先为邵陵王所引，历为记室、中记室、参军。

庾仲容，字仲容，颍川 焉陵人也。晋司空冰六代孙。祖徽之，宋御史中丞。父漪，齐邵陵王记室。仲容幼孤，为叔父泳所养。既长，杜绝人事，专精笃学，昼夜手不辍卷。初为安西法曹行参军。泳时已贵显，吏部尚书徐勉拟泳子晏婴为官僚，泳垂泣曰：“兄子幼孤，人才粗可，愿以晏婴所忝回用之。”勉许焉，因转仲容为太子舍人。迁安成王主簿。时平原刘孝标亦为府佐，并以强学为王所礼接。迁晋安功曹史。历为永康、钱唐、武康令，治县并无异绩，多被劾。久之，除安成王中记室，当出随府，皇太子以旧恩，特降饯宴，赐诗曰：“孙生陟阳道，吴子朝歌县。未若樊林举，置酒临华殿。”时辈荣之。迁安西武陵王谘议参军。除尚书左丞，坐推纠不直免。

仲容博学，少有盛名，颇任气使酒，好危言高论，士友以此少之。唯与王籍、谢几卿情好相得，二人时亦不调，遂相追随，诞纵酣饮，不复持检操。久之，复为谘议参军，出为黟县令。及太清乱，客游会稽，遇疾卒，时年七十四。

仲容抄诸子书三十卷，众家地理书二十卷，《列女传》三卷，文集二十卷，并行于世。

陆云公，字子龙，吴郡人也。祖闲，州别驾。父完，宁远长史。云公五岁诵《论语》《毛诗》，九岁读《汉书》，略能记忆。从祖侄、沛国刘显质问十事，云公对无所失，显叹异之。既长，好学有才思。州举秀才。累迁宣惠武陵王、平西湘东王行参军，云公先制《太伯庙碑》，吴兴太守张纘罢郡经途，读其文叹曰：“今之蔡伯喈也。”纘至都掌选，言之于高祖，召兼尚书仪曹郎，顷之即真，入直寿光省，以本官知著作郎事。俄除著作郎，累迁中书黄门郎，并掌著作。云公善弈棋，尝夜侍御坐，武冠触烛火，高祖笑谓曰：“烛烧卿貂。”高祖将用云公为侍中，故以此言戏之也。是时天渊池新制鳊鱼舟，形阔而短，高祖暇日，常泛此舟，在朝唯引太常刘之遴、国子祭酒到溉、右卫硃异，云公时年位尚轻，亦预焉。其恩遇如此。太清元年，卒，时年三十七。高祖悼惜之，手诏曰：“给事黄门侍郎、掌著作陆云公，风尚优敏，后进之秀。奄然殒谢，良以惻然。可克日举哀，赙钱五万、布四十匹。”

张纘时为湘州，与云公叔襄、兄晏子书曰：“都信至，承贤兄子贤弟黄门殒折，非唯贵门丧宝，实有识同悲，痛惋伤惜，不能已已。贤兄子贤弟神情早著，标令弱年，经目所睹，殆无再问。怀橘抱柰，禀自天情；倨坐列薪，非因外奖。学以聚之，则一簞能立；问以辩之，则师心独寤。始逾弱岁，辞艺通洽，升降多士，秀也诗流。见与齿过肩随，礼殊拜绝，怀抱相得，忘其年义。朝游夕宴，一载于斯；玩古披文，终晨讫暮。平生知旧，零落稍尽，老夫记意，其数几何。至若此生，宁可多过，赏心乐事，所寄伊人。弟迁职瀟、湘，维舟洛汭，将离之际，弥见情款。夕次帝郊，亟淹信宿，徘徊握手，忍分歧路。行役

数年，羸病侵迫，识虑惛怳，久绝人世。凭几口授，素无其功；翰动若飞，弥有多愧。京洛游故，咸成云雨，唯有此生，音尘数嗣。形迹之外，不为远近隔情；襟素之中，岂以风霜改节？客游半纪，志切首丘，日望东归，更敦昔款。如何此别，永成异世！挥袂之初，人谁自保，但恐衰谢，无复前期。不谓华龄，方春掩质，埋玉之恨，抚事多情。想引进之情，怀抱素笃，友于之至，兼深家宝。奄有此恤，当何可言！临白增悲，言以无次。”

云公从兄才子，亦有才名，历官中书郎、宣成王友、太子中庶子、廷尉卿，先云公卒。才子、云公文集，并行于世。

任孝恭，字孝恭，临淮临淮人也。曾祖农夫，宋南豫州刺史。孝恭幼孤，事母以孝闻。精力勤学，家贫无书，常崎岖从人假借。每读一遍，讽诵略无所遗。外祖丘它，与高祖有旧，高祖闻其有才学，召入西省撰史。初为奉朝请，进直寿光省，为司文侍郎，俄兼中书通事舍人。敕遣制《建陵寺刹下铭》，又启撰高祖集序文，并富丽，自是专掌公家笔翰。孝恭为文敏速，受诏立成，若不注意，每奏，高祖辄称善，累赐金帛。孝恭少从萧寺云法师读经论，明佛理，至是，蔬食持戒，信受甚笃。而性颇自伐，以才能尚人，于时辈中多有忽略，世以此少之。

太清二年，侯景寇逼，孝恭启募兵，隶萧正德，屯南岸。及贼至，正德举众入贼，孝恭还赴台，台门已闭，因奔入东府，寻为贼所攻，城陷见害。文集行于世。

颜协，字子和，琅邪临沂人也。七代祖含，晋侍中、国子祭酒、西平靖侯。父见远，博学有志行。初，齐和帝之镇荆州也，以见远为录事参军，及即位于江陵，以为治书侍御史，俄兼中丞。高祖受禅，见远乃不食，发愤数日而卒。高祖闻之曰：“我自应天从人，何预天下士大夫事？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。”

“协幼孤，养于舅氏。少以器局见称。博涉群书，工于草隶。释褐湘东王国常侍，又兼府记室。世祖出镇荆州，转正记室。时吴郡顾协亦在蕃邸，与协同名，才学相亚，府中称为“二协”。舅陈郡谢暕卒，协以有鞠养恩，居丧如伯叔之礼，议者重焉。又感家门事义，不求显达，恒辞征辟，游于蕃府而已。大同五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二。世祖甚叹惜之，为《怀旧诗》以伤之。其一章曰：“弘都多雅度，信乃含宾实。鸿渐殊未升，上才淹下秩。”

协所撰《晋仙传》五篇、《日月灾异图》两卷，遇火湮灭，有二子：之仪、之推，并早知名。之推，承圣中仕至正员郎、中书舍人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魏文帝称古之文人，鲜能以名节自全。何哉？夫文者妙发性灵，独拔怀抱，易邈等夷，必兴矜露。大则凌慢侯王，小则傲蔑朋党；速忌离訖，启自此作。若夫屈、贾之流斥，桓、冯之摈放，岂独一世哉？盖恃才之祸也。群士值文明之运，摛艳藻之辞，无郁抑之虞，不遭向时之患，美矣。刘氏之论，命之徒也。命也者，圣人罕言欤，就而必之，非经意也。

## 列传第四十五

### 处士

何点 弟胤 阮孝绪 陶弘景 诸葛璩 沈顗 刘慧斐  
范元琰 刘訐 刘歊 庾诜 张孝秀 庾承先

《易》曰：“君子遁世无闷，独立不惧。”孔子称长沮、桀溺隐者也。古之隐者，或耻闻禅代，高让帝王，以万乘为垢辱，之死亡而无悔。此则轻生重道，希世间出，隐之上者也。或托仕监门，寄臣柱下，居易而以求其志，处污而不愧其色。此所谓大隐隐于市朝，又其次也。或裸体佯狂，盲暗绝世，弃礼乐以反道，忍孝慈而不恤。此全身远害，得大雅之道，又其次也。然同不失语默之致，有幽人贞吉矣。与夫没身乱世，争利干时者，岂同年而语哉！《孟子》曰：“今人之于爵禄，得之若其生，失之若其死。”《淮南子》曰：“人皆鉴于止水，不鉴于流潦。”夫可以扬清激浊，抑贪止竞，其惟隐者乎！自古帝王，莫不崇尚其道。虽唐尧不屈巢、许，周武不降夷、齐；以汉高肆慢而长揖黄、绮，光武按法而折意严、周；自兹以来，世有人矣！有梁之盛，继绍风猷。斯乃道德可宗，学艺可范，故以备《处士篇》云。

何点，字子皙，庐江灊人也。祖尚之，宋司空。父铄，宜都太守。铄素有风疾，无故害妻，坐法死。点年十一，几至灭

性。及长，感家祸，欲绝婚宦，尚之强为之娶琅邪王氏。礼毕，将亲迎，点累涕泣，求执本志，遂得罢。

容貌方雅，博通群书，善谈论。家本甲族，亲姻多贵仕。点虽不入城府，而遨游人世，不簪不带，或驾柴车，蹠草屨，恣心所适，致醉而归，士大夫多慕从之，时人号为“通隐”。兄求，亦隐居吴郡虎丘山。求卒，点菜食不饮酒，讫于三年，要带减半。

宋泰始末，征太子洗马。齐初，累征中书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并不就。与陈郡谢朓、吴国张融、会稽孔稚珪为莫逆友。从弟遁，以东篱门园居之，稚珪为筑室焉。园内有卞忠贞冢，点植花卉于冢侧，每饮必举酒酹之。初，褚渊、王俭为宰相，点谓人曰：“我作《齐书赞》，云‘渊既世族，俭亦国华；不赖舅氏，遑恤国家’。”王俭闻之，欲候点，知不可见，乃止。豫章王嶷命驾造点，点从后门遁去。司徒、竟陵王子良欲就见之，点时在法轮寺，子良乃往请，点角巾登席，子良欣悦无已，遗点嵇叔夜酒杯、徐景山酒铛。

点少时尝患渴痢，积岁不愈。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，于讲所昼寝，梦一道人形貌非常，授丸一掬，梦中服之，自此而差，时人以为淳德所感。性通脱，好施与，远近致遗，一无所逆，随复散焉。尝行经朱雀门街，有自车后盗点衣者，见而不言，傍有人擒盗与之，点乃以衣施盗，盗不敢受，点命告有司，盗惧，乃受之，催令急去。点雅有人伦识鉴，多所甄拔，知吴兴丘迟于幼童，称济阳江淹于寒素，悉如其言。

点既老，又娶鲁国孔嗣女，嗣亦隐者也。点虽婚，亦不与妻相见，筑别室以处之，人莫喻其意也。吴国张融少时免官，而为诗有高尚之言，点答诗曰：“昔闻东都日，不在简书前。虽戏也，而融久病之。及点后婚，融始为诗赠点曰：“惜哉

何居士，薄暮邁荒淫。”点亦病之，而无以释也。

高祖与点有旧，及践阼，手诏曰：“昔因多暇，得访逸轨，坐修竹，临清池，忘今语古，何其乐也。暂别丘园，十有四载，人事艰阻，亦何可言。自应运在天，每思相见，密迹物色，劳甚山阿。严光排九重，践九等，谈天人，叙故旧，有所不臣，何伤于高？文先以皮弁谒子桓，伯况以縠绡见文叔，求之往策，不无前例。今赐卿鹿皮巾等。后数日，望能入也。”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，高祖甚悦，赋诗置酒，恩礼如旧。仍下诏曰：“前征士何点，高尚其道，志安容膝，脱落形骸，栖志窅冥。朕日昃思治，尚想前哲；况亲得同时，而不与为政。喉膺任切，必俟邦良，诚望惠然，屈居献替。可征为侍中。”辞疾不赴。乃复诏曰：“征士何点，居贞物表，纵心尘外，夷坦之风，率由自远。往因素志，颇申宴言，眷彼子陵，情兼惟旧。昔仲虞迈俗，受俸汉朝；安道逸志，不辞晋禄。此盖前代盛轨，往贤所同。可议加资给，并出在所，日费所需，太官别给。既人高曜卿，故事同垣下。”

天监三年，卒，时年六十八。诏曰：“新除侍中何点，栖迟衡泌，白首不渝。奄至殒丧，倍怀伤恻。可给第一品材一具，赙钱二万、布五十匹。丧事所需，内监经理。”又敕点弟胤曰：“贤兄征君，弱冠拂衣，华首一操。心游物表，不滞近迹；脱落形骸，寄之远理。性情胜致，遇兴弥高；文会酒德，抚际逾远。朕膺箓受图，思长声教。朝多君子，既贵成雅俗；野有外臣，宜弘此难进。方赖清徽，式隆大业。昔在布衣，情期早著，资以仲虞之秩，待以子陵之礼，听览暇日，角巾引见，窅然汾射，兹焉有托。一旦万古，良怀震悼。卿友于纯至，亲从凋亡；偕老之愿，致使反夺；缠绵永恨，伊何可任。永矣柰何！”点无子，宗人以其从弟耿子迟任为嗣。

胤，字子季，点之弟也。年八岁，居忧哀毁若成人。既长好学。师事沛国刘 献，受《易》及《礼记》、《毛诗》，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，其业皆通。而纵情诞节，时人未之知也，唯献与汝南周顒深器异之。

起家齐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。出为建安太守，为政有恩信，民不忍欺。每伏腊放囚还家，依期而返。入为尚书三公郎，不拜，迁司徒主簿。注《易》，又解《礼记》，于卷背书之，谓为《隐义》。累迁中书郎、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尉从事中郎、司徒右长史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、领国子博士、丹阳邑中正。尚书令王俭受诏撰新礼，未就而卒。又使特进张绪续成之，绪又卒；属在司徒竟陵王子良，子良以让胤，乃置学士二十人，佐胤撰录。永明十年，迁侍中，领步兵校尉，转为国子祭酒。郁林嗣位，胤为后族，甚见亲待。累迁左民尚书、领骁骑、中书令、领临海、巴陵王师。

胤虽贵显，常怀止足。建武初，已筑室郊外，号曰小山，恒与学徒游处其内。至是，遂卖园宅，欲入东山，未及发，闻谢朓罢吴兴郡不还，胤恐后之，乃拜表辞职，不待报辄去。明帝大怒，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，寻有诏许之。胤以会稽山多灵异，往游焉，居若邪山云门寺。初，胤二兄求、点并栖遁，求先卒，至是胤又隐，世号点为大山；胤为小山，亦曰东山。

永元中，征太常、太子詹事，并不就。高祖霸府建，引胤为军谋祭酒，与书曰：“想恒清豫，纵情林壑，致足欢也。既内绝心战，外劳物役，以道养和，履候无爽。若邪擅美东区，山川相属，前世嘉赏，是为乐土。仆推迁簿官，自东徂西，悟言素对，用成睽阙，倾首东顾，曷日无怀。畴昔欢遇，曳裾儒肆，实欲卧游千载，畋渔百氏，一行为吏，此事遂乖。属以世道威夷，仍离屯故，投袂数千，克黜衅祸。思得矚卷咨款，寓

情古昔，夫岂不怀，事与愿谢。君清襟素托，栖寄不近，中居人世，殆同隐沦。既俯拾青组，又脱履硃黻。但理存用舍，义贵随时，往识祸萌，实为先觉，超然独善，有识钦嗟。今者为邦，贫贱咸耻，好仁由己，幸无凝滞。比别具白，此未尽言。今遣候承音息，矫首还翰，慰其引领。”胤不至。

高祖践阼，诏为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。手敕曰：“吾猥当期运，膺此乐推，而顾己蒙蔽，昧于治道。虽复劬劳日昃，思致隆平，而先王遗范，尚蕴方策，自举之用，存乎其人。兼以世道浇暮，争诈繁起，改俗迁风，良有未易。自非以儒雅弘朝，高尚轨物，则汨流所至，莫知其限。治人之与治身，独善之与兼济，得失去取，为用孰多。吾虽不学，颇好博古，尚想高尘，每怀击节。今世务纷乱，忧责是当，不得不屈道岩阿，共成世美。必望深达往怀，不吝濡足。今遣领军司马王果宣旨谕意，迟面在近。”果至，胤单衣鹿巾，执经卷，下床跪受诏书，就席伏读。胤因谓果曰：“吾昔于齐朝欲陈三条事，一者欲正郊丘，二者欲更铸九鼎，三者欲树双阙。世传晋室欲立阙，王丞相指牛头山云：‘此天阙也’，是则未明立阙之意。阙者，谓之象魏。县象法于其上，浹日而收之。象者，法也；魏者，当涂而高大貌也。鼎者神器，有国所先，故王孙满斥言，楚子顿尽。圆丘国郊，旧典不同。南郊祠五帝灵威仰之类，圆丘祠天皇帝、北极大星是也。往代合之郊丘，先儒之巨失。今梁德告始，不宜遂因前谬。卿宜诣阙陈之。”果曰：“仆之鄙劣，岂敢轻议国典？此当敬俟叔孙生耳。”胤曰：“卿詎不遣传诏还朝拜表，留与我同游邪？”果愕然曰：“古今不闻此例。”胤曰：“《檀弓》两卷，皆言物始。自卿而始，何必有例。”果曰：“今君遂当邈然绝世，犹有致身理不？”胤曰：“卿但以事见推，吾年已五十七，月食四斗米不尽，何容得有宦情？”

昔荷圣王歧识，今又蒙旌贲，甚愿诣阙谢恩，但比腰脚大恶，此心不遂耳。”

果还，以胤意奏闻，有敕给白衣尚书禄，胤固辞。又敕山阴库钱月给五万，胤又不受。乃敕胤曰：“顷者学业沦废，儒术将尽，闾阎搢绅，鲜闻好事。吾每思弘奖，其风未移，当宸兴言为叹。本欲屈卿暂出，开导后生，既属废业，此怀未遂，延伫之劳，载盈梦想。理舟虚席，须俟来秋，所望惠然，申其宿抱耳。卿门徒中经明行修，厥数有几？且欲瞻彼堂堂，置此周行。便可具以名闻，副其劳望。”又曰：“比岁学者殊为寡少，良由无复聚徒，故明经斯废。每一念此，为之慨然。卿居儒宗，加以德素，当敕后进有意向者，就卿受业。想深思诲诱，使斯文载兴。”于是遣何子朗、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。

太守衡阳王元简深加礼敬，月中常命驾式间，谈论终日。胤以若邪处势迫隘，不容生徒，乃迁秦望山。山有飞泉，西起学舍，即林成援，因岩为堵。别为小阁室，寝处其中，躬自启闭，僮仆无得至者。山侧营田二顷，讲隙从生徒游之。胤初迁，将筑室，忽见二人著玄冠，容貌甚伟，问胤曰：“君欲居此邪？”乃指一处云：“此中殊吉。”忽不复见，胤依其言而止焉。寻而山发洪水，树石皆倒拔，唯胤所居室岿然独存。元简乃命记室参军钟嵘作《瑞室颂》，刻石以旌之。及元简去郡，入山与胤别，送至都赐埭，去郡三里，因曰：“仆自弃人事，交游路断，自非降贵山藪，岂容复望城邑？此埭之游，于今绝矣。”执手涕零。

何氏过江，自晋司空充并葬吴西山。胤家世年皆不永，唯祖尚之至七十二。胤年登祖寿，乃移还吴，作《别山诗》一首，言甚凄怆。至吴，居虎丘西寺讲经论，学徒复随之，东境守宰经途者，莫不毕至。胤常禁杀，有虞人逐鹿，鹿径来趋胤，伏

而不动。又有异鸟如鹤，红色，集讲堂，驯狎如家禽焉。

初，开善寺藏法师与胤遇于秦望，后还都，卒于钟山。其死日，胤在般若寺，见一僧授胤香奩并函书，云“呈何居士”，言讫失所在。胤开函，乃是《大庄严论》，世中未有。又于寺内立明珠柱，乃七日七夜放光，太守何远以状启。昭明太子钦其德，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。

中大通三年，卒，年八十六。先是胤疾，妻江氏梦神人告之曰：“汝夫寿尽。既有至德，应获延期，尔当代之。”妻觉说焉，俄得患而卒，胤疾乃瘳。至是胤梦一神女并八十许人，并衣衾，行列至前，俱拜床下，觉又见之，便命营凶具。既而疾动，因不自治。

胤注《百法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各一卷，注《周易》十卷、《毛诗总集》六卷、《毛诗隐义》十卷、《礼记隐义》二十卷、《礼答问》五十五卷。

子撰，亦不仕，庐陵王辟为主簿，不就。

阮孝绪，字士宗，陈留尉氏人也。父彦之，宋太尉从事中郎。孝绪七岁，出后从伯胤之。胤之母周氏卒，有遗财百余万，应归孝绪，孝绪一无所纳，尽以归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，闻者咸叹异之。

幼至孝，性沉静，虽与儿童游戏，恒以穿池筑山为乐。年十三，遍通《五经》。十五，冠而见其父，彦之诫曰：“三加弥尊，人伦之始。宜思自勩，以庇尔躬。”答曰：“愿迹松子于瀛海，追许由于穹谷，庶保促生，以免尘累。”自是屏居一室，非定省未尝出户，家人莫见其面，亲友因呼为“居士”。外兄王晏贵显，屡至其门，孝绪度之必至颠覆，常逃匿不与相见。曾食酱美，问之，云是王家所得，便吐飧覆醢。及晏诛，其亲戚咸为之惧，孝绪曰：“亲而不党，何坐之及？”竟获免。

义师围京城，家贫无以爨，僮妾窃邻人樵以继火。孝绪知之，乃不食，更令撤屋而炊。所居室唯有一鹿床，竹树环绕。天监初，御史中丞任昉寻其兄履之，欲造而不敢，望而叹曰：“其室虽迹，其人甚远。”为名流所钦尚如此。

十二年，与吴郡范元琰俱征，并不到。陈郡袁峻谓之曰：“往者，天地闭，贤人隐；今世路已清，而子犹遁，可乎？”答曰：“昔周德虽兴，夷、齐不厌薇蕨；汉道方盛，黄、绮无闷山林。为仁由己，何关人世！况仆非往贤之类邪？”

后于钟山听讲，母王氏忽有疾，兄弟欲召之。母曰：“孝绪至性冥通，必当自到。”果心惊而返，邻里嗟异之。合药须得生人参，旧传钟山所出，孝绪躬历幽险，累日不值。忽见一鹿前行，孝绪感而随后，至一所遂灭，就视，果获此草。母得服之，遂愈。时皆叹其孝感所致。

时有善筮者张有道谓孝绪曰：“见子隐迹而心难明，自非考之龟蓍，无以验也。”及布卦，既揲五爻，曰：“此将为《咸》，应感之法，非嘉遁之兆。”孝绪曰：“安知后爻不为上九？”果成《遁卦》。有道叹曰：“此谓‘肥遁无不利。’象实应德，心迹并也。”孝绪曰：“虽获《遁卦》，而上九爻不发，升遐之道，便当高谢许生。”乃著《高隐传》，上自炎、黄，终于天监之末，斟酌分为三品，凡若干卷。又著论云：“夫至道之本，贵在为；圣人之迹，存乎拯弊。弊拯由迹，迹用有乖于本，本既无为，为非道之至。然不垂其迹，则世无以平；不究其本，则道实交丧。丘、旦将存其迹，故宜权晦其本；老、庄但明其本，亦宜深抑其迹。迹既可抑，数子所以有余；本方见晦，尼丘是故不足。非得一之士，阙彼明智；体二之徒，独怀鉴识。然圣已极照，反创其迹；贤未居宗，更言其本。良由迹须拯世，非圣不能；本实明理，在贤可照。若能体兹本迹，悟彼抑扬，

则孔、庄之意，其过半矣。”

南平元襄王闻其名，致书要之，不赴。孝绪曰：“非志骄富贵，但性畏庙堂。若使夔轸可骖，何以异夫驥驎。”

初，建武末，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，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。或以问孝绪，孝绪曰：“青溪皇家旧宅。齐为木行，东者木位，今东门自坏，木其衰矣。”

鄱阳忠烈王妃，孝绪之姊。王尝命驾，欲就之游，孝绪凿垣而逃，卒不肯见。诸甥岁时馈遗，一无所纳。人或怪之，答云：“非我始愿，故不受也。”

其恒所供养石像，先有损坏，心欲治补，经一夜忽然完复，众并异之。大同二年，卒，时年五十八。门徒谏其德行，谥曰文贞处士。所著《七录》等书二百五十卷，行于世。

陶弘景，字通明，丹阳秣陵人也。初，母梦青龙自怀而出，并见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，已而有娠，遂产弘景。幼有异操。年十岁，得葛洪《神仙传》，昼夜研寻，便有养生之志。谓人曰：“仰青云，睹白日，不觉为远矣。”及长，身長七尺四寸，神仪明秀，朗目疏眉，细形长耳。读书万余卷。善琴棋，工草隶。未弱冠，齐高帝作相，引为诸王侍读，除奉朝请。虽在殊门，闭影不交外物，唯以披阅为务。朝仪故事，多取决焉。

永明十年，上表辞禄，诏许之，赐以束帛。及发，公卿祖之于征虏亭，供帐甚盛，车马填咽，咸云宋、齐以来，未有斯事。朝野荣之。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。恒曰：“此山下是第八洞宫，名金坛华阳之天，周回一百五十里。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，来掌此山，故谓之茅山。”乃中山立馆，自号华阳隐居。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。遍历名山，寻访仙药。每经涧谷，必坐卧其间，吟咏盘桓，不能已已。时沈约为东阳郡守，高其志节，累书要之，不至。

弘景为人，圆通谦谨，出处冥会，心如明镜，遇物便了，言无烦舛，有亦辄觉。建武中，齐宜都王铿为明帝所害，其夜，弘景梦铿告别，因访其幽冥中事，多说秘异，因著《梦记》焉。

永元初，更筑三层楼，弘景处其上，弟子居其中，宾客至其下，与物遂绝，唯一家僮得侍其旁。特爱松风，每闻其响，欣然为乐。有时独游泉石，望见者以为仙人。性好著述，尚奇异，顾惜光景，老而弥笃。尤明阴阳五行，风角星算，山川地理，方图产物，医术本草。著《帝代年历》，又尝造浑天象，云“修道所须，非止史官是用”。义师平建康，闻议禅代，弘景援引图讖，数处皆成“梁”字，令弟子进之。高祖既早与之游，及即位后，恩礼逾笃，书问不绝，冠盖相望。

天监四年，移居积金东涧。善辟谷导引之法，年逾八十而有壮容。深慕张良之为人，云“古贤莫比”。曾梦佛授其菩提记，名为胜力菩萨。乃诣鄆县阿育王塔自誓，受五大戒。后太宗临南徐州，钦其风素，召至后堂，与谈论数日而去，太宗甚敬异之。大通初，令献二刀于高祖，其一名养胜，一名成胜，并为佳宝。大同二年，卒，时年八十五。颜色不变，屈申如恒。诏赠中散大夫，谥曰贞白先生，仍遣舍人监护丧事。弘景遗令薄葬，弟子遵而行之。

诸葛璩，字幼玟，琅邪阳都人，世居京口。璩幼事征士关康之，博涉经史，复师征士臧荣绪。荣绪著《晋书》，称璩有发擿之功，方之壶遂。

齐建武初，南徐州行事江祀荐璩于明帝曰：“璩安贫守道，悦《礼》敦《诗》，未尝投刺邦宰，曳裾府寺，如其简退，可以扬清厉俗。请辟为议曹从事。”帝许之，璩辞不去。陈郡谢朓为东海太守，教曰：“昔长孙东组，降龙丘之节；文举北轡，高通德之称。所以激贪立懦，式扬风范。处士诸葛璩，高风所

渐，结辙前修。岂怀珠披褐，韬玉待价？将幽贞独往，不事王侯者邪？闻事亲有啜菽之饗，就养寡藜蒸之给，岂得独享万钟，而忘兹五秉？可饷谷百斛。”天监中，太守萧琛、刺史安成王秀、鄱阳王恢并礼异焉。璩丁母忧毁瘠，恢累加存问。服阕，举秀才，不就。

璩性勤于诲诱，后生就学者日至，居宅狭陋，无以容之，太守张友为起讲舍。璩处身清正，妻子不见喜愠之色。旦夕孜孜，讲诵不辍，时人益以此宗之。七年，高祖敕问太守王份，份即具以实对，未及征用，是年卒于家。璩所著文章二十卷，门人刘暉集而录之。

沈顛，字处默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父坦之，齐都官郎。

顛幼清静有至行，慕黄叔度、徐孺子之为人。读书不为章句，著述不尚浮华。常独处一室，人罕见其面。顛从叔勃，贵显齐世，每还吴兴，宾客填咽，顛不至其门。勃就之，顛送迎不越于阃。勃叹息曰：“吾乃今知贵不如贱。”

俄征为南郡王左常侍，不就。顛内行甚修，事母兄弟孝友，为乡里所称慕。永明三年，征著作郎；建武二年，征太子舍人，俱不赴。永元二年，又征通直郎，亦不赴。顛素不治家产，值齐末兵荒，与家人并日而食。或有馈其梁肉者，闭门不受。唯以樵采自资，怡怡然恒不改其乐。天监四年，大举北伐，订民丁。吴兴太守柳恽以顛从役，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，恽大惭，厚礼而遣之。其年卒于家。所著文章数十篇。

刘慧斐，字文宣，彭城人也。少博学，能属文，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参军。尝还都，途经寻阳，游于匡山，过处士张孝秀，相得甚欢，遂有终焉之志。因不仕，居于东林寺。又于山北构园一所，号曰离垢园，时人乃谓为离垢先生。

慧斐尤明释典，工篆隶，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，常所诵

者百余卷。昼夜行道，孜孜不怠，远近钦慕之。太宗临江州，遗以几杖。论者云：自远法师没后，将二百年，始有张、刘之盛矣。世祖及武陵王等书问不绝。大同二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九。

范元琰，字伯珪，吴郡钱唐人也。祖悦之，太学博士征，不至。父灵瑜，居父忧，以毁卒。元琰时童孺，哀慕尽礼，亲党异之。及长好学，博通经史，兼精佛义。然性谦敬，不以所长骄人。家贫，唯以园蔬为业。尝出行，见人盗其菜，元琰遽退走，母问其故，具以实答。母问盗者为谁，答曰：“向所以退，畏其愧耻。今启其名，愿不泄也。”于是母子秘之。或有涉沟盗其笋者，元琰因伐木为桥以渡之。自是盗者大惭，一乡无复草窃。居常不出城市，独坐如对严宾，见之者莫不改容正色。沛国刘 献深加器异，尝表称之。齐建武二年，始征为安北参军事，不赴。天监九年，县令管慧辨上言义行，扬州刺史、临川王宏辟命，不至。十年，王拜表荐焉，竟未征。其年卒于家，时年七十。

刘訐，字彦度，平原人也。父灵真，齐武昌太守。訐幼称纯孝，数岁，父母继卒，訐居丧，哭泣孺慕，几至灭性，赴吊者莫不伤焉。后为伯父所养，事伯母及昆姊，孝友笃至，为宗族所称。自伤早孤，人有误触其讳者，未尝不感结流涕。长兄洁为之娉妻，克日成婚，訐闻而逃匿，事息乃还。本州刺史张稷辟为主簿，不就。主者檄召，

訐乃挂檄于树而逃。

訐善玄言，尤精释典。曾与族兄刘高 听讲于钟山诸寺，因共卜筑宋熙寺东涧，有终焉之志。天监十七年，卒于高 舍，时年三十一。临终，执高 手曰：“气绝便敛，敛毕即埋，灵筵一不须立，勿设飧祀，无求继嗣。”高 从而行之。宗人至友相与刊石立铭，谥曰玄贞处士。

刘高，字士光，訏族兄也。祖乘民，宋冀州刺史；父闻慰，齐正员郎。世为二千石，皆有清名。高幼有识慧，四岁丧父，与群儿同处，独不戏弄。六岁诵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，意所不解，便能问难。十一，读《庄子·逍遥篇》，曰：“此可解耳。”客因问之，随问而答，皆有情理，家人每异之。及长，博学有文才，不娶不仕，与族弟訏并隐居求志，遨游林泽，以山水书籍相娱而已。常欲避人世，以母老不忍违离，每随兄霁、杳从宦。少时好施，务周人之急，人或遗之，亦不距也。久而叹曰：“受人者必报，不则有愧于人。吾固无以报人，岂可常有愧乎？”

天监十七年，无何而著《革终论》。其辞曰：

死生之事，圣人罕言之矣。孔子曰：“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知鬼神之情状，与天地相似而不违。”其言约，其旨妙，其事隐，其意深，未可以臆断，难得而精核，聊肆狂瞽，请试言之。

夫形虑合而为生，魂质离而称死；合则起，动则离，离则休寂。当其动也，人皆知其神；及其寂也，物莫测其所趣。皆知则不言而义显，莫测则逾辩而理微。是以勋、华旷而莫陈，姬、孔抑而不说，前达往贤，互生异见。季札云：“骨肉归于土，魂气无不之。”庄周云：“生为徭役，死为休息。”寻此二说，如或相反。何者？气无不之，神有也；死为休息，神无也。原宪云：“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；殷人用祭器，示人有知也；周人兼用之，示民疑也。”考之记籍，验之前志，有无之辩，不可历言。若稽诸内教，判乎释部，则诸子之言可寻，三代之礼无越。何者？神为生本，形为生具。死者神离此具，而即非彼具也。虽死者不可复反，而精灵递变，未尝灭绝。当其离此之日，识用廓然，故夏后明器，示其弗反。即彼之时，魂灵知

灭，故殷人祭器，显其犹存。不存则合乎庄周，犹存则同乎季札，各得一隅，无伤厥义。设其实也，则亦无，故周人有兼用之礼，尼父发游魂之唱，不其然乎？若废偏携之论，探中途之旨，则不仁不智之讥，于是乎可息。

夫形也者，无知之质也；神也者，有知之性也。有知不独存，依无知以自立，故形之于神，逆旅之馆耳。及其死也，神去此而适彼也。神已去此，馆何用存？速朽得理也。神已适彼，祭何所祭？祭则失理。而姬、孔之教不然者，其有以乎！盖礼乐之兴，出于浇薄，俎豆缀兆，生于俗弊。施灵筵，陈棺槨，设馈奠，建丘陇，盖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，夫何补于已迁之神乎？故上古衣之以薪，弃之中野，可谓尊卢、赫胥、皇雄、炎帝蹈于失理哉？是以子羽沉川，汉伯方圻，文楚黄壤，士安麻索。此四子者，得理也，忘教也。若从四子而游，则平生之志得矣。

然积习生常，难卒改革，一朝肆志，傥不见从。今欲剪截烦厚，务存俭易；进不裸尸，退异常俗；不伤存者之念，有合至人之道。孔子云：“敛首足形，还葬而无槨。”斯亦贫者之礼也，余何陋焉？且张奂止用幅巾，王肃唯盥手足，范冉殓毕便葬，奚珍无设筵几，文度故舟为槨，子廉牛车载柩，叔起诚绝坟陇，康成使无卜吉。此数公者，尚或如之；况于吾人，而当华泰！今欲仿佛景行，以为轨则，傥合中庸之道，庶免徒费之讥。气绝不须复魂，盥洗而敛。以一千钱市治棺、单故裙衫、衣巾枕履。此外送往之具，棺中常物，及余阁之祭，一不得有所施。世多信李、彭之言，可谓惑矣。余以孔、释为师，差无此惑。敛讫，载以露车，归于旧山，随得一地，地足为坎，坎足容棺，不须砖甃，不劳封树，勿设祭飧，勿置几筵，无用茅君之虚座，伯夷之杵水。其蒸尝继嗣，言象所绝，事止余身，

无伤世教。家人长幼，内外姻戚，凡厥友朋，爰及寓所，咸愿成余之志，幸勿夺之。

明年疾卒，时年三十二。

高 幼时尝独坐空室，有一老公至门，谓高 曰：“心力勇猛，能精死生；但不得久滞一方耳。”因弹指而去。高 既长，精心学佛。有道人释宝志者，时人莫测也，遇高 于兴皇寺，惊起曰：“隐居学道，清净登佛。”如此三说。高 未死之春，有人为其庭中栽柿，高 谓兄子弇曰：“吾不见此实，尔其勿言。”至秋而亡，人以为知命。亲故诔其行迹，谥曰贞节处士。

庾诜，字彦宝，新野人也。幼聪警笃学，经史百家无不该综，纬候书射，棋鼈机巧，并一时之绝。而性托夷简，特爱林泉。十亩之宅，山池居半。蔬食弊衣，不治产业。尝乘舟从田舍还，载米一百五十石，有人寄载三十石。既至宅，寄载者曰：“君三十斛，我百五十石。”诜默然不言，恣其取足。邻人有被诬为盗者，被治劾，妄款，诜矜之，乃以书质钱二万，令门生诈为其亲，代之酬备。邻人获免，谢诜，诜曰：“吾矜天下无辜，岂期谢也。”其行多如此类。

高祖少与诜善，雅推重之。及起义，署为平西府记室参军，诜不屈。平生少所游狎，河东柳惲欲与之交，诜距而不纳。后湘东王临荆州，板为镇西府记室参军，不就。普通中，诏曰：“明扬振滞，为政所先；旌贤求士，梦伫斯急。新野庾诜，止足栖退，自事却扫，经史文艺，多所贯习；颍川庾承先，学通黄、老，该涉释教；并不竞不营，安兹枯槁，可以镇躁敦俗。诜可黄门侍郎，承先可中书侍郎。勒州县时加敦遣，庶能屈志，方冀盐梅。”诜称疾不赴。

晚年以后，尤遵释教。宅内立道场，环绕礼忏，六时不辍。

诵《法华经》，每日一遍。后夜中忽见一道人，自称愿公，容止甚异，呼诜为上行先生，授香而去。中大通四年，因昼寝，忽惊觉曰：“愿公复来，不可久住。”颜色不变，言终而卒，时年七十八。举室咸闻空中唱“上行先生已生弥净域矣”。高祖闻而下诏曰：“旌善表行，前王所敦。新野庾诜，荆山珠玉，江陵杞梓，静侯南度，固有名德，独贞苦节，孤芳素履。奄随运往，恻怆于怀。宜谥贞节处士，以显高烈。”诜所撰《帝历》二十卷、《易林》二十卷、续伍端休《江陵记》一卷、《晋朝杂事》五卷、《总抄》八十卷，行于世。

子曼倩，字世华，亦早有令誉。世祖在荆州，辟为主簿，迁中录事。每出，世祖常目送之，谓刘之遴曰：“荆南信多君子，虽美归田凤，清属桓阶，赏德标奇，未过此子。”后转谘议参军，所著《丧服仪》、《文字体例》、《庄老义疏》，注《算经》及《七曜历术》，并所制文章，凡九十五卷。

子季才，有学行。承圣中，仕至中书侍郎。江陵陷，随例入关。

张孝秀，字文逸，南阳宛人也。少仕州为治中从事史。遭母忧，服阕，为建安王别驾。顷之，遂去职归山，居于东林寺。有田数十顷，部曲数百人，率以力田，尽供山众，远近归慕，赴之如市。孝秀性通率，不好浮华，常冠谷皮巾，躡蒲履，手执并榈皮麈尾。服寒食散，盛冬能卧于石。博涉群书，专精释典。善谈论，工隶书，凡诸艺能，莫不明习。普通三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二，室中皆闻有非常香气。太宗闻，甚伤悼焉，与刘慧斐书，述其贞白云。

庾承先，字子通，颍川 焉陵人也。少沉静有志操，是非不涉于言，喜愠不形于色，人莫能窥也。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，强记敏识，出于群辈。玄经释典，靡不该悉；九流《七略》，咸

所精练。郡辟功曹不就，乃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。晚以弟疾还乡里，遂居于土台山。鄱阳忠烈王在州，钦其风味，要与游处。又令讲《老子》，远近名僧，咸来赴集，论难锋起，异端竞至，承先徐相酬答，皆得所未闻。忠烈王尤加钦重，征州主簿；湘东王闻之，亦板为法曹参军；并不赴。

中大通三年，庐山刘慧斐至荆州，承先与之有旧，往从之。荆陕学徒，因请承先讲《老子》。湘东王亲命驾临听，论议终日，深相赏接。留连月余日，乃还山。王亲祖道，并赠篇什，隐者美之。其年卒，时年六十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世之诬处士者，多云纯盗虚名而无适用，盖有负其实者。若诸葛璩之学术，阮孝绪之簿阅，其取进也岂难哉？终于隐居，固亦性而已矣。

## 列传第四十六

### 止足

顾宪之 陶季直 萧视素

《易》曰：“亢之为言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。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《传》曰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然则不知夫进退，不达乎止足，殆辱之累，期月而至矣。古人之进也，以康世济务也，以弘道厉俗也。然其进也，光宠夷易，故愚夫之所干没；其退也，苦节艰贞，故庸曹之所忌憚。虽祸败危亡，陈乎耳目，而轻举高蹈，寡乎前史。汉世张良功成身退，病卧却粒，比于乐毅、范蠡至乎颠狈，斯为优矣。其后薛广德及二疏等，去就以礼，有可称焉。鱼豢《魏略·知足传》方田、徐于管、胡，则其道本异，谢灵运《晋书·止足传》，先论晋世文士之避乱者，殆非其人；唯阮思旷遗荣好遁，远殆辱矣。《宋书·止足传》有羊欣、王微，咸其流亚。齐时沛国刘 献，字子珪，辞禄怀道，栖迟养志，不戚戚于贫贱，不耽耽于富贵，儒行之高者也。梁有天下，小人道消，贤士大夫相招在位，其量力守志，则当世罔闻，时或有致事告老，或有寡志少欲，国史书之，亦以为《止足传》云。

顾宪之，字士思，吴郡吴人也。祖抃之，宋镇军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宪之未弱冠，州辟议曹从事，举秀才，累迁太子舍人、

尚书比部郎、抚军主簿。元徽中，为建康令。时有盗牛者，被主所认，盗者亦称己牛，二家辞证等，前后令莫能决。宪之至，覆其状，谓二家曰：“无为多言，吾得之矣。”乃令解牛，任其所去，牛径还本宅，盗者始伏其辜。发奸擿伏，多如此类，时人号曰神明。至于权要请托，长吏贪残，据法直绳，无所阿纵。性又清俭，强力为政，甚得民和。故京师饮酒者得醇旨，辄号为“顾建康”，言醕清且美焉。

迁车骑功曹、晋熙王友。齐高帝执政，以为骠骑录事参军，迁太尉西曹掾。齐台建，为中书侍郎。齐高帝即位，除衡阳内史。先是，郡境连岁疾疫，死者太半，棺木尤贵，悉裹以苇席，弃之路傍。宪之下车，分告属县，求其亲党，悉令殡葬。其家人绝灭者，宪之为出公禄，使纲纪营护之。又土俗，山民有病，辄云先人为祸，皆开冢剖棺，水洗枯骨，名为除祟。宪之晓喻，为陈生死之别，事不相由，风俗遂改。时刺史王奂新至，唯衡阳独无讼者，乃叹曰：“顾衡阳之化至矣。若九郡率然，吾将何事！”

还为太尉从事中郎。出为东中郎长史、行会稽郡事。山阴人吕文度有宠于齐武帝，于余姚立邸，颇纵横。宪之至郡，即表除之。文度后还葬母，郡县争赴吊，宪之不与相闻。文度深衔之，卒不能伤也。迁南中郎巴陵王长史，加建威将军、行婺州事。时司徒、竟陵王于宣城、临成、定陵三县界立屯，封山泽数百里，禁民樵采，宪之固陈不可，言甚切直。王答之曰：“非君无以闻此德音。”即命无禁。

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尚书吏部郎中。宋世，其祖凯之尝为吏部，于庭植嘉树，谓人曰：“吾为宪之种耳。”至是，宪之果为此职。出为征虏长史、行南兖州事，遭母忧。服阕，建武中，复除给事黄门侍郎，领步兵校尉。未拜，仍迁太子中庶子，

领吴邑中正。出为宁朔将军、临川内史；未赴，改授辅国将军、晋陵太守。顷之遇疾，陈解还乡里。永元初，征为廷尉，不拜，除豫章太守。有贞妇万晞者，少孀居无子，事舅姑尤孝，父母欲夺而嫁之，誓死不许，宪之赐以束帛，表其节义。

中兴二年，义师平建康，高祖为扬州牧，征宪之为别驾从事史。比至，高祖已受禅，宪之风疾渐笃，固求还吴。天监二年，就家授太中大夫。宪之虽累经宰郡，资无担石。及归，环堵，不免饥寒。八年，卒于家，年七十四。临终为制，以敕其子曰：

夫出生入死，理均昼夜。生既不知所从来，死亦安识所往。延陵所云“精气上归于天，骨肉下归于地，魂气则无所不之”，良有以也。虽复茫昧难征，要若非妄。百年之期，迅若驰隙。吾今豫为终制，瞑目之后，念并遵行，勿违吾志也。

庄周、澹台，达生者也；王孙、士安，矫俗者也。吾进不及达，退无所矫。常谓中都之制，允理愜情。衣周于身，示不违礼；棺周于衣，足以蔽臭。入棺之物，一无所须。载以輶车，覆以粗布，为使人勿恶也。汉明帝天子之尊，犹祭以杆水脯糗；范史云烈士之高，亦奠以寒水干饭。况吾卑庸之人，其可不节衷也？丧易宁戚，自是亲亲之情；礼奢宁俭，差可得由吾意。不须常施灵筵，可止设香灯，使致哀者有凭耳。朔望祥忌，可权安小床，暂设几席，唯下素馔，勿用牲牢。蒸尝之祠，贵贱罔替。备物难办，多致疏忽。祠先人自有旧典，不可有阙。自吾以下，祠止用蔬食时果，勿同于上世也。示令子孙，四时不忘其亲耳。孔子云：“虽菜羹瓜祭，必齐如也。”本贵诚敬，岂求备物哉？

所著诗、赋、铭、赞并《衡阳郡记》数十篇。

陶季直，丹阳秣陵人也。祖愨祖，宋广州刺史。父景仁，

中散大夫。季直早慧，愍祖甚爱异之。愍祖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，令诸孙各取，季直时甫四岁，独不取。人问其故，季直曰：“若有赐，当先父伯，不应度及诸孙，是故不取。”愍祖益奇之。五岁丧母，哀若成人。初，母未病，令于外染衣；卒后，家人始赎，季直抱之号恸，闻者莫不酸感。

及长，好学，淡于荣利。起家桂阳王国侍郎、北中郎镇西行参军，并不起，时人号曰“聘君”。父忧服阕，尚书令刘秉领丹阳尹，引为后军主簿、领郡功曹。出为望蔡令，顷之以病免。时刘秉、袁粲以齐高帝权势日盛，将图之，秉素重季直，欲与之定策。季直以袁、刘儒者，必致颠殒，固辞不赴。俄而秉等伏诛。

齐初，为尚书比部郎，时褚渊为尚书令，与季直素善，频以为司空司徒主簿，委以府事。渊卒，尚书令王俭以渊有至行，欲谥为文孝公，季直请曰：“文孝是司马道子谥，恐其人非具美，不如文简。”俭从之。季直又请俭为渊立碑，终始营护，甚有吏节，时人美之。

迁太尉记室参军。出为冠军司马、东莞太守，在郡号为清和。还除散骑侍郎，领左卫司马，转镇西谘议参军。齐武帝崩，明帝作相，诛锄异己，季直不能阿意，明帝颇忌之，乃出为辅国长史、北海太守。边职上佐，素士罕为之者。或劝季直造门致谢，明帝既见，便留之，以为骠骑谘议参军，兼尚书左丞。仍迁建安太守，政尚清静，百姓便之。还为中书侍郎，迁游击将军、兼廷尉。

梁台建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常称仕至二千石，始愿毕矣，无为务人间之事，乃辞疾还乡里。天监初，就家拜太中大夫。高祖曰：“梁有天下，遂不见此人。”十年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五。季直素清苦绝伦，又屏居十余载，及死，家徒四壁，子

孙无以殓敛，闻者莫不伤其志焉。

萧视素，兰陵人也。祖思话，宋征西仪同三司；父惠明，吴兴太守；皆有盛名。视素早孤贫，为叔父惠休所收恤。起家为齐司徒法曹行参军，迁著作佐郎、太子舍人、尚书三公郎。永元末，为太子洗马。梁台建，高祖引为中尉骠骑记室参军。天监初，为临川王友，复为太子中舍人、丹阳尹丞。初拜，高祖赐钱八万，视素一朝散之亲友。又迁司徒左西属、南徐州治中。

性静退，少嗜欲，好学，能清言，荣利不关于口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在人间及居职，并任情通率，不自矜高，天然简素，士人以此咸敬之。及在京口，便有终焉之志，乃于摄山筑室。会征为中书侍郎，遂辞不就，因还山宅，独居屏事，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。妻，太尉王俭女，久与别居，遂无子。八年，卒。亲故迹其事行，谥曰贞文先生。

史臣曰：顾宪之、陶季直，引年者也，萧视素则宦情鲜焉。比夫怀禄耽宠，婆娑人世，则殊间矣。

## 列传第四十七

### 良吏

庾萼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孙谦 伏茆 何远

昔汉宣帝以为“政平讼理，其惟良二千石乎！”前史亦云：“今之郡守，古之诸侯也。”故长吏之职，号为亲民，是以导德齐礼，移风易俗，咸必由之。齐末昏乱，政移群小，赋调云起，徭役无度。守宰多倚附权门，互长贪虐，掊克聚敛，侵愁细民，天下摇动，无所厝其手足。高祖在田，知民疾苦，及梁台建，仍下宽大之书，昏时杂调，咸悉除省，于是四海之内，始得息肩。逮践皇极，躬览庶事，日昃听政，求民之瘼。乃命輶轩以省方俗，置肺石以达穷民，务加隐恤，舒其急病。元年，始去人货，计丁为布；身服浣濯之衣，御府无文饰，宫掖不过绫彩，无珠玑锦绣；太官撤牢馔，每日膳菜蔬，饮酒不过三盏——以俭先海内。每选长吏，务简廉平，皆召见御前，亲勸治道。始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，左民侍郎刘勰为晋安太守，溉等居官，并以廉洁著。又著令：小县有能，迁为大县；大县有能，迁为二千石。于是山阴令丘仲孚治有异绩，以为长沙内史；武康令何远清公，以为宣城太守。剖符为吏者，往往承风焉。若新野庾萼诸任职者，以经术润饰吏政，或所居流惠，或去后见思，盖后来之良吏也。缀为《良吏篇》云。

庾荜，字休野，新野人也。父深之，宋应州刺史。荜年十岁，遭父忧，居丧毁瘠，为州党所称。弱冠，为州迎主簿，举秀才，累迁安西主簿、尚书殿中郎、骠骑功曹史。博涉群书，有口辩。齐永明中，与魏和亲，以荜兼散骑常侍报使，还拜散骑侍郎，知东宫管记事。

郁林王即位废，掌中书诏诰，出为荆州别驾。仍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复为州别驾。前后纲纪，皆致富饶。荜再为之，清身率下，杜绝请托，布被蔬食，妻子不免饥寒。明帝闻而嘉焉，手敕褒美，州里荣之。迁司徒谘议参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高祖平京邑，霸府建，引为骠骑功曹参军，迁尚书左丞。出为辅国长史、会稽郡丞、行郡府事。时承凋弊之后，百姓凶荒，所在谷贵，米至数千，民多流散，荜抚循甚有治理。唯守公禄，清节逾厉，至有经日不举火。太守、襄阳王闻而馈之，荜谢不受。天监元年，卒，停尸无以殓，柩不能归。高祖闻之，诏赐绢百匹、米五十斛。

初，荜为西楚望族，早历显官，乡人乐藹有干用，素与荜不平，互相陵竞。藹事齐豫章王嶷，嶷薨，藹仕不得志，自步兵校尉求助戍归荆州，时荜为州别驾，益忽藹。及高祖践阼，藹以西朝勋为御史中丞，荜始得会稽行事，既耻之矣；会职事微有谴，高祖以藹其乡人也，使宣旨诲之，荜大愤，故发病卒。

沈瑀，字伯瑜，吴兴武康人也。叔父昶，事宋建平王景素，景素谋反，昶先去之；及败，坐系狱，瑀诣台陈请，得免罪，由是知名。起家州从事、奉朝请。尝诣齐尚书右丞殷洌，洌与语及政事，甚器之，谓曰：“观卿才干，当居吾此职。”司徒、竟陵王子良闻瑀名，引为府参军，领扬州部传从事。时建康令沈徽孚恃势陵瑀，瑀以法绳之，众惮其强。子良甚相知赏，虽家事皆以委瑀。子良薨，瑀复事刺史、始安王遥光。尝被使上

民丁，速而无怨。遥光谓同使曰：“尔何不学沈瑀所为？”乃令专知州狱事。湖熟县方山埭高峻，冬月，公私行侣以为艰难，明帝使瑀行治之。瑀乃开四洪，断行客就作，三日立办。扬州书佐私行，诈称州使，不肯就作，瑀鞭之三十。书佐归诉遥光，遥光曰：“沈瑀必不枉鞭汝。”覆之，果有诈。明帝复使瑀筑赤山塘，所费减材官所量数十万，帝益善之。永泰元年，为建德令，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、四株柿及梨栗，女丁半之，人咸欢悦，顷之成林。

去官还京师，兼行选曹郎。随陈伯之军至江州，会义师围郢城，瑀说伯之迎高祖。伯之泣曰：“余子在都，不得出城，不能不爱之。”瑀曰：“不然，人情凶凶，皆思改计，若不早图，众散难合。”伯之遂举众降，瑀从在高祖军中。

初，瑀在竟陵王家，素与范云善。齐末，尝就云宿，梦坐屋梁柱上，仰见天中有字曰“范氏宅”。至是，瑀为高祖说之。高祖曰：“云得不死，此梦可验。”及高祖即位，云深荐瑀，自暨阳令擢兼尚书右丞。时天下初定，陈伯之表瑀催督运转，军国获济，高祖以为能。迁尚书驾部郎，兼右丞如故。瑀荐族人沈僧隆、僧照有吏干，高祖并纳之。

以母忧去职，起为振武将军、余姚令。县大姓虞氏千余家，请谒如市，前后令长莫能绝。自瑀到，非讼所通，其有至者，悉立之阶下，以法绳之。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，子弟纵横，递相庇廕，厚自封植，百姓甚患之。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，少者补县僮，皆号泣道路，自是权右屏迹。瑀初至，富吏皆鲜衣美服，以自彰别。瑀怒曰：“汝等下县吏，何自拟贵人耶？”悉使著芒屨粗布，侍立终日，足有蹉跌，辄加榜捶。瑀微时，尝自至此鬻瓦器，为富人所辱，故因以报焉，由是士庶骇怨。然瑀廉白自守，故得遂行其志。

后王师北伐，征瑀为建威将军，督运漕，寻兼都水使者。顷之，迁少府卿。出为安南长史、寻阳太守。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笃，瑀行府州事。景宗卒，仍为信威萧颖达长史，太守如故。瑀性倔强，每忤颖达，颖达衔之。天监八年，因入谏事，辞又激厉，颖达作色曰：“朝廷用君作行事耶？”瑀出，谓人曰：“我死而后已，终不能倾侧面从。”是日，于路为盗所杀，时年五十九，多以为颖达害焉。子续累讼之，遇颖达亦寻卒，事遂不穷竟。续乃布衣蔬食终其身。

范述曾，字子玄，吴郡钱唐人也。幼好学，从余杭吕道惠受《五经》，略通章句。道惠学徒常有百数，独称述曾曰：“此子必为王者师。”齐文惠太子、竟陵文宣王幼时，高帝引述曾为之师友。起家为宋晋熙王国侍郎。齐初，至南郡王国郎中令，迁尚书主客郎、太子步兵校尉，带开阳令。述曾为人謇谔，在宫多所谏争，太子虽不能全用，然亦弗之罪也。竟陵王深相器重，号为“周舍”。时太子左卫率沈约亦以述曾方汲黯。以父母年老，乞还就养，乃拜中散大夫。

明帝即位，除游击将军，出为永嘉太守。为政清平，不尚威猛，民俗便之。所部横阳县，山谷险峻，为逋逃所聚，前后二千石讨捕莫能息。述曾下车，开示恩信，凡诸凶党，浹负而出，编户属籍者二百余家。自是商贾流通，居民安业。在郡励志清白，不受馈遗，明帝闻甚嘉之，下诏褒美焉。征为游击将军。郡送故旧钱二十余万，述曾一无所受。始之郡，不将家属；及还，吏无荷担者。民无老少，皆出拜辞，号哭闻于数十里。

东昏时，拜中散大夫，还乡里。高祖践阼，乃轻舟出诣阙，仍辞还东。高祖诏曰：“中散大夫范述曾，昔在齐世，忠直奉主，往莅永嘉，治身廉约，宜加礼秩，以厉清操。可太中大夫，赐绢二十匹。”述曾生平得奉禄，皆以分施。及老，遂壁立无

所资。以天监八年卒，时年七十九。注《易文言》，著杂诗赋数十篇。

丘仲孚，字公信，吴兴乌程人也。少好学，从祖灵鞠有人伦之鉴，常称为千里驹也。齐永明初，选为国子生，举高第，未调，还乡里。家贫，无以自资，乃结群盗，为之计画，劫掠三吴。仲孚聪明有智略，群盗畏而服之，所行皆果，故亦不发。太守徐嗣召补主簿，历扬州从事、太学博士、于湖令，有能名。太守吕文显当时幸臣，陵诋属县，仲孚独不为之屈。以父丧去职。

明帝即位，起为烈武将军、曲阿令。值会稽太守王敬则举兵反，乘朝廷不备，反间始至，而前锋已届曲阿。仲孚谓吏民曰：“贼乘胜虽锐，而乌合易离。今若收船舰，凿长岗埭，泄渎水以阻其路，得留数日，台军必至，则大事济矣。”敬则军至，值渎涸，果顿兵不得进，遂败散。仲孚以距守有功，迁山阴令，居职甚有声称，百姓为之谣曰：“二傅沈刘，不如一丘。前世傅琰父子、沈宪、刘玄明，相继宰山阴，并有政绩，言仲孚皆过之也。”

齐末政乱，颇有赃贿，为有司所举，将收之，仲孚窃逃，径还京师诣阙，会赦，得不治。高祖践阼，复为山阴令。仲孚长于拨烦，善适权变，吏民敬服，号称神明，治为天下第一。

超迁车骑长史、长沙内史，视事末期，征为尚书右丞，迁左丞，仍擢为卫尉卿，恩任甚厚。初起双阙，以仲孚领大匠。事毕，出为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迁云麾长史、江夏太守，行郢州府事，遭母忧，起摄职。坐事除名，复起为司空参军。俄迁豫章内史，在郡更励清节。顷之，卒，时年四十八。诏曰：“豫章内史丘仲孚，重试大邦，责以后效，非直悔吝云亡，实亦政绩克举。不幸殒丧，良以伤恻。可赠给事黄门侍郎。”

仲孚丧将还，豫章老幼号哭攀送，车轮不得前。

仲孚为左丞，撰《皇典》二十卷、《南宫故事》百卷，又撰《尚书具事杂仪》，行于世焉。

孙谦，字长逊，东莞莒人也。少为亲人赵伯符所知。谦年十七，伯符为豫州刺史，引为左军行参军，以治干称。父忧去职，客居历阳，躬耕以养弟妹，乡里称其敦睦。宋江夏王义恭闻之，引为行参军，历仕大司马、太宰二府。出为句容令，清慎强记，县人号为神明。

泰始初，事建安王休仁，休仁以为司徒参军，言之明帝，擢为明威将军、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。郡居三峡，恒以威力镇之。谦将述职，敕募千人自随。谦曰：“蛮夷不宾，盖待之失节耳。何烦兵役，以为国费。”固辞不受。至郡，布恩惠之化，蛮獠怀之，竞饷金宝，谦慰喻而遣，一无所纳。及掠得生口，皆放还家。俸秩出吏民者，悉原除之。郡境翕然，威信大著。视事三年，征还为抚军中兵参军。元徽初，迁梁州刺史，辞不赴职，迁越骑校尉、征北司马府主簿。建平王将称兵，患谦强直，托事遣使京师，然后作乱。及建平诛，迁左军将军。

齐初，为宁朔将军、钱唐令，治烦以简，狱无系囚。及去官，百姓以谦在职不受饷遗，追载缣帛以送之，谦却不受。每去官，辄无私宅，常借官空车厩居焉。永明初，为冠军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坐被代辄去郡，系尚方。顷之，免为中散大夫。明帝将废立，欲引谦为心膂，使兼卫尉，给甲仗百人，谦不愿处际会，辄散甲士，帝虽不罪，而弗复任焉。出为南中郎司马。东昏永元元年，迁□□大夫。

天监六年，出为辅国将军、零陵太守，已衰老，犹强力为政，吏民安之。先是，郡多虎暴，谦至绝迹。及去官之夜，虎即害居民。谦为郡县，常勤劝课农桑，务尽地利，收入常多于

邻境。九年，以年老，征为光禄大夫。既至，高祖嘉其清洁，甚礼异焉。每朝见，犹请剧职自效。高祖笑曰：“朕使卿智，不使卿力。”十四年，诏曰：“光禄大夫孙谦，清慎有闻，白首不怠，高年旧齿，宜加优秩。可给亲信二十人，并给扶。”

谦自少及老，历二县五郡，所在廉洁。居身俭素，床施蓬除屏风，冬则布被莞席，夏日无帟帐，而夜卧未尝有蚊蚋，人多异焉。年逾九十，强壮如五十者，每朝会，辄先众到公门。力于仁义，行己过人甚远。从兄灵庆常病寄于谦，谦出行还问起居。灵庆曰：“向饮冷热不调，即时犹渴。”谦退遣其妻。有彭城刘融者，行乞疾笃无所归，友人舆送谦舍，谦开厅事以待之。及融死，以礼殡葬之。众咸服其行义。十五年，卒官，时年九十二。诏赙钱三万、布五十匹。高祖为举哀，甚悼惜之。

谦从子廉，便辟巧宦。齐时已历大县，尚书右丞。天监初，沈约、范云当朝用事，廉倾意奉之。及中书舍人黄睦之等，亦尤所结附。凡贵要每食，廉必日进滋旨，皆手自煎调，不辞勤剧，遂得为列卿、御史中丞、晋陵、吴兴太守。时广陵高爽有险薄才，客于廉，廉委以文记，爽尝有求不称意，乃为履谜以喻廉曰：“刺鼻不知嚏，蹋面不知瞋，啮齿作步数，持此得胜人。”讥其不计耻辱，以此取名位也。

伏恒，字玄耀，曼容之子也。幼传父业，能言玄理，与乐安任昉、彭城刘曼俱知名。起家齐奉朝请，仍兼太学博士，寻除东阳郡丞，秩满为鄞令。时曼容已致仕，故频以外职处恒，令其得养焉。齐末，始为尚书都官郎，仍为卫军记室参军。

高祖践阼，迁国子博士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为车骑谘议参军，累迁司空长史、中书侍郎、前军将军、兼《五经》博士，与吏部尚书徐勉、中书侍郎周舍，总知五礼事。出为永阳内史，在郡清洁，治务安静。郡民何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诣州言状，

湘州刺史以闻。诏勘有十五事为吏民所怀，高祖善之，征为新安太守。在郡清恪，如永阳时。民赋税不登者，辄以太守田米助之。郡多麻苳，家人乃至无以为绳，其厉志如此。属县始新、遂安、海宁，并同时生为立祠。

征为国子博士，领长水校尉。时始兴内史何远累著清绩，高祖诏擢为黄门侍郎，俄迁信武将军、监吴郡。恒自以名辈素在远前，为吏俱称廉白，远累见擢，恒迁阶而已，意望不满，多托疾居家。寻求假到东阳迎妹丧，因留会稽筑宅，自表解，高祖诏以为豫章内史，恒乃出拜。治书侍御史虞爵奏曰：

臣闻失忠与信，一心之道以亏；貌是情非，两观之诛宜及。未有陵犯名教，要冒君亲，而可纬俗经邦者也。风闻豫章内史伏恒，去岁启假，以迎妹丧为解，因停会稽不去。入东之始，货宅卖车。以此而推，则是本无还意。恒历典二邦，少免贪浊，此自为政之本，岂得称功。常谓人才品望，居何远之右，而远以清公见擢，名位转隆，恒深诽怨，形于辞色，兴居叹咤，寤寐失图。天高听卑，无私不照。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诏曰：“国子博士、领长水校尉伏恒，为政廉平，宜加将养，勿使恚望，致亏士风。可豫章内史。”岂有人臣奉如此之诏，而不亡魂破胆，归罪有司；擢发抽肠，少自论谢？而循奉傲然，了无异色。恒识见所到，足达此旨，而冒宠不辞，吝斯苟得，故以士流解体，行路沸腾，辩迹求心，无一可恕。窃以恒踉蹌落魄，三十余年，皇运勃兴，咸与维始，除旧布新，濯之江汉，一纪之间，三世隆显。曾不能少怀感激，仰答万分，反覆拙谋，成兹巧罪，不忠不敬，于斯已及。请以恒大不敬论。以事详法，应弃市刑，辄收所近狱洗结，以法从事。如法所称，恒即主。

臣谨案：豫章内史臣伏 恒，含疵表行，藉悖成心，语默一违，资敬兼尽。幸属昌时，擢以不次。溪壑可盈，志欲无满。要君东走，岂曰止足之归；负志解巾，异乎激处之致。甘此脂膏，孰非荼苦；佩兹龟组，岂殊縲绁。宜明风宪，肃正简书。臣等参议，请以见事免 恒所居官，凡诸位任，一皆削除。

有诏勿治， 恒遂得就郡。

视事三年，征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领国子博士，未及起。普通元年，卒于郡，时年五十九。尚书右仆射徐勉为之墓志，其一章曰：“东区南服，爰结民胥，相望伏阙，继轨奏书。或卧其辙，或扳其车，或图其像，或式其间。思耿借寇，曷以尚诸。

初， 恒父曼容与乐安任瑶皆匿于齐太尉王俭，瑶子昉及恒并见知。顷之，昉才遇稍盛，齐末，昉已为司徒右长史，恒犹滞于参军事；及其终也，名位略相侔。 恒性俭素，车服粗恶，外虽退静，内不免心竞，故见讥于时。能推荐后来，常若不及，少年士子，或以此依之。

何远，字义方，东海郟人也。父慧炬，齐尚书郎。远释褐江夏王国侍郎，转奉朝请。永元中，江夏王宝玄于京口为护军将军崔慧景所奉，入围宫城，远豫其事。事败，乃亡抵长沙宣武王，王深保匿焉。远求得桂阳王融保藏之，既而发觉，收捕者至，远逾垣以免；融及远家人皆见执，融遂遇祸，远家属系尚方。远亡渡江，使其故人高江产共聚众，欲迎高祖义师，东昏党闻之，使捕远等，众复溃散。远因降魏，入寿阳，见刺史王肃，欲同义举，肃不能用，乃求迎高祖，肃许之。遣兵援送，得达高祖。高祖见远，谓张弘策曰：“何远美丈夫，而能破家报旧德，未易及也。”板辅国将军，随军东下，既破硃雀军，以为建康令。高祖践阼，为步兵校尉，以奉迎勋封广兴男，邑三百户。迁建武将军、后军鄱阳王恢录事参军。远与恢素善，

在府尽其志力，知无不为，恢亦推心仗之，恩寄甚密。

顷之，迁武昌太守。远本倜傥，尚轻侠，至是乃折节为吏，杜绝交游，馈遗秋毫无所受。武昌俗皆汲江水，盛夏远患水温，每以钱买民井寒水；不取钱者，则撻水还之。其它事率多如此。迹虽似伪，而能委曲用意焉。车服尤弊素，器物无铜漆。江左多水族，甚贱，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。然性刚严，吏民多以细事受鞭罚者，遂为人所讼，征下廷尉，被劾数十条。当时士大夫坐法，皆不受立，远度己无赃，就立三七日不款，犹以私藏禁仗除名。

后起为镇南将军、武康令。愈厉廉节，除淫祀，正身率职，民甚称之。太守王彬巡属县，诸县盛供帐以待焉，至武康，远独设糗水而已。彬去，远送至境，进斗酒双鹅为别。彬戏曰：“卿礼有过陆纳，将不为古人所笑乎？”高祖闻其能，擢为宣城太守。自县为近畿大郡，近代未之有也。郡经寇抄，远尽心绥理，复著名迹。期年，迁树功将军、始兴内史。时泉陵侯渊朗为桂州，缘道剽掠，入始兴界，草木无所犯。

远在官，好开途巷，修葺墙屋，民居市里，城隍廐库，所过若营家焉。田秩俸钱，并无所取，岁暮，择民尤穷者，充其租调，以此为常。然其听讼犹人，不能过绝，而性果断，民不敢非，畏而惜之。所至皆生为立祠，表言治状，高祖每优诏答焉。天监十六年，诏曰：“何远前在武康，已著廉平；复莅二邦，弥尽清白。政先治道，惠留民爱，虽古之良二千石，无以过也。宜升内荣，以显外绩。可给事黄门侍郎。”远即还，仍为仁威长史。顷之，出为信武将军，监吴郡。在吴颇有酒失，迁东阳太守。远处职，疾强富如仇雠，视贫细如子弟，特为豪右所畏惮。在东阳岁余，复为受罚者所谤，坐免归。

远耿介无私曲，居人间，绝请谒，不造诣。与贵贱书疏，

抗礼如一。其所会遇，未尝以颜色下人，以此多为俗士所恶。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。居数郡，见可欲终不变其心，妻子饥寒，如下贫者。及去东阳归家，经年岁口不言荣辱，士类益以此多之。其轻财好义，周人之急，言不虚妄，盖天性也。每戏语人云：“卿能得我一妄语，则谢卿以一缣。”众共伺之，不能记也。后复起为征西谘议参军、中抚司马。普通二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二。高祖厚赠赐之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前史有循吏，何哉？世使然也。汉武役繁奸起，循平不能，故有苛酷诛戮以胜之，亦多怨滥矣。梁兴，破觚为圆，斫雕为朴，教民以孝悌，劝之以农桑，于是桀黠化为由余，轻薄变为忠厚。淳风已洽，民自知禁。尧舜之民，比屋可封，信矣。若夫酷吏，于梁无取焉。

## 列传第四十八

### 诸夷

#### 海南诸国 东夷 西北诸戎

海南诸国，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，相去近者三五千，远者二三万里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。汉元鼎中，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，置日南郡。其徼外诸国，自武帝以来皆朝贡。后汉桓帝世，大秦、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。及吴孙权时，遣宣化从事硃应、中郎康泰通焉。其所经及传闻，则有百数十国，因立记传。晋代通中国者盖鲜，故不载史官。及宋、齐，至者有十余国，始为之传。自梁革运，其奉正朔，修贡职，航海岁至，逾于前代矣。今采其风俗粗著者，缀为《海南传》云。

林邑国者，本汉日南郡象林县，古越裳之界也。伏波将军马援开汉南境，置此县。其地纵广可六百里，城去海百二十里，去日南界四百余里，北接九德郡。其南界，水步道二百余里，有西国夷亦称王，马援植两铜柱表汉界处也。其国有金山，石皆赤色，其中生金。金夜则出飞，状如萤火。又出玳瑁、贝齿、吉贝、沉木香。吉贝者，树名也，其华成时如鹅毳，抽其绪纺之以作布，洁白与籊布不殊，亦染成五色，织为斑布也。沉木者，土人斫断之，积以岁年，朽烂而心节独在，置水中则沉，故名曰沉香。次不沉不浮者，曰裸香也。

汉末大乱，功曹区达，杀县令自立为王。传数世，其后王无嗣，立外甥范熊。熊死，子逸嗣。晋成帝咸康三年，逸死，奴文篡立。文本日南西卷县夷帅范稚家奴，常牧牛于山涧，得鳢鱼二头，化而为铁，因以铸刀。铸成，文向石而咒曰：“若斫石破者，文当王此国。”因举刀斫石，如断刍藁，文心独异之。范稚常使之商贾至林邑，因教林邑王作宫室及兵车器械，王宠任之。后乃谗王诸子，各奔余国。及王死无嗣，文伪于邻国迺王子，置毒于浆中而杀之，遂胁国人自立。举兵攻旁小国，皆吞灭之，有众四五万人。

时交州刺史姜庄使所亲韩戢、谢稚，前后监日南郡，并贪残，诸国患之。穆帝永和三年，台遣夏侯览为太守，侵刻尤甚。林邑先无田土，贪日南地肥沃，常欲略有之，至是，因民之怨，遂举兵袭日南，杀览，以其尸祭天。留日南三年，乃还林邑。交州刺史硃籓后遣督护刘雄戍日南，文复屠灭之。进寇九德郡，残害吏民。遣使告籓，愿以日南北境横山为界，籓不许，又遣督护陶缓、李衢讨之。文归林邑，寻复屯日南。五年，文死，子佛立，犹屯日南。征西将军桓温遣督护滕峻、九真太守灌邃帅交、广州兵讨之，佛婴城固守。邃令峻盛兵于前，邃帅劲卒七百人，自后逾垒而入，佛众惊溃奔走，邃追至林邑，佛乃请降。哀帝升平初，复为寇暴，刺史温放之讨破之。安帝隆安三年，佛孙须达复寇日南，执太守灵源，又进寇九德，执太守曹炳。交趾太守杜瑗遣都护邓逸等击破之，即以瑗为刺史。义熙三年，须达复寇日南，杀长史，瑗遣海逻督护阮斐讨破之，斩获甚众。九年，须达复寇九真，行郡事杜慧期与战，斩其息交龙王甄知及其将范健等，生俘须达息冉卅能，及虏获百余人。自瑗卒后，林邑无岁不寇日南、九德诸郡，杀荡甚多，交州遂致虚弱。

须达死，子敌真立，其弟敌铠携母出奔。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，舍国而之天竺，禅位于其甥，国相藏髻固谏不从。其甥既立而杀藏髻，藏髻子又攻杀之，而立敌铠同母异父之弟曰文敌。文敌后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，大臣范诸农平其乱，而自立为王。诸农死，子阳迈立。宋永初二年，遣使贡献，以阳迈为林邑王。阳迈死，子咄立，慕其父，复曰阳迈。

其国俗：居处为阁，名曰于兰，门户皆北向；书树叶为纸；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腰以下，谓之干漫，亦曰都纒；穿耳贯小环；贵者著革屣，贱者跣行。自林邑、扶南以南诸国皆然也。其王著法服，加瓔珞，如佛像之饰。出则乘象，吹螺击鼓，罩吉贝伞，以吉贝为幡旗。国不设刑法，有罪者使象踏杀之。其大姓号婆罗门。嫁娶必用八月，女先求男，由贱男而贵女也。同姓还相婚姻，使婆罗门引婿见妇，握手相付，咒曰“吉利吉利”，以为成礼。死者焚之中野，谓之火葬。其寡妇孤居，散发至老。国王事尼乾道，铸金银人像，大十围。

元嘉初，阳迈侵暴日南、九德诸郡，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讨之，闻有代乃止。八年，又寇九德郡，入四会浦口，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帅兵赴讨，攻区栗城不克，乃引还。尔后频年遣使贡献，而寇盗不已。二十三年，使交州刺史檀和之、振武将军宗慝伐之。和之遣司马萧景宪为前锋，阳迈闻之惧，欲输金一万斤，银十万斤，还所略日南民户，其大臣幢僧达谏止之，乃遣大帅范扶龙戍其北界区栗城。景宪攻城，克之，斩扶龙首，获金银杂物，不可胜计。乘胜径进，即克林邑。阳迈父子并挺身逃奔。获其珍异，皆是未名之宝。又销其金人，得黄金数十万斤。和之后病死，见胡神为祟。

孝武建元、大明中，林邑王范神成累遣长史奉表贡献。明帝泰豫元年，又遣使献方物。齐永明中，范文赞累遣使贡献。

天监九年，文赞子天凯奉献白猴，诏曰：“林邑王范天凯介在海表，乃心款至，远修职责，良有可嘉。宜班爵号，被以荣泽。可持节、督缘海诸军事、威南将军、林邑王。”十年、十三年，天凯累遣使献方物。俄而病死，子弼毳跋摩立，奉表贡献。普通七年，王高式胜铠遣使献方物，诏以为持节、督缘海诸军事、绥南将军、林邑王。大通元年，又遣使贡献。中大通二年，行林邑王高式律 罗跋摩遣使贡献，诏以为持节、督缘海诸军事、绥南将军、林邑王。六年，又遣使献方物。

扶南国，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，去日南可七千里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。城去海五百里。有大江广十里，西北流，东入于海。其国轮广三千余里，土地洼下而平博，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。出金、银、铜、锡、沉木香、象牙、孔翠、五色鹦鹉。

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，在海崎上，地方千里，城去海十里。有五王，并羁属扶南。顿逊之东界通交州，其西界接天竺、安息徼外诸国，往还交市。所以然者，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，涨海无崖岸，船舶未曾得径过也。其市，东西交会，日有万余人。珍物宝货，无所不有。又有酒树，似安石榴，采其花汁停甕中，数日成酒。

顿逊之外，大海洲中，又有毘骞国，去扶南八千里。传其王身长丈二，头长三尺，自古来不死，莫知其年。王神圣，国人善恶及将来事，王皆知之，是以无敢欺者。南方号曰长颈王。国俗，有室屋、衣服，啖粳米。其人言语，小异扶南。有山出金，金露生石上，无所限也。国法刑罪人，并于王前啖其肉。国内不受估客，有往者亦杀而啖之，是以商旅不敢至。王常楼居，不血食，不事鬼神。其子孙生死如常人，唯王不死。扶南王数遣使与书相报答，常遗扶南王纯金五十人食器，形如

圆盘，又如瓦堰，名为多罗，受五升，又如碗者，受一升。王亦能作天竺书，书可三千言，说其宿命所由，与佛经相似，并论善事。

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，海中有大洲，洲上有诸薄国，国东有马五洲。复东行涨海千余里，至自然大洲。其上有树生火中，洲左近人剥取其皮，纺绩作布，极得数尺以为手巾，与焦麻无异而色微青黑；若小垢污，则投火中，复更精洁。或作灯炷，用之不知尽。

扶南国俗本裸体，文身被发，不制衣裳。以女人为王，号曰柳叶。年少壮健，有似男子。其南有徼国，有事鬼神者字混填，梦神赐之弓，乘贾人舶入海。混填晨起即诣庙，于神树下得弓，便依梦乘船入海，遂入扶南外邑。柳叶人众见舶至，欲取之，混填即张弓射其舶，穿度一面，矢及侍者，柳叶大惧，举众降混填。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，形不复露，遂治其国，纳柳叶为妻，生子分王七邑。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，令相疑阻，因举兵攻并之，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，号曰小王。

盘况年九十余乃死，立中子盘盘，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。盘盘立三年死，国人共举蔓为王。蔓勇健有权略，复以兵威攻伐旁国，咸服属之，自号扶南大王。乃治作大船，穷涨海，攻屈都昆、九稚、典孙等十余国，开地五六千里。次当伐金邻国，蔓遇疾，遣太子金生代行。蔓姊子旃，时为二千人将，因篡蔓自立，遣人诈金生而杀之。蔓死时，有乳下儿名长，在民间，至年二十，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，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。更缮治国内，起观阁游戏之，朝旦中晡三四见客。民人以焦蔗龟鸟为礼。国法无牢狱。有罪者，先斋戒三日，乃烧斧极赤，令讼者捧行七步。又以金镮、鸡卵投沸汤中，令探取之，若无实者，手即焦烂，有理者则不。又于城沟中养鳄鱼，门外圈猛

兽，有罪者，辄以喂猛兽及鳄鱼，鱼兽不食为无罪，三日乃放之。鳄大者长二丈余，状如鼉，有四足，喙长六七尺，两边有齿，利如刀剑，常食鱼，遇得麋鹿及人亦啖之，苍梧以南及外国皆有之。

吴时，遣中郎康泰、宣化从事硃应使于寻国，国人犹裸，唯妇人著贯头。泰、应谓曰：“国中实佳，但人褻露可怪耳。”寻始令国内男子著横幅。横幅，今干漫也。大家乃截锦为之，贫者乃用布。

晋武帝太康中，寻始遣使贡献。穆帝升平元年，王竺旃檀奉表献驯象。诏曰：“此物劳费不少，驻令勿送。”其后王憺陈如，本天竺婆罗门也。有神语曰“应王扶南”，憺陈如心悦，南至盘盘，扶南人闻之，举国欣戴，迎而立焉。复改制度，用天竺法。

憺陈如死，后王持梨跋摩，宋文帝世奉表献方物。齐永明中，王闍邪跋摩遣使贡献。

天监二年，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，并献方物。诏曰：“扶南王憺陈如闍邪跋摩，介居海表，世纂南服，厥诚远著，重译献琛。宜蒙酬纳，班以荣号。可安南将军、扶南王。”

今其国人皆丑黑，拳发。所居不穿井，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。俗事天神，天神以铜为像，二面者四手，四面者八手，手各有所持，或小儿，或鸟兽，或日月。其王出入乘象，嫔侍亦然。王坐则偏踞翘膝，垂左膝至地，以白叠敷前，设金盆香炉于其上。国俗，居丧则剃除须发。死者有四葬：水葬则投之江流，火葬则焚为灰烬，土葬则瘞埋之，鸟葬则弃之中野。人性贪吝，无礼义，男女恣其奔随。

十年、十三年，跋摩累遣使贡献。其年死，庶子留跋摩杀其嫡弟自立。十六年，遣使竺当抱老奉表贡献。十八年，复

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、婆罗树叶，并献火齐珠、郁金、苏合等香。普通元年、中大通二年、大同元年，累遣使瑞献方物。五年，复遣使献生犀。又言其国有佛发，长一丈二尺，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。

先是，三年八月，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，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。发青绀色，众僧以手伸之，随手长短，放之则旋屈为蠹形。案《僧伽经》云：“佛发青而细，犹如藕茎丝。”《佛三昧经》云：“我昔在宫沐头，以尺量发，长一丈二尺，放已右旋，还成蠹文。”则与高祖所得同也。阿育王即铁轮王，王阎浮提，一天下，佛灭度后，一日一夜，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，此即其一也。吴时有尼居其地，为小精舍，孙綝寻毁除之，塔亦同泯。吴平后，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。晋中宗初渡江，更修饰之。至简文咸安中，使沙门安法师程造小塔，未及成而亡，弟子僧显继而修立。至孝武太元九年，上金相轮及承露。

其后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，而心下犹暖，其家未敢便殓，经十日更苏。说云：“有两吏见录，向西北行，不测远近，至十八地狱，随报重轻，受诸楚毒。见观世音语云：‘汝缘未尽，若得活，可作沙门。洛下、齐城、丹阳、会稽并有阿育王塔，可往礼拜。若寿终，则不堕地狱。’语竟，如堕高岩，忽然醒寤。”因此出家，名慧达。游行礼塔，次至丹阳，未知塔处，乃登越城四望，见长千里有异气色，因就礼拜，果是阿育王塔所，屡放光明。由是定知必有舍利，乃集众就掘之，入一丈，得三石碑，并长六尺。中一碑有铁函，函中有银函，函中又有金函，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，发长数尺。即迁舍利近北，对简文所造塔西，造一层塔。十六年，又使沙门僧尚伽为三层，即高祖所开者也。初穿土四尺，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钁钁等诸杂宝物。可深九尺许，方至石磔，磔下有石函，

函内有铁壶，以盛银坩，坩内有金缕罍，盛三舍利，如粟粒大，圆正光洁。函内又有琉璃碗，内得四舍利及发爪，爪有四枚，并为沉香色。至其月二十七日，高祖又到寺礼拜，设无揔大会，大赦天下。是日，以金钵盛水泛舍利，其最小者隐钵不出，高祖礼数十拜，舍利乃于钵内放光，旋回久之，乃当钵中而止。高祖问大僧正慧念：“今日见不可思议事不？”慧念答曰：“法身常住，湛然不动。”高祖曰：“弟子欲请一舍利还台供养，”至九月五日，又于寺设无揔大会，遣皇太子王侯朝贵等奉迎。是日，风景明和，京师倾属，观者百数十万人。所设金银供具等物，并留寺供养，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。至四年九月十五日，高祖又至寺设无揔大会，竖二刹，各以金罍，次玉罍，重盛舍利及爪发，内七宝塔中。又以石函盛宝塔，分入两刹下，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舍金、银、钁、钏等珍宝充积。十一年十一月二日，寺僧又请高祖于寺发《般若经》题，尔夕二塔俱放光明，敕镇东将军邵陵王纶制寺《大功德碑》文。

先是，二年，改造会稽鄞县塔，开旧塔出舍利，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，高祖礼拜竟，即送还县，入新塔下，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。

晋咸和中，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桥，见浦中五色光长数尺，不知何怪，乃令人于光处掇视之，得金像，未有光趺。悝乃下车，载像还，至长干巷首，牛不肯进，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。牛径牵车至寺，悝因留像付寺僧。每至中夜，常放光明，又闻空中有金石之响。经一岁，捕鱼人张系世，于海口忽见有铜花趺浮出水上，系世取送县，县以送台，乃施像足，宛然合。会简文咸安元年，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，于底得佛光艳，交州押送台，以施像，又合焉。自咸和中得像，至咸安初，历三十余年，光趺始具。

初，高惺得像后，西域胡僧五人来诣惺，曰：“昔于天竺得阿育王造像，来至鄴下，值胡乱，埋像于河边，今寻觅失所。”五人尝一夜俱梦见像曰：“已出江东，为高惺所得。”惺乃送此五僧至寺，见像嘘歔涕泣，像便放光，照烛殿宇。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写像形，寺主僧尚虑亏损金色，谓邃曰：“若能令像放光，回身西向，乃可相许。”慧邃便恳到拜请，其夜像即转坐放光，回身西向，明旦便许模之。像趺先有外国书，莫有识者，后有三藏冉卍求跋摩识之，云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也。及大同中，出旧塔舍利，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，以广寺域，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，穷于轮奂焉。其图诸经变，并吴人张繇运手。繇，丹青之工，一时冠绝。

盘盘国，宋文帝元嘉，孝武孝建、大明中，并遣使贡献。大通元年，其王使使奉表曰：“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：万善庄严，一切恭敬，犹如天净无云，明耀满目；天子身心清净，亦复如是。道俗济济，并蒙圣王光化，济度一切，永作舟航，臣闻之庆善。我等至诚敬礼常胜天子足下，稽首问讯。今奉薄献，愿垂哀受。”中大通元年五月，累遣使贡牙像及塔，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。六年八月，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，并献菩提树叶、詹糖等香。

丹丹国，中大通二年，其王遣使奉表曰：“伏承圣主至德仁治，信重三宝，佛法兴显，众僧殷集，法事日盛，威严整肃。朝望国执，慈愍苍生，八方六合，莫不归服。化邻诸天，非可言喻。不任庆善，若暂奉见尊足。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，并献火齐珠、吉贝、杂香药等。”大同元年，复遣使献金、银、琉璃、杂宝、香、药等物。

干利国，在南海洲上。其俗与林邑、扶南略同。出班布、吉贝、槟榔，槟榔特好，为诸国之极。宋孝武世，王释婆罗冉

𠄎怜 遣长史竺留 献金银宝器。

天监元年，其王瞿昙修跋 罗以四月八日梦见一僧，谓之曰：“中国今有圣主，十年之后，佛法大兴。汝若遣使贡奉敬礼，则土地豊乐，商旅百倍；若不信我，则境土不得自安。”修跋 罗初未能信，既而又梦此僧曰：“汝若不信我，当与汝往观之。”乃于梦中来至中国，拜觐天子。既觉，心异之。罗本工画，乃写梦中所见高祖容质，饰以丹青，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。使人既至，模写高祖形以还其国，比本画则符同焉。因盛以宝函，日加礼敬。后跋 罗死，子毘邪跋摩立。十七年，遣长史毘员跋摩奉表曰：“常胜天子陛下：诸佛世尊，常乐安乐，六通三达，为世间尊，是名如来。应供正觉，遗形舍利，造诸塔像，庄严国土，如须弥山。邑居聚落，次第罗满，城郭馆宇，如忉利天宫。具足四兵，能伏怨敌。国土安乐，无诸患难，人民和善，受化正法，庆无不通。犹处雪山，流注雪水，八味清浄，百川洋溢，周回屈曲，顺趋大海，一切众生，咸得受用。于诸国土，殊胜第一，是名震旦。大梁扬都天子，仁蔭四海，德合天心，虽人是天，降生护世，功德宝藏，救世大悲，为我尊生，威仪具足。是故至诚敬礼天子足下，稽首问讯。奉献金芙蓉、杂香、药等，愿垂纳受。”普通元年，复遣使献方物。

狼牙修国，在南海中。其界东西三十日行，南北二十日行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。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，偏多裸沉婆律香等。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，以吉贝为干纆。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，以金绳为络带，金钁贯耳。女子则被布，以璎珞绕身。其国累砖为城，重门楼阁。王出乘象，有幡毘旗鼓，罩白盖，兵卫甚设。国人说，立国以来四百余年，后嗣衰弱，王族有贤者，国人归之。王闻知，乃加囚执，其鑣无故自断，王以为神，

因不敢害，乃斥逐出境，遂奔天竺，天竺妻以长女。俄而狼牙王死，大臣迎还为王。二十余年死，子婆伽达多立。天监十四年，遣使阿撤多奉表曰：“大吉天子足下：离淫怒痴，哀愍众生，慈心无量。端严相好，身光明朗，如水中月，普照十方。眉间白毫，其白如雪，其色照曜，亦如月光。诸天善神之所供养，以垂正法宝，梵行众增，庄严都邑。城阁高峻，如乾山。楼观罗列，道途平正。人民炽盛，快乐安稳。著种种衣，犹如天服。于一切国，为极尊胜。天王愍念群生，民人安乐，慈心深广，律仪清净，正法化治，供养三宝，名称宣扬，布满世界，百姓乐见，如月初生。譬如梵王，世界之主，人天一切，莫不归依。敬礼大吉天子足下，犹如现前，忝承先业，庆嘉无量。今遣使问讯大意。欲自往，复畏大海风波不达。今奉薄献，愿大家曲垂领纳。”

婆利国，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，去广州二月日行。国界东西五十日行，南北二十日行。有一百三十六聚。土气暑热，如中国之盛夏。谷一岁再熟，草木常荣。海出文螺、紫贝。有石名蚶贝罗，初采之柔软，及刻削为物干之，遂大坚强。其国人披吉贝如屐，及为都纁。王乃用班丝布，以瓔珞绕身，头著金冠高尺余，形如弁，缀以七宝之饰，带金装剑，偏坐金高坐，以银蹬支足。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，或持白毵拂及孔雀扇。王出，以象驾舆，舆以杂香为之，上施羽盖珠帘，其导从吹螺击鼓。王姓憍陈如，自古未通中国。问其先及年数，不能记焉，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。

天监十六年，遣使奉表曰：“伏承圣王信重三宝，兴立塔寺，校饰庄严，周遍国土。四衢平坦，清净无秽；台殿罗列，状若天宫；壮丽微妙，世无与等。圣主出时，四兵具足，羽仪导从，布满左右。都人士女，丽服光饰。市廛丰富，充积珍宝。

王法清整，无相侵夺。学徒皆至，三乘竞集。敷说正法，云布雨润。四海流通，交会万国。长江眇漫，清冷深广。有生咸资，莫能消秽。阴阳和畅，灾厉不作。大梁扬都圣王无等，临覆上国，有大慈悲，子育万民。平等忍辱，怨亲无二。加以周穷，无所藏积。靡不照烛，如日之明；无不受乐，犹如净月。宰辅贤良，群臣贞信，尽忠奉上，心无异想。伏惟皇帝是我真佛，臣是婆利国主，今敬稽首礼圣王足下，惟愿大王知我此心。此心久矣，非适今也。山海阻远，无缘自达，今故遣使献金席等，表此丹诚。”普通三年，其王频伽复遣使珠贝智贡白鹦鹉、青虫、兜鍪、琉璃器、吉贝、螺杯、杂香、药等数十种。

中天竺国，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，地方三万里，一名身毒。汉世张骞使大夏，见邛竹杖、蜀布，国人云，市之身毒。身毒即天竺，盖传译音字不同，其实一也。从月支、高附以西，南至西海，东至槃越，列国数十，每国置王，其名虽异，皆身毒也。汉时羁属月支，其俗土著与月支同，而卑湿暑热，民弱畏战，弱于月支。国临大江，名新陶，源出昆仑，分为五江，总名曰恒水。其水甘美，下有真盐，色正白如水精。土俗出犀、象、貂、驩、玳瑁、火齐、金、银、铁、金缕织成金皮罽、细摩白叠、好裘、毳。火齐状如云母，色如紫金，有光耀，别之则薄如蝉翼，积之则如纱縠之重沓也。其西与大秦、安息交市海中，多大秦珍物——珊瑚、琥珀、金碧珠玕、琅玕、郁金、苏合。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，非自然一物也。又云大秦人采苏合，先笮其汁以为香膏，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，是以展转来达中国，不大香也。郁金独出罽宾国，华色正黄而细，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。国人先取以上佛寺，积日香稿，乃粪去之；贾人从寺中征雇，以转卖与佗国也。

汉桓帝延熹九年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，汉世

唯一通焉。其国人行贾，往往至扶南、日南、交趾，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。孙权黄武五年，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，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。权问方土谣俗，论具以事对。时诸葛恪讨丹阳，获黝、歙短人，论见之曰：“大秦希见此人。

“权以男女各十人，差吏会稽刘咸送论，咸于道物故，论乃径还本国。汉和帝时，天竺数遣使贡献，后西域反叛，遂绝。至桓帝延熹二年、四年，频从日南徼外来献。魏、晋世，绝不复通。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，从扶南发投拘利口，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，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，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。天竺王惊曰：“海滨极远，犹有此人。”即呼令观视国内，仍差陈、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，遣物等还，积四年方至。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，及见陈、宋等，具问天竺土俗，云：“佛道所兴国也。人民敦庞，土地饶沃。其王号茂论。所都城郭，水泉分流，绕于渠綆，下注大江。其宫殿皆雕文镂刻，街曲市里，屋舍楼观，钟鼓音乐，服饰香华；水陆通流，百贾交会，奇玩珍玮，恣心所欲。左右嘉维、舍卫、叶波等十六大国，去天竺或二二千里，共尊奉之，以为在天地之中也。”

天监初，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曰：“伏闻彼国据江傍海，山川周固，众妙悉备，庄严国土，犹如化城。宫殿庄饰，街巷平坦，人民充满，欢娱安乐。大王出游，四兵随从，圣明仁爱，不害众生。国中臣民，循行正法，大王仁圣，化之以道，慈悲群生，无所遗弃。常修净戒，式导不及，无上法船，沉溺以济。百官氓庶，受乐无恐。诸天护持，万神侍从，天魔降服，莫不归仰。王身端严，如日初出，仁泽普润，犹如大云，于彼震旦，最为殊胜。臣之所住国土，首罗天守护，令国安乐。王王相承，未曾断绝。国中皆七宝形像，众妙庄严，臣自修检，

如化王法。臣名屈多，奕世王种。惟愿大王，圣体和平。今以此国群臣民庶，山川珍重，一切归属，五体投地，归诚大王。使人竺达多由来忠信，是故今遣。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，悉当奉送。此之境土，便是大王之国；王之法令善道，悉当承用。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。此信返还，愿赐一使，具宣圣命，备敕所宜。款至之诚，望不空返，所白如允，愿加采纳。今奉献琉璃唾壶、杂香、吉贝等物。”

师子国，天竺旁国也。其地和适，无冬夏之异。五谷随人所种，不须时节。其国旧无人民，止有鬼神及龙居之。诸国商估来共市易，鬼神不见其形，但出珍宝，显其所堪价，商人依价取之。诸国人闻其土乐，因此竞至，或有停住者，遂成大国。

晋义熙初，始遣献玉像，经十载乃至。像高四尺二寸，玉色洁润，形制殊特，殆非人工。此像历晋、宋世在瓦官寺，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，及顾长康维摩画图，世人谓为三绝。至齐东昏，遂毁玉像，前截臂，次取身，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。宋元嘉六年、十二年，其王刹利摩诃遣使贡献。

大通元年，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：“谨白大梁明主：虽山海殊隔，而音信时通。伏承皇帝道德高远，覆载同于天地，明照齐乎日月，四海之表，无有不从，方国诸王，莫不奉献，以表慕义之诚。或泛海三年，陆行千日，畏威怀德，无远不至。我先王以来，唯以修德为本，不严而治。奉事正法道天下，欣人为善，庆若己身，欲与大梁共弘三宝，以度难化。信还，伏听告敕。今奉薄献，愿垂纳受。”

东夷之国，朝鲜为大，得箕子之化，其器物犹有礼乐云。魏时，朝鲜以东马韩、辰韩之属，世通中国。自晋过江，泛海东使，有高句骊、百济，而宋、齐间常通职贡。梁兴，又有加焉。扶桑国，在昔未闻也。普通中，有道人称自彼而至，其言

元本尤悉，故并录焉。

高句骊者，其先出自东明。东明本北夷蚩离王之子。离王出行，其侍儿于后任娠，离王还，欲杀之。侍儿曰：“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，来降我，因以有娠。”王囚之，后遂生男。王置之豕牢，豕以口气嘘之，不死，王以为神，乃听收养。长而善射，王忌其猛，复欲杀之，东明乃奔走，南至淹滞水，以弓击水，鱼鳖皆浮为桥，东明乘之得渡，至夫余而王焉。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。其国，汉之玄菟郡也，在辽东之东，去辽东千里。汉、魏世，南与朝鲜、秽貊，东与沃沮，北与夫余接。汉武帝元封四年，灭朝鲜，置玄菟郡，以高句骊为县以属之。

句骊地方可二千里，中有辽山，辽水所出。其王都于丸都之下，多大山深谷，无原泽，百姓依之以居，食涧水。虽土著，无良田，故其俗节食。好治宫室，于所居之左立大屋，祭鬼神，又祠零星、社稷。人性凶急，喜寇抄。其官，有相加、对卢、沛者、古邹加、主簿、优台、使者、阜衣、先人，尊卑各有等级。言语诸事，多与夫余同，其性气、衣服有异。本有五族，有消奴部、绝奴部、慎奴部、藿奴部、桂娄部。本消奴部为王，微弱，桂娄部代之。汉时赐衣帻、朝服、鼓吹，常从玄菟郡受之。后稍骄，不复诣郡，但于东界筑小城以受之，至今犹名此城为帻沟娄。“沟娄”者，句骊名“城”也。其置官，有对卢则不置沛者，有沛者则不置对卢。其俗喜歌儻，国中邑落男女，每夜群聚歌戏。其人洁清自喜，善藏酿，跪拜申一脚，行步皆走。以十月祭天大会，名曰“东明”。其公会衣服，皆锦绣金银以自饰。大加、主簿头所著似帻而无后；其小加著折风，形如弁。其国无牢狱，有罪者，则会诸加评议杀之，没入妻子。其俗好淫，男女多相奔诱。已嫁娶，便稍作送终之衣。其死葬，有椁无棺。好厚葬，金银财帛尽于送死。积石为封，列植松柏。

兄死妻嫂。其马皆小，便登山。国人尚气力，便弓矢刀矛。有铠甲，习战斗，沃沮、东秽皆属焉。

王莽初，发高骊兵以伐胡，不欲行，强迫遣之，皆亡出塞为寇盗。州郡归咎于句骊侯骆，严尤诱而斩之，王莽大悦，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，当此时为侯矣。光武八年，高句骊王遣使朝贡，始称王。至殇、安之间，其王名宫，数寇辽东，玄菟太守蔡风讨之不能禁。宫死，子伯固立。顺、和之间，复数犯辽东寇抄。灵帝建宁二年，玄菟太守耿临讨之，斩首虏数百级，伯固乃降属辽东。公孙度之雄海东也，伯固与之通好。伯固死，子伊夷摸立。伊夷摸自伯固时已数寇辽东，又受亡胡五百余户。建安中，公孙康出军击之，破其国，焚烧邑落，降胡亦叛伊夷摸，伊夷摸更作新国。其后伊夷摸复击玄菟，玄菟与辽东合击，大破之。

伊夷摸死，子位宫立。位宫有勇力，便鞍马，善射猎。魏景初二年，遣太傅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，位宫遣主簿、大加将兵千人助军。正始三年，位宫寇西安、嘉平。五年，幽州刺史母丘俭将万人出玄菟讨位宫，位宫将步骑二万人逆军，大战于沸流。位宫败走，俭军追至岷，悬车束马，登丸都山，屠其所都，斩首虏万余级。位宫单将妻息远窜。六年，俭复讨之，位宫轻将诸加奔沃沮，俭使将军王颀追之，绝沃沮千余里，到肃慎南界，刻石纪功；又到丸都山，铭不耐城而还。其后，复通中夏。

晋永嘉乱，鲜卑慕容廆据昌黎大棘城，元帝授平州刺史。句骊王乙弗利频寇辽东，廆不能制。弗利死，子刘代立。康帝建元元年，慕容廆子晃率兵伐之，刘与战，大败，单马奔走。晃乘胜追至丸都，焚其宫室，掠男子五万余口以归。孝武太元十年，句骊攻辽东、玄菟郡，后燕慕容垂遣弟农伐句骊，复二

郡。垂死，子宝立，以句骊王安为平州牧，封辽东、带方二国王。安始置长史、司马、参军官，后略有辽东郡。至孙高琏，晋安帝义熙中，始奉表通贡职，历宋、齐并授爵位，年百余岁死。子云，齐隆昌中，以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营、平二州、征东大将军、乐浪公。高祖即位，进云车骑大将军。天监七年，诏曰：“高骊王乐浪郡公云，乃诚款著，贡驿相寻，宜隆秩命，式弘朝典。可抚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持节、常侍、都督、王并如故。”十一年、十五年，累遣使贡献。十七年，云死，子安立。普通元年，诏安篡袭封爵，持节、督营、平二州诸军事、宁东将军。七年，安卒，子延立，遣使贡献，诏以延袭爵。中大通四年、六年，大同元年、七年，累奉表献方物。太清二年，延卒，诏以其子袭延爵位。

百济者，其先东夷有三韩国，一曰马韩，二曰辰韩，三曰弁韩。弁韩、辰韩各十二国，马韩有五十四国。大国万余家，小国数千家，总十余万户，百济即其一也。后渐强大，兼诸小国。其国本与句骊在辽东之东，晋世句骊既略有辽东，百济亦据有辽西、晋平二郡地矣，自置百济郡。晋太元中，王须；义熙中，王余映；宋元嘉中，王余毘；并遣献生口。余毘死，立子庆。庆死，子牟都立。都死，立子牟太。齐永明中，除太都督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百济王。天监元年，进太号征东将军。寻为高句骊所破，衰弱者累年，迁居南韩地。普通二年，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，称“累破句骊，今始与通好”，而百济更为强国。其年，高祖诏曰：“行都督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百济王余隆，守藩海外，远修贡职，乃诚款到，朕有嘉焉。宜率旧章，授兹荣命。可使持节、都督百济诸军事、宁东大将军、百济王。”五年，隆死，诏复以其子明为持节、督百济诸军事、绥东将军、百济王。

号所治城曰固麻，谓邑曰檐鲁，如中国之言郡县也。其国有二十二檐鲁，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。其人形长，衣服净洁。其国近倭，颇有文身者。今言语服章略与高骊同，行不张拱、拜不申足则异。呼帽曰冠，襦曰复衫，袴曰裈。其言参诸夏，亦秦、韩之遗俗云。中大通六年、大同七年，累遣使献方物；并请《涅槃》等经义、《毛诗》博士，并工匠、画师等，敕并给之。太清三年，不知京师寇贼，犹遣使贡献；既至，见城阙荒毁，并号恸涕泣。侯景怒，囚执之，及景平，方得还国。

新罗者，其先本辰韩种也。辰韩亦曰秦韩，相去万里，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，马韩亦割其东界居之，以秦人，故名之曰秦韩。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，名国为邦，弓为弧，贼为寇，行酒为行觞。相呼皆为徒，不与马韩同。又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，世相系，辰韩不得自立为王，明其流移之人故也；恒为马韩所制。辰韩始有六国，稍分为十二，新罗则其一也。其国在百济东南五千余里。其地东滨大海，南北与句骊、百济接。魏时曰新卢，宋时曰新罗，或曰斯罗。其国小，不能自通使聘。普通二年，王募名秦，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。

其俗呼城曰健牟罗，其邑在内曰啄评，在外曰邑勒，亦中国之言郡县也。国有六啄评，五十二邑勒。土地肥美，宜植五谷。多桑麻，作缣布。服牛乘马，男女有别。其官名，有子贲旱支、齐旱支、谒旱支、壹告支、奇贝旱支。其冠曰遗子礼，襦曰尉解，袴曰柯半，靴曰洗。其拜及行与高骊相类。无文字，刻木为信。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。

倭者，自云太伯之后，俗皆文身。去带方万二千余里，大抵在会稽之东，相去绝远。从带方至倭，循海水行，历韩国，乍东乍南，七千余里始度一海；海阔千余里，名瀚海，至一支国；又度一海千余里，名未卢国；又东南陆行五百里，至伊都

国；又东南行百里，至奴国；又东行百里，至不弥国；又南水行二十日，至投马国；又南水行十日，陆行一月日，至祁马台国，即倭王所居。其官有伊支马，次曰弥马获支，次曰奴往鞮。民种禾稻籼麻，蚕桑织绩。有姜、桂、橘、椒、苏，出黑雉、真珠、青玉。有兽如牛，名山鼠；又有大蛇吞此兽。蛇皮坚不可斫，其上有孔，乍开乍闭，时或有光，射之中，蛇则死矣。物产略与儋耳、硃崖同。地温暖，风俗不淫。男女皆露紵。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，似中国胡公头。食饮用筍豆。其死，有棺无槨，封土作冢。人性皆嗜酒。俗不知正岁，多寿考，多至八九十，或至百岁。其俗女多男少，贵者至四五妻，贱者犹两三妻。妇人无淫妒。无盗窃，少争讼。若犯法，轻者没其妻子，重则灭其宗族。

汉灵帝光和中，倭国乱，相攻伐历年，乃共立一女子卑弥呼为王。弥呼无夫婿，挟鬼道，能惑众，故国人立之。有男弟佐治国。自为王，少有见者，以婢千人自侍，唯使一男子出入传教令。所处宫室，常有兵守卫。至魏景初三年，公孙渊诛后，卑弥呼始遣使朝贡，魏以为亲魏王，假金印紫绶。正始中，卑弥呼死，更立男王，国中不服，更相诛杀，复立卑弥呼宗女台与为王。其后复立男王，并受中国爵命。晋安帝时，有倭王赞。赞死，立弟弥；弥死，立子济；济死，立子兴；兴死，立弟武。齐建元中，除武持节、督倭、新罗、任那、伽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。高祖即位，进武号征东将军。

其南有侏儒国，人长三四尺。又南黑齿国、裸国，去倭四千余里，船行可一年至。又西南万里有海人，身黑眼白，裸而丑。其肉美，行者或射而食之。

文身国，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。人体有文如兽，其额上有三文，文直者贵，文小者贱。土俗欢乐，物丰而贱，行客不赍

粮。有屋宇，无城郭。其王所居，饰以金银珍丽。绕屋为綉，广一丈，实以水银，雨则流于水银之上。市用珍宝。犯轻罪者则鞭杖；犯死罪则置猛兽食之，有枉则猛兽避而不食，经宿则赦之。

大汉国，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。无兵戈，不攻战。风俗并与文身国同而言语异。

扶桑国者，齐永元元年，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，说云：“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，地在中国之东，其土多扶桑木，故以为名。”扶桑叶似桐，而初生如笋，国人食之，实如梨而赤，绩其皮为布以为衣，亦以为绵。作板屋，无城郭。有文字，以扶桑皮为纸。无兵甲，不攻战。其国法，有南北狱。若犯轻者入南狱，重罪者入北狱。有赦则赦南狱，不赦北狱。在北狱者，男女相配，生男八岁为奴，生女九岁为婢。犯罪之身，至死不出。贵人有罪，国乃大会，坐罪人于坑，对之宴饮，分诀若死别焉。以灰绕之，其一重则一身屏退，二重则及子孙，三重则及七世。名国王为乙祁；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，第二者为小对卢，第三者为纳咄沙。国王行有鼓角导从。其衣色随年改易，甲乙年青，丙丁年赤，戊己年黄，庚辛年白，壬癸年黑。有牛角甚长，以角载物，至胜二十斛。车有马车、牛车、鹿车。国人养鹿，如中国畜牛，以乳为酪。有桑梨，经年不坏。多蒲桃。其地无铁有铜，不贵金银。市无租估。其婚姻，婿往女家门外作屋，晨夕洒扫，经年而女不悦，即驱之，相悦乃成婚。婚礼大抵与中国同。亲丧，七日不食；祖父母丧，五日不食；兄弟伯叔姑姊妹，三日不食。设灵为神像，朝夕拜奠，不制纁经。嗣王立，三年不视国事。其俗旧无佛法，宋大明二年，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，流通佛法、经像，教令出家，风俗遂改。

慧深又云：“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，容貌端正，色甚洁白，身体有毛，发长委地。至二、三月，竟入水则任娠，六七月产子。女人胸前无乳，项后生毛，根白，毛中有汁，以乳子，一百日能行，三四年则成人矣。见人惊避，偏畏丈夫。食咸草如禽兽。咸草叶似邪蒿，而气香味咸。”天监六年，有晋安人渡海，为风所飘至一岛，登岸，有人居止。女则如中国，而言语不可晓；男则人身而狗头，其声如吠。其食有小豆，其衣如布。筑土为墙，其形圆，其户如窠云。

西北诸戎，汉世张骞始发西域之迹，甘英遂临西海，或遣侍子，或奉贡献，于时虽穷兵极武，仅而克捷，比之前代，其略远矣。魏时三方鼎峙，日事干戈，晋氏平吴以后，少获宁息，徒置戍己之官，诸国亦未宾从也。继以中原丧乱，胡人递起，西域与江东隔碍，重译不交。吕光之涉龟兹，亦获蛮夷之伐蛮夷，非中国之意也。自是诸国分并，胜负强弱，难得详载。明珠翠羽，虽仞于后宫；蒲梢龙文，希入于外署。有梁受命，其奉正朔而朝阙庭者，则仇池、宕昌、高昌、邓至、河南、龟兹、于阗、滑诸国焉。今缀其风俗，为《西北戎传》云。

河南王者，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。初，慕容奕洛干有二子，庶长曰吐谷浑，嫡曰廆。洛干卒，廆嗣位，吐谷浑避之西徙。廆追留之，而牛马皆西走，不肯还，因遂徙上陇，度枹罕，出凉州西南，至赤水而居之。其地则张掖之南，陇西之西，在河之南，故以为号。其界东至埏川，西邻于阗，北接高昌，东北通秦岭，方千余里，盖古之流沙地焉。乏草木，少水潦，四时恒有冰雪，唯六七月雨雹甚盛；若晴则风飘沙砾，常蔽光景。其地有麦无谷。有青海方数百里，放牝马其侧，辄生驹，土人谓之龙种，故其国多善马。有屋宇，杂以百子帐，即穹庐也。著小袖袍、小口袴、大头长裙帽。女子披发为辫。

其后吐谷浑孙叶延，颇识书记，自谓“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，吾盖公孙之子也”。礼以王父字为国氏，因姓吐谷浑，亦为国号。至其末孙阿豺，始受中国官爵。弟子慕延，宋元嘉末又自号河南王。慕延死，从弟拾寅立，乃用书契，起城池，筑宫殿，其小王并立宅。国中有佛法。拾寅死，子度易侯立；易侯死，子休留代立。齐永明中，以代为使持节、都督西秦、河、沙三州、镇西将军、护羌校尉、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。梁兴，进代为征西将军。代死，子休运筹袭爵位。天监十三年，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，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，诏许焉。十五年，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。其使或岁再三至，或再岁一至。其地与益州邻，常通商贾，民慕其利，多往从之，教其书记，为之辞译，稍桀黠矣。普通元年，又奉献方物。筹死，子呵罗真立。大通三年，诏以为宁西将军、护羌校尉、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。真死，子佛辅袭爵位，其世子又遣使献白龙驹于皇太子。

高昌国，阚氏为主，其后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无讳袭破之，其王阚爽奔于芮芮。无讳据之称王，一世而灭。国人又立麹氏为王，名嘉，元魏授车骑将军、司空公、都督秦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、金城郡开国公。在位二十四年卒，谥曰昭武王。子子坚，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、都督瓜州诸军事、瓜州刺史、河西郡开国公、仪同三司、高昌王嗣位。

其国盖车师之故地也。南接河南，东连燉煌，西次龟兹，北邻敕勒。置四十六镇，交河、田地、高宁、临川、横截、柳婆、湾林、新兴、由宁、始昌、笃进、白力等，皆其镇名。官有四镇将军及杂号将军、长史、司马、门下校郎、中兵校郎、通事舍人、通事令史、谘议、校尉、主簿。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，有《五经》、历代史、诸子集。面貌类高骊，辫发垂之于背，著长身小袖袍、纁裆袴。女子头发辫而不垂，著锦纁纁珞环钏。

姻有六礼。其地高燥，筑土为城，架木为屋，土覆其上。寒暑与益州相似。备植九谷，人多啖置及羊牛肉。出良马、蒲陶酒、石盐。多草木，草实如茧，茧中丝如细纆，名为白叠子，国人多取织以为布。布甚软白，交市用焉。有朝乌者，旦旦集王殿前，为行列，不畏人，日出然后散去。大同中，子坚遣使献鸣盐枕、蒲陶、良马、氍毹等物。

滑国者，车师之别种也。汉永建元年，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，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。自魏、晋以来，不通中国。至天监十五年，其王厌带夷栗始遣使献方物。普通元年，又遣使献黄师子、白貂裘、波斯锦等物。七年，又奉表贡献。

元魏之居桑乾也，滑犹为小国，属芮芮。后稍强大，征其旁国波斯、盘盘、罽宾、焉耆、龟兹、疏勒、姑墨、于阗、句盘等国，开地千余里。土地温暖，多山川树木，有五谷。国人以置及羊肉为粮。其兽有师子、两脚骆驼，野驴有角。人皆善射，著小袖长身袍，用金玉为带。女人被裘，头上刻木为角，长六尺，以金银饰之。少女子，兄弟共妻。无城郭，氍屋为居，东向开户。其王坐金床，随太岁转，与妻并坐接客。无文字，以木为契。与旁国通，则使旁国胡为胡书，羊皮为纸。无职官。事天神、火神，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。其跪一拜而止。葬以木为椁。父母死，其子截一耳，葬讫即吉。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。

周古柯国，滑旁小国也。普通元年，使使随滑来献方物。

呵跋檀国，亦滑旁小国也。凡滑旁之国，衣服容貌皆与滑同。普通元年，使使随滑使来献方物。

胡蜜丹国，亦滑旁小国也。普通元年，使使随滑使来献方物。

白题国，王姓支名史稽毅，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。汉灌

婴与匈奴战，斩白题骑一人。今在滑国东，去滑六日行，西极波斯。土地出粟、麦、瓜果，食物略与滑同。普通三年，遣使献方物。

龟兹者，西域之旧国也。后汉光武时，其王名弘，为莎车王贤所杀，灭其族。贤使其子则罗为龟兹王，国人又杀则罗。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王，由是属匈奴。然龟兹在汉世常为大国，所都曰延城。魏文帝初即位，遣使贡献。晋太康中，遣子入侍。太元七年，秦主苻坚遣将吕光伐西域。至龟兹，龟兹王帛纯载宝出奔，光入其城。城有三重，外城与长安城等，室屋壮丽，饰以琅玕金玉。光立帛纯弟震为王而归，自此与中国绝不通。普通二年，王尼瑞摩珠那胜遣使奉表贡献。

于阗国，西域之属也。后汉建武末，王俞为莎车王贤所破，徙为骊归王，以其弟君得为于阗王，暴虐，百姓患之。永平中，其种人都末杀君得，大人休莫霸又杀都末，自立为王。霸死，兄子广得立，后击虏莎车王贤以归，杀之，遂为强国，西北诸小国皆服从。

其地多水潦沙石，气温，宜稻、麦、蒲桃。有水出玉，名曰玉河。国人善铸铜器。其治曰西山城，有屋室市井。果蔬菜蔬与中国等。尤敬佛法。王所居室，加以硃画。王冠金帟，如今胡公帽；与妻并坐接客。国中妇人皆辮发，衣裘袴。其人恭，相见则跪，其跪则一膝至地。书则以木为笔札，以玉为印。国人得书，戴于首而后开札。魏文帝时，王山习献名马。天监九年，遣使献方物。十三年，又献波罗婆步鄣。十八年，又献琉璃罍。大同七年，又献外国刻玉佛。

渴盘陁国，于阗西小国也。西邻滑国，南接罽宾国，北连沙勒国。所治在山谷中，城周回十余里，国有十二城。风俗与于阗相类。衣吉贝布，著长身小袖袍、小口袴。地宜小麦，资

以为粮。多牛马骆驼羊等。出好氈、金、玉。王姓葛沙氏。中大同元年，遣使献方物。

末国，汉世且末国也。胜兵万余户。北与丁零，东与白题，西与波斯接。土人剪发，著氈帽、小袖衣，为衫则开颈而缝前。多牛羊骡驴。其王安末深盘，普通五年，遣使来贡献。

波斯国，其先有波斯匿王者，子孙以王父字为氏，因为国号。国有城，周回三十二里，城高四丈，皆有楼观，城内屋宇数百千间，城外佛寺二三百所。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，山非过高，其势连接甚远，中有鹫鸟啖羊，土人极以为患。国中有优钵昙花，鲜华可爱。出龙驹马。咸池生珊瑚树，长一二尺。亦有琥珀、马脑、真珠、玃回等，国内不以为珍。市买用金银。婚姻法：下聘讫，女婿将数十人迎妇，婿著金线锦袍、师子锦袴，戴天冠，妇亦如之。妇兄弟便来捉手付度，夫妇之礼，于兹永毕。国东与滑国，西及南俱与婆罗门国，北与泛卜栗国接。中大通二年，遣使献佛牙。

宕昌国，在河南之东南，益州之西北，陇西之西，羌种也。宋孝武世，其王梁竦忽始献方物。天监四年，王梁弥博来献甘草、当归，诏以为使持节、都督河、凉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东羌校尉、河、凉二州刺史、陇西公、宕昌王，佩以金章。弥博死，子弥泰立；大同七年，复授以父爵位。其衣服、风俗与河南略同。

邓至国，居西凉州界，羌别种也。世号持节、平北将军、西凉州刺史。宋文帝时，王象屈耽遣使献马。天监元年，诏以邓至王象舒彭为督西凉州诸军事，号安北将军。五年，舒彭遣使献黄耆四百斤、马四匹。其俗呼帽曰突何，其衣服与宕昌同。

武兴国，本仇池。杨难当自立为秦王，宋文帝遣裴方明讨之，难当奔魏。其兄子文德又聚众茄卢，宋因授以爵位，魏又

攻之，文德奔汉中。从弟僧嗣又自立，复戍茄卢。卒，文德弟文度立，以弟文洪为白水太守，屯武兴，宋世以为武都王。武兴之国，自于此矣。难当族弟广香又攻杀文度，自立为阴平王、茄卢镇主。卒，子灵立；灵死，子崇祖立；崇祖死，子孟孙立。齐永明中，魏氏南梁州刺史、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功山归款，齐世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、仇池公。文洪死，以族人集始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天监初，以集始为使持节、都督秦、雍二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羌校尉、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灵珍为冠军将军，孟孙为假节、督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。集始死，子绍先袭爵位。二年，以灵珍为持节、督陇右诸军事、左将军、北梁州刺史、仇池王。十年，孟孙死，诏赠安沙将军、北雍州刺史。子定袭封爵。绍先死，子智慧立。大同元年，克复汉中，智慧遣使上表，求率四千户归国，诏许焉，即以为东益州。

其国东连秦岭，西接宕昌，去宕昌八百里，南去汉中四百里，北去岐州三百里，东去长安九百里。本有十万户，世世分减。其大姓有符氏、姜氏。言语与中国同。著乌阜突骑帽、长身小袖袍、小口袴、皮靴。地植九谷。婚姻备六礼。知书疏。种桑麻。出绌、绢、精布、漆、蜡、椒等。山出铜铁。

芮芮国，盖匈奴别种。魏、晋世，匈奴分为数百千部，各有名号，芮芮其一部也。自元魏南迁，因擅其故地。无城郭，随水草畜牧，以穹庐为居。辫发，衣锦，小袖袍，小口袴，深雍靴。其地苦寒，七月流澌亘河。宋升明中，遣王洪轨使焉，引之共伐魏。齐建元元年，洪轨始至其国，国王率三十万骑，出燕然山东南三千余里，魏人闭关不敢战。后稍侵弱。永明中，为丁零所破，更为小国而南移其居。天监中，始破丁零，复其旧土。始筑城郭，名曰木末城。十四年，遣使献乌貂裘。普通元年，又遣使献方物。是后数岁一至焉。大同七年，又献马一

匹、金一斤。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，前对皎日，后则泥潦横流，故其战败莫能追及。或于中夏为之，则暄而不雨，问其故，以暖云。

史臣曰：海南东夷西北戎诸国，地穷边裔，各有疆域。若山奇海异，怪类殊种，前古未闻，往牒不记。故知九州之外，八荒之表，辩方物土，莫究其极。高祖以德怀之，故朝贡岁至，美矣。

## 列传第四十九

豫章王综 武陵王纪 临贺王正德 河东王誉

豫章王综，字世谦，高祖第二子也。天监三年，封豫章郡王，邑二千户。五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寻进号北中郎将。十年，迁都督郢、司、霍三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十三年，迁安右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。十五年，迁西中郎将，兼护军将军，又迁安前将军、丹阳尹。十六年，复为北中郎将、南徐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入为侍中、镇右将军，置佐史。

初，其母吴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，七月而生综，宫中多疑之者。及淑媛宠衰怨望，遂陈疑似之说，故综怀之。既长，有才学，善属文。高祖御诸子以礼，朝见不甚数，综恒怨不见知。每出籓，淑媛恒随之镇。至年十五六，尚裸袒嬉戏于前，昼夜无别，内外咸有秽议。综在徐州，政刑酷暴。又有勇力，手制奔马。常微行夜出，无有期度。每高祖有敕疏至，辄忿恚形于颜色，群臣莫敢言者。恒于别室祠齐氏七庙，又微服至曲阿拜齐明帝陵。然犹无以自信，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，渗即为父子。综乃私发齐东昏墓，出骨，沥臂血试之。并杀一男，取其骨试之，皆有验，自此常怀异志。

四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兖、兖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

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。闻齐建安王萧宝寅在魏，遂使人入北与之相知，谓为叔父，许举镇归之。会大举北伐。六年，魏将元法僧以彭城降，高祖乃令综都督众军，镇于彭城，与魏将安丰王元延明相持。高祖以连兵既久，虑有衅生，敕综退军。综惧南归则无因复与宝寅相见，乃与数骑夜奔于延明，魏以为侍中、太尉、高平公、丹阳王，邑七千户，钱三百万，布绢三千匹，杂彩千匹，马五十匹，羊五百口，奴婢一百人。综乃改名纘，字德文，追为齐东昏服斩衰。于是有司奏削爵土，绝属籍，改其姓为悖氏。俄有诏复之，封其子直为永新侯，邑千户。大通二年，萧宝寅在魏据长安反，综自洛阳北遁，将赴之，为津吏所执，魏人杀之，时年四十九。

初，综既不得志，尝作《听钟鸣》、《悲落叶》辞，以申其志。大略曰：

听钟鸣，当知在帝城。参差定难数，历乱百愁生。去声悬窈窕，来响急徘徊。谁怜传漏子，辛苦建章台。

听钟鸣，听听非一所。怀瑾握瑜空掷去，攀松折桂谁相许？昔朋旧爱各东西，譬如落叶不更齐。飘飘孤雁何所栖，依依别鹤夜半啼。

听钟鸣，听此何穷极？二十有余年，淹留在京域。窥明镜，罢容色，云悲海思徒掩抑。

其《悲落叶》云：

悲落叶，连翩下重叠。落且飞，纵横去不归。

悲落叶，落叶悲。人生譬如此，零落不可持。

悲落叶，落叶何时还？夙昔共根本，无复一相关。

当时见者莫不悲之。

武陵王纪，字世询，高祖第八子也。少勤学，有文才，属辞不好轻华，甚有骨气。天监十三年，封为武陵郡王，邑二千

户。历位宁远将军、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、轻车将军、丹阳尹。出为会稽太守，寻以其郡为东扬州，仍为刺史，加使持节、东中郎将。征为侍中，领石头戍军事。出为宣惠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征为使持节、宣惠将军、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。寻改授持节、都督益、梁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加鼓吹一部。大同十一年，授散骑常侍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初，天监中，震太阳门，成字曰“绍宗梁位唯武王”，解者以为武王者，武陵王也，于是朝野属意焉。及太清中，侯景乱，纪不赴援。高祖崩后，纪乃僭号于蜀，改年曰天正。立子圆照为皇太子，圆正为西阳王，圆满竟陵王，圆普南谯王，圆肃宜都王。以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永丰侯綽为征西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封秦郡王。司马王僧略、直兵参军徐怳并固谏，纪以为贰于己，皆杀之。永丰侯綽叹曰：“王不免矣！夫善人国之基也，今反诛之，不亡何待！”又谓所亲曰：“昔桓玄年号大亨，识者谓之‘二月了’，而玄之败实在仲春。今年曰天正，在文为‘一止’，其能久乎？”

太清五年夏四月，纪帅军东下至巴郡，以讨侯景为名，将图荆陕。闻西魏侵蜀，遣其将南梁州刺史谯淹回军赴援。五月日，西魏将尉迟迥帅众逼涪水，潼州刺史杨乾运以城降之，迥分军据守，即趋成都。丁丑，纪次于西陵，舳舻翳川，旌甲曜日，军容甚盛。世祖命护军将军陆法和于硤口夹岸筑二垒，镇江以断之。时陆纳未平，蜀军复逼，物情惶扰，世祖忧焉。法和告急，旬日相继。世祖乃拔任约于狱，以为晋安王司马，撤禁兵以配之；并遣宣猛将军刘綦共约西赴。六月，纪筑连城，攻绝铁锁。世祖复于狱拔谢答仁为步兵校尉，配众一旅，上赴法和。世祖与纪书曰：“皇帝敬问假黄钺太尉武陵王：自九黎

侵轶，三苗寇扰，天长丧乱，獯丑冯陵，虔刘象魏，黍离王室。朕枕戈东望，泣血西浮，殒爱子于二方，无诸侯之八百，身被属甲，手贯流矢。俄而风树之酷，万恨始缠，霜露之悲，百忧继集，扣心饮胆，志不图全。直以宗社缀旒，鲸鲵未剪，尝胆待旦，龚行天罚，独运四聪，坐挥八柄。虽复结坛待将，褰帷纳士，拒赤壁之兵，无谋于鲁肃；烧鸟巢之米，不访于荀攸；才智将殫，金贝殆竭，傍无寸助，险阻备尝。遂得斩长狄于驹门，挫蚩尤于枫木。怨耻既雪，天下无尘，经营四方，专资一力，方与岳牧，同兹清静。隆暑炎赫，弟比何如？文武具僚，当有劳弊。今遣散骑常侍、光州刺史郑安忠，指宣往怀。”仍令喻意于纪，许其还蜀，专制岷方。纪不从命，报书如家人礼。庚申，纪将侯睿率众缘山将规进取，任约、谢答仁与战，破之。既而陆纳平，诸军并西赴，世祖又与纪书曰：“甚苦大智！季月烦暑，流金烁石，聚蚊成雷，封狐千里，以兹玉体，辛苦行阵。乃眷西顾，我劳如何？自獯丑凭陵，羯胡叛换，吾年为一日之长，属有平乱之功，膺此乐推，事归当璧。倘遣使乎，良所迟也。如曰不然，于此投笔。友于兄弟，分形共气。兄肥弟瘦，无复相代之期；让枣推梨，长罢欢愉之日。上林静拱，闻四鸟之哀鸣；宣室披图，嗟万始之长逝。心乎爱矣，书不尽言。“大智，纪之别字也。纪遣所署度支尚书乐奉业至于江陵，论和辑之计，依前旨还蜀。世祖知纪必破，遂拒而不许。丙戌，巴兴民苻升、徐子初等斩纪硤口城主公孙晃，降于众军。王琳、宋筠、任约、谢答仁等因进攻侯睿，陷其三垒，于是两岸十余城遂俱降。将军樊猛获纪及其第三子圆满，俱杀之于硤口，时年四十六。有司奏请绝其属籍，世祖许之，赐姓饴饴氏。

初，纪将僭号，妖怪非一。其最异者，内寝柏殿柱绕节生花，其茎四十有六，羸靡可爱，状似荷花。识者曰：“王敦杖

花，非佳事也。”纪年号天正，与萧栋暗合，金曰“天”字“二人”也，“正”字“一止”也，栋、纪僭号，各一年而灭。

临贺王正德，字公和，临川靖惠王第三子也。少粗险，不拘礼节。初，高祖未有男，养之为子。及高祖践极，便希储贰，后立昭明太子，封正德为西丰侯，邑五百户。自此怨望，恒怀不轨，睥睨宫宸，觊幸灾变。普通六年，以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，置佐史。顷之，遂逃奔于魏，有司奏削封爵。七年，又自魏逃归，高祖不之过也。复其封爵，仍除征虏将军。

中大通四年，为信武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征为侍中、抚军将军，置佐史，封临贺郡王，邑二千户，又加左卫将军。而凶暴日甚，招聚亡命。侯景知其有奸心，乃密令诱说，厚相要结。遗正德书曰：“今天子年尊，奸臣乱国，宪章错谬，政令颠倒，以景观之，计日必败。况大王属当储贰，中被废辱，天下义士，窃所痛心，在景愚忠，能无忿慨？今四海业业，归心大王，大王岂得顾此私情，弃兹亿兆！景虽不武，实思自奋。愿王允副苍生，鉴斯诚款。”正德览书大喜曰：“侯景意暗与我同，此天赞也。”遂许之。及景至江，正德潜运空舫，诈称迎荻，以济景焉。朝廷未知其谋，犹遣正德守硃雀航。景至，正德乃引军与景俱进，景推正德为天子，改年为正平元年，景为丞相。台城没，复太清之号，降正德为大司马。正德有怨言，景闻之，虑其为变，矫诏杀之。

河东王誉，字重孙，昭明太子第二子也。普通二年，封枝江县公。中大通三年，改封河东郡王，邑二千户。除宁远将军、石头戍军事。出为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。还除侍中、轻车将军，置佐史。出为南中郎将、湘州刺史。

未几，侯景寇京邑，誉率军入援，至青草湖，台城没，有诏班师，誉还湘镇。时世祖军于武城，新除雍州刺史张纘密报

世祖曰：“河东起兵，岳阳聚米，共为不逞，将袭江陵。”世祖甚惧，因步道问还，遣谘议周弘直至誉所，督其粮众。誉曰：“各自军府，何忽隶人？”前后使三反，誉并不从。世祖大怒，乃遣世子方等征之，反为誉所败死。又令信州刺史鲍泉讨誉，并与书陈示祸福，许其迁善。誉不答，修浚城池，为拒守之计。谓鲍泉曰：“败军之将，势岂语勇？欲前即前，无所多说。”泉军于石椁寺，誉帅众逆击之，不利而还。泉进军于橘洲，誉又尽锐攻之，不克。会已暮，士卒疲弊，泉因出击，大败之，斩首三千级，溺死者万余人。誉于是焚长沙郭邑，驱居民于城内，鲍泉度军围之。誉幼而骁勇，兼有胆气，能抚循士卒，甚得众心。及被围既久，虽外内断绝，而备守犹固。后世祖又遣领军将军王僧辩代鲍泉攻誉，僧辩筑土山以临城内，日夕苦攻，矢石如雨，城中将士死伤者太半。誉窘急，乃潜装海船，将溃围而出。会其麾下将慕容华引僧辩入城，誉顾左右皆散，遂被执，谓守者曰：“勿杀我！得一见七官，申此谗贼，死亦无恨。”主者曰：“奉命不许。”遂斩之，传首荆镇，世祖反其首以葬焉。初，誉之将败也，私引镜照面，不见其头；又见长人盖屋，两手据地瞰其斋；又见白狗大如驴，从城而出，不知所在。誉甚恶之，俄而城陷。

史臣曰：萧综、萧正德并悖逆猖狂，自致夷灭，宜矣。太清之寇，萧纪据庸、蜀之资，遂不勤王赴难，申臣子之节；及贼景诛剪，方始起兵，师出无名，成其衅祸。呜呼！身当管、蔡之罚，盖自贻哉。

## 列传第五十

### 侯景

侯景，字万景，朔方人，或云雁门人。少而不羁，见惮乡里。及长，骁勇有膂力，善骑射。以选为北镇戍兵，稍立功效。魏孝昌元年，有怀朔镇兵鲜于修礼，于定州作乱，攻没郡县；又有柔玄镇兵吐斤洛周，率其党与，复寇幽、冀，与修礼相合，众十余万。后修礼见杀，部下溃散，怀朔镇将葛荣因收集之，攻杀吐斤洛周，尽有其众，谓之“葛贼”。四年，魏明帝殂，其后胡氏临朝，天柱将军尔硃荣自晋阳入杀胡氏，并诛其亲属。景始以私众见荣，荣甚奇景，即委以军事。会葛贼南逼，荣自讨，命景先驱，至河内，击，大破之，生擒葛荣，以功擢为定州刺史、大行台，封濮阳郡公。景自是威名遂著。

顷之，齐神武帝为魏相，又入洛诛尔硃氏，景复以众降之，仍为神武所用。景性残忍酷虐，驭军严整；然破掠所得财宝，皆班赐将士，故咸为之用，所向多捷。总揽兵权，与神武相亚。魏以为司徒、南道行台，拥众十万，专制河南。及神武疾笃，谓子澄曰：“侯景狡猾多计，反覆难知，我死后，必不为汝用。”乃为书召景。景知之，虑及于祸，太清元年，乃遣其行台郎中丁和来上表请降曰：

臣闻股肱体合，则四海和平；上下猜贰，则封疆幅裂。故

周、邵同德，越常之贡来臻；飞、恶离心，诸侯所以背叛。此盖成败之所由，古今如画一者也。

臣昔与魏丞相高王并肩戮力，共平灾衅，扶危戴主，匡弼社稷。中兴以后，无役不从；天平及此，有事先出。攻城每陷，野战必殄；筋力消于鞍甲，忠贞竭于寸心。乘藉机运，位阶鼎辅；宜应誓死罄节，仰报时恩，陨首流肠，溘焉罔贰。何言翰墨，一旦论此？臣所恨义非死所，壮士弗为。臣不爱命，但恐死之无益耳。而丞相既遭疾患，政出子澄。澄天性险忌，触类猜嫉，谄谀迭进，共相构毁。而部分未周，累信赐召；不顾社稷之安危，惟恐私门之不植。甘言厚币，规灭忠梗。其父若殒，将何赐容。惧谗畏戮，拒而不返，遂观兵汝、颍，拥璟周、韩。乃与豫州刺史高成、广州刺史郎椿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兖州刺史邢子才、南兖州刺史石长宣、齐州刺史许季良、东豫州刺史丘元征、洛州刺史硃浑愿、扬州刺史乐恂、北荆州刺史梅季昌、北扬州刺史元神和等，皆河南牧伯，大州帅长，各阴结私图，克相影会，秣马潜戈，待时即发。函谷以东，瑕丘以西，咸愿归诚圣朝，息肩有道，戮力同心，死无二志。惟有青、徐数州，仅须折简，一驿走来，不劳经略。

且臣与高氏衅隙已成，临患赐征，前已不赴，纵其平复，终无合理。黄河以南，臣之所职，易同反掌，附化不难。群臣颺仰，听臣而唱。若齐、宋一平，徐事燕、赵。伏惟陛下天网宏开，方同书轨，闻兹寸款，惟应霈然。

丁和既至，高祖召群臣廷议。尚书仆射谢举及百辟等议，皆云纳侯景非宜，高祖不从是议而纳景。及齐神武卒，其子澄嗣，是为文襄帝。高祖乃下诏封景河南王、大将军、使持节、董督河南南北诸军事、大行台，承制辄行，如邓禹故事，给鼓吹一部。齐文襄遣大将军慕容绍宗围景于长社，景请西魏为援，

西魏遣其五城王元庆等率兵救之，绍宗乃退。景复请兵于司州刺史羊鸦仁，鸦仁遣长史邓鸿率兵至汝水，元庆军又夜遁。于是据悬瓠、项城，求遣刺史以镇之。诏以羊鸦仁为豫、司二州刺史，移镇悬瓠；西阳太守羊思建为殷州刺史，镇项城。

魏既新丧元帅，景又举河南内附，齐文襄虑景与西、南合从，方为已患，乃以书喻景曰：

盖闻位为大宝，守之未易；仁诚重任，终之实难。或杀身成名，或去食存信；比性命于鸿毛，等节义于熊掌。夫然者，举不失德，动无过事；进不见恶，退无谤言。

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，孤子相于，偏所眷属，缱绻衿期，绸缪寤语，义贯终始，情存岁寒。司徒自少及长，从微至著，共相成生，非无恩德。既爵冠通侯，位标上等，门容驷马，室飨万钟，财利润于乡党，荣华被于亲戚。意气相倾，人伦所重，感于知己，义在忘躯。眷为国土者，乃立漆身之节；馈以壶飧者，便致扶轮之效。若然尚不能已，况其重于此乎！

幸以故旧之义，欲持子孙相托，方为秦晋之匹，共成刘范之亲。假使日往月来，时移世易，门无强蔭，家有幼孤，犹加璧不遗，分宅相济，无忘先德，以恤后人。况闻负杖行歌，便已狼顾犬噬，于名无所成，于义无所取，不蹈忠臣之迹，自陷叛人之地。力不足以自强，势不足以自保；率乌合之众，为累卵之危。西求救于黑泰，南请援于萧氏，以狐疑之心，为首鼠之事。入秦则秦人不容，归吴则吴人不信。当今相视，未见其可，不知终久，持此安归。相推本心，必不应尔。当是不逞之人，曲为口端之说，遂怀市虎之疑，乃致投杼之惑耳。

比来举止，事已可见，人相疑误，想自觉知，合门大小，并付司寇。近者，聊命偏师，前驱致讨，南兖、扬州，应时克复。即欲乘机，长驱悬瓠；属以炎暑，欲为后图。方凭国灵，

龚行天罚，器械精新，士马强盛。内外感德，上下齐心，三令五申，可蹈汤火。若使旗鼓相望，埃尘相接，势如沃雪，事等注萤。夫明者去危就安，智者转祸为福。宁使我负人，不使人负我。当开从善之门，决改先迷之路。今刷心荡意，除嫌去恶，想犹致疑，未便见信。若能卷甲来朝，垂帛还阙者，当授豫州刺史。即使终君之世，所部文武更不迫摄。进得保其禄位，退则不丧功名。君门眷属，可以无恙；宠妻爱子，亦送相还。仍为通家，卒成亲好。所不食言，有如皎日。君既不能东封函谷，南向称孤，受制于人，威名顿尽。空使兄弟子侄，足首异门，垂发戴白，同之涂炭，闻者酸鼻，见者寒心，矧伊骨肉，能无愧也？

孤子今日不应方遣此书，但见蔡遵道云：司徒本无归西之心，深有悔祸之意，闻西兵将至，遣遵道向崑中参其多少；少则与其同力，多则更为其备。又云：房长史在彼之日，司徒尝欲遣书启，将改过自新。已差李龙仁，垂欲发遣，闻房已远，遂复停发。未知遵道此言为虚为实，但既有所闻，不容不相尽告。吉凶之理，想自图之。

景报书曰：

盖闻立身扬名者，义也；在躬所宝者，生也。苟事当其义，则节士不爱其躯；刑罚斯舛，则君子实重其命。昔微子发狂而去殷，陈平怀智而背楚者，良有以也。仆乡曲布衣，本乖艺用。初逢天柱，赐忝帷幄之谋；晚遇永熙，委以干戈之任。出身为国，绵历二纪，犯危履难，岂避风霜。遂得躬被袞衣，口膻玉食，富贵当年，光荣身世。何为一旦举旌璫，援桴鼓，而北面相抗者，何哉？实以畏惧危亡，恐招祸害，捐躯非义，身名两灭故耳。何者？往年之暮，尊王遘疾，神不祐善，祈祷莫瘳。遂使嬖幸擅威权，阉寺肆诡惑，上下相猜，心腹离贰。仆妻子

在宅，无事见围；段康之谋，莫知所以；卢潜入军，未审何故。翼翼小心，常怀战卜栗，有靦面目，宁不自疑。及回师长社，希自陈状，简书未达，斧钺已临。旌旗相对，咫尺不远，飞书每奏，兼申鄙情；而群卒恃雄，眇然不顾，运戟推锋，专欲屠灭。筑围堰水，三板仅存，举目相看，命悬晷刻，不忍死亡，出战城下。禽兽恶死，人伦好生，送地拘秦，非乐为也。但尊王平昔见与，比肩共奖帝室，虽形势参差，寒暑小异，丞相司徒，雁行而已。福祿官荣，自是天爵，劳而后受，理不相干，欲求吞炭，何其谬也！然窃人之财，犹谓为盗，禄去公室，相为不取。今魏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祈恩私第，何足关言。

赐示“不能东封函谷，受制于人”，当似教仆贤祭仲而褒季氏。无主之国，在礼未闻，动而不法，何以取训？窃以分财养幼，事归令终，舍宅存孤，谁云隙末？复言仆“众不足以自强，危如累卵”。然纣有亿兆夷人，卒降十乱；桀之百克，终自无后。颍川之战，即是殷监。轻重由人，非鼎在德。苟能忠信，虽弱必强。殷忧启圣，处危何苦。况今梁道岂熙，招携以礼，被我兽文，縻之好爵。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，扫夷秽以拯黎元，东羁瓠越，西通汧、陇。吴、楚剽劲，带甲千群；吴兵冀马，控弦十万。兼仆所部义勇如林，奋义取威，不期而发，大风一振，枯干必摧，凝霜暂落，秋蒂自殒。此而为弱，谁足称强！

又见诬两端，受疑二国。斟酌物情，一何至此！昔陈平背楚，归汉则王；百里出虞，入秦斯霸。盖昏明由主，用舍在时，奉礼而行，神其庇也。

书称士马精新，克日齐举，夸张形胜，指期荡灭。窃以寒飈白露，节候乃同；秋风扬尘，马首何异。徒知北方之力争，未识西、南之合从，苟欲徇意于前途，不觉坑阱在其侧。若云

去危令归正朔，转祸以脱网罗，彼既嗤仆之愚迷，此亦笑君之晦昧。今已引二邦，扬旌北讨，熊豹齐奋，克复中原，荆、襄、广、颍已属关右，项城、悬瓠亦奉南朝，幸自取之，何劳恩赐。然权变不一，理有万途。为君计者，莫若割地两和，二分鼎峙，燕、卫、晋、赵足相奉禄，齐、曹、宋、鲁悉归大梁，使仆得输力南朝，北敦姻好，束帛交行，戎车不动。仆立当世之功，君卒祖祢之业，各保疆界，躬享岁时，百姓乂宁，四民安堵。孰若驱农夫于陇亩，抗勅敌于三方，避干戈于首尾，当锋镝于心腹。纵太公为将，不能获存，归之高明，何以克济。

复寻来书云，仆妻子悉拘司寇。以之见要，庶其可及。当是见疑褊心，未识大趣。何者？昔王陵附汉，母在不归；太上囚楚，乞羹自若。矧伊妻子，而可介意。脱谓诛之有益，欲止不能；杀之无损，徒复坑戮。家累在君，何关仆也？而遵道所传，颇亦非谬，但在縲继，恐不备尽，故重陈辞，更论款曲。所望良图，时惠报旨。然昔与盟主，事等琴瑟，谗人间之，翻为仇敌。抚弦擗矢，不觉伤怀，裂帛还书，知何能述。

十二月，景率军围谯城不下，退攻城父，拔之。又遣其行台左丞王伟、左民郎中王则诣阙献策，求诸元子弟立为魏主，辅以北伐，许之。诏遣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，须渡江，许即伪位，乘輿副御以资给之。

齐文襄又遣慕容绍宗追景，景退入涡阳，马尚有数千匹，甲卒数万人，车万余辆，相持于涡北。景军食尽，士卒并北人，不乐南渡，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。景军溃散，乃与腹心数骑自峡石济淮，稍收散卒，得马步八百人，奔寿春，监州韦黯纳之。景启求贬削，优诏不许，仍以为豫州牧，本官如故。

景既据寿春，遂怀反叛，属城居民，悉召募为军士，辄停责市估及田租，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卒。又启求锦万匹，为军人

袍，领军殊异议以御府锦署止充颁赏远近，不容以供边城戎服，请送青布以给之。景得布，悉用为袍衫，因尚青色。又以台所给仗，多不能精，启请东冶锻工，欲更营造，敕并给之。景自涡阳败后，多所征求，朝廷含弘，未尝拒绝。

先是，豫州刺史贞阳侯渊明督众军围彭城，兵败没于魏。至是，遣使还述魏人请追前好。二年二月，高祖又与魏连和。景闻之惧，驰启固谏，高祖不从。尔后表疏跋扈，言辞不逊。鄱阳王范镇合肥，及司州刺史羊鸦仁俱累启称景有异志，领军殊异曰：“侯景数百叛虏，何能为役？”并抑不奏闻，而逾加赏赐，所以奸谋益果。又知临贺王正德怨望朝廷，密令要结，正德许为内启。八月，景遂发兵反，攻马头、木栅，执太守刘神茂、戍主曹璆等。于是诏郢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，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为北道都督，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，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，同讨景，济自历阳；又令开府仪同三司、丹阳尹、邵陵王纶持节，董督众军。

十月，景留其中军王显贵守寿春城，出军伪向合肥，遂袭谯州，助防董绍先开城降之，执刺史豊城侯泰。高祖闻之，遣太子家令王质率兵三千巡江遏防。景进攻历阳，历阳太守庄铁遣弟均率数百人夜斫景营，不克，均战没，铁又降之。萧正德先遣大船数十艘，伪称载荻，实装济景。景至京口，将渡，虑王质为梗。俄而质无故退，景闻之尚未信也，乃密遣覘之。谓使者曰：“质若审退，可折江东树枝为验。”覘人如言而返，景大喜曰：“吾事办矣。”乃自采石济，马数百匹，兵千人，京师不之觉。景即分袭姑孰，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，遂至慈湖。于是诏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为都督城内诸军事，都官尚书羊侃为军师将军以副焉；南浦侯推守东府城，西豊公大春守石头城，轻车长史谢禧守白下。

既而景至硃雀航，萧正德先屯丹阳郡，至是，率所部与景合。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，见景至航，命彻航，始除一船，遂弃军走南塘，游军复闭航渡景。皇太子以所乘马授王质，配精兵三千，使援庾信。质至领军府，与贼遇，未阵便奔走，景乘胜至阙下。西豊公大春弃石头城走，景遣其仪同于子悦据之。谢禧亦弃白下城走。景于是百道攻城，持火炬烧大司马、东西华诸门。城中仓卒，未有其备，乃凿门楼，下水沃火，久之方灭。贼又斫东掖门将开，羊侃凿门扇，刺杀数人，贼乃退。又登东宫墙，射城内，至夜，太宗募人出烧东宫，东宫台殿遂尽。景又烧城西马廐、士林馆、太府寺。明日，景又作木驴数百攻城，城上飞石掷之，所值皆碎破。景苦攻不克，伤损甚多，乃止攻，筑长围以绝内外，启求诛中领军硃异、太子右卫率陆验、兼少府卿徐贇、制局监周石珍等。城内亦射赏格出外：“有能斩景首，授以景位，并钱一亿万，布绢各万匹，女乐二部。”

十一月，景立萧正德为帝，即伪位于仪贤堂，改年曰正平。初，童谣有“正平”之言，故立号以应之。景自为相国、天柱将军，正德以女妻之。

景又攻东府城，设百尺楼车，钩城堞尽落，城遂陷。景使其仪同卢暉略率数千人，持长刀夹城门，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，贼交兵杀之，死者二千余人。南浦侯推是日遇害。景使正德子见理、仪同卢暉略守东府城。

景又于城东西各起一土山以临城内，城内亦作两山以应之，王公以下皆负土。初，景至，便望克定京师，号令甚明，不犯百姓。既攻城不下，人心离阻，又恐援军总集，众必溃散，乃纵兵杀掠，交尸塞路，富室豪家，恣意衰剥，子女妻妾，悉入军营。及筑土山，不限贵贱，昼夜不息，乱加毆捶，疲羸者因

杀之以填山，号哭之声，响动天地。百姓不敢藏隐，并出从之，旬日之间，众至数万。

景仪同范桃棒密遣使送款乞降，会事泄见杀。至是，邵陵王纶率西豊公大春、新涂将军永安侯确、超武将军南安乡侯骏、前谯州刺史赵伯超、武州刺史萧弄璋、步兵校尉尹思合等，马步三万发自京口，直据钟山。景党大骇，具船舟咸欲逃散，分遣万余人距纶，纶击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旦日，景复陈兵覆舟山北，纶亦列阵以待之。景不进，相持。会日暮，景引军还，南安侯骏率数十骑挑之，景回军与战，骏退。时赵伯超陈于玄武湖北，见骏急，不赴，乃率军前走，众军因乱，遂败绩。纶奔京口。贼尽获輜重器甲，斩首数百级，生俘千余人，获西豊公大春、纶司马庄丘惠达、直阁将军胡子约、广陵令霍俊等，来送城下徇之，逼云“已擒邵陵王”，俊独云“王小小失利，已全军还京口，城中但坚守，援军寻至”。贼以刀殴之，俊言辞颜色如旧，景义而释之。

是日，鄱阳世子嗣、裴之高至后渚，结营于蔡洲。景分军屯南岸。

十二月，景造诸攻具及飞楼、撞车、登城车、登堞车、阶道车、火车，并高数丈，一车至二十轮，陈于阙前，百道攻城并用焉。以火车焚城东南隅大楼，贼因火势以攻城，城上纵火，悉焚其攻具，贼乃退。又筑土山以逼城，城内作地道以引其土山，贼又不能立，焚其攻具，还入于栅。材官将军宋疑降贼，因为立计，引玄武湖水灌台城，城外水起数尺，阙前御街并为洪波矣。又烧南岸民居营寺，莫不咸尽。

司州刺史柳仲礼、衡州刺史韦粲、南陵太守陈文彻、宣猛将军李孝钦等，皆来赴援。鄱阳世子嗣、裴之高又济江。仲礼营硃雀航南，裴之高营南苑，韦粲营青塘，陈文彻、李孝钦屯

丹阳郡，鄱阳世子嗣营小航南，并缘淮造栅。及晓，景方觉，乃登禅灵寺门楼望之，见韦粲营垒未合，先渡兵击之。粲拒战败绩，景斩粲首徇于城下。柳仲礼闻粲败，不遑贯甲，与数十骑驰赴之，遇贼交战，斩首数百，投水死者千余人。仲礼深入，马陷泥，亦被重创。自是贼不敢济岸。

邵陵王纶与临成公大连等自东道集于南岸，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世子方等、兼司马吴晔、天门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师，营于湘子岸前，高州刺史李迁仕、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又率兵继至。既而鄱阳世子嗣、永安侯确、羊鸦仁、李迁仕、樊文皎率众渡淮，攻贼东府城前栅，破之，遂结营于青溪水东。景遣其仪同宋子仙顿南平王第，缘水西立栅相拒。景食稍尽，至是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。

初，援兵至北岸，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师，才得过淮，便竟剥掠，贼党有欲自拔者，闻之咸止。贼之始至，城中才得固守，平荡之事，期望援军。既而四方云合，众号百万，连营相持，已月余日，城中疾疫，死者太半。

景自岁首以来乞和，朝廷未之许，至是事急乃听焉。请割江右四州之地，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，然后解围济江；仍许遣其仪同于子悦、左丞王伟入城为质。中领军傅岐议以宣城王嫡嗣之重，不容许之。乃请石城公大款出送，诏许焉。遂于西华门外设坛，遣尚书仆射王克、兼侍中上甲乡侯韶、兼散骑常侍萧瑒与于子悦、王伟等，登坛共盟。左卫将军柳津出西华门下，景出其栅门，与津遥相对，刑牲歃血。

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会理、前青、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、西昌侯世子彧率众三万，至于马邛州。景虑北军自白下而上，断其江路，请悉勒聚南岸，敕乃遣北军进江潭苑。景启称：“永安侯、赵威方频隔栅见诟臣，云‘天子自与汝盟，我终当

逐汝’。乞召入城，即当进发。”敕并召之。景又启云：“西岸信至，高澄已得寿春、钟离，便无处安足。权借广陵、谯州，须征得寿春、钟离，即以奉还朝廷。”

初，彭城刘邈说景曰：“大将军顿兵已久，攻城不拔，今援众云集，未易而破；如闻军粮不支一月，运漕路绝，野无所掠，婴儿掌上，信在于今。未若乞和，全师而返，此计之上者。景然其言，故请和。后知援军号令不一，终无勤王之效；又闻城中死疾转多，必当有应之者。景谋臣王伟又说曰：“王以人臣举兵背叛，围守宫阙，已盈十旬，逼辱妃主，凌秽宗庙，今日持此，何处容身？愿王且观其变。”景然之，乃抗表曰：

臣闻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。然则意非言不宣，言非笔不尽，臣所以含愤蓄积，不能默已者也。窃惟陛下睿智在躬，多才多艺。昔因世季，龙翔汉、沔，夷凶剪乱，克雪家怨，然后踵武前王，光宅江表，宪章文、武，祖述尧、舜。兼属魏国凌迟，外无勍敌，故能西取华陵，北封淮、泗，结好高氏，輶轩相属，疆场无虞，十有余载。躬览万机，劬劳治道。刊正周、孔之遗文，训释真如之秘奥。享年长久，本枝盘石。人君艺业，莫之与京。臣所以踊跃一隅，望南风而叹息也，岂图名与实爽，闻见不同？臣自委质策名，前后事迹，从来表奏，已具之矣。不胜愤懣，复为陛下陈之：

陛下与高氏通和，岁逾一纪，舟车往复，相望道路，必将分灾恤患，同休等戚；宁可纳臣一介之服，贪臣汝、颖之地，便绝好河北，檄置高澄，聘使未归，陷之虎口，扬兵击鼓，侵逼彭、宋。夫敌国相伐，闻丧则止，匹夫之交，托孤寄命。岂有万乘之主，见利忘义若此者哉！其失一也。

臣与高澄，既有仇憾，义不同国，归身有道。陛下授以上将，任以专征，歌钟女乐，车服弓矢。臣受命不辞，实思报效。

方欲挂旆嵩、华，悬旌冀、赵，刘夷荡涤，一匡宇内；陛下朝服济江，告成东岳，使大梁与轩黄等盛，臣与伊、吕比功，垂裕后昆，流名竹帛，此实生平之志也。而陛下欲分其功，不能赐任，使臣击河北，欲自举徐方，遣庸懦之贞阳，任骄贪之胡、赵，裁见旗鼓，鸟散鱼溃，慕容绍宗乘胜席卷，涡阳诸镇靡不弃甲。疾雷不及掩耳，散地不可固全，使臣狼狈失据，妻子为戮，斯实陛下负臣之深。其失二也。

韦黯之守寿阳，众无一旅，慕容凶锐，欲饮马长江，非臣退保淮南，其势未之可测。既而逃遁，边境获宁，令臣作牧此州，以为蕃捍。方欲收合余烬，劳来安集，励兵秣马，克申后战，封韩山之尸，雪涡阳之耻。陛下丧其精魄，无复守气，便信贞阳谬启，复请通和。臣频陈执，疑闭不听。翻覆若此，童子犹且羞之；况在人君，二三其德。其失三也。

夫畏懦逗留，军有常法。子玉小败，见诛于楚；王恢失律，受戮于汉。贞阳精甲数万，器械山积，慕容轻兵，众无百乘，不能拒抗，身受囚执。以帝之犹子，而面缚敌庭，实宜绝其属籍，以衅征鼓。陛下曾无追责，怜其苟存，欲以微臣，规相贸易。人君之法，当如是哉？其失四也。

悬瓠大藩，古称汝、颍。臣举州内附，羊鸦仁固不肯入；既入之后，无故弃之，陛下曾无嫌责，使还居北司。鸦仁弃之，既不为罪，臣得之不以为功。其失五也。

臣涡阳退衄，非战之罪，实由陛下君臣相与见误。乃还寿春，曾无悔色，祇奉朝廷，掩恶扬善。鸦仁自知弃州，切齿叹恨，内怀惭惧，遂启臣欲反。欲反当有形迹，何所征验？诬陷顿尔，陛下曾无辩究，默而信纳。岂有诬人莫大之罪，而可并肩事主者乎？其失六也。

赵伯超拔自无能，任居方伯，惟渔猎百姓，多蓄士马，非

欲为国立功，直是自为富贵，行货权幸，徼买声名。殊异之徒，积受金贝，遂使咸称胡、赵，比昔关、张，诬掩天听，谓为真实。韩山之役，女妓自随，裁闻敌鼓，与妾俱逝，不待贞阳，故只轮莫返。论其此罪，应诛九族；而纳贿中人，还处州任。伯超无罪，臣功何论？赏罚无章，何以为国？其失七也。

臣御下素严，无所侵物，关市征税，咸悉停原，寿阳之民，颇怀优复。裴之悌等助戍在彼，惮臣检制，遂无故遁归；又启臣欲反。陛下不责违命离局，方受其浸润之讟。处臣如此，使何地自安？其失八也。

臣虽才谢古人，实颇更事，抚民率众，自幼至长，少来运动，多无遗策。及归身有道，罄竭忠规，每有陈奏，恒被抑遏。殊异专断军旅，周石珍总尸兵杖，陆验、徐膺典司谷帛，皆明言求货，非令不行。境外虚实，定计于舍人之省；举将出师，责奏于主者之命。臣无贿于中，故恒被抑折。其失九也。

鄱阳之镇合肥，与臣邻接。臣推以皇枝，每相祗敬；而嗣王庸怯，虚见备御，臣有使命，必加弹射，或声言臣反，或启臣纤介。招携当须以礼，忠烈何以堪于此哉！其失十也。

其余条目，不可具陈。进退惟谷，频有表疏。言直辞强，有忤龙鳞，遂发严诏，便见讨袭。重华纯孝，犹逃凶父之杖；赵盾忠贤，不讨杀君之贼。臣何亲何罪，而能坐受歼夷？韩信雄桀，亡项霸汉，未为女子所烹，方悔蒯通之说。臣每览书传，心常笑之。岂容遵彼覆车，而快陛下佞臣之手？是以兴晋阳之甲，乱长江而直济，愿得升赤墀，践文石，口陈枉直，指画臧否，诛君侧之恶臣，清国朝之秕政，然后还守藩翰，以保忠节，实臣之至愿也。

三月朔旦，城内以景违盟，举烽鼓噪，于是羊鸦仁、柳敬礼、鄱阳世子嗣进军于东府城北。栅垒未立，为景将宋子仙所

袭，败绩，赴淮死者数千人。贼送首级于阙下。

景又遣于子悦至，更请和。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，景无去意，浚固责之。景大怒，即决石阙前水，百道攻城，昼夜不息，城遂陷。于是悉卤掠乘舆服玩、后宫嫔妾，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，撤二宫侍卫。使王伟守武德殿，于子悦屯太极东堂，矫诏大赦天下，自为大都督、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，其侍中、使持节、大丞相、王如故。初，城中积尸不暇埋瘞，又有已死而未敛，或将死而未绝，景悉聚而烧之，臭气闻十余里。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，贼曳出焚之，宛转火中，久而方绝。于是援兵并散。

景矫诏曰：“日者，奸臣擅命，几危社稷，赖丞相英发，入辅朕躬，征镇牧守可各复本任。”降萧正德为侍中、大司马，百官皆复其职。景遣董绍先率兵袭广陵，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会理以城降之。景以绍先为南兖州刺史。

初，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与湘潭侯退，及前潼州刺史郭凤同起兵，将赴援。至是，凤谋以淮阴应景，祗等力不能制，并奔于魏。景以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，州民发兵拒之，景遣厢公丘子英、直阁将军羊海率众赴援，海斩子英，率其军降于魏，魏遂据其淮阴。景又遣仪同于子悦、张大黑率兵入吴，吴郡太守袁君正迎降。子悦等既至，破掠吴中，多自调发，逼掠子女，毒虐百姓，吴人莫不怨愤，于是各立城栅拒守。是月，景移屯西州，遣仪同任约为南道行台，镇姑孰。

五月，高祖崩于文德殿。初，台城既陷，景先遣王伟、陈庆入谒高祖，高祖曰：“景今安在？卿可召来。”时高祖坐文德殿，景乃入朝，以甲士五百人自卫，带剑升殿。拜讫，高祖问曰：“卿在戎日久，无乃为劳？”景默然。又问：“卿何州人，而敢至此乎？”景又不能对，从者代对。及出，谓厢公王

僧贵曰：“吾常据鞍对敌，矢刃交下，而意气安缓，了无怖心。今日见萧公，使人自慑，岂非天威难犯？吾不可再见之。”高祖虽外迹已屈，而意犹忿愤，时有事奏闻，多所谴却。景深敬惮，亦不敢逼。景遣军人直殿省内，高祖问制局监周石珍曰：“是何物人？”对曰：“丞相。”高祖乃谬曰：“何物丞相？”对曰：“是侯丞相。”高祖怒曰：“是名景，何谓丞相！”是后，每所征求，多不称旨，至于御膳亦被裁抑，遂忧愤感疾而崩。景乃密不发丧，权殡于昭阳殿，自外文武咸莫知之。二十余日，升梓宫于太极前殿，迎皇太子即皇帝位。于是矫诏赦北人为奴婢者，冀收其力用焉。

又遣仪同来亮率兵攻宣城，宣城内史杨华诱亮斩之；景复遣其将李贤明讨华，华以郡降。景遣仪同宋子仙等率众东次钱塘，新城戍主戴僧易据县拒之。

是月，景遣中军侯子鉴入吴军，收于子悦、张大黑，还京诛之。

时东扬州刺史临成公大连据州，吴兴太守张嵎据郡，自南陵以上，皆各据守。景制命所行，惟吴郡以西、南陵以北而已。

六月，景以仪同郭元建为尚书仆射、北道行台、总江北诸军事，镇新秦。郡人陆缉、戴文举等起兵万余人，杀景太守苏单于，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宁为主，以拒景。宋子仙闻而击之，缉等弃城走。景乃分吴郡海盐、胥浦二县为武原郡。至是，景杀萧正德于永福省。封元罗为西秦王，元景龙为陈留王，诸元子弟封王者十余人。以柳敬礼为使持节、大都督，隶大丞相，参戎事。

景遣其中军侯子鉴监行台刘神茂等军东讨，破吴兴，执太守张嵎父子送京师，景并杀之。景以宋子仙为司徒，任约为领军将军，尔硃季伯、叱罗子通、彭俊、董绍先、张化仁、于庆、

鲁伯和、纆奚斤、史安和、时灵护、刘归义，并为开府仪同三司。

是月，鄱阳嗣王范率兵次栅口，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要之西上。景出顿姑孰，范将裴之悌、夏侯威生以众降景。

十一月，宋子仙攻钱塘，戴僧易降。景以钱塘为临江郡，富阳为富春郡。又王伟、元罗并为仪同三司。

十二月，宋子仙、赵伯超、刘神茂进攻会稽，东扬州刺史临成公大连弃城走，遣刘神茂追擒之。景以裴之悌为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合州刺史，以夏侯威生为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

是月，百济使至，见城邑丘墟，于端门外号泣，行路见者莫不洒泪。景闻之大怒，送小庄严寺禁止，不听出入。

大宝元年正月，景矫诏自加班剑四十人，给前后部羽葆鼓吹，置左右长史、从事中郎四人。前江都令祖皓起兵于广陵，斩景刺史董绍先，推前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；又结魏人为援，驰檄远近，将以讨景。景闻之大惧，即日率侯子鉴等出自京口，水陆并集。皓婴城拒守，景攻城，陷之。景车裂皓以徇，城中无少长皆斩之。以侯子鉴监南兖州事。

是月，景召宋子仙还京口。

四月，景以元思虔为东道行台，镇钱塘。以侯子鉴为南兖州刺史。

文成侯宁于吴西乡起兵，旬日之间，众至一万，率以西上。景廂公孟振、侯子荣击破之，斩宁，传首于景。

七月，景以秦郡为西兖州，阳平郡为北兖州。任约、卢暉略攻晋熙郡，杀鄱阳世子嗣。

景以王伟为中书监。

任约进军袭江州，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降之。世祖时闻江

州失守，遣卫军将军徐文盛率众军下武昌，拒约。

景又矫诏自进位为相国，封泰山等二十郡为汉王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剑履上殿，如萧何故事。景以柳敬礼为护军将军，姜询义为相国左长史，徐洪为左司马，陆约为右长史，沈众为右司马。

是月，景率舟师上皖口。

十月，盗杀武林侯谿于广莫门。谿常出入太宗卧内，景党不能平，故害之。

景又矫诏曰：“盖悬象在天，四时取则于辰头；群生育地，万物仰照于大明。是以垂拱当宸，则八柄共辘；负图正位，则九域同归。故乃云名水号之君，龙官人爵之后，莫不启符河、洛，封禅岱宗，奔走四夷，来朝万国。邈听虞、夏，厥道弥新。爰及商、周，未之或改。逮幽、厉不竞，戎马生郊；惠、怀失御，胡尘犯蹕。遂使豺狼肆毒，侵穴伊、瀍；狻猊孔炽，巢栖咸、洛。自晋鼎东迁，多历年代，周原不复，岁实永久。虽宋祖经略，中息远图，齐号和亲，空劳冠盖。我大梁膺符作帝，出震登皇。浹翊归仁，绵区饮化。开疆辟土，跨瀚海以扬镳；来庭入觐，等涂山而比辙。玄龟出洛，白雉归丰。鸟塞同文，胡天共轨。不谓高澄跋扈，虔刘魏邦，扇动华夷，不供王职，遂乃狼顾北侵，马首南向。值天厌昏伪，丑徒数尽，龙豹应期，风云会节。相国汉王，上德英姿，盖惟天授；雄谟勇略，出自怀抱。珠鱼表应，辰昴叶晖；剖析六韬，锱铢四履。腾文豹变，凤集虬翔；奋翼来仪，负图而降。爰初秉律，实先启行；奉兹庙算，克除獯丑。直以鼎湖上征，六龙晏驾；干戈暂止，九伐未申。而恶稔贯盈，元凶殒毙；弟洋继逆，续长乱阶。异彼洋音，同兹荐食；偷窃伪号，心希举斧。丰水君臣，奉图乞援；关河百姓，泣血请师。咸愿承奉国灵，思睹王化。朕以寡昧，

纂戎下武，庶拯尧黎，冀康禹迹。且夫车服以庸，名因事著。周师克殷，鹰扬创自尚父；汉征戎狄，明友实始度辽。况乃神规睿算，眇乎难测，大功懋绩，事绝言象，安可以习彼常名，保兹守固。相国可加宇宙大将军、都督六合诸军事，余悉如故。“以诏文呈太宗，太宗惊曰：“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！”

齐遣其将辛术围阳平，景行台郭元建率兵赴援，术退。徐文盛入资矾，任约率水军逆战，文盛大破之，仍进军大举口。时景屯于皖口，京师虚弱，南康王会理及北兖州司马成钦等将袭之。建安侯贲知其谋，以告景，景遣收会理与其弟祈阳侯通理、柳敬礼、成钦等，并害之。

十二月，景矫诏封贲为竟陵王，赏发南康之谋也。

是月，张彪起义于会稽，攻破上虞，景太守蔡台乐讨之，不能禁。至是，彪又破诸暨、永兴等诸县，景遣仪同田迁、赵伯超、谢答仁等东伐彪。

二年正月，彪遣别将寇钱塘、富春，田迁进军与战，破之。

景以王克为太师，宋子仙为太保，元罗为太傅，郭元建为太尉，张化仁为司徒，任约为司空，于庆为太子太师，时灵护为太子太保，纥奚斤为太子太傅，王伟为尚书左仆射，索超世为尚书右仆射。

北兖州刺史萧邕谋降魏，事泄，景诛之。

是月，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众下武昌助徐文盛。任约以西台益兵，告急于景。三月，景自率众二万，西上援约。四月，景次西阳，徐文盛率水军邀战，大破之。景访知郢州无备，兵少，又遣宋子仙率轻骑三百袭陷之，执刺史方诸、行事鲍泉，尽获武昌军人家口。徐文盛等闻之，大溃，奔归江陵，景乘胜西上。

初，世祖遣领军王僧辩率众东下代徐文盛，军次巴陵，会

景至，僧辩因坚壁拒之。景设长围，筑土山，昼夜攻击，不克。军中疾疫，死伤太半。世祖遣平北将军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，景闻，遣任约以精卒数千逆击僧祐，僧祐与居士陆法和退据赤亭以待之，约至与战，大破之，生擒约。景闻之，夜遁。以丁和为郢州刺史，留宋子仙、时灵护等助和守，以张化仁、阎洪庆守鲁山城，景还京师。王僧辩乃率众东下，次汉口，攻鲁山及郢城，皆陷之。自是众军所至皆捷。

景乃废太宗，幽于永福省。作诏草成，逼太宗写之，至“先皇念神器之重，思社稷之固”，歔歔呜咽，不能自止。是日，景迎豫章王栋即皇帝位，升太极前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元为天正元年。有回风自永福省吹其文物，皆倒折，见者莫不惊骇。

初，景既平京邑，便有篡夺之志，以四方须定，且未自立；既巴陵失律，江、郢丧师，猛将外殄，雄心内沮，便欲伪僭大号，遂其奸心。其谋臣王伟云“自古移鼎，必须废立”，故景从之。其太尉郭元建闻之，自秦郡驰还，谏景曰：“四方之师所以不至者，政为二宫万福；若遂行弑逆，结怨海内，事几一去，虽悔无及。”王伟固执不从。景乃矫栋诏，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，豫章安王为安皇帝，金华敬妃为敬皇后，豫章国太妃王氏为皇太后，妃张氏为皇后；以刘神茂为司空，徐洪为平南将军，秦晃之、王晔、李贤明、徐永、徐珍国、宋长宝、尹思合并为仪同三司。景以哀太子妃赐郭元建，元建曰：“岂有皇太子妃而降为人妾？”竟不与相见。

十月壬寅夜，景遣其卫尉彭俊、王修纂奉酒于太宗曰：“丞相以陛下处忧既久，故令臣等奉进一觴。”太宗知其将弑，乃大酣饮酒，既醉还寝，修纂以屝盛土加于腹，因崩焉。敛用法服，以薄棺密瘞于城北酒库。初，太宗久见幽繫，朝士莫得接覲，虑祸将及，常不自安；惟舍人殷不害后稍得入，太宗指

所居殿谓之曰：“庞涓当死此下。”又曰：“吾昨夜梦吞土，卿试为思之。”不害曰：“昔重耳馈块，卒反晋国。陛下所梦，将符是乎？”太宗曰：“佞幽冥有征，冀斯言不妄耳。”至是见弑，实以土焉。

是月，景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、仪同尹思合、刘归义、王晔、云麾将军桑乾王元颢等据东阳归顺，仍遣元颢及别将李占、赵惠朗下据建德江口。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义，夺其兵。张彪攻永嘉，永嘉太守秦远降彪。

十一月，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，镇钱塘，遣仪同田迁、谢答仁等将兵东征神茂。

景矫萧栋诏，自加九锡之礼，置丞相以下百官。陈备物于庭，忽有野鸟翔于景上，赤足丹嘴，形似山鹊，贼徒悉骇，竞射之不能中。景以刘劝、戚霸、硃安王为开府仪同三司，索九升为护军将军。南兖州刺史侯子鉴献白麋，建康获白鼠以献，萧栋归之于景。景以郭元建为南兖州刺史，太尉、北行台如故。

景又矫萧栋诏，追崇其祖为大将军，考为丞相。自加冕，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钟虞宫悬之乐，一如旧仪。

景又矫萧栋诏，禅位于己。于是南郊，柴燎于天，升坛受禅文物，并依旧仪。以轺车床载鼓吹，橐驼负牺牲，辇上置筌蹄、垂脚坐。景所带剑水精标无故堕落，手自拾之。将登坛，有兔自前而走，俄失所在；又白虹贯日。景还升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为太始元年。封萧栋为淮阴王，幽于监省。伪有司奏改“警蹕”为“永蹕”，避景名也。改梁律为汉律，改左民尚书为殿中尚书，五兵尚书为七兵尚书，直殿主帅为直寝。景三公之官动置十数，仪同尤多，或匹马孤行，自执羈絆。其左仆射王伟请立七庙，景曰：“何谓为七庙？”伟曰：“天子祭七

世祖考，故置七庙。”并请七世之讳，敕太常具祭祀之礼。景曰：“前世吾不复忆，惟阿爷名标。”众闻咸窃笑之。景党有知景祖名周者，自外悉是王伟制其名位，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，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。于是追尊其祖周为大丞相，父标为元皇帝。

十二月，谢答仁、李庆等至建德，攻元颢、李占栅，大破之，执颢、占送景。景截其手足徇之，经日乃死。

景二年正月朔，临轩朝会。景自巴丘挫衄，军兵略尽，恐齐人乘衅与西师犄角，乃遣郭元建率步军趣小岷，侯子鉴率舟师向濡须，曜兵肥水，以示武威。子鉴至合肥，攻罗城，克之。郭元建、侯子鉴俄闻王师既近，烧合肥百姓邑居，引军退，子鉴保姑孰，元建还广陵。时谢答仁攻刘神茂，神茂别将王华、丽通并据外营降答仁。刘归义、尹思合等惧，各弃城走。神茂孤危，复降答仁。

王僧辩军至芜湖，芜湖城主宵遁。景遣史安和、宋长贵等率兵二千，助子鉴守姑孰，追田迁等还京师。是月，景党郭长献马驹生角。三月，景往姑孰，巡视垒栅，又诫子鉴曰：“西人善水战，不可与争锋，往年任约败绩，良为此也。若得马步一交，必当可破，汝但坚壁以观其变。”子鉴乃舍舟登岸，闭营不出。僧辩等遂停军十余日，贼党大喜，告景曰：“西师惧吾之强，必欲遁逸，不击，将失之。”景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。子鉴乃率步骑万余人渡洲，并引水军俱进，僧辩逆击，大破之，子鉴仅以身免。景闻子鉴败，大惧涕下，覆面引衾以卧，良久方起，叹曰：“误杀乃公！”

僧辩进军，次张公洲。景以卢暉略守石头，纆奚斤守捍国城，悉逼百姓及军士家累入台城内。僧辩焚景水栅，入淮，至祥灵寺渚。景大惊，乃缘淮立栅，自石头至硃雀航。僧辩及诸

将遂于石头城西步上连营立栅，至于落星墩。景大恐，自率侯子鉴、于庆、史安和、王僧贵等，于石头东北立栅拒守。使王伟、索超世、吕季略守台城，宋长贵守延祚寺。遣掘王僧辩父墓，剖棺焚尸。王僧辩等进营于石头城北，景列阵挑战。僧辩率众军奋击，大破之，侯子鉴、史安和、王僧贵各弃栅走，卢晖略、纥奚斤并以城降。

景既退败，不入宫，敛其散兵，屯于阙下，遂将逃窜。王伟揽辔谏曰：“自古岂有叛天子！今宫中卫士，尚足一战，宁可便走，弃此欲何所之？”景曰：“我在北打贺拔胜，破葛荣，扬名河、朔，与高王一种人。今来南渡大江，取台城如反掌，打邵陵王于北山，破柳仲礼于南岸，皆乃所亲见。今日之事，恐是天亡。乃好守城，我当复一决耳。”仰观石阙，逡巡叹息。久之，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马鞍，与其仪同田迁、范希荣等百余骑东奔。王伟委台城窜逸，侯子鉴等奔广陵。

王僧辩遣侯瑱率军追景。景至晋陵，劫太守徐永东奔吴郡，进次嘉兴，赵伯超据钱塘拒之。景退还吴郡，达松江，而侯瑱军掩至，景众未阵，皆举幡乞降。景不能制，乃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，推堕二子于水，自沪渎入海。至壶豆洲，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，送尸于王僧辩，传首西台，曝尸于建康市。百姓争取屠脍啖食，焚骨扬灰。曾罹其祸者，乃以灰和酒饮之。及景首至江陵，世祖命梟之于市，然后煮而漆之，付武库。

景长不满七尺，而眉目疏秀。性猜忍，好杀戮。刑人或先斩手足，割舌劓鼻，经日方死。曾于石头立大春碓，有犯法者，皆捣杀之，其惨虐如此。自篡立后，时著白纱帽，而尚披青袍，或以牙梳插髻。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，著靴垂脚坐。或匹马游戏于宫内，及华林园弹射鸟鸟。谋臣王伟不许轻出，于是郁怏，更成失志。所居殿常有鸱鸮鸟鸣，景恶之，每使人穷山野讨捕

焉。普通中，童谣曰：“青丝白马寿阳来。”后景果乘白马，兵皆青衣。所乘马，每战将胜，辄踟蹰嘶鸣，意气骏逸，其奔衄，必低头不前。

初，中大同中，高祖尝夜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，举朝称庆，寤甚悦之。旦见中书舍人硃异说所梦，异曰：“此岂宇内方一，天道前见其征乎？”高祖曰：“吾为人少梦，昨夜感此，良足慰怀。”及太清二年，景果归附，高祖欣然自悦，谓与神通，乃议纳之，而意犹未决。曾夜出视事，至武德阁，独言：“我家国犹若金瓯，无一伤缺，今便受地，讵是事宜，脱致纷纭，非可悔也。”硃异接声而对曰：“圣明御宇，上应苍玄，北土遗黎，谁不慕仰？为无机会，未达其心。今侯景据河南十余州，分魏土之半，输诚送款，远归圣朝，岂非天诱其衷，人奖其计？原心审事，殊有可嘉。今若拒而不容，恐绝后来之望，此诚易见，愿陛下无疑。”高祖深纳异言，又信前梦，乃定义纳景。及贞阳覆败，边镇恒扰，高祖固已忧之，曰：“吾今段如此，勿作晋家事乎？”

先是，丹阳陶弘景隐于华阳山，博学多识，尝为诗曰：“夷甫任散诞，平叔坐谈空。不意昭阳殿，化作单于宫。”大同末，人士竞谈玄理，不习武事；至是，景果居昭阳殿。天监中，有释宝志曰：“掘尾狗子自发狂，当死未死啮人伤，须臾之间自灭亡，起自汝阴死三湘。”又曰：“山家小儿果攘臂，太极殿前作虎视。”掘尾狗子、山家小儿，皆猴状。景遂覆陷都邑，毒害皇室。大同中，太医令硃耽尝直禁省，无何，夜梦犬羊各一在御坐，觉而恶之，告人曰：“犬羊者，非佳物也。今据御坐，将有变乎？”既而天子蒙尘，景登正殿焉。

及景将败，有僧通道人者，意性若狂，饮酒啖肉，不异凡等，世间游行已数十载，姓名乡里，人莫能知。初言隐伏，久

乃方验，人并呼为阁梨，景甚信敬之。景尝于后堂与其徒共射，时僧通在坐，夺景弓射景阳山，大呼云“得奴已”。景后又宴集其党，又召僧通。僧通取肉搵盐以进景，问曰：“好不？”景答：“所恨太咸。”僧通曰：“不咸则烂臭。”果以盐封其尸。

王伟，陈留人。少有才学，景之表、启、书、檄，皆其所制。景既得志，规摹篡夺，皆伟之谋。及囚送江陵，烹于市，百姓有遭其毒者，并割炙食之。

史臣曰：夫道不恒夷，运无常泰，斯则穷通有数，盛衰相袭，时屯阳九，盖在兹焉。若乃侯景小竖，叛换本国，识不周身，勇非出类，而王伟为其谋主，成此奸慝。驱率丑徒，陵江直济，长戟强弩，沦覆宫阙，祸缠宸极，毒遍黎元，肆其恣睢之心，成其篡盗之祸。呜呼！国之将亡，必降妖孽。虽曰人事，抑乃天时。昔夷羿乱夏，犬戎厄周，汉则莽、卓流灾，晋则敦、玄构祸，方之羯贼，有逾其酷，悲夫！

## 列传附录梁书序

《梁书》，六本纪，五十列传，合五十六篇。唐贞观三年，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。思廉者，梁史官察之子。推其父意，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，以成此书。臣等既校正其文字，又集次为目录一篇而叙之曰：

自先王之道不明，百家并起，佛最晚出，为中国之患，而在梁为尤甚，故不得而不论也。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，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，故不可绌；虽然，彼恶睹圣人之内哉？《书》曰：“思曰睿，睿作圣。”盖思者，所以致其知也。能致其知者，察三才之道，辩万物之理，小大精粗无不尽也。此之谓穷理，知之至也。知至矣，则在我者之足贵，在彼者之不足玩，未有不能明之者也。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，未可也，故加之诚心以好之；有好之之心而不能乐之，未可也，故加之至意以乐之。能乐之则能安之矣。如是，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？万物之所不能累，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。能尽其性则诚矣。诚者，成也，不惑也。既成矣，必充之使可大焉；既大矣，必推之使可化焉；能化矣，则含智之民，肖翘之物，有待于我者，莫不由之以至其性，遂其宜，而吾之用与天地参矣。德如此其至也，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。故与之为衣冠、饮食、冠昏、丧祭之具，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者，莫不一出乎人情；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，莫不一出乎人理。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，危且乱之所去也。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，使之化者

其德如彼，可不谓圣矣乎？既圣矣，则无思也，其至者循理而已；无为也，其动者应物而已。是以覆露乎万物，鼓舞乎群众，而未有能测之者也，可不谓神矣乎？神也者，至妙而不息者也，此圣人之内也。圣人者，道之极也，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？求其有以易此者，固其所以为失也。夫得于内者，未有不可行于外也；有不可行于外者，斯不得于内矣。《易》曰：“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，故不过。”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。智足以知一偏，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，道足以为一方，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。佛之失其不以此乎？则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，亦可谓妄矣。

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，臣等故因梁之事，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，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，而有志于内者，庶不以此而易彼也。

臣巩等谨叙目录，昧死上。